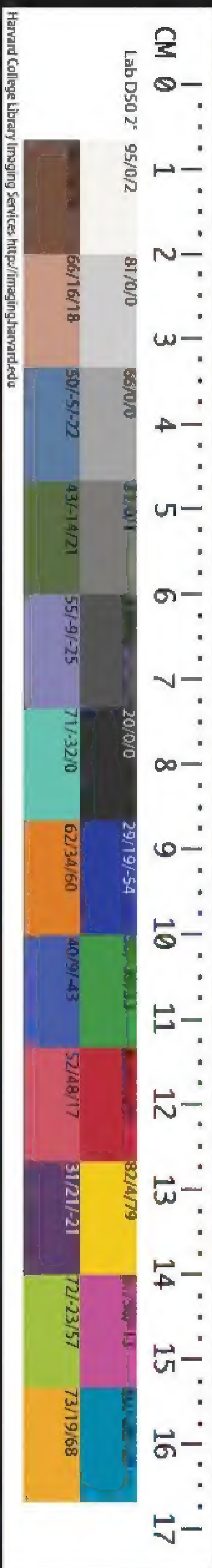


15

楊慎曰尚書首堯典舜典春秋首隱公世家首太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

茅坤曰內多有可觀處大略錯見伍員傳諸二傳中

按自吳太伯至田敬仲完皆為左氏所掩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吳興淩稚隆輯校

索隱曰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孫常有國故孟子曰陳仲子齊之系家又重仲舒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為家者也

吳太伯 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索隱曰國語云黃池之會晉定公使謂吳王夫差曰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是吳本伯爵也范甯解論語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稱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闕爾○正義曰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去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胥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也

太伯弟仲雍 索隱曰伯仲季是兄弟次第之字若表德之字意義與名相符則系本曰吳孰哉居蕃籬宋衷曰孰哉仲

按韓詩外傳云太伯知太王賢昌而欲季為後也去之吳季立而生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錢福曰太伯之去不于傳位之日而于採藥之時此太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太王有其意而吾不去則太王終亦以位而

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解者云雍是孰食故曰雍字孰哉也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正義曰江熙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傳國於季歷以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釋云太王病託採藥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荊蠻。自號句吳。宋衷曰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索隱曰荊者楚之舊號以州而言之曰荊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

傳我吾于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終不忍言而弟終不忍受是亦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子房率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于傷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其父殺嫡之罪故成而為患帝不成而為申生皆非也惟太伯不可及矣

越此言自號句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地在楚越之界故稱荊蠻顏師古註漢書以吳言句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此言號句吳當顏解而註引宋衷以為地名者系本居篇云孰哉居藩籬孰姑徙句吳宋氏見史記有太伯自號句吳之文遂彌縫解彼云是太伯始所居地名裴氏引之恐非其義藩籬既有其地句吳何總不知真實吳人不聞別有城邑謂名句吳則系本之文或難依信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徐廣曰在河東太陽縣是為虞仲。索隱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太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虛左

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必也又論語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者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則仲雍本字仲而爲吳之始祖故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也列爲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正義曰柯音歌相音相匠反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正義曰橋音橋驕反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正義曰繇音遥又音由周繇卒，子屈羽立。正義曰屈居勿反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索隱曰譙周古史考云柯轉轉卒，子頗高立。索隱曰古史考作頗夢頗高卒，子句卑立。索隱曰古史考云畢軫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索隱曰春

楊慎曰前既已詳敘太伯建國虞仲受封之由并其世次分派至此因虞亡而又揔敘之可爲敘世次之法
王維禎曰此段揔收前事明整
邵寶曰天道之不爽如是哉后稷大有功於天下故報之以天下猶有遺澤焉

秋經僖公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左氏二年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壁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之遂伐虢滅下陽五年傳曰晉侯復假道伐虢宮之奇諫不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有二月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正義曰夢莫公反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正義曰中國之虞滅後二世合七十一年至壽夢而興大稱王杜預曰吳與烏程縣南也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索隱曰壽夢是仲雍十八代孫王壽夢二年。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春秋唯記卒計壽夢二年當成公七年楚之亡大夫

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客之幣辭○索隱曰左氏成二年曰巫臣聘齊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七年傳曰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使於吳吳子壽夢悅之乃通吳于晉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吳始伐楚伐巢伐徐鄢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索隱曰春秋經襄三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左傳曰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也二十五年。王壽夢卒。索隱曰襄十二年經曰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曰壽夢計從成六年至此正二十五年系本曰吳孰姑徙句吳宋衷曰孰姑壽夢也代謂祝夢乘諸也壽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讀姑為諸孰姑壽夢是一人又名乘也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索隱曰春秋經書吳子遏左傳稱諸樊蓋遏是其名諸樊是其號公羊傳遏作謁次曰餘祭。次曰餘眛。索隱曰左氏曰閽戕戴吳杜預曰戴吳餘祭也又襄二十八年左氏齊慶封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杜預曰句餘吳子夷末也按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但句餘或別是人杜預誤為夷末爾夷末惟史記公羊作餘眛左氏及穀梁並為夷末夷末句餘音字各異不得為一○正義曰祭側界反眛莫葛反次曰季札。索隱曰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眛也與季子同母者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以為君季子猶不受謁請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眛也立夷眛也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闔閭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君之命則宜立者我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史記壽夢四子亦約公羊文但以僚為餘

茅坤曰叙諸樊兄弟之次以及闔閭之立如畫

蕭定曰昔者有吳之興也太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為讓之情同而興衰之体異者何哉夫太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矣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

昧子為異耳左氏其文不明服虔用公羊杜預依史記及吳越春秋下註徐廣引系本云夷昧生光引吳越春秋云王僚夷昧子今檢系本吳越春秋竝無此語然按左氏孫庸對趙文子謂夷末甚德而度其天所啓也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若以僚為夷末子不應此言又光言我王嗣則光是夷昧子明僚是壽夢庶子**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系本曰諸樊徙吳也○索隱曰按在左氏襄十四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服虔曰宣公曹伯盧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卒于師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索隱曰成十三年左傳曰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喪秋

蘇轍曰季子事吳九十餘年觀其挂劍于墓不以死倍其心葬子嬴博不以恩累其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之者至矣雖祿之以天下將有所不受而况于吳乎彼其所矜者誠重也

按吳之讓國於商得太伯仲雍焉又百年而得伯夷叔齊焉又五百年而後季札者出其所從來遠矣彼春秋之世臣弒君子弒父以力而相角者踵相接也其視讓國之義何如太史公特

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杜預曰皆宣公庶子也負芻成公也欣時子臧也十五年傳曰會于戚紂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杜預曰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也次守節杜預曰謂賢者不失節杜預曰愚者妄動也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杜預曰諸樊嫡子故曰義嗣○索隱曰君子者左丘明所為史評仲尼之辭指仲尼為君子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正義曰舍音捨**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索隱曰左傳襄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是也**十三年。王諸樊卒。**索隱曰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左氏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

表而出之有深意在

王維禎曰此段挑剔傳中原意明盡

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馬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

索隱曰襄三十一年左傳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昭二十七年左傳曰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杜預曰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成七年左傳曰吳入州來杜曰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昭十三年傳吳滅州來二十三年傳吳伐州來則州來本爲楚邑吳伐滅以封季子也地理志云會稽毗陵縣季札所居太康地理志曰故延陵邑季札所居栗頭有季札祠地理志云沛郡下蔡縣古州來國爲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於州來公羊傳曰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何休曰不入吳朝廷也此云封於延陵謂

按此爲十年楚伐吳本

按以下季札使魯使齊使鄭使衛使晉凡五使而太史公詳附於此者以季札賢公子也

何良俊曰左氏之文非不奇但嫌其氣促耳至史記季札觀樂一段全用左傳語但增數字而文字便覺舒徐乃知其點化之妙不可言也

國而賜之以菜邑杜預貢春秋釋例土地名則云延州來闕不知何故而爲此言也

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

吳地記曰朱方秦改曰丹徒

以爲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

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

請觀周樂

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杜預曰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

爲歌周南召南

杜預曰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

曰美哉始基之矣

王肅曰言始造王基也

猶未也

賈逵曰言未有雅頌之成功也杜預曰猶有商紂未盡善也

然勤而不怨

杜預曰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

歌邶鄘衛

杜預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爲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幷三監之地更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賈逵曰淵深也杜預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

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
是是其衛風乎。賈逵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罹幽王褒姒之憂故曰康叔武
公之德如是杜預曰康叔武公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歌王。服虔曰王室當
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杜預曰王黍離也曰。美哉。
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服虔曰平王東遷雒邑杜預曰宗周殞滅故憂思猶
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也○正義曰思音肆歌鄭賈逵曰鄭風東鄭是曰其細已
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之間無遠慮
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
服虔曰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索隱曰泱於
良反泱泱猶汪洋汪洋美盛貌也杜預曰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太公乎。王肅
曰言爲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服虔曰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杜預曰言其
或將復興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賈逵曰蕩蕩無憂自樂而
不荒淫也其周公之東乎。杜預曰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爲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
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
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杜預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
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也歌魏。曰。美
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
徐廣曰盟一作明駰案賈逵曰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故曰以德輔
此則盟主也杜預曰惜其國小而無明君○索隱曰渢音馮又音泛杜預曰中庸之聲婉約也大而
約則儉節易行左傳盟作明故徐廣亦云一作明此以聽聲知政言其明聽爾非盟會也歌唐

按詩傳云魏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

董份曰怨則見周之衰然怨而不言故為先王之遺民也盖忠厚惻怛所以憫宗國之亂故怨耳而不至于謗斥其君故不言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杜預曰淫聲故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服虔曰鄶以下及曹風也其國小無所剌譏歌小雅。杜預曰小雅小正亦樂歌之章曰美哉。思而不貳。杜預曰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也怨而不言。王肅曰非不能言畏罪咎也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杜預曰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歌大雅。杜預曰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杜預曰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杜預曰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杜預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賈逵曰言道備至也直而不倨。杜預曰倨傲也曲而

董份曰不底言其不觝滯也盖處則易滯故云

不詘。杜預曰詘撓也近而不偪。杜預曰謙退也遠而不攜。杜預曰攜貳也遷而不淫。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酆武王居鄗杜預曰淫過蕩也復而不厭。杜預曰常日新也哀而不愁。杜預曰知命也樂而不荒。杜預曰節之以禮也用而不匱。杜預曰德弘大廣而不宣。杜預曰不自顯也施而不費。杜預曰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杜預曰義然後取處而不底。杜預曰守之以道行而不流。杜預曰制之以義五聲和。八風平。杜預曰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杜預曰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箾南籥者。賈逵曰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箾舞曲也南籥以籥舞也○索隱曰箾音朔又蘇彫反曰美哉。猶有憾。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已以伐紂而致太平也○索隱曰

董份曰聖人之難言時處其難不得已而放伐故有慙德

董份曰不敢觀者非謂魯受四代也蓋觀止於韶無以復加也

憾或作感字省爾亦讀爲憾又音胡暗反見舞大武。賈逵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賈逵曰韶護殷成湯樂大護也曰聖人之弘也。賈逵曰弘大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服虔曰慙於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賈逵曰夏禹之樂大夏也曰美哉勤而不德。服虔曰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箾。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索隱曰韶箾二字體變耳曰德至矣哉大矣。服虔曰至帝王之道極於韶也盡美盡善也如天之無不燾也。賈逵曰燾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六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去魯遂使

董份曰按太史公雖欲成一家書必不改戚爲宿此乃誤耳

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服虔曰入邑與政職於公不與國家之事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正義曰乃憚反在魯昭公八年欒施高彊二氏作難陳桓子和之乃解也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以禮。服虔曰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一本無下子字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左傳曰將宿於戚○索隱曰按太史公欲自爲一家事雖出於左氏文則隨義而換既以舍字替宿遂以宿字替戚爾戚既是邑名理應不易

今宜讀宿爲戚戚衛邑孫文子舊所食也聞鐘聲。服虔曰孫文子鼓鐘作樂也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服虔曰辯若鬪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賈逵曰夫子孫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戚畔也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索隱曰按春秋左氏傳曰而又何樂此畔字宜讀曰樂樂謂聞鐘聲也畔非其義耳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王肅曰言至危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賈逵曰衛君獻公柩在殯未葬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服虔曰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況於鐘鼓乎適晉說趙文子。索隱曰名武韓宣子。索隱曰名起〇正義曰世本云名秦魏獻子。索隱曰名舒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服虔曰言晉國之祚將集於三家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

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杜預曰富必厚施故政在三家也吾子直。服虔曰直不能曲撓以從衆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劒。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劒繫之徐君冢樹而去。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西南一里即延陵季子掛劒之徐君也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弒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爲靈王。索隱曰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吳子遏卒二十九年閽殺吳子餘祭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餘祭立四年餘眛在位十七年系家倒錯二王之年此七年正是餘眛之三年昭元年經曰冬十有一月楚子麇

按新序云季子以劒致之徐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劒於是季子以劒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墳墓

王鏊曰曰會曰伐曰誅曰攻曰取皆書法

按吳與楚始終為敵国

卒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弑之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葬王于郟謂之郟敖**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左傳曰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索隱曰杜預註彼云皆楚東鄙邑也譙周云鄭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按解者以麻即襄城縣故麻城是也**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服虔曰雩婁楚之東邑○索隱曰昭五年左傳曰楚子伐吳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蘧啓彊待命雩婁今直言至雩婁略耳**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索隱曰春秋襄二十九年經曰閽殺吳子餘祭左傳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殺之公羊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合在季札聘魯之前倒錯於此**弟餘眛立**

王韋曰同一弑也而此以焉字足句若曰灵王固弑君者而弃疾亦得以弑灵王焉

叙此為光弑僚本

金履祥曰按季子此時義可以立矣而不立則當告之國人命諸樊之子光而立之庶無異日之亂矣然观史記所言則僚亦為國人所屬當時事勢雖欲立光亦恐未可也不然則季子亡義為未盡矣

王餘眛二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焉。索隱曰據春秋即餘眛十五年也昭十三年經曰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左氏具載詞繁不錄公子比弃疾皆靈王弟也比即子干也靈王公子圍也即位後易名為虔弃疾即位後易名熊居是為平王史記以平王遂有楚國故曰弃疾弑君春秋以子干為王故曰比弑其君彼此各有意義也**四年王餘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眛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眛之子僚為王。**索隱曰此文以為餘眛子公羊傳以為壽夢庶子**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徐廣曰世本云夷眛生光吳越春秋曰王僚夷眛子與史記同**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

楊慎曰數語中似多即不傳季子一句然無此一句即失古矣

薛應旂曰光之弒僚人以爲札不宜讓國以起亂不知札果立光又肯但已乎餘祭夷眛之

還。左傳曰冉名餘皇○索隱曰計僚元年當昭十六年此二年公子光亡王舟事在左氏昭十七年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索隱曰左傳昭二十年曰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杜預曰州于吳子僚也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是謂以客禮接之

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索隱曰此文以爲諸樊子系本以爲夷眛子也 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索隱曰昭二

時光尚少也至僚之時而光有國之心未嘗一息志者觀其秉間而發可知矣是札之讓正所以已亂也

何孟春曰賈誼書云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田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往夜竊搔梁瓜皆焦死宋令人竊爲楚亭夜灌其瓜日以美楚王聞之乃謝以幣而請交于梁王夫爭桑灌瓜爲惡與德事端甚微而一以成兩國之鬬一以交二主之懽害利

十四年經曰冬吳滅巢左氏曰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人踵楚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地理志居巢屬盧江鍾離屬江南應劭曰鍾離子之國也 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索隱曰左氏無其事 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正義曰二都即鍾離居巢 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爲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服虔曰欲取國 乃求勇士專諸。賈逵曰吳勇士○索隱曰專或作剸左傳作鱄設諸刺客傳曰諸堂邑人也○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專諸豐邑人伍子胥初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鬬甚不

相去天淵如此易謂君子作事眞始有以夫

按子胥欲報父之讎乃從人弒君所以止於構謀之士

可當其妻呼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夫屈一人之下必申萬人之上胥因而相之雄貌深目侈口熊背知其勇士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索隱曰依左氏即上五年公子光客之是也事合記於五年不應略彼而更具於此也十二年冬楚平王卒索隱曰昭二十六年春秋經書楚子居卒是也按十二諸侯年表及左傳合在僚十一年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索隱曰據表及左氏僚止合有十二年事茲見昭二十七年左傳使公子蓋餘燭庸賈逵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索隱曰春秋作掩餘而史記並作蓋餘音同而字異者或謂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賈逵及杜預幷刺客傳皆云二公子王僚母弟而昭二十三年左傳曰光帥右掩餘帥左杜註云掩餘吳王壽夢子又系族譜亦云二公子並壽夢子若依公羊僚爲壽夢子則與系族譜合也以兵圍楚之六灊杜預曰灊在廬江六縣西南

董份曰季子歷之列國決其興亡如蓍龜於變應而不能知公子光之將弒僚何也其知而不言以滋亂賊之禍則不可曉豈以爲光眞當立耶夫國兄弟皆相視以亡次傳次於札弟受位而不敢私予失位而不敢言其信札專矣誠以光爲當立則以大義責其國人而立之僚必不敢不聽何至滋亂也蓋札自潔之上而於身任社稷或非其才所能耶豈止潔其身而不顧社稷耶

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服虔曰察強弱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賈逵曰時言可殺王時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服虔曰不索當何時得也我眞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王肅曰聘晉還至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服虔曰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王肅曰專諸言王母老子弱也○索隱曰依王肅解與史記同於理無失服虔杜預見左傳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爲卿遂強解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語不近情過爲迂回非也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服虔曰言我身猶爾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

按說苑云公子光使專諸刺僚王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同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則是兄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

士於窟室。杜預曰掘地爲室也○索隱曰春秋經唯言夏四月左氏亦云冈子當別有按據不知出何書　而謁王僚飲。索隱曰謁請也本或作請□氏作饗王　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音披○索隱曰劉逵註吳都賦鈹兩刃小刃　公子光詳爲足疾，入于窟室。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已素避之也○索隱曰詳音陽爲如字　左氏曰光僞足疾詳即僞也讀此爲字音僞非也豈詳僞重言耶　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服虔曰全魚炙也○索隱曰劉氏曰匕首短劍也按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通俗文云其頭類匕故曰匕首也短刃可袖者　手匕首刺王僚，鈹交於匈，賈逵曰交專諸匈也　遂弑王僚。公子光竟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爲卿。季子至，曰：

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
金履祥曰吳諸樊兄弟相傳凡以爲季子耳季子不立則國固諸樊之子之國也僚侍餘祭以結國人而立固已非矣春秋不以弑罪歸光以季子亦难以弑罪佻光也然季子遜國而光弑君爲季子者終于上國不亦可乎復命哭墓復位而守亦幾於迂矣
董份曰觀非我生亂云云札之心見矣言我不生亂則自潔矣至于立者吾不與也然乎思之札盖有高世之

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服虔曰待其天命之終也　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即先正先賢之謂　杜預曰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　復命，哭僚墓，服虔曰復命於僚哭其墓也○正義曰復音伏下同　復位而待。杜預曰復本位待光命　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索隱曰左氏昭二十七年曰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三十年經曰吳滅徐徐子奔楚左傳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無封舒之事當是舒徐字亂又且疏略也　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犁。

見而非命世之才又無當國之權亦不得已耳

王鏊曰非孫武不能為此言

其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嚭州犂孫也史記吳與吳越春秋同嚭音披美反吳以爲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索隱曰左傳此年有子胥對耳無孫武事也四年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正義曰左傳云楚囊瓦爲令尹杜預云囊之孫子常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索隱曰左傳定二年當爲闔廬七年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索隱曰言今欲果敢伐楚可否也結其仇讐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索隱曰定四年經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是也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正義曰音陣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正義曰音古代反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爲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服虔曰鄖楚縣鄖公弟欲弒昭王。正義曰左傳云鄖公辛之弟懷也昭王與鄖公犇隨。服虔曰隨楚與國也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索隱曰左氏無此事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

按特書孔子相魯是大關節且後有伐魯事

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爲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爲堂谿氏。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正義曰括地志云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北九十里應劭云吳王闔閭弟夫槩奔楚楚封之於堂谿氏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 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鄀。服虔曰鄀楚邑○索隱曰定六年左傳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杜預曰闔廬子夫差兄此以爲夫差當謂名異而一人耳左傳又曰獲番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於是乎遷郢於鄀此言番番音潘楚邑名子臣即其邑之大夫也 十五年。孔子相魯。索隱曰定十年左傳曰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是也杜預以爲相會儀也而史遷孔子系家云攝行相事按左氏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又使茲無還揖對蓋是攝國相也 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檇李。賈逵曰檇李越地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也檇音醉 越使死士挑戰。徐廣曰一作亶越世家亦然或者以爲人名氏乎駰案賈逵曰死士死罪人也鄭衆曰死士欲以死報恩者也杜預曰敢死之士也○正義曰挑音田鳥反 三行造吳師。呼自剄。左傳曰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正義曰行故郎反造千到反呼火故反剄堅鼎反 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越絕書曰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索隱曰姑蘇臺名在吳縣西三十里 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索隱曰左傳云定十四年越子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此

茅坤曰太伯世家始末甚悉而吳越構兵處不如勾踐傳有神

王應麟曰夫差之報越其志壯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略其成敗可也

董份曰爾而者而即爾也上爾字呼之下而字連下謂而忍忘耶

云擊之檇李又云敗之姑蘇自爲乖異杜預註檇李在嘉興縣南靈姑浮越大夫也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越絕書曰闔廬冢在吳縣昌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桐棺三重澒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員之口三千槃郢魚腸之劍在焉卒十餘萬人治之取土臨湖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曰虎丘○索隱曰此以爲闔廬謂夫差夫差對闔廬若左氏傳則云對曰者夫差對所使之人也澒音胡貢反以水銀爲池王夫差元年。越絕書曰太伯到夫差二十六代且千歲○索隱曰按太伯至壽夢十九代諸樊已下六王唯二十五年以大夫伯嚭爲太宰。索隱曰左傳定四年伯嚭爲太宰當闔廬九年非夫差代也習戰射。常以報越爲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賈逵曰夫椒越地杜預曰太湖中椒山也○索隱曰賈逵云越地也蓋近衙之然其地闕不知所在杜預以爲太湖中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山不得爲一且夫差以報越爲志又伐越當至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在太湖中又按越語云敗五湖也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賈逵曰會稽山名○索隱曰鳥所止宿曰棲越爲吳敗依山林故以鳥棲爲喻左傳作保國語作棲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服虔曰行成求成也○索隱曰大夫官也種名也吳越春秋以爲種姓文而劉氏云姓大夫非也○正義曰國語云越飾美女八人納太宰嚭曰子苟然放越之罪請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曰殺夏后相也○索隱曰過音戈寒浞之子澆所封國也猗姓國晉地道記曰東萊掖縣有過鄉北有過城是古之過國者也斟灌斟尋夏同姓賈氏據系本而知也按地理志北海壽光縣

應劭曰古斟灌禹後今灌亭是也又平壽縣云故斟尋禹後今斟城是也斟與斟同滅夏后帝相。服虔曰夏后相啓之孫帝相之妃后緡方娠。賈逵曰緡有仍之姓也杜預曰娠懷身也逃於有仍。賈逵曰有仍國名后緡之家而生少康。服虔曰后緡遺腹子少康爲有仍牧正。王肅曰牧正牧官之長也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賈逵曰有虞帝舜之後杜預曰梁國虞縣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賈逵曰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賈逵曰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衆撫修夏之故官憲典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索隱曰傳云使汝艾諜澆季杼誘豷遂滅過氏杜預曰諜候也復禹之績。祀夏配天。服虔曰以鯀配天也不失舊物。賈逵曰物職也杜預曰物事也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爲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艾陵齊地○索隱曰此之七年魯哀公六年也左氏此年無伐齊事哀十一年有敗齊師于艾陵至繒。杜預曰琅邪繒縣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

蘇軾曰季子觀樂于魯知列国廢興于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季子知国之必亡而終無一言于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閭伯而夫差殺之如阜隸豈獨難于季子乎嗚呼悲夫吾以是知夫差之不道致使季子不敢言也

按考要云史遷此記幷魯周公世家孔子世家俱云吳因子貢之說而止夫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豈暇顧周礼乎當以左氏之說為是

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賈逵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索隱曰事在哀七年當夫差八年不應上連七年按左傳曰子服景伯對不聽乃與之非謂季康子使子貢說得不用百牢太宰嚭自別召康子乃使子貢辭之耳 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索隱曰左傳騶作邾杜預註左傳亦曰邾今魯國騶縣是也騶邾聲相近自亂耳騶宜音邾 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索隱曰左氏作豢吳豢養也 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王肅曰石田不可耕 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服虔曰顛隕也越墜也無道則割絕無遺也○索隱曰左傳曰其顛

茅坤曰子胥處君驕臣諂之間而屬其子于他國非明哲之道也 黄省曾曰胥也始之盡謀于闔閭者欲感動其君以爲之報也終之盡謀于夫差者思先君報仇之恩而欲忠于其子亦以報楚故也自其弯弓之辰至于伏劍惟一報楚酬親之心已爾

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此即艾陵戰時也 商之以興。徐廣曰一本作盤庚之誥有顛之越之商之以興子胥傳誥曰有顛越商之興 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服虔曰鮑氏齊大夫○索隱曰左傳直云使於齊杜預云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按左氏又曰反役王聞之明非子胥自使也 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服虔曰屬鏤劍名賜使自刎○索隱曰劍名見越絕書○正義曰屬音燭鏤音力于反 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索隱曰傳云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梓檟相類因變文爾 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索隱曰抉烏穴反此國語文彼以抉爲辟又云以手抉之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乃盛以鴟夷投之江也○正義曰吳俗傳云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

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吳越王即移向三江口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越乃開渠子胥作濤盪羅城東開入滅吳至今猶號曰示浦門曰鱔鯽是從東門入滅吳也齊鮑氏弑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服虔曰諸侯相臨之禮○索隱曰公名陽生左傳哀十年曰吳伐齊南鄙齊人殺悼公不言鮑氏又鮑牧以哀八年為悼公所殺今言鮑氏蓋其宗黨爾且此伐在艾陵戰之前年今記於後亦為顛倒錯亂也乃從海上攻齊。徐廣曰上一作中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皐。服虔曰橐皐地名也杜預曰在淮南逡遒縣東南○索隱曰哀十二年左傳曰公會吳于橐皐衛侯會吳于鄖此并言會衛橐皐者按左傳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懼謀於子羽子羽曰不如止也子木曰往也衛侯本不欲赴會故魯以夏會秋乃會之爾所以太史公言其召魯衛會于橐皐也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

王應麟曰黃池之會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吳晉爭先雒之謀也然不能救吳之亡故呂氏春秋云吳王夫差染于王孫雒太宰嚭然則雒亦嚭之流耳

茅坤曰吳王爭長于中国而諱越之入吳驕為禍胎也

繇亭橐皐縣名在壽春橐音吐各反皐音姑逡音七巡反遒音木猷反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杜預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五千人合與檇李會稽者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賈逵曰惡其聞諸侯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服虔曰以絕口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為長。杜預曰吳為太伯後故為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杜預曰為侯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徐廣曰黃池之盟吳先歃晉次之與外傳同駰案賈逵曰外傳曰吳先歃晉亞之先敘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索隱曰此依左傳文按左傳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是趙鞅怒司馬寅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杜預曰墨氣色下也國爲敵所勝也又曰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是也徐廣所云據國語不與左傳合非也左氏魯襄之代晉楚爲會先書晉晉有信耳外傳即國語也書有二名也外吳者吳夷賤之不許同中國故言外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疆。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索隱曰哀十九年左氏曰越人侵楚以誤吳也杜預曰誤吳使不爲備也無伐吳事也二十一年。遂圍吳。二

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韋昭曰勾章東海口外州也○索隱曰國語曰甬勾東越地會稽勾章縣東海中州也按今鄮縣即是其處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紀傳伍子胥諫許越平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越絕書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之位越王候干戈人一累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五十七里○索隱曰左傳云乃縊越人以歸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爲地名吳地記曰徐枕山一名卑猶山是也累音路禾反小竹籠以盛土也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王肅曰太伯弟季子歷賢又生聖子昌昌必有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三

茅坤曰太史公每于結處留餘波

王維楨曰詠太宰之不忠是識其大者

蘇轍曰太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荊蠻天下知文武之賢而不知太伯之德

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

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毗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之

索隱述贊曰太伯作吳高讓雄圖周章受國別封於虞壽夢初霸始用兵車三子遞立延陵不居光既篡位是稱闔閭王僚見殺賊由專諸夫差輕越取敗姑蘇甬東之恥空逝伍胥

蘇子古史曰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壽夢已下始與諸侯盟會七世而亡然孔子作春秋終以蠻夷書之謂吳爲不人蓋禮義不足故也春秋諸侯國而不人者三楚始稱荊僖元年書楚人文九年書楚子自是遂與諸侯齒而吳越終春秋不人此其禮義存亡之實也故予因春秋所書而推考三國得失之效以爲吳越皆戰勝攻取能服人矣而無禮義以自將故闔廬之後復亡而不救句踐之後固陋而無聞至於楚禮儀雖不足道而亦無愧於齊晉故其後遂與戰國相終始由是觀之禮義豈誣也哉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一 終

按考要云周語以四岳為共工之從孫佐禹治水又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太史公于陳杞世家云伯夷之後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正義曰括地志云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封禪書云齊之所以為齊者以天齊也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索隱曰譙周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掌四岳有功封之於呂子孫從其封姓呂尚其後也按後文王得之渭濱云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蓋牙是其字尚是其名後武王號為師尚父則尚父官名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或封於申。姓姜氏。索隱曰地理志云申在南陽宛縣申伯之國呂太公所封亦在宛縣之西也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

至周武王復封于齐曰太公望乃本鄭語而斉世家云四岳者乃本周語豈四岳即伯夷耶桉東方朔云客難曰太公体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孔叢子云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夲全数耳楚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則ㄡ指封國時也

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索隱曰譙周曰呂望常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以漁釣奸周西伯。正義曰奸音干括地志云茲泉水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遇文王酈元云磻磎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為陣即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有石壁深高幽邃人跡罕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磐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磻磎之稱也其水清泠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徐廣曰勑知反○索隱曰餘本亦作螭字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

王應麟曰鬼谷子云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于湯呂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于文王夫伊呂聖人之耦豈詭遇而求獲者此戰国办士之誣聖賢也伊尹三聘而起太公辟紂海濱當取信于孟子

茅坤曰太史公叙太公始為陰謀處兵家者言也非兄

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繳斷傳聞異詞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

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正義曰六韜云武王問太公曰律之音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宮商角徵羽此其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敵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之其法以天清靜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九百步偏持律管橫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管聲應當以白虎徵管聲應當以玄武商管聲應當以勾陳五管盡不應無有商聲當以青龍此五行之府佐勝之徵陰敗之機也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索隱曰郡國志密須在東郡廩丘縣北今曰顧城密須姞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是也與安定姬姓密國各不同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

楊慎曰尚書泰誓無蒼兕舟楫之文蓋張霸偽作之泰誓也

董份曰此字不知何謂

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也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索隱曰本或作蒼雉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然此文上下竝今文太誓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徐廣曰一作三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

按一曰太公之謀居多一曰師尚父謀居多是收拾上文且與前陰謀修德宗太公為本謀二句相應

何孟春曰太公封齊逆旅之人趣其就國鄭桓公東會封于鄭暮宿于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寢安殆非封也桓公聞之援轡自駕行

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索隱曰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也衛康叔封布采席索隱曰周本紀衛康叔封布茲茲是席故此亦云絲席也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脩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白步外城中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犂明至國索隱曰犂里奚反犂猶比也又犂猶遲也萊侯來伐與之爭營

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此一事耳劉向云以桓公之夫微逆旅之叟幾不会封也然則尚父之賢之智又倍于鄭桓矣而亦有待于逆旅之人之教耶

王韋曰此一段為後伯業張本故曰齊由此得征伐

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回護有法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此是齊治根本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正義曰孔安國云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乃使召康公服虔曰召公奭命太公曰東至海伏後管仲對楚王語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土地疆境所至也○索隱曰舊說云穆陵在會稽非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杜預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也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

楊慎曰太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蓋猶用殷法以生日名子非謚也

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鄭玄曰太公受封留爲太師死葬於周五世之後乃葬齊皇覽曰呂尚冢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子丁公呂伋立。徐廣曰伋一作及○正義曰謚法述義不克曰丁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索隱曰系本癸公作祭公慈母譙周亦曰祭公慈心也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索隱曰系本作不臣譙周亦作不辰宋衷曰哀公荒淫田遊史作還詩以刺之也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徐廣曰周夷王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正義曰謚法彌年壽考曰胡胡公徙都薄姑。正義曰括地志云薄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索隱曰宋衷云其黨周馬繻人將胡公於貝水殺之而山自立也

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正義曰直厲反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也鄭玄云霍山在彘本秦時霍伯國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索隱曰系本及譙周皆作說字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索隱曰劉氏音神欲反系家及系本竝作贖又上成公脫年表作說也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

按襄公以淫虐亡

王周東徙雒秦始列爲諸侯五十六年晉弑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弑其兄隱公而自立爲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伏弑襄公案襄公元年始爲太子時嘗與無知鬬及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倒叙法魯夫人者襄公

按隱事悉書重綱常也

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爲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公羊傳曰搚幹而殺之何休曰搚折聲也○正義曰拉音力台反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爲讓索隱曰讓猶責也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徐廣曰年表云去其都邑○索隱曰春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左氏云違齊難也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賈逵曰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下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丘當魯僖公九年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不同者蓋葵丘有兩處杜意以戍葵丘當不遠出齊境故引臨淄縣西之葵丘若三十五年會諸侯於

葵丘杜又以不合在本國故引外黃東葵丘爲註所以不同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服虔曰瓜時七月及瓜謂後年瓜時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爲發代。或爲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服虔曰爲妾在宮也使之間襄公。王肅曰候公之間隙曰事成以女爲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賈逵曰齊地也○正義曰音扶云反遂獵沛丘。杜預曰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正義曰左傳云齊襄公田于貝丘隆車傷足即此也見彘。從者曰彭生。服虔曰公見彘從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爲豕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茀三百。正義曰茀非佛反下同茀主屨者也茀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

凌約言曰茀忘失屨之鞭而肯死君難臣哉

按無知以弒篡亡

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茀。茀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茀示之創。正義曰音瘡乃信之。待宮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即匿襄公戶閒。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茀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閒。發視乃襄公。遂弒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賈逵曰渠丘大夫也○索隱曰本亦作雍廩左傳曰雍廩殺無知杜預曰雍廩齊大夫此云游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遂襲殺之蓋以雍林爲邑名其地有人殺無知賈言渠丘大夫者蓋雍林爲渠丘大夫也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

齊大夫曰無知弒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賈逵曰齊正卿高敬仲也○正義曰傒音奚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

王鏊曰數語甚警健誤字妙

王維楨曰仲之請囚蓋鮑叔平時交仲恃鮑在齊必不殺已也

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涸竭故曰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曰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笙如字瀆音豆命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也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

按此與太公至因修政以下相對應

齊卽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賈逵曰堂阜魯北境杜預曰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也齋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桓公旣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徐廣曰朋或作崩也此伯始事連五家之兵國語曰管子制國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以爲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索隱曰管子有理人輕重之法七篇輕重錢也又有捕魚煑鹽法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郯徐廣曰一作譚○索隱曰春秋

王維禎曰此伯者假信

魯莊十年齊師滅譚是也杜預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然此郯乃東海郯縣蓋亦不當作譚字也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杜預曰遂在濟北蛇丘縣東北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杜預曰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何休曰土基三尺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也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徐廣曰一云已許之而背信殺劫也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

麦約言曰：此下数[illegible]言伯者本色。邵寶曰：燕君所至之地，齊之故疆歟？抑侵小而得之歟？如謂天子之所分也，不可以與人也；若侵小而得之，取

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杜預曰：甄，衛地。今東郡甄城也。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正義曰：完音桓。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賈逵曰：掌百工。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服虔曰：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何休曰：山戎者，戎中之別名也。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

此與彼其義安在？雖使納貢於周，亦以彊會，不以義會矣。

蘇軾曰：權以濟事曰譎。鄒陽曰：齊桓公殺哀姜子夷。孔子曰：正而不譎。夫哀姜，親也，齊雖不誅，君子不以罪桓公，故曰正而不譎。以為文公可以譎，而猶正，蓋甚之也。

王維禎曰：此伯者假义。

魯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弒湣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徐廣曰：史記信字皆作釐。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杜預曰不言城衛，衛未遷。楚丘，武城縣南，即今之衛南縣是也。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賈逵曰：蕩，搖也。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服虔曰：民逃其上曰潰也。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

邵寶曰齊魯皆大國侯伯之命曷為不于魯而于齊乎當是時周公未之魯太公在齊伯禽何可當也雖然周公之化固已行于周南矣

蘇轍曰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次于陘而不進楚使屈完如師桓公陳諸侯兵與觀之屈完懼

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左傳曰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也賜我先君履。杜預曰所踐履之界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一本是作共。賈逵曰包茅菁茅包匭之也以供祭祀杜預曰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爲異未審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爲辭責問楚也○索隱曰宋衷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爲右涉漢中流而隕由靡逐王遂卒不復周乃侯其後于西翟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杜預曰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于陘。杜預曰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左傳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夏。楚王使屈

而求盟諸侯之兵成列而未戰也桓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于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咎也

按書殺太子申生罪晉也

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杜預曰召陵潁川縣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韋昭曰方城楚北之阨塞杜預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是也○索隱曰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則杜預韋昭說爲得而服氏云在漢南未知有何依據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左傳曰討不忠也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也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賈逵曰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韋昭曰下堂拜賜也秋。復會

王鏊曰總叙桓公伯業甚有力

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第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徐廣曰史記卓多作悼正義曰卓丑角反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爲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服虔曰晉地也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爲彊。晉初與會。正義曰與音預下同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地理志曰令支縣有孤竹城疑離枝即令支也令離聲相近應劭曰令音鈴鈴離聲亦相近管子亦作離字○索隱曰離枝音零支又音令秪又如字離枝孤竹皆古國名秦以離支爲縣故地理志云遼西令支縣有孤竹城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西荒也西伐大夏。涉流沙。正義曰大夏并州晉陽是也束馬縣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正義曰卑音壁劉伯莊及韋昭並如字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正義曰左傳云魯莊十三年會北杏以來宋亂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也乘車之會六。正義曰左傳云魯莊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是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正義曰匡正也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爲太子之位也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見封禪書

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與桓公冢連隰朋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七里也 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正義曰即雍巫也賈逵云雍巫雍人名巫易牙也 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正義曰管子云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 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刀如何。正義曰刁鳥條反顏師古云豎刁易牙皆齊桓公臣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遠易牙豎刁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何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愛於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遂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乎於是皆即召反明年公有病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壽宮蟲流於戶蓋以楊門之扇二月不葬也 對曰。自

凌約言曰先揔于此而後之或廢或立者易明

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索隱曰系本徐嬴姓禮婦人稱國及姓今此言徐姬者然姬是衆妾之總稱故漢祿秩令云姬妾數百婦人亦總稱姬未必盡是姬姓也桓公好內服虔曰內婦官也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衞姬生無詭索隱曰左氏作無虧少衞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賈逵曰宋華氏之女子姓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

李翱曰管夷吾信而伯天下攘戎翟匡周室亡國存絕楚服諸侯莫不至焉豎刀易牙信而不聞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反者數世桓公之信于其至一也所信者賢則務于天地功及後世仁得其人則不得其必其知人不易也

按說苑云或曰桓公殺兄而立非仁義也與婦人同輿馳于邑中非恭儉也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之行也然而桓公九合諸侯爲五伯

子雍巫有寵於衞共姬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字○索隱曰賈逵以雍巫爲易牙字未知何據按管子有棠巫恐與雍巫是一人也因宦者豎刀以厚獻於桓公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杜預曰易牙既有寵於公爲長衞姬請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刀因內寵殺羣吏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杜預曰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正義曰音古患反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徐廣曰斂一作臨也桓公十有餘子要

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illegible]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異施若此，可不慎哉。

茅坤曰：宋襄公方入孝公于齊，而孝公即忘其求伯而伐之，非人情也。

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爲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此一句頓得力　應前寫孝公于宋　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結　皇覽曰：桓公冢在臨菑城南七里所菑水南。○正義曰：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菑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堈，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薄、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

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服虔曰：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應前詳　分鎖之　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正義曰：賈逵云：衛地也。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音霸。正義曰　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爲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附一作拊　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

陳沂曰：以其不同盟于齊，諸侯爲齊伐之，非齊伯德也。

董份曰按上既曰某姬生某公矣則此復曰其母曰某姬恐少衍蓋太史公不及刪者

按傳云毋獨怨懿公之使戎職與莊公之侍賈本皆邇怨也安得不遇害哉

王韋曰斷足奪妻卒受竹中之禍忿欲之當戒明驗哉

衆十月卽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爲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分鎖之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爲公子時又復前說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卽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索隱曰左氏作邴歜僕○正義曰左傳云乃掘而刖之杜預云斷其尸足也庸職之妻好。正義曰國語及左傳作閻職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索隱曰左氏作閻職此言庸職不同者傳所云閻姓職名也此言庸職庸非姓蓋謂受雇職之妻史意不同字亦異耳五月懿公游於申池。杜預曰齊南城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註申池海濱齊藪也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爲惠公。惠公。又復前說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分鎖之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王子城父攻殺之。賈逵曰王子城父齊大夫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弑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正義曰頃音傾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偪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彊。未晉世家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郤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伏後必得笑克者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

按此卽漢高中流矢傷腦捫足之意

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索隱曰成二年左傳魯臧宣叔衛孫桓子如晉皆主於郤克是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爲中軍將，賈逵曰八百乘六萬人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徐廣曰靡一作摩賈逵曰靡笄山名也○索隱曰靡如字靡笄山名在濟南與代地磨山不同癸酉，陳于䡴。服虔曰䡴齊地名也逢丑父爲齊頃公右。賈逵曰齊大夫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

按此卽紀信乘黃屋之意

王韋曰丑父良將也忠勇而有謀矣

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爲右，車一作軍車絓於木而止。正義曰絓胡卦反止也有所礙也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正義曰左傳云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周父御左車范茷爲右載齊侯獲免也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徐廣曰一作陘駰案賈逵曰馬陘齊地也齊侯請以寶器謝。左傳曰賂以紀甗玉磬也[illegible]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杜預曰桐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賈逵曰蕭附庸子姓令齊東畝。服虔曰欲令齊

楊慎曰孔穎達以左傳正司馬遷之謬乃是賓王為王耳索隱與王劭之說皆非

王維楨曰此與桓公修國政相對應假言齊氏大悅此言民亦大悅是相應之辭也

隴畝東行〇索隱曰壟畝東行則晉車馬東向濟行易也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正義曰左傳云晉師及齊國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也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鞌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索隱曰王劭按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侯為王太史公採其言而書之此文不云授玉王氏之說復有所依聊記異耳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皇覽曰頃公冢近呂尚冢子靈公環立。靈

董份曰為太子下即著仲姬戎姬恐有脫字

公九年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為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侯盟於鍾離。正義曰括地志云鍾離故城在沂州承縣界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索隱曰荀偃祖林父代為中行後改姓為中行氏獻子名偃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守城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未詳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服虔曰數從諸侯征伐盟會令無故廢之。君

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賈逵曰徙之東垂也使高厚傅牙爲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竇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杜預曰高唐在祝阿縣西北 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徐廣曰盈史記多作逞 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間入晉曲沃爲內應。賈逵曰曲沃欒盈之邑 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賈逵曰孟門太行皆晉山隘也○索隱曰孟門山在朝歌東北太行山在河內溫縣西 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賈逵曰晉邑 六年。初。棠公妻好。賈逵

陳沂曰此三段連用不許字秦始皇紀中閻樂數二世

曰棠公齊棠邑大夫 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閒。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爲崔杼閒公以報怨。服虔曰伺公間隙○正義曰閒音閑又如字 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服虔曰公以爲姜氏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 宦者賈舉遮公從官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

三段亦同此意

楊慎曰晏嬰不入崔陳之黨鄭肅不入牛李之黨語云君子不黨二子有焉

杼疾病不能聽命。服虔曰言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服虔曰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許稱公陪臣爭趣有淫者。徐廣曰爭一作扞○索隱曰左傳作扞趣此爲爭趣者是太史公變左傳之文言陪臣但爭趣投有淫者耳更不知他命也不知二命。杜預曰言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也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隊遂弑之。晏嬰立崔杼門外。賈逵曰聞難而來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服虔曰謂以公義爲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亡若爲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服虔曰言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杜預曰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也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服虔曰置之所以得人心

黃震曰按崔慶之變晏子仰天不肯盟可謂疾風勁艸者矣齊太史書崔杼弑莊公兄死弟繼者三至今凛凛有生氣犹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胆

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徐廣曰史記多作著臼是爲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正義曰杜預云東郭偃東郭姜之弟也相崔氏。成有罪。正義云左傳云成有疾而廢之杜預云有惡疾也

按上崔杼當作崔氏

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
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杜預曰濟陽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也
成彊怒告慶封正義曰左傳云成强告慶封曰夫子身亦了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能進矣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汝乃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朝也其妻及崔杼皆縊死崔明奔魯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
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
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
仇盧蒲嫳攻崔氏賈逵曰嫳齊大夫慶封之屬一本字上衍無殺成彊盡滅崔
氏崔氏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權
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

其沖曰仇未誅故彭遲

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服虔曰舍慶封之子已也生傳其職或與子
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欒氏相
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
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
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
僇崔杼尸於市以說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
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
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
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
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

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賈逵曰二十五家為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以居昭公正義曰鄆鄆城也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服虔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正義曰茀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相害又曰彗息歲反若帚形見其境有亂也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正義曰祝音章受反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

按景公害孔丘相魯謂以孔子相魯為己患也

王崇曰晏嬰卒太史公特書盡齊失

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服虔曰東海祝其縣是也犂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杜預曰萊人齊所滅萊夷○索隱曰鉏音卽餘反卽犂彌也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犂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

良佐而亂亡之禍自此始也

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為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索隱曰左傳云鬻姒之子荼嬖則荼母姓姒此作芮姬不同也譙周依左氏作鬻姒鄒誕生本作芮姁姁音五句反 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杜預曰惠子國夏也昭子高張也 逐羣公子遷之萊。服虔曰萊齊東鄙邑 景公卒。

康海曰田氏之于齊其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且安紓和悅裁之以礼使勿自甚其所為當是時

皇覽曰景公冢與桓公冢同處 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徐廣曰一云壽黔奔衛○索隱曰壽一作嘉三人奔衛○正義曰三公子 公子駔、陽生奔魯。索隱曰左氏作公子鉏二人奔魯 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歌杜預曰稱謚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羣公子失所也 師乎師乎。胡黨之乎。服虔曰師眾也黨所也言公子徒眾何所適也 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偽事高國者。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

以晏子之顯頎不足以致而滅也其理當如是也至高国之属則悻悻然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国者以啓之也

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圉奔魯。（賈逵曰圉晏嬰之子）八月齊秉意茲田乞敗二相。（徐廣曰左傳八月齊邴意茲奔魯）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也）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

余有丁曰按景時齊尚無事因嬖寵立少遂生亂以至亡故置嗣不可不慎也

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爲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爲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賈逵曰齊邑）殺[illegible]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應前荼少其母賤而又鈍之）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讙闡。（杜預曰闡在東平剛縣北。索隱曰二邑名讙在博城縣[illegible]）[illegible]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杜預曰魴侯康子叔父也）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illegible]夫差哭

按記曰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

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服虔曰賴齊邑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爲簡公。徐廣曰年表云簡公王者景公之子也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闞止有寵焉。賈逵曰闞止子我也○索隱曰左氏監作闞音苦濫反闞在東平須[illegible]及即位。使爲政。伏後蚤從御鞅不及[illegible]成子憚之。驟顧於朝。杜預[illegible]心不安故數顧之御鞅言簡公曰。田闞不可並也。賈逵曰鞅齊大夫也○索隱曰此名爲僕御之官故曰御鞅亦田氏之族按系本陳桓子無宇產子亹亹產子獻獻產鞅也君其擇焉。杜預曰擇用一人也弗聽。子我夕。服虔曰夕省事也田逆殺人。逢之。服虔曰子我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杜預曰逆子行陳氏宗遂捕以入。杜預曰執逆入王於朝也田氏方睦。服虔曰陳常方欲謀齊國故和其宗族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服虔曰使陳逆詐病而遺也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服虔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爲陳氏所怨故與盟而請和也陳宗陳宗長之家初田豹欲爲子我臣。賈逵曰豹陳氏族也使公孫言豹。賈逵曰公孫齊大夫也杜預曰言介達之意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爲臣。杜預曰終喪也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服虔曰言我與陳氏宗疏遠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服虔曰違者不從子我者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服虔曰彼謂闞止也子謂陳常也子行舍於公宮。服虔曰止於公宮爲陳氏作內閒也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

如公。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索隱曰系本陳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廪丘子尚監茲子芒盈惠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按系本昭子是桓公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彊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完系家云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唯稱四乘不云人數知四乘謂弟兄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然其兄弟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在不同入公宮不可彊以四乘爲八人添叔父爲兄弟之數服虔杜預之失也子我在幄。杜預曰幄帳也聽政之處也出迎之遂入閉門。服虔曰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復入宦者禦之。服虔曰閹豎以兵禦陳氏子行殺宦者。服虔曰舍於公宮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服虔曰常陳氏入時飲酒於此臺成子遷諸寢。服虔曰欲徙公令居寢也公執戈將擊之。杜預曰疑其作亂也太史子餘曰。服虔曰齊

大夫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杜預曰言將爲公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杜預曰以公怒故也聞公猶怒。將出。服虔曰出奔也曰何所無君。子行抜劒曰需事之賊也。杜預曰言需疑則害也誰非田宗。杜預曰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杜預曰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服虔曰徒會徒衆宮中之門曰闈大門公門也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賈逵曰豐丘陳氏邑也殺之郭關。服虔曰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服虔曰子方子我黨大夫東郭賈也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杜預曰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出雍門。杜預曰齊城門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

王維禎曰時仲尼請哀公討不從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而不復書陳桓事其有所傷感也夫

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衛也左傳曰東郭賈奔衛 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作舒州賈逵曰陳氏邑也○索隱曰徐音舒其字從人左氏作舒舒陳氏邑說文作郐郐在薛縣也 公曰：

應前言田闞不可並

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索隱曰系本及譙周皆作敬誤也 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徐廣曰年表云平公之時抑自出稱田氏○索隱曰安平齊邑地理志云涿郡有安平縣 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索隱曰田會齊大夫廩邑名東郡有廩丘縣也 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

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彊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索隱述贊曰太公佐周實秉陰謀既表東海乃居營丘小白致霸九合諸侯及溺內寵釁鍾蟲流莊公失德崔杼作仇陳氏傳政厚貨輕收悼簡遘禍田闞非儔沨沨餘烈一變何由

蘇子古史曰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者惟不求而得之耳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

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魏賈詡無異夫陳平賈詡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爲也而謂伊尹太公爲之乎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詭詐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爲齊大夫塞門反坫身備三歸而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爲不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爲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坊爲無用而毀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爲無益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修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媮取一時之欲而僥倖於長久難哉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將有嫡庶之禍遂與桓公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桓公妻妾適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它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二終

王維楨曰歷敘書篇與殷本紀同例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三

吳興淩稚隆輯校

魯周公世家第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譙周曰以太王所居周地爲其采邑故謂周公○索隱曰周地名在岐山之陽本太王所居後以爲周公之菜邑故曰周公即今之扶風雍東北故周城也謚曰周文公見國語）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篤仁異於羣子（索隱曰鄒誕本孝作敬）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正義曰衛州即牧野之地東北去朝歌七十三里）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

按公羊氏云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王廉曰周公面卻二公穆卜以為未可戚我先王陰乃私告三王自以為功且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以滋後世割股療天之俗周公豈其然乎予竊疑金縢非古書也余有丁曰按此古祷祀遺意乃臣子迫切之至情

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正義曰括地志云兖州曲阜縣外城即魯公伯禽所築也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孔安國曰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鄭玄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孔安國曰璧以禮神圭以爲贄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孔安國曰告謂祝辭史策祝曰。孔安國曰史爲策書祝祠也鄭玄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惟爾元孫王發。

勤勞阻疾。徐廣曰阻一作淹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孔安國曰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索隱曰尚書負爲丕今此爲負者謂三王負上天之責故我當代之鄭玄曰丕讀曰負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孔安國曰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馬融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孔安國曰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也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孔安國曰言不救則墜天寶命也救之則先王長有所依歸矣鄭玄曰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正義曰

墜直類反今我其即命於元龜孔安國曰就受三王之命於元龜卜知吉凶者也馬融曰元龜大龜也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歸以俟爾命孔安國曰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也馬融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孔安國曰不許不愈也屏藏言不得事神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孔安國曰占兆書也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王肅曰籥藏占兆書管也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孔安國曰我新受三王命武王維長終是謀國之道茲道能念予一人。馬融曰一人天子也鄭玄曰茲此也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孔安國曰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

王維禎曰武王病瘳未必以周公告代之故病者聞之因以解憂故生

茅坤曰敘周公佐成王事甚略

按越絶書云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礼上順天地澤及夷狄

按荀子述周公戒伯禽云吾所

人開也誡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曰強葆即襁褓古字少假借用之○正義曰襁闊八寸長八尺用約小兒於背而負行葆小兒被也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孔安國曰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也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正義曰辟音避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

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又曰何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

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 徐廣曰一作穗穎即穗也○索隱曰尚書作畝此爲母義亦竝通 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 徐廣曰嘉一作魯今

余有丁曰按此文是成王疑周公時不宜置于此

書序作旅也○索隱曰魯字誤史意云周公嘉天子命於文不必作魯 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 毛詩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毛傳曰鴟鴞鸋鴂也 王亦未敢訓周公 徐廣曰訓一作誚○索隱曰尚書作誚誚讓也此作訓字誤耳義無所通徐氏合定其本何須云一作誚也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 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玄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父恭也○索隱曰豐文王所作邑後武王都鎬於豐立文王廟按豐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也 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 鄭玄曰相視也 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 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爲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 卜居

邵宝曰周公辟流言蓋嘗居東矣魯公封也不之魯而乃之楚乎他日公病將没必曰葬我成周明不敢離王也而此曰辟譖奔楚何居楚夷狄之国也周公且齊之而忍一朝居耶

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禮記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鄭玄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避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倍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户牖之閒周公於前立也　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匑匑如畏然。徐廣曰匑匑謹敬貌也見三蒼音窮窮一本作蘷蘷也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索隱曰經典無文其事或別有所出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時病周公禱河欲代王死藏祝策于府成王用事人讒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又與蒙恬傳同事或然也

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畏。天命自度。孔安國曰用法度也　治民震懼。不敢荒寧。馬融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　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正義曰武丁也　久勞于外。爲與小人。孔安國曰父小乙使之久居人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也馬融曰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玄曰爲父小乙將師役於外也　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孔安

按讙尚書作雍言和順當理也

國曰武丁起其卽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嘿三年不言言孝行著也鄭玄曰楣謂梁闇謂廬也言乃讙。鄭玄曰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不敢荒寧。密靖殷國。馬融曰寧安也至于小大無怨。孔安國曰小大之政民無怨者言無非也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尚書云五十九年其在祖甲。孔安國曰王肅云祖甲湯孫太甲也馬融曰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索隱曰按紀年太甲唯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也不義惟王久爲小人孔安國曰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宮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孔安國曰小人之所依依仁政也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也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王肅

王維禎曰文王日中昃三句是無逸篇大抵太史公引尚書多更其文而以己意聯屬之卽此皆以享国言故撮其辞如此

邵宝曰葬人之終事也周公然且謙之而况其生哉于成周臣道也成王不敢當則可以易之于畢子道也舍臣道而就子道周

曰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孔安國曰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也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駰案馬融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誡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孔安國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也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徐廣曰衞世家云管叔欲襲成周然則或說尚書者不以成周爲洛陽乎諸侯年表敘曰齊晉楚秦其在成周微之甚也以明吾不敢離

公其慰矣夫

楊慎曰此即金縢之文分為二事何也周公既卒則所謂迎者何迎也

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正義曰括地志云周公墓在雍州咸陽北十三里畢原上 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索隱曰尚書武王崩後有此雷風之異今此言周公卒後更有暴風之變始開金縢之書此不然也蓋由史遷不見古文尚書故謬爾 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徐廣曰一作簡駰案孔安國曰所藏請命策書本也 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孔安國曰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也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鄭玄曰問者問審然否也 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鄭玄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 曰自今後其無繆

按考要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礼也成王尊魯故

卜乎。孔安國曰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 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肅曰亦宜褒有德也正義曰孔安國云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成王改過自新遣使者逆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也王孔二說非也按言成王以開金縢之書知天風雷以彰周公之德故成王亦設郊天之禮以迎我國家先祖配食之禮亦當宜之故成王出郊天反雨不風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孔安國曰郊以玉幣謝天也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也馬融曰反風風還反也 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徐廣曰築拾也駰案馬融曰禾為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亡也 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禮記曰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 祭文王。禮記曰諸侯不得祖天子

命魯亦得郊祭文王魯郊見于春秋及頌所謂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是也魯祭文王事不經見見者惟禘礼耳

按考要云淮南子曰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盖始封未報政也

鄭玄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也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爲魯公索隱曰周公元子就封於魯次子留相王室代爲周公其餘食小國者六人凡蔣邢茅胙祭也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又一本云夫民不簡不易有近乎簡易民必歸之○索隱曰言爲政簡易者民必附近之近謂親近也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竝興反孔安國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竝起爲寇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作肹誓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駰案尚書作粊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索隱曰尚書作粊誓今尚書作鮮誓鮮誓即肹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獮也言於肹地誓衆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粊地名即魯卿季氏之費邑地名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牿正義曰古毒反牿牛馬牢也今臣無傷其牢恐牛馬逸馬牛其風臣妾逋逃鄭玄曰風走逸臣妾厮役之屬也勿敢越逐敬復之徐廣曰敬一作振○孔安國曰勿敢弃越壘伍而求逐也衆人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無敢寇攘踰牆垣鄭玄曰寇劫取也因其失亡曰攘魯人三郊三隧王肅曰邑外曰郊郊

金履祥曰濞弑君爭國之禍自是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朱子亦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始有以也

外曰隧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峙爾芻茭糗糧楨幹。孔安國曰皆當儲峙汝糗糧使足食多積芻茭供軍牛馬馬融曰楨幹皆築具楨在前幹在兩傍○正義曰糗去九反楨音貞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孔安國曰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無敢不及有大刑。馬融曰大刑死刑作此肹誓。遂平徐戎定魯。魯公伯禽卒。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子考公酋立。索隱曰系本作就鄒本作遒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索隱曰熙一作怡煬公築茅闕門。徐廣曰茅一作第又作夷世本曰煬公徙魯宋忠曰今魯國六年卒。子幽公宰立。索隱曰世本名圉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濆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徐廣曰世本作微公○索隱曰系本濆作弗音沸魏作微且古書多用魏字作微則太史公意亦不殊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索隱曰系本作翟音持角反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獻公三十二年。卒。徐廣曰劉歆云五十年皇甫謐云三十六年子眞公濞立索隱曰眞音愼本亦作愼公按衛亦有眞侯可通也濞系本作摯或作鼻音匹位反鄒誕本作愼公鼻也眞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眞公卒。弟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正義曰許義反又音許宜反後同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

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韋昭曰令不行則政不立行而不順民將弃上韋昭曰使長事少故民將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唐固曰言不教之順而教之逆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韋昭曰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韋昭曰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誅之亦失不誅亦失韋昭曰誅之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廢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爲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徐廣曰劉歆云立二年戲立是爲懿公

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正義曰伯我嫁反下同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爲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

王維禎曰仲山父之言信矣

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徐廣曰順一作訓○正義曰道音導順音訓以爲魯後樊穆仲曰韋昭曰穆仲仲山父之謚也猶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也魯懿公弟稱正義曰尺證反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韋昭曰故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韋昭曰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是爲孝公自是後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爲諸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徐廣曰表云弗生也○索隱曰系本作弗皇年表作弗生是爲惠公惠公三十年晉人弑

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又弑其君孝侯。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索隱曰隱公名息系本名息姑初惠公適夫人無子。正義曰適音的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索隱曰左傳宋武公生仲子手中有魯夫人文故歸魯生桓公今此云惠公奪息婦而自妻又經傳不言惠公無道左氏文亦分明不知太史公何據而爲此說譙周亦深不信生子允。徐廣曰一作軌○索隱曰一作兀五忽反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及惠公卒，爲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卽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賈逵曰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杜預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棠亭魯侯觀漁臺也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穀梁傳曰祊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　十一年冬，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爲君殺子允，君以我爲相。」左傳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也　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爲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服虔曰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也杜預曰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爲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賈逵曰鍾巫祭名也齊于社圃，杜預曰社圃園名館于蔿氏。服虔曰館舍也蔿氏魯大夫揮

按穀梁氏云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国蹈道則未也

茅坤曰隱公於此當巽以處之法言則揮俱矣

金履祥曰鄭以祊田易許田其請久矣至是魯桓公立修好于鄭而鄭要之以許爲逆之會且加璧焉於是亟與許田矣蓋鄭以會易許而桓以餒賂鄭也

又曰魯桓與揮弒隱而爲君相歸許于鄭成婚于齊所以求援於大國者爲謀亦至矣而桓之所以自隕者卒以姜氏人力不可以勝天也如此夫

使人弒隱公于蔿氏。而立子允爲君。是爲桓公。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麋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 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穀梁傳曰桓公內殺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公羊傳曰周公廟曰太廟 三年。使揮迎婦于齊。爲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爲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杜預曰始議行事也 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一本止下有公字 賈逵曰申繻魯大夫 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服虔曰爲公設享讌之禮 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

田汝成曰魯欲納子糾于齊後桓公一句何等該括

王維禎曰施伯可謂知人矣

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好禮。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爲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正義曰施伯魯惠公孫 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爲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索隱曰屍亦作死字 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十三年。魯莊

按公羊氏云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怒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

按生子斑左氏作般

公與曹沫會齊桓公於柯。曹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管仲諫。卒歸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社。韋昭曰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軍容公往觀之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賈逵曰黨氏魯大夫任姓見孟女。賈逵曰黨氏之女○索隱曰左傳云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杜預曰孟長任字也非姓耳說而愛之。許立爲夫人。割臂以盟。服虔曰割其臂以與公盟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杜預曰梁氏魯大夫也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正義曰犖力角反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

茅坤曰次廢奪之際甚明

魯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爲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正義曰娣田戾反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何休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慶父在。可爲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正義曰鍼巫氏魯大夫也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服虔曰鴆鳥一曰運日鳥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

金履祥曰按魯自隱公將與其弟桓而桓公弒之以立卒為文姜所譖見殺于齊其子莊公又婚于齊哀姜卒與叔牙慶父亂殺般弒閔叔牙慶父皆不得良死禍猶未已而叔孫孟孫季孫三家者自是立其後魯自是分而桓公子孫卒不自相容也不弟不忠不孝之報其禍如此夫

子為叔孫氏。杜預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繼其祿也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斑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正義曰未至公宮止於舅氏 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犇陳。服虔曰季友內知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 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索隱曰系本名啟今此作開避漢景帝諱耳春秋作閔公也 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賈逵曰卜齮魯大夫也宮中之門謂之闈 ○正義曰齮魚猗反闈音韋 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

邵經邦曰予觀季友之事所謂坎有險求小得未能明乎大義者也鄒定公曰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夫邾小国也尚能斷斯獄豈有大国而不聞者哉此義不明于是復有殺惡及視之事尤惑乎禍亂之相踵也

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索隱曰湣公之弟名曰申成季相之魯國以理於是魯人為僖公作魯頌 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尸歸戮之。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于兩社。為公室輔。賈逵曰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間朝廷執政臣所在

按三家之始孟為慶父後叔為叔牙後季為季友後

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號爲成季。其後爲季氏。慶父後爲孟氏也。釐公元年以汶陽鄪封季友。賈逵曰汶陽鄪魯二邑。杜預曰汶陽汶水北地也。汶水出泰山萊蕪縣。○索隱曰鄪今作費同音秘。按費在汶水之北則汶陽非邑。賈言二邑非也。地理志云東海費縣。班固云魯季氏邑。蓋尚書費誓即是其地。季友爲相。九年晉里克殺其君奚齊卓子。徐廣曰卓一作悼。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索隱曰晉地在平陽縣。立晉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三十三年釐公卒。子興立是爲文公。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晉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

魯敗翟于鹹。服虔曰魯地也。獲長翟喬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服虔曰富父終甥魯大夫也。舂猶衝。埋其首於子駒之門。賈逵曰子駒魯郭門名也。以命宣伯。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喬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鄋瞞長翟國名。○正義曰鄋作廋音所劉反。瞞莫寒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杜預曰宋地名。獲長翟緣斯。賈逵曰喬如之祖。晉之滅路。在魯宣公十五年。獲喬如弟棼如。齊惠公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按年表齊惠公二年魯宣公之二年。衛人獲其季弟簡如。服虔曰獲與喬如同時。鄋瞞由是遂亾。杜預曰長翟之種絕。十五年

田汝成曰東門遂廢適立庶魯亂之萌也

季文子使於晉。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索隱曰此哀非謚蓋以哭而過市國人哀之謂之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倭。徐廣曰一作倭○索隱曰音人唯反倭私事襄仲，服虔曰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服虔曰叔仲惠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正義曰適音的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服虔曰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

宣公倭十二年，楚莊王彊圍鄭。鄭伯降，復國之。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徐廣曰肱一作股是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服虔曰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杜預曰襄仲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服虔曰歸父襄仲之子宣公欲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公二年春，齊伐取我隆。左傳作龍杜預曰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夏，公與晉郤克敗齊頃公於鞌，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魯諱之。索隱曰經不書其葬雅言公如晉是諱之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

黃震曰按季文子相三君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君子謂其廉忠然私室日强公室之卑自君也愚謂行父能自毀城郭去兵甲退安臣子之分如孔子之所以謀魯則身爲御相雖妾衣帛馬食粟未害也

按以相三君句在三無句下是

離。正義曰括地志云鍾離國故城在濠州鍾離縣東五里 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服虔曰宣伯叔孫喬如 文子有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爲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

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四年襄公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索隱曰宣成襄也 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左傳曰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爲三軍。韋昭曰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季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爲三軍三家各征其一 ○ 索隱曰征謂起

倒敘文法而以君子曰一句結之敘事中議論也

徒役也武子爲三軍故一卿主一軍之征賦 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正義曰生在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二十二年晉平七年吳諸樊十年 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詳吳世家 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左傳曰毀也 ○ 索隱曰左傳云胡女敬歸之子子野立三月卒 魯人立齊歸之子裯爲君。徐廣曰裯一作袑服虔曰胡歸姓之國也齊諡也 索隱曰系本作裯徐廣作袑袑音紹也 是爲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服虔曰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 穆叔不欲立。索隱曰魯大夫叔孫豹宣伯喬如之弟 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

長。服虔曰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杜預曰先人事後卜筮義鈞謂賢等今裯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杜預曰言其嬉戲無度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春秋云七年三月公如楚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左傳曰好以大屈服虔曰大屈寶金可以為劒一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于章華與之大曲之弓既而悔之大屈殆所謂大曲之弓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三年。

按淮南子云禍之所從來者始于鷄足及其大也至于亡社稷

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魯恥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索隱曰齊系家亦然左傳無其事二十一年朝晉至河晉謝還之。二十五年春鸜鵒來巢。周禮曰鸜鵒不踰濟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宜穴而巢穀梁傳曰來者來中國也師已曰文成之世童謠曰。賈逵曰師已魯大夫也文成魯文公成公鸜鵒來巢公在乾侯。鸜鵒入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郈氏鬬雞。徐廣曰郈一本作厚世本亦然○杜預曰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鬬雞季氏芥雞羽。服虔曰擣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坌郈氏雞目杜預曰或云以膠沙播之為芥雞郈氏金距。服虔曰以金錯距季平子怒而侵郈氏。服虔曰怒其不下已也侵郈氏之宮地以自益郈昭

錢英

伯亦怒平子。索隱曰系本郈伯名惡魯孝公之後稱郈氏 臧昭伯之弟
會。賈逵曰昭伯臧孫賜也○索隱曰系本臧會臧頃伯也宣叔許之孫與昭伯賜爲從父昆弟也
僞讒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
臧氏老。服虔曰老臧氏家之大臣 臧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
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
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杜預曰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
大沂水出蓋縣南入泗水 請囚於鄪。弗許。服虔曰鄪季氏邑 請以五乘
亡。弗許。服虔曰言五乘自省約以出 子家駒曰。索隱曰魯大夫仲孫氏之族名
駒謚懿伯也 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爲徒者衆。衆將
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左傳曰鬷戾

按郈昭伯爲公使蓋時方以昭公伐季氏之命告孟孫故在孟孫所也

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
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
勝。賈逵曰懿子仲孫何忌 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爲公使。故孟
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齊。齊景
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弃周公之業而臣於
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
從。叔孫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
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賈逵曰鄆魯
邑 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
豐汝賈許齊臣高齕子將粟五千庾。賈逵曰申豐汝賈魯大夫

王維禎曰子將受汝賈許乃為言無内昭公令無受魯賂可笑哉

十六斗為庾五千庾八萬斗○索隱曰一本子將上有貨字子將即梁丘據也齕音紇子將家臣也左傳子將作子猶子將言於齊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服虔曰異猶怪也宋元公為魯如晉。求内之。道卒。春秋曰宋公佐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内其君。無病而死。索隱曰昭子名婼即穆叔子不知天棄魯乎。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内邑也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服虔曰大夫稱主比公於大夫故稱主君昭公恥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

王維禎曰童謠驗矣

欲内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王肅曰示憂戚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晉欲内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曰。服虔曰史墨晉史蔡墨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鄪為上卿。至于武子文子。一本作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殺適立庶。服虔曰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索隱曰系本遂作述鄒誕作秫又系本遂產子家歸父及昭子子嬰也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預曰器車服名爵號定公五年。季

凌約言曰新萊夷詘百乘皆以禮之功故曰以禮衛人甚于城郭

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桓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為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服虔曰陽關魯邑 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正義曰左傳云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杜預云受亂人故 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服虔曰仲由子路 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杜預曰墮毀 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孔安國曰桓子使定公受齊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 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索隱曰系本將亦作蔣 哀公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七年，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詘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八年，吳為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邊。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

金履祥曰不薨于其位德道故也雖謂之亦沒于魯亦可也經書其三桓作難弑其君哀公之誅心之法不弑而實弑也許謙元曰經閔魯三家之君強皆自伯今用天子之礼

初相欲親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勾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閒。賈逵曰閒隙也公游于陵阪。服虔曰陵阪地名遇孟武伯於衢。索隱曰一本作衛非也左傳於孟氏之衢曰：請問余及死乎。杜預曰問己可得以壽死不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杜預曰陘氏即有山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徐廣曰皇甫謐二云哀公元甲辰終庚午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

如程子謂其因襲之弊信哉

其地有之。三十七年，悼公卒。徐廣曰一本云悼公即位三十年乃於秦惠王卒楚懷王死年合又自悼公以下盡與劉歆曆譜合而反違年表未詳何故皇甫謐云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終庚戌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辛亥終辛未子顯立，是為穆公。索隱曰系本顯作不衍穆公三十三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壬申終甲辰子奮立，是為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丙寅子屯立，是為康公。索隱曰屯音竹倫反康公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丁卯終乙亥子匽立，是為景公。索隱曰匽音偃景公二十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丙子終甲辰子叔立，是為平公。索隱曰系本叔作旅是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平公

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甲子子賈立是爲文公。索隱曰系本作湣公
鄒誕亦同系家或作文公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二十三年。
文公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丑終丁亥子讎立是爲傾公。傾公
二年。秦拔楚之郢。徐廣曰年表云文公十八年秦拔郢楚走陳楚傾王
東徙于陳。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
索隱曰說文𨛜邾之下邑在魯東又郡國志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又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
年下邳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𨛜並音舒也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
滅魯。傾公亡遷於卞邑。徐廣曰卞一作下○索隱曰下邑謂國外之小邑本
或作卞邑然魯有卞邑與此不同爲家人。魯絕祀。傾公卒于柯。徐廣
曰皇甫謐云元戊子終辛亥○索隱曰春秋齊胥及魯盟于柯杜預云柯齊胥邑今濟北東阿魯起

舒雅曰本于讓而爭也老少相讓哉于爭矣孔子知魯道之將微嘆之太史公觀慶父叔牙之亂以揖讓相尚而君臣之間至反戾若是故又嘆之
按楊慎云斷斷閒爭得之索隱讀作誾誾不通繁欽賦曰涉洙泗而飲馬耻少長之斷斷耻字益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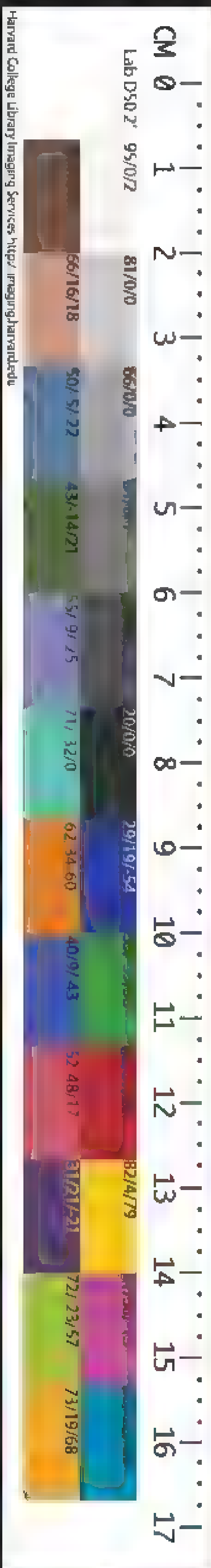
周公至傾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
之間齗齗如也。徐廣曰漢書地理志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
其任俗既薄長老不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齗齗如也齗魚斤反東州語也蓋幼者患苦長者長者
忿愧自守故齗齗爭辭所以爲道衰也○索隱曰讀如論語誾誾如也言魯道雖微而洙泗之間尚
誾誾如也鄒誕生亦音銀又作斷斷如尚書[illegible]則斷斷是專一之義徐廣又引地理志音五鄞反又云
斷斷是鬬爭之貌故繁欽遂行賦云涉洙泗而飲馬耻少長之斷斷是也今按下文云至于揖讓之
禮則從矣魯尚有揖讓之風如論語音誾爲得之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
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
爲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

而行事何其戾也

索隱述贊曰武王既沒成王幼孤周公攝政負扆據圖及還臣列北面躬如元子封魯少昊之墟夾輔王室世職不渝降及孝公穆仲致譽隱能讓國春秋之初丘明執簡褒貶備書

蘇子古史曰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而竊咻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詢未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弃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昔齊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公利景公稱善而不能用齊卒以亾語稱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予嘗考之以為哀公將去三桓而不致正言古有戮人於社其託于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可曰此先君之所為根固矣不可以深誅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咎予之深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已十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已五世虎不[illegible][illegible]而敗自是三桓微散沒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絕遂與[illegible]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三 終



茅坤曰燕僻處北鄙不與中国會盟及其境內兵人君了所通于上国者少故燕世家所書不數事特以紀世次而已

王維禎曰周公之聖以召公猶不見信何以責管蔡哉

余有丁曰書文原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索隱曰召者畿內菜地奭始食於召故曰召公或說者以為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召地分爵二公故詩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陽故言南也後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為召公至宣王時邵康公虎其後也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世本曰居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何休曰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孔安國曰尊之曰君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君奭不

死召公疑周公又作君奭下不應復說君奭不說周公

按伊陟伊尹子巫賢巫咸子世相家也

按韓詩外傳云昔者邵伯在朝有司請營以居邵伯曰嗟以

說周公。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孔安國曰伊摯佐湯功大至天謂致太平也鄭玄曰皇天北極天帝也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孔安國曰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其不及二臣馬融曰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鄭玄曰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孔安國曰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也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孔安國曰高宗即位甘般佐之後有傅說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徐廣曰一無此九字駰案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於是召公乃說。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正義曰今之棠梨樹也括地志

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于阡陌之間而聽斷焉邵伯暴處远野廬于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劝于是歲大稔其後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云邵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邵伯聽訟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後人懷其德因立廟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索隱曰並國史先失也又自惠侯已下皆無名亦不言屬惟昭王父子有名蓋在戰國時旁見他說耳燕四十二代有二惠侯二釐侯二宣侯三桓侯二文侯蓋國史微失本謚故重耳燕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正義曰釐音僖是歲周宣王初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爲犬戎所弒。秦始列爲諸侯。

余有丁曰按南燕納王者以其近周也若北燕則遠且春秋時亦不著觀昭三年春秋特書

二十四年頃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索隱曰謚法無鄭鄭或是名　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索隱曰譙周云系本謂燕自宣侯已上皆父子相傳故無所疑桓侯已下並不言屬以其難明故也按今系本無燕代系宋忠依太史公書以補其闕尋徐廣作音尚引系本蓋近代始散逸耳　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徐廣曰古史考曰世家自宣侯已下不說其屬以其難明故也　桓侯七年卒。系本曰桓侯徙臨易宋忠曰今河閒易縣是也　子莊公立。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溫。立惠王弟頹為周王。譙周曰按春秋傳燕與子頹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姞姓也系家以為北燕失之○索隱曰譙周云據左氏燕與衛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姞姓而系家以為北燕伯故著史考云北燕是姞姓今檢左氏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齊伐山戎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齊伐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是南燕伯為伐周故且燕衛俱是姬姓故有伐周納王之事若是姞燕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衛乎　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內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正義曰予音與括地志云燕留故城在倉州長盧縣東北十七里即齊桓公分溝割燕君所至地與燕因築此城故名燕留　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襄公二十六年晉文公為踐土之會。稱伯。三十一

北燕伯欵可見

年秦師敗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索隱曰譙周云系家襄伯生宣伯無桓今檢史記竝有桓公立十六年又宋忠據此史補系家亦有桓公是允南所見本異則是燕有三桓公也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晉滅三郤大夫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四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索隱曰宋其名也或作宗劉氏云其父兄爲執政故諸大夫共滅之惠公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

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索隱曰春秋昭三年北燕伯款奔齊至六年又云齊伐北燕一與此文合左傳無納款之文而云將納簡公晏子曰燕君不入矣齊遂受賂而還事與此乖而又以款爲簡公簡公後惠公四代則與春秋經傳不相協未可強言也燕立悼公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大平公十八年吳王闔閭破楚入郢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索隱曰王劭按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獻公然紀年之書多是僞謬聊記異耳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知伯分其地索隱曰按紀年智伯滅在成公

按蘇秦約從始此

二年也　三晉彊。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索隱曰按紀年成侯名載　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索隱曰年表作釐侯莊徐廣云一無莊字按燕失年紀及其君名表言莊者衍字也　是歲三晉列為諸侯。索隱曰按紀年作文公二十四年卒簡公立十三年而三晉命邑為諸侯與此不同　釐公三十年。伐齊。敗于林營。索隱曰林營地名一云林地名於林地立營故曰林營　釐公卒。索隱曰紀年作簡公四十五年卒妄也按上簡公生獻公則此當是釐但立年又誤耳　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索隱曰系本已上文公為閔公則湣與閔同而上懿公之父又論文公　是歲秦獻公卒。秦益彊。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

之。因約六國為從長。正義曰從足松反長丁丈反　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為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為王。索隱曰燕君即易王也言君初以十年即稱王也上言易王者易謚也後追書論耳　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為反間。欲以亂齊。孫子兵法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者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導舍之故反間可得用也○正義曰使音所吏反間音紀莧反　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

鮑彪曰王噲七國之愚主也惑蘇代之淺說貪堯之名惡禹之實自令身死國破盖無足算齊湣所以請太子者近于興滅繼絶矣而天下不以其言信其心盖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虛称矯奪而得哉故齊湣之勝適足以動天下之兵而速臨菑之敗也

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索隱曰按戰國策云子之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是也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正義曰瓚云秦以一鎰爲一金孟康云二十四兩曰鎰鹿毛壽謂燕王徐廣曰一作厝毛又曰甘陵縣本名厝○索隱曰春秋後語亦作厝毛壽又韓子作潘壽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

益已而俱屬下爲句

楊慎曰自古亡國之君如二世任趙高指鹿爲馬昏甚矣然亥好淫酒居中樂佚而忘于國事耳非知國亡而故爲之也子噲之爲君史不著其惡德但以說客一言而遂禪讓國至收印盡屬惟恐子之不得爲君而已甘心北面惟恐失國之不早此亦古今

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索隱曰大重謂尊貴也或曰。禹薦益已。索隱曰以已配益則益已是伯益而經傳無其文未知所由或曰已語終辭而以啓人爲吏。索隱曰人猶臣也謂以啓臣爲益吏及老而以啓人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索隱曰此人亦訓臣也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索隱曰鄭玄云效呈也以印呈與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索隱曰顧猶反也言

奇事也

噲反爲子之臣也有本作願者非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索隱曰恫猶痛也民皆恐懼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正義曰市被人姓名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義曰飭音敕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正義曰先後並去聲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太史公與言何之時，不可失也。索隱曰謂如武王成文王之業伐紂之時然此語與孟子不同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章子齊人見孟子○索隱曰五都卽齊也按臨淄是五都之一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索隱曰北地卽齊之北邊也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徐廣曰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駰案汲冢紀年曰齊人擒子之而醢其身也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徐廣曰噲立七年而死其九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索隱曰按上文太子平謀攻子之而年表又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紀年又云子之殺公子平今此文云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則年表紀年爲謬也而趙系家云武靈王聞燕亂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裴駰亦以此系家無趙送公子職之事當是遙立職而送之事竟不就則昭王名平非職明矣進退參詳是年表既誤而紀年因之而妄說耳燕昭王於

鮑彪曰燕昭郭隗皆三代人也欲爲国雪恥君臣問對

無他言專欲得矣士而事之此無競惟人之誼也欲無與得乎

邱寶曰隗賢欣札之誠是也使其未賢能毋累于明哉且後隗而至者礼之能如隗乎不能如隗是廣其途而自塞之也声之動物尚矣以虛鼓馬者未有能得實應者也其固然哉

按戰国策云郭隗言于燕王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伯者與臣處亾国以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隷之人至矣此古致上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

破燕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

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卽墨索隱曰按餘篇及戰國策竝無聊字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卽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卽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爲襄王惠王七年卒索隱曰按趙系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相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樂資以爲卽惠王也徐廣曰按年表是年燕武成王元年武成卽惠王子則惠王爲成安君弒明矣此不言者燕遠諱不告或太史公之說疎也韓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十四年武成

按喜失国無謚故称今王

黄震曰按今王喜方自[illegible]取反用[illegible]腹敗趙以自敗[illegible]其後[illegible]必丹軻之[illegible][illegible]後燕滅哉

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索隱曰今王猶今上也有作金者非也按謚法無金 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正義曰趙東鄰燕西接秦境南錯韓魏北連胡貊故言四戰 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索隱曰謂以五人而伐一人 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皆以爲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徐廣曰在常山今曰高邑○索隱曰鄗氏音火角反一音昊 卿秦攻代。正義曰今代州也戰國策云廉頗以二十萬遇栗腹於鄗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與此不同也 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索隱曰人名姓也一云上卿秦及此將渠皆卿將官秦渠其名也國史變文而書遂失姓爾戰國策云慶秦是姓也卿其官耳 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也。燕軍至宋子。徐廣曰屬鉅鹿 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樂乘於代。索隱曰戰國策云廉頗以二十萬遇栗腹於鄗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與此不同 樂間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

王維禎曰劇辛與龐煖善知其易與而反爲煖擊殺此以忽心乘之所以敗也

和。以將渠爲相○索隱曰謂欲令將渠處之使和也趙聽將渠解燕圍。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拔之。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徐廣曰屬河間方城。徐廣曰屬涿有督亢亭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索隱曰煖音况遠反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獘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

王應麟曰七國齊魏趙韓皆大夫篡楚爲黄秦爲呂惟燕爲舊國召公之澤遠矣惠王不用樂毅太子丹乃用荊軻其能国乎

司馬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

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十九年。秦拔趙之鄴正義曰卽相州鄴縣也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徐廣曰出涿郡故安也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索隱曰徐廣云涿有督亢亭地理志屬廣陽然督亢之田在燕東甚良沃欲獻秦故畫其圖而獻焉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

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

陳仁子曰姬姓後亡惟燕召公其鬻家所謂延嬴壽考於是可觀所養矣勢固不必強也

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正義曰賁音奔王翦子亦虜代王嘉。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索隱曰措交措也又作錯劉氏云爭錯也崎嶇彊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亾、豈非召公之烈耶。

索隱述贊曰召伯作相分陝而治人惠其德甘棠是思莊送霸主惠羅寵姬文公約趙蘇秦騁辭易王初立齊宣我欺燕噲無道禪位子之昭王待士思報臨菑督亢不就卒見芟夷

蘇子古史曰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亾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

楊維楨曰先王築臺居隗以招天下之賢者至若齊之仇以復此後世之所法也丹報秦仇不思先王而法嚴仲子不亦陋甚哉況樊將軍得罪已入燕丹既舍之不能庇之卒使軻函其首以為見秦之媒是燕仇未報而先為秦報仇也烏乎軻之負丹不足恤也而負於期者義士千載之痛也喜走遼東斬丹首以獻于秦勢不得為父子尚復誰咎耶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四終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楊愼曰敘武王同母兄弟十人之為支為本賢否成敗條分晰列可為序支派之法

管蔡世家第五

管叔鮮。正義曰音仙括地志云鄭州管城縣今州外城即管國城也是叔鮮所封國也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正義曰國語云杞繒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大姒之家大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列女傳云大姒者武王之母禹後姒氏之女也在郃之陽在渭之涘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於渭造舟為梁及入大姒思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大姒號曰文母文王理外文母治內大姒生十男教誨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言常以正道持之也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正義曰括地志

按考要云冉季左氏傳作聃季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死官豈尚年哉杜預以聃季為毛叔聃列毛聃于五叔而不載曹叔振鐸蓋以振鐸非武王同母其說與史遷異後漢襄楷曰文王一妻誕致十子則本史遷云

按說苑云齊人王滿生見周公

云濮州雷澤縣在東南九十一里漢郕陽縣古郕伯姬姓之國其後遷於成之陽 次曰霍叔處。正義曰處昌汝反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本漢彘縣也鄭玄註周禮云霍山在彘本春秋時霍伯國地 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正義曰冉作丹音奴甘反或作那音同丹國名也季載人名也伯邑考最長所以加伯諸中子咸言叔以載最少故言季載 冉季載最少。同母兄弟十人。徐廣曰文王之子爲侯者十有六國 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正義曰左右並去聲 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杜預曰管在滎陽京縣東北 封叔度於蔡。世本曰居上蔡 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

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生曰言內事者于內言外事者于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生曰聖人不言而知非聖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生曰社稷且危傳之于襄周公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王韋曰周公旨康叔不從管蔡之亂至是代管蔡以其民益封康叔書序蓋誤以此事加之

魯而相周爲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索隱曰按春秋隱五年衛師入郕杜預曰東平剛父縣有郕鄉後漢地理志以爲成本國又地理志廩丘縣南有成故城應劭云武王封弟季載於成是古之成邑應仲遠誤云季載封耳 封叔處於霍。索隱曰春秋閔元年晉滅霍地理志云河東彘縣霍太山在東北是霍叔之所封 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索隱曰孔安國曰康畿內國名地闕叔字也封叔名耳 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是爲衛

康誥之上兩

邵銳曰周公之封蔡仲豈止于季友之後慶父乎沵言之辟止于口過而目脅于管故因之因之其祀可絕與不惟不念舊惡而且錄爲卿士公之心天地日月矣此其所以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也

康叔封季載於冉。索隱曰冉國也載名也季字也冉或作那國語曰冉季鄭姬賈逵曰文王子聃季之國也莊十八年楚武王克權遷於那處杜預云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有那口城聃與那皆音奴甘反冉季康叔皆有馴行。索隱曰如字音巡馴善也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索隱曰事見左傳定公四年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索隱曰尚書云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元無仕魯之文又伯禽居魯乃是七年致政之後此言乃說居攝之初未知史遷何憑而有斯言也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宋忠曰胡徙居新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餘五叔皆就國無爲天子吏者。索隱曰五叔管叔蔡叔成叔曹叔霍叔

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彘。共和行政。諸侯多叛周。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室卑而東徙。秦始得封爲列侯。一作列爲諸侯正義曰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洛邑秦襄公以兵救周送平王至洛故平王封襄公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興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

桓侯封人立。桓侯三年，魯弒其君隱公。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獻舞立。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杜預曰：息國，汝南新息縣。]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肸，是為繆侯。繆侯以其女弟為齊桓公夫人。十八年，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弟。[索隱曰：弟，女弟，即蕩舟之姬。]齊桓公怒，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

陵。已而諸侯為蔡謝齊，齊侯歸蔡侯。二十九年，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莊侯三年，齊桓公卒。十四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秦穆公卒。三十三年，楚莊王即位。三十四年，莊侯卒，子文侯申立。文侯十四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十五年，楚圍鄭，鄭降楚，楚復醳之。[正義曰：醳音釋。]二十年，文侯卒，子景侯同立。景侯元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景侯為太子般娶婦於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弒景侯而自立，是為靈侯。靈侯二年，楚公子圍弒其王郟敖而自立，為靈王。[正義陳云]

按此從前直叙復用二故字覆轉文法曲折變化處

曰郟紀洽反　敖五高反　九年，陳司徒招弑其君哀公。索隱曰招或作苕又作昭並音時遙反　楚使公子弃疾滅陳而有之。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弑其父，誘蔡靈侯于申，正義曰故申城在鄧州　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弃疾圍蔡。十一月，滅蔡，使弃疾為蔡公。正義曰蔡公之大夫也

楚滅蔡三歲，楚公子弃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為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為平侯。宋忠曰平侯徙下蔡○索隱曰今系本無者近脫耳　是年，楚亦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後。世本曰平侯者靈侯般之孫大子友之子

平侯九年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為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為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甲立。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邵陵。蔡侯私於周萇弘以求長於衛，服虔曰載書使蔡在衛上　衛使史鰌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夏，為晉滅沈，杜預曰汝南平輿縣有沈亭　楚怒，攻蔡。蔡昭侯

按新序云楚人興師伐蔡蔡請救于伍子胥誤

[illegible]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于栢舉[illegible]道子胥之謀也

茅坤曰遷以近吳而求救非計也

使其子爲質於吳（正義曰質音致）以共伐楚。冬，與吳王闔閭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鄭。十四年，吳去而楚昭王復國。十六年，楚令尹爲其民泣以謀蔡，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吳。吳爲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招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蔡，因遷蔡于州來。（索隱曰州來在淮南下蔡縣）二十八年，昭侯將朝于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索隱曰利賊名也）已而誅賊利以解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爲成侯。（徐廣曰或作景）成侯四年，宋滅曹。十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十三年，楚滅

董份曰言字不鮮盡太史公所自創者如曰世家語也於前已叙兄弟十人此復叙十人封邑以終其義此最關鍵處

陳。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產立。聲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齊立。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蔡侯齊亡，蔡遂絕祀。後陳滅三十三年。（索隱曰魯哀十七年楚滅陳其楚滅蔡絕其祀又在滅陳之後三十三年即在春秋後二十三年）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爲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爲曹，有世家言。（索隱曰曹亦姬姓之國而文之昭春秋之時頗稱彊國傳數十代而後亡豈可附管蔡亡國之末而沒其篇第自合析爲一篇）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爲衛，有世

按觀太史公此贊則知此世家言所重在十人也以故前次十人處獨詳

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曹叔世家。附

索隱曰按上文叔振鐸其後爲曹有系家言今附管蔡之末而不出題者蓋以曹小而少事近因附管蔡之末不別題篇爾且又管叔雖無後仍是蔡曹之兄故顯管蔡而畧曹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宋忠曰濟陽定陶縣 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宮伯侯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十三年。周厲王奔于彘。三十年卒。弟幽伯彊立。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爲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歲。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孫檢曰兕音徐子反曹惠伯或名雉或名弟或復名弟兕也○索隱曰按年表作惠公伯雉訐引孫檢未詳何代 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因東徙。益卑。諸侯畔之。秦始列爲諸侯。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爲繆公。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孫檢曰一作終湦湦音生 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四十五年。魯弒其君隱公。四十六年。宋華父督弒其

按淮南子云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駢脅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伯王之佐也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伐曹遂滅之

君殤公孜孔父。五十五年，桓公卒，子莊公夕姑立。索隱曰夕音亦即射姑也同音亦莊公二十三年，齊桓公始霸。三十一年，莊公卒，子釐公夷立。釐公九年卒，子昭公班立。昭公六年，齊桓公敗蔡，遂至楚召陵。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共公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曹君無禮，欲觀其駢脅。韋昭曰駢者并幹也○正義曰駢白釐負羈諫，不聽，正義曰釐音僖曹大夫私善於重耳。二十一年，晉文公重耳伐曹，虜共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羈之宗族閭。或說晉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囚曹君，滅同姓，何以令於諸侯？」

按負芻宣公子史作弟誤

晉乃復歸共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負芻立。成公索隱曰左傳宣公名廬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索隱曰按左傳成十五年晉厲公執負芻歸于京師晉立宣公弟子臧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遂逃奔宋曹人請于晉晉人謂子臧反國吾歸而君子臧反晉於是歸負芻五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其君厲公。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勝立。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弃疾弒其君靈王代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頃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歲，宋、衛、陳、鄭皆火。悼公八年，

頼修

宋景公立。九年，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為聲公。悼公死於宋，歸葬。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為隱公。[索隱曰譙周云春秋無其事今檢系本及春秋悼伯卒弟露立謚靖公實無聲公隱公蓋是彼文自疏也]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賈逵曰社宮社也鄭衆曰社宮中有室屋者]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曹，無罹曹禍。[索隱曰離即罹罹被也]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干宋。[賈逵曰以小加大 索隱曰干謂犯也言曹因背晉而犯宋遂至滅也裴氏引賈逵註云以小加大者加陵也小即曹大謂晉及宋也]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

太史公曰：[索隱曰檢諸本或無此論]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正義曰晉世家云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言而美女乘軒三百人也]知唯德之不建，乃振鐸之夢，豈不欲引

陳震曰曹叔鐸之後共公成公虜於晉悼公囚於宋隱靖二公更弒迭立已征以為國矣伯陽復好獵用公孫彊背晉干宋而宋滅之使國人之夢遂符叔鐸無所致力于冥冥矣悲夫

柯維騏曰按左氏傳文公五年滅文

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太史公之語本此杜預註謂忽諸者忽然而絕也正義乃訓爲合忽絕之哉是蓋未讀左氏傳也

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叔鐸之祀忽諸。正義曰至如公孫彊不修霸道之政而伯陽之子立叔鐸猶尚饗祭祀豈合忽絕之哉

索隱述贊曰武王之弟管蔡及霍周公居相流言是作狼跋致艱鴟鴞討惡胡能改行克復其爵獻舞執楚遇息禮薄穆侯虜齊蕩舟乖誰曹共輕晉負羈先覺伯陽夢社祚傾振鐸

蘇子古史曰世俗之說[以]爲堯不得其死禹逐舜終於蒼梧之野周公將簒成王二叔譏之乃免於亂彼以小人之情度君子之心亦何所不至哉今夫聖人雖與世同處而其中浩然與天地同量彼其食粟衣帛蓋有不得已耳而況與人爭利哉諸葛孔明受託昭烈以相孺子雖使取而代之蜀人安焉然君臣之義沒身不替孔明尚然而況於聖人乎彼小人何足以知之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五終

茅坤曰陳杞小国所次世家不足观竟而篇次虞廷土人之後以功德顯其苗裔處頗如掌

茅坤曰胡公四傳而為慎公遂及周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陳杞世家第六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嬀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嬀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國。索隱曰按商均所封虞即今之梁國虞城是也夏后之時。或失或續。索隱曰按夏代猶封虞思虞遂是也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索隱曰按左傳虞遏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武王杜註遏父舜之後陶正官名是生滿者也得嬀滿。封之於陳。索隱曰左傳曰武王以元女大姬配虞胡公而封之陳以備三恪以奉帝舜祀。是爲胡公。

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皐羊立。相

之厲王其說可知矣

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爲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當周厲王時。慎公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是歲周幽王即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正義曰燮先牒反 平公七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東徙。秦始列爲諸侯。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正義曰徒何反 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初立。二十六年衞殺其君州吁。三十三年魯弒其君隱公。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索隱曰陳亂故再赴其日○正義曰甲戌己丑凡十六日 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譙周曰春秋傳謂佗即五父世家與傳違○索隱曰譙周云世家與春秋傳違者按左傳桓公五年文公子佗殺桓公太子免而代立經六年蔡人殺陳佗佗立桓公子躍爲厲公而左傳以厲公名躍他立未踰年故無謚又莊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則他與五父俱爲蔡人所殺其事不異是一人明矣史記既以他爲厲公遂以躍爲利公尋厲利聲相近遂誤以他爲厲公五父爲別人是太史公錯耳而班固又以厲公爲桓公弟又誤也 是爲厲公。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徐廣曰班氏云厲公躍者桓公之弟也 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陳厲

沈玄易

按六本姜姓故及八世而田常與

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賈逵曰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觀爻在六四變而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杜預曰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也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正義曰六四變內卦爲中國外卦爲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正義曰內卦爲身外卦爲子孫變在外故知在子孫也若在異國必姜姓。正義曰六四變此爻是辛未觀上體巽未爲羊巽爲女女乘羊故爲姜姜齊姓故知在齊姜姓太嶽之後。杜預曰姜姓之先爲堯四嶽也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正義曰周敬王四十一年楚惠王殺陳湣公齊簡公周敬王三十九年被田常殺之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

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公羊傳曰淫于蔡蔡人殺之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爲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爲宣公。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彊十七年周惠王娶陳女爲后。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御寇。御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爲卿。完曰羇旅之臣。賈逵曰羇寄旅客也幸得免負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正義曰周禮云冬官爲考工主作器械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

按陳太史占曰若在異國必姜姓齊亦占曰將育于姜後果符其占所謂有開必先信哉

占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杜預曰雄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也猶敬仲夫妻有聲譽 有嬀之後將育于姜。杜預曰嬀陳姓姜齊姓也 五世其昌並于正卿。服虔曰言完後五世與卿並列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賈逵曰京大也〇正義曰杜預云敬八代孫田常之子襄子盤也而杜以常爲八代者以桓子無宇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皆相繼事齊故以常爲八代 三十七年齊桓公伐蔡。蔡敗。南侵楚至召陵。還過陳。陳大夫轅濤塗惡其過陳。詐齊令出東道。東道惡。桓公怒執陳轅濤塗。是歲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是爲穆公。穆公五年齊桓公卒。十六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是歲穆公卒。子共

按說苑云陳灵公言僻而言失泄冶曰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者也今君不[illegible]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弒灵公以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弒于

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是爲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靈公元年[illegible]法云[illegible]不損曰靈 楚莊王卽位。六年楚伐陳。十年陳及楚平。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正義曰烈女傳云陳女夏姬者陳大夫夏徵舒之母御叔之妻也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杜預云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之妻左傳云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 衷其衣以戲於朝。左傳曰衷其袒服穀梁[illegible]曰或衣其衣或中其襦 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春秋曰陳殺其大夫泄冶 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

徵舒

按先直叙夏姬徵舒事而後以故陳大夫御叔之妻二句實之此倒叙法

按說苑云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国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国也而蓄積多〻〻〻則賦税重〻〻〻則民怨上矣

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杜預曰靈公即位十五年徵舒已爲卿年大無嫌是公子也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爲戲也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廄門射殺靈公。左傳曰公出自其廄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爲陳侯。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爲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賈逵曰叔時楚大夫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

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師伐陳遂取陳

余有丁曰按此楚莊王所以得列于伯

按孔子讀史記數句是叙事中入贊語

今王以徵舒爲賊弒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索隱曰謂申叔時之語○正義曰家語云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建其義非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也二十八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陳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二十八年。楚公子圍弒其君郟敖自立爲靈

王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索隱曰昭八年經云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左傳曰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今此云兩姬又分偃師爲二人亦恐此非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爲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徐廣曰三十五年時招卒立留爲陳君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索隱曰即司徒招又一名若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弃疾爲陳公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

黃震曰按陳舜後也國微甚然敬仲奔齊子孫卒代齊有國強于天下果符周太史之占而晉太史亦謂其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豈不異哉近世朱子則謂太史之占陳氏子孫設為之辭以欺世蓋符命之類也

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服虔曰陳祖虞舜舜出顓頊故爲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賈逵曰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賈逵曰幕舜後虞思也至于瞽瞍無聞違天命以廢絕者鄭衆曰幕舜之先也駰案國語賈義爲長○索隱曰賈逵以幕爲虞思非也傳言自幕而至瞽瞍知幕在瞽瞍之前非虞思明矣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杜預曰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也○索隱曰重音持用反杜預以謂舜有明德乃至遂有國義亦然也且文云自幕至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是言舜有明德爲天子也乃云殷封遂代守之亦舜德也宋忠云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殷湯封遂於陳以爲舜後是也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姓杜預曰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嬀封之陳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

楊愼曰惡其人而併滅其年籍也　邵寶曰空籍者有年月而無事紀惡其人遂滅其世史法如此哉

按說苑云陳大夫逢滑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illegible]

在齊乎。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弃疾弒靈王代立是爲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爲陳侯是爲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爲元空籍五歲矣索隱曰惠公探取哀公歿楚陳滅之後爲元年故今空經年籍五歲矣一云籍借也爲借失國之後年爲五年七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索隱曰系本云胡歸姓沈姬姓沈國在汝南平輿胡亦在汝南二十八年吳王闔閭與子胥敗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

民吳曰斃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之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按孔子世家凡再適陳非居陳八年也

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湣公。索隱曰按左傳湣公名周是史官記不同也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索隱曰按孔子以魯定公十四年適陳當湣公之六年上文說是此十三年孔子仍在陳凡經八年何其久也十五年宋滅曹。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子綦襲惠王葉公攻敗白

公。白公自殺。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索隱曰杞國名也東樓公謚號也不名者蓋史先失耳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故地理志云雍丘縣故杞國周武王封禹後爲東樓公是也蓋周封杞而居雍丘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故左氏隱四年傳云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東邑也僖十四年傳云杞遷緣陵地理志北海有營陵淳于公之縣臣瓚云即春秋緣陵淳于公所都之邑又周國名杞後改國號曰州而稱淳于公故春秋桓五年經云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曹是也然杞後代又稱子者以微小又僻居東夷故襄二十九年經稱杞子來盟傳曰書曰子賤之也

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也以奉夏后氏杞。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徐廣曰謀一作謨索隱曰娶子臾反謀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索隱曰系本譙周並作惠公又云惠公生成公及桓公是此系家脫成公一代下云弟桓公姑容立非也且成公又見春秋經傳故左氏莊二十五年云杞成公娶魯女有婚姻之好至僖二十三年卒始赴而書左傳云成公也未同盟故不書名是杞有成公必當如譙周所說也

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立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立十七年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匄立。索隱曰匄音蓋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

[illegible]之曰此與管蔡世家叙兄弟十人同例

茅坤曰次唐虞以來帝王世家本紀甚明悉可錄

公鬱立。索隱曰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鬱來平公十蓋鬱郁釐來聲相近遂不同也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弑隱公自立是爲釐公。釐公十六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湣公弟閼路弑湣公代立是爲哀公。索隱曰閼路殺兄湣公而立諡哀譙周云諡懿也一曰軟一作速是爲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

董份曰按太史公述唐虞之際有功德之臣故歷著其後裔或爲王或爲諸侯見有功德者之不泯也

王維禎曰歷述此十人者明有功者必昌后也

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爲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爲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皋陶之後或封英六。索隱曰本或作蓼六皆通按六皆咎繇之後據系本二國皆偃姓故春秋文五年傳云楚人滅六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杜預云蓼與六皆咎繇後地理志云六安故國皋陶後偃姓爲楚所滅又僖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杜預曰英六皆皋陶後國名是有英英六實未能詳或者英改號蓼 楚穆王滅之。無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項羽滅之。有本紀索隱曰秦祖伯翳解者以翳益則爲一人今言十一人敘伯翳而又別言垂益則是二人也且按舜

余有丁曰按舜後田齊稱王禹後越勾踐亦稱王

本紀敘十人無翳而有彭祖彭祖亦墳典不載未知太史公意如何恐多是誤然據秦本紀敘翳之功云佐舜馴調鳥獸與舜典命益作虞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文同則爲一人必矣今未詳其所以

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索隱曰舜禹身爲帝王其稷契及翳則後代皆爲帝王也餘乃爲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閒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索隱曰滕不知本封蓋軒轅氏之子有滕姓是其祖也後周封文王子錯叔繡於滕故宋忠云今沛國公丘是滕國也薛奚仲之後任姓蓋夏殷所封故春秋有滕侯薛侯邾曹姓之國陸終氏之子會人之後邾國今魯國騶縣是也然三國微小春秋時亦預會盟蓋史缺無可敘列也又許文叔大岳之胤二邾曹姓之君並通好諸侯同盟大國不宜全沒其事亦可敘其本末補許邾世家周武王時侯

王維楨曰田常得政于齊卒爲陳氏建國則周太史陳懿仲二人者之所占信矣

王鏊曰其後越王勾踐興則禹之祀亦弗遂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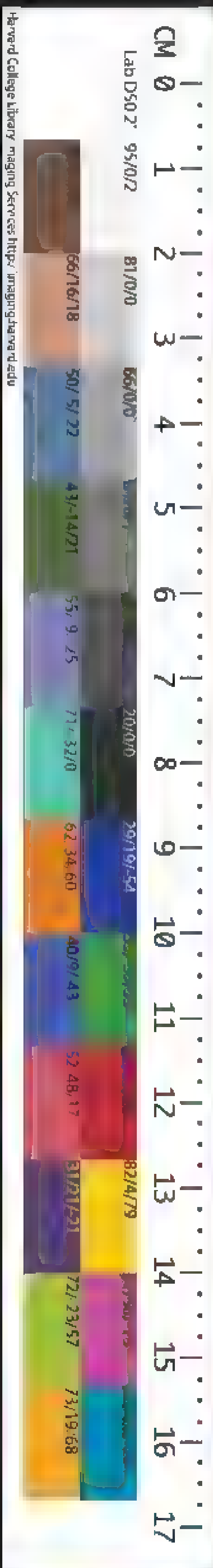
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索隱曰系本江黃二國並嬴姓又地理志江國在汝南安陽縣故弗采著于傳上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不詳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興

索隱述贊曰盛德之祀必及百世舜禹餘烈陳杞是繼嬀滿受封東樓纂世閼路篡逆夏姬淫嬖二國衰微或淪或替前并後虜皆亾楚惠勾踐勃興田和吞噬蟬聯血食豈其苗裔

蘇子古史曰杞宋皆天子之事何也蓋禮樂車服在焉故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宋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如杞遂至于夷無足言者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六終



茅坤曰篇中次宣公奪太子伋妻因聽小姬讒而殺之而子壽與子伋爭死處可悲
又曰轉入懿公戴公文公處令人流涕太息矣

史記評林卷三十七

吳興淩稚隆輯校

衛康叔世家第七

衛康叔名封。索隱曰康畿內國名宋忠曰康叔從康徙封衛衛即殷墟定昌之地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　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爲武庚未集索隱曰集和也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索隱曰成周洛陽其時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居西周鎬京管蔡欲攂難先攻

句吳高洪寫　葉三刋

成周於是周公東居洛邑伐管蔡 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閒故商墟。索隱曰宋忠云今定昌也 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正義曰若梓人爲材君子觀爲法則也梓匠人也 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反應上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左傳曰分康叔以大路大旂少帛綪茷旃旌大呂賈逵曰大路金路也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大呂鍾名鄭衆曰綪茷旆名也 以章有德。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隱曰系本康伯名髡宋忠曰即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爲大夫按左傳所稱王孫牟父是也牟髡聲相近故不同耳譙周古史考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蓋以不宜父子俱謚康故因其名云牟伯也 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庫伯立。史記音義曰捷○索隱曰系本作摯伯 庫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索隱曰系本作箕伯 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索隱曰康誥稱命爾侯于東土又云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則康叔初封已爲侯也此子康伯即稱伯者謂方伯之伯耳非至子即降爵爲伯也故孔安國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方伯州牧也故五代孫祖柏爲古伯耳至頃侯德衰不監諸侯乃從本爵而稱侯非是至子而削爵及頃侯

余有丁曰按言方伯亦未確或伯仲之伯耳

邵寶曰觀淇澳之風抑之雅武公之德粹矣季札觀樂又盛稱其德其没也謂之睿聖武公而史記乃有殺兄代立之說何其不類也

楊慎曰太史公作史日毛詩左傳俱未出是以不會考矣

王維楨曰武公[illegible]上[illegible]上殺兄之事[illegible]隱之

按此侯之扱以不[illegible]和集其民

賂夷王而稱侯也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犇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索隱曰羨音延延墓道又音以戰反恭伯名餘也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索隱曰和殺恭伯代立此說盖非也按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又國語稱武公年九十五矣猶箴誡於國恭恪于朝作抑自儆至於沒身謂之叡聖又詩著衞世子恭伯蚤卒不云被殺若武公殺兄而立豈可以為訓而形之于國史乎葢太史公採雜說而為此記耳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

而康叔之國則能和集之故太史公次武公修康叔之政乃曰百姓和集是針線處

陳沂曰莊姜有德行文章不徒出自諸侯及容色之美而已

按左傳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來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

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為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索隱曰女弟戴嬀也子完為州吁所殺戴嬀歸陳詩燕燕于飛是也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索隱曰子之謂養之為子也齊女即莊姜也詩碩人篇閔之是也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莊公曰：賈逵曰石碏衛上卿「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

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不憾憾而能降者鮮矣莊公弗聽
王鏊曰擊鼓詩從孫子仲平陳與宋盡怨州吁也

按左傳云石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而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

犇。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服虔曰右宰醜衛大夫濮陳地○索隱曰賈逵云濮陳地按濮水有受河又受泲水亦受河東北至離狐分爲二俱東北至鉅野入泲則濮在曹衛之間賈言陳地非也若據地理志陳畱封丘縣濮水受沛當言陳畱水也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賈逵曰邢周公之胤姬姓國是爲宣公。宣公七年。魯弑其君隱公。九年。宋

之謂乎

按新序云壽之母與朔謀欲殺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于河泉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不得殺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母不能止因戒曰壽無爲前

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傳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傳之。杜預曰左右媵之子因以爲號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即齊女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正義曰左傳云衛宣公使太子伋之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杜預云莘衛地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

寿又竊伋旌以先行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寿之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

余有丁曰按父命固不可逆不有曰從治命不從亂命乎壽以身死兄其情足憐而伋之死亦徒矣

岑伸曰事類申生而子壽又過之矣可涕

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卽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卽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為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為君惠公奔齊衛君黔牟

許應元曰按左傳衛朔立四年出亡八年復入通年十二與前十三年既與左傳不同又與上文年數不合

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奔溫衛燕立惠王弟頹為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卽位好鶴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鶴城在滑州匡城縣西南十五里左傳云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公欲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俗傳懿公養鶴於此城因名也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

茅坤曰此太史公極分明處可愛

楊愼吉曰自宣公十八年至文公敘事凡爲半層

按既敘立文公矣復以初字喚起複說所以不得立宣公太子伋與壽之後而立其同母弟以及于文公之故

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丘。正義曰括地志云城武縣有楚丘亭 立戴公弟燬爲衛君，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荅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正義曰燬音毀 是爲文公。文公以亂故犇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

此是關鍵處

黃震曰按衛君多亂文公處國家覆亡之後獨能輕賦平罪身勞與百姓同苦以治稱一國以一人興信矣

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索隱曰輕賦役平斷刑也平或作卒卒謂士卒也罪字連下讀恐亦一家之誤耳 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杜預曰從汲郡南度出衛南 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犇。索隱曰犇楚○正義曰咺況遠反 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

按左傳云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王許之乃釋衛侯

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犇陳。索隱曰左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也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鴆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鴆令薄得不死。索隱曰按私謂賂之也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犇。索隱曰是元咺所立者成公入而殺之故傳三十年經云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此言奔非也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邴歜弒其君懿公。索隱曰邴歜與左氏同而齊系家作邴戎者蓋邴歜掌御戎車故號邴戎邴音丙歜亦作鄙三十五年成公卒。世本曰成公徙濮陽宋忠曰濮陽帝丘地名子穆公遫立。正義曰遫音速穆公二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

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衎立。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賈逵曰師曹樂人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服虔曰孫文子林父也甯惠子甯殖也敕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朝衣待命旰晏也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服虔曰從公於囿公不釋射服與之言。左傳曰不釋皮冠二子怒如宿。服虔曰孫文子邑也○索隱曰左傳作戚此亦音戚孫文子子數侍公飲。左傳曰文子子即孫蒯也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杜預曰巧言詩小雅也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

按此叙獻公信讒笞曹致亡以上十二年而入之故委曲詳審如畫

（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公欲以辟言文子居河上而爲亂）師曹又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賈逵曰伯玉衛大夫）遂攻出獻公獻公犇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爲殤公（徐廣曰班氏云獻公弟焱）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犇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爲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

按此與吳世家異

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三年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鰌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林父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賈逵曰衛卿孔烝鉏）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爲嗣是爲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弃疾弒靈

按朝使殺夫人謂待朝而使遬殺之

王自立為平王十一年。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賈逵曰南子宋女　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遬謀朝使殺夫人。賈逵曰戲陽遬太子家臣○正義曰戲音羲　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正義曰呼火故反　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奔宋。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郢僕。賈逵曰僕御也　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服虔曰郢自謂已無德不足立以汚辱社稷　夏靈公卒。夫

郜宝曰郢有命乎夫公何為不立也若蒯于寢而嗣定焉礼也避非其時也非其地也郢其敢從諸如其昨且地郢亦從之矣是故郢之辭礼也然則無愧乎札矣而不見稱于君子何哉以之矣非郢之所敢望也雖然仲尼論衛政而先正名君子以為必立郢也其何稱加之

人命子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絰歸。服虔曰衰絰若從衛來迎太子也　簡子送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弒其君悼公。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魯。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

按伯姬即悝母

子在宿。悝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毋所與。杜預曰軒大夫車也三死死罪三○正義曰杜預云三罪紫衣袒裘帶劒也紫衣君服也[illegible]故偏袒不敬也衛[illegible]求令名者與之食焉太子[illegible]使良夫良夫紫衣狐裘不釋劒而食太子使[illegible]退數之罪而殺之 與之盟，許以悝母爲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服虔曰圃園圃 昏，二人蒙衣而乘。服虔曰二人謂良夫太子蒙衣爲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頭而共乘也 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甯問之。服虔曰家臣稱老問其姓名 稱姻妾以告。賈逵曰婚姻家之妾也 遂入，適伯姬氏。服虔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也 既食，悝母杖戈而先。服虔曰先至孔悝所 太子與五人介，輿猳從之。賈逵曰介被甲也輿猳豚欲以盟 伯姬劫悝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服虔曰於衛臺上召衛羣臣 欒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服虔曰季路爲孔氏邑宰故告之 召護駕乘車。服虔曰召護衛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之意 行爵食炙。服虔曰欒甯使[illegible]季路乃行爵食炙 奉出公輒奔魯。服虔曰召護奉衛侯 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賈逵曰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將出奔 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杜預曰且欲至門 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賈逵曰言家臣憂不及[illegible]得踐履其難鄭衆曰是時輒以出不及事不當踐其難子羔言不及以爲季路欲[illegible]也 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服虔曰言食悝之祿欲救悝之難此明其不死國也 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爲也。服虔曰公孫敢衛大夫言輒已

子瓚曰曰閉門曰及門曰闔門曰將入曰姑至曰得入當日光景摹寫殆盡而子路之傷勇具見矣
王維禎曰子羔過子路遠矣

按此段爲家語所掩

出無爲復入 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 正義曰必有繼續其後攻太子 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 服虔曰二子蒯聵之臣敵當也○正義曰燔音煩舍音捨黶音乙減反 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 服虔曰不使冠在地 結纓而死 正義曰纓冠緌也 孔子聞衞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聵是爲莊公

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 賈逵曰戎州戎人之邑○索隱曰左傳云戎州人攻之是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杜預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濟陽與衞近故莊公登臺而望見戎州又七年云戎伐凡伯于楚丘是戎與衞相近也 曰戎虜何爲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衞十一月莊公出犇 索隱曰左傳莊公本由晉趙氏納之立而背晉晉伐衞衞人出莊公立公子般師晉師退莊公復入般師出奔初公登城見戎州己氏之妻髮美[illegible]之以爲夫人髢又欲[illegible]戎州[illegible]逐石圃故石圃攻莊公莊公懼踰北[illegible]折股入己氏己氏殺之今系家不言莊公復入及[illegible]己氏直云出奔亦其跡也又左傳云衞復立般師齊伐衞立公子起執般師明年衞石圃逐其君[illegible]起起奔齊出公輒復歸是左氏詳而系家畧[illegible] 衞人立公子斑師爲衞君 左傳曰斑師襄公之孫 齊伐衞虜斑

師。更立公子起為衛君。服虔曰起靈公子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索隱曰左傳作石圃此專音圃穀梁作曼姑專或音姑諸本多無曼字起犇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索隱曰按出公初立十二年亡在外四年復入九年卒是立二十一年自即位至卒凡經二十五年而卒于越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為悼公。悼公五年卒。索隱曰紀年云四年卒于越系本名虔子敬公弗立。世本云敬公費也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索隱曰系本云敬公生糺公舟非也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正義曰屬趙也昭公六年，公子亹弒之。正義曰亹音尾代立，是為懷

按公孫鞅入衛特書以衛之亡在鞅也

公。懷公十一年，公子頹弒懷公而代立，是為慎公。慎公父，公子適；倒轉二句有法適，索隱曰音的系本適作虔虔悼公也適父，敬公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索隱曰訓亦作馴同許運反系本作聖公馳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遬立。索隱曰遬音速系本作不逝按上穆公已名遬不可成侯更名則系本是也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索隱曰秦本紀云孝公元年鞅入秦又按年表成侯與秦孝公同年然則十一年當為元年字誤耳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索隱曰樂資據紀年以嗣君即孝襄侯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

茅坤曰伋申生無後天之報善如此

黃震曰按秦置東郡徙衛野王縣二世始廢君角為庶人而衛祀絕然則衛雖微其亡獨後于諸國且子孫保首領愈於戮辱者多矣

是爲元君。元君爲魏壻，故魏立之。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之弟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幷濮陽爲東郡。索隱曰魏都大梁濮陽黎陽並是魏之東地故立郡名東郡也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年表云元君十一年秦置東郡十二年徙野王二十二年卒　索隱曰年表與此不同徐註備矣君角九年，秦幷天下，立爲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爲庶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索隱述贊曰司寇受封梓材有作成錫厥器東加其爵暨武能修從文始約詩美歸燕傳矜石碏皮冠射鴻乘軒使鶴宣縱淫嬖壹生伋朔蒯聵得罪出公行惡衛祚日衰失於君角

蘇子古史曰衛之大亂者再皆起于父子夫婦之際宣公靈公專欲以與禍固無足言者伋子壽子爭相爲死而莊公出公父子相攻出入二十餘年不以爲耻賢愚之不同至此哉然伋壽勇於義惜其不爲吳太伯而蹈申生之禍以重父之過可以爲廉矣未得爲仁也昔者孔子之門人季路高柴皆事出公孔子自陳反於衛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嗚呼衛之名於是可謂不正矣當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人道絕矣孔子於是焉而欲正之何爲而可靈公之死也衛人立公子郢郢不可則衛人立輒使輒而知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逃輒逃而郢立則名正矣雖以拒蒯聵可也雖然孔子爲政豈將

廢輒而立郢邪亦將教輒避位而納蒯聵耶蒯聵得罪於父生不養死不喪然于其入也春秋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子得立于衛成其為世子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為君也而名有不正乎名正而衛定矣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七終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邵寶曰二女同降而或妻或妾皇英是也尊卑以年一母同出而或嫡或庶啓紂是也貴賤以分年以率常分以制變君子別嫌明微於是為至

按重一阢字疑衍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孔安國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為紂卿士○索隱曰按尚書微子之命篇云命微子啓代殷後今此名開者避漢景帝諱也尚書亦以為殷王元子而是紂之兄呂氏春秋云生微子時母猶為妾及為妃而生紂故微子為紂同母庶兄 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阢阢國。懼禍至徐廣曰阢音耆○索隱曰耆即黎也鄒誕云本以𨜒音黎孔安國云黎在上黨東北即今之黎亭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

沈玄易

按此卽尚書微子而畧刪之

太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孔安國曰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言殷不有治政四方之事將必亡也我祖遂陳於上。馬融曰我祖湯也孔安國曰言湯遂其功陳力於上世也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馬融曰下下世也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孔安國曰草野盜竊又爲姦宄於外內卿士師師非度。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小民乃並興。相爲敵讎。孔安國曰卿士既亂而小民各起共爲敵讎言不和同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徐廣曰一作陟水無舟航言危也駰謂典國典也○索隱曰尚書典作淪篆字變易其義亦殊喪音息浪反殷遂喪越至于今。馬融曰越於也於是至矣於今到矣曰。太

邵宝曰微子憂宗祀而知其必亡故自罪以存焉宗祀為重則身為輕矣不然豈其不能死而如是耶孔子稱殷三仁微子是先觀于斯知之矣

師少師。馬融曰重呼告之我其發出往。鄭玄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索隱曰往尚書作狂蓋亦今文尚書意異耳吾家保于喪。徐廣曰一云於是家保騶案馬融曰卿大夫稱家今女無故告。王肅曰無意告我也是微子求教誨也予顛躋。如之何其。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顛墜於非義當如之何也鄭玄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記曰何居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孔安國曰微子帝乙子故曰王子天生紂爲亂是下菑也鄭玄曰少師不答志在必死○正義曰菑音災乃毋畏畏不用老長。孔安國曰上不畏天菑下不畏賢人違戾耇老之長不用其教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犧又一云陋淫侵神祇騶案馬融曰天曰神地曰祇○索隱曰尚書作攘竊劉氏云陋淫猶輕穢也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

王鏊曰箕子比干事俱附見微子世家正見其迹異而心同宜牽連書也

按箕子操云嗟嗟紂爲无道殺比干嗟重復嗟独奈何漆身為癘被髮以佯狂今奈宗廟何天乎天哉欲負石自投河嗟復嗟奈社稷何

遂亾。箕子者，馬融曰箕國名也子爵也紂親戚也。索隱曰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馬融王肅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杜預云梁國蒙縣有箕子冢紂始爲象箸，索隱曰箸音持略反按下文云爲象箸必爲玉杯杯箸事相近周禮六樽有犧象箸壺泰山箸尊者箸地無足是也劉氏音直慮反則杯箸亦食用之物並通爲器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桮；爲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風俗通義曰其道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改其操也

李夢陽曰或云干于紂無去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達何死也李子曰忠君必君之悟也斯殺身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也傳曰見危受命當是時豈踟蹰計哉

按丹鉛總錄云左牽羊右把茅究而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于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曰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索隱曰肉袒者袒而露肉也面縛者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劉氏云面即偝也義稍迂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

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郎抱器入周亦必先之事刘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国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国斯仁矣

按此即尚書洪範篇而孝刪之

金履祥曰此言洛書所為出之意蓋天必得其人然後畀鯀逆水之性所以五行皆汨亂其常此常之所以不畀鯀而彝倫所以不明也禹惟不然故帝乃錫之書出于洛而禹得之遂推其類以為洪範九疇彝倫之所以叙也

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也我不知其常倫所序。孔安國曰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序問何由箕子對曰在昔鯀陻鴻水汨陳其五行。孔安國曰陻塞汨亂也治水失道是亂陳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徐廣曰一作釋駰案鄭玄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鯀則殛死禹乃嗣興。駰案鄭玄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禹也與禹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馬融曰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鄭玄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孔安國曰言其自然之常性也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揉使曲直也金曰從革。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鑠土曰稼穡。王肅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潤下作鹹。孔安國曰水鹵所生炎上作苦。孔安國曰焦氣之味曲直作酸。孔安國曰木實之性從革作辛。孔安國曰金氣之味稼穡作甘。孔安國曰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

按書傳皇解作君

恭。言曰從。馬融曰發言當使可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馬融曰睿通也恭作肅。從作治。馬融曰出令而從所以爲治也明作智。聰作謀。馬融曰上聽則下進其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當也睿作聖。孔安國曰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五曰司徒。孔安國曰主徒衆教以禮義六曰司寇。馬融曰主誅寇害七曰賓。鄭玄曰掌諸侯朝覲之官八曰師。鄭玄曰掌軍旅之官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玄曰星五星也五曰歷數。孔安國曰歷數節氣之度以爲歷數敬授民時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時五福。用傅錫其庶民。馬融曰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衆民維時

按保極書傳云賜民於君之極與之保守

其庶民于女極。馬融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衆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錫女保極。鄭玄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孔安國曰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爲中正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馬融曰凡其衆民有謀有爲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孔安國曰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於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孔安國曰女當安女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也女則與之爵祿時人斯其維皇之極。孔安國曰不合于中之人女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也毋侮鰥寡而畏高明。馬融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

嚴春

按書傳云穀善也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爲善好于而家即謂富也

按毋好尚書作無好德用咎傳解用咎惡之人

按書傳云会者合而来也帰者来而至也

王肅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爲之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孔安國曰正直之人既當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孔安國曰不能使正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玄曰無好於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於民毋偏毋頗遵王之義。孔安國曰偏不平頗不正言當修先王正義以治民毋有作好遵王之道。馬融曰好私好也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孔安國曰言開辟也鄭玄曰黨朋黨毋黨毋偏王道平平。孔安國曰言平治也毋反毋側。王道正直。馬融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會其有極。鄭玄曰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鄭玄曰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曰王

按書傳云皇極之敷言即上文敷衍之言彝常理順大訓于帝者言言純于天也

按書傳云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以剛克之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以柔克之

極之傳言。馬融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是夷是訓于帝其順馬融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於天爲順也凡厥庶民極之傳言。馬融曰亦盡極數陳其言於上也是順是行。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以近天子之光。王肅曰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王肅曰政教務中民會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三德。一曰正直。鄭玄曰中平之人二曰剛克。三曰柔克。鄭玄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平康正直孔安國曰世平康用正直治之彊不友剛克。孔安國曰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內友柔克。孔安國曰和順以柔能治之也○索隱曰內當爲燮燮和也沈漸剛克。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索

按霿當作蒙七與霧亦通

隱曰尚書作沈潛此字作漸其義當依馬註高明柔克。馬融曰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馬融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闕諸侯也鄭玄曰作福專爵賞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國曰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尚書作圛○索隱曰涕音亦尚書作驛孔安國云氣駱驛下連續今此文作涕是涕涖亦相連之狀也曰霧。徐廣曰一曰被○索隱曰霧音蒙然蒙與霧亦通徐氏所見本涕作涕蒙作被義通而字變耳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貣。鄭玄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霧克也二衍貣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貣立時人爲卜筮。鄭玄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玄曰從其多者蓍龜之道幽微悔明慎之深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安國曰先盡謀慮然後卜筮以決之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孔安國曰大同於吉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孔安國曰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也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

卿士逆，吉。鄭玄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鄭玄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孔安國曰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鄭玄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庶徵。曰雨，曰陽，曰奧，曰寒。曰風。曰時。孔安國曰雨以潤物陽以乾物煖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時所以爲衆驗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孔安國曰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木繁廡滋豐也一極備凶。一極亡凶。孔安國曰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其不時失叙之謂也曰休徵。孔安國曰叙美行之驗曰肅時雨若。孔安國曰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治時暘若。孔安國曰君政治則時暘順之曰知時奧若。孔安國曰君昭哲則時煖順之曰謀時寒

若。孔安國曰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孔安國曰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曰咎徵。孔安國曰叙惡行之驗也曰狂常雨若。孔安國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僭常暘若。孔安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舒常奧若。孔安國曰君行逸豫則常煖順之索隱曰舒依字讀按下有曰急曰急常寒若。孔安國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霧常風若。孔安國曰君行霧闇則常風順之王眚維歲。馬融曰言王者所眚職如歲兼四時也卿士維月。孔安國曰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師尹維日。孔安國曰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也歲日月時毋易。孔安國曰各順常百穀用成。治用明。孔安國曰歲月日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正治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孔安國曰賢臣顯用國家平寧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畯民用

金履祥曰書洪範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愚按書十有三祀則知箕子之不臣于武王書訪于箕子則知武王之不臣箕子

按欲哭二句太史公摹寫箕子心事

按路史云以微子之賢吾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顧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宋爲故亳商之舊都民之[illegible]者亦未忘也

微。家用不寧。庶民維星。孔安國曰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孔安國曰日月之行冬之夏各有常度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鄭玄曰康寧平安 四曰攸好德。孔安國曰所好者德福之道 五曰考終命。孔安國曰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 六極。一曰凶短折。鄭玄曰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索隱曰未齔未毀齒也齔音楚恡反 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孔安國曰惡醜陋也 六曰弱。鄭玄曰愚懦不壯毅曰弱 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索隱曰朝鮮音潮仙地因水爲名 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索隱曰婦人之性多涕泣也 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索隱曰漸漸麥芒之狀音子廉反又依字讀油油者禾黍之苗光悅貌 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杜預曰梁國蒙縣有箕子冢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徐廣曰一云欲襲成周 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此宋開國之始 世本曰宋更曰睢陽 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

使微子少異其志則全商之地亦非周矣成王周公方且晏然命之不少忘疑乎以按諸非子人之盛德能如是乎

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禮記曰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鄭玄曰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索隱曰家語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嗣微子爲宋公雖爵易位而班級不過其故以舊官爲稱故微仲二子雖爲宋公猶微至子稽乃稱宋公也 微仲卒，子宋公稽立。索隱曰譙周云未謚故名之 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即位，湣公子鮒祀弑煬公而自立，徐廣曰鮒一作魴○索隱曰譙周亦作魴祀據左氏即湣公庶子也弑煬公欲立太子弗父何何讓不受 曰我當立，是爲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覸立。呂忱曰覸音古莧反 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

凌約言曰既詳敘宣公子弟既不互之設爲君子之言以結之此左氏法也

鄒維邦曰舜禹之事由于天理之正此所以万世有無契穆宣夷馮之事出于好惡之偏此所以再傳而不終雖然孔父之受命賢于趙背之再悞而子馮之居

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秦始列爲諸侯。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爲魯惠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

鄭愈于德芳之負約穆公可謂不負于初心矣宋贊曰穆公舍馮而立與夷父子之分豪矣以亨致篡弒之禍曰夷同請以立兄父兄弟之倫正矣許以獲成宋治之美然則何必飾讓以為文好名以相高乎要之父歿子繼者乃世之常也兄終弟及一時之變也非常非變亂而已矣

董份曰殤字當是死而諡者今臣不宜稱恐誤卽張敖傳稱高祖也

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爲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爲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服虔曰戴公之孫 督說。目而觀之。服虔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 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卽位十年耳。而十一戰。賈逵曰一戰伐鄭圍其東門。二戰取其禾。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伐宋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六戰鄭以王命伐宋。七戰魯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伐戴。十戰鄭入宋。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 民苦不堪。皆孔父爲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弑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元年華督爲相。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爲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捷立。湣公七年齊桓公卽位。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賈逵曰問凶曰弔 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脩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徐廣曰一作媵 騶案杜

按說苑云魯人弔曰天降淫雨溪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臣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和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

辱君子聞之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宋國其庶幾乎

何孟春曰左傳宋萬歸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遂殺宋公此書孝武帝飲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姝少矣貴人潛怒帝醉臥貴人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而其君以一戲

預曰乘丘魯地魯生虜宋南宮萬。賈逵曰南宮氏萬名宋卿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賈逵曰蒙澤宋澤名也杜預曰宋地梁國有蒙縣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何休曰闔門扇因殺太宰華督，乃更立公子游為君。諸公子犇蕭，公子御說犇亳。服虔曰蕭亳宋邑也杜預曰今沛國有蕭縣蒙縣西北有亳城也萬弟南宮牛將兵圍亳。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弒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御說，是為桓公。宋萬犇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

言取殺身之禍人情可恃乎

按說苑曰宋桓公愛目夷茲父為公愛之也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公不許強以請公公許之將立目夷目夷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

婦人飲之醇酒。服虔曰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以革裹之，歸宋。左傳曰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也。服虔曰醢肉醬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為衛文公。文公女弟為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霣星如雨，與雨偕下。左傳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鶂退蜚。公羊傳曰視之則六察之則鶂徐察之則退飛。索

目夷歸也

按目夷知禍於盟會之時子魚知禍於伐鄭之時二子其先見哉太史公連下四禍字而襄公之不智自見

隱曰按僖十六年左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是當宋襄公之時內史叔興曰吉凶焉在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然莊七年傳又云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與雨偕也且與雨偕下自在別年不與隕石退鷁之事同此史以隕石爲隕星遂連恒星不見之時與雨偕爲文故與左傳小異也風疾也。賈逵曰風起於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鷁逢風却退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爲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爲鹿上之盟。杜預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索隱曰按汝陰原鹿其地在楚僖二十一年宋人楚人齊人盟於鹿上是也然襄公求諸侯於楚楚纔許之許未合至濟陰鹿上今濟陰乘氏縣北有鹿城蓋此地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盂。杜預曰盂宋地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

按宋之亂肇於宣公之遜國而成於襄公之爭盟襄子立弟猶有揖讓之遺風馬戰危事也而以不鼓不成列

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穀梁傳曰戰于泓水之上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不成列未成陳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徐廣曰一云尚何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爲。楚成王已救

亾十敗亾臣非恩取而君子或多之過矣

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索隱曰謂鄭大夫羋氏姜氏文是鄭女故云二姬叔瞻曰成王無禮。正義曰謂取鄭二姬也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服虔曰八十匹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索隱曰春秋戰于泓在僖二十二年重耳過宋及襄公卒在二十四年今此文以重耳過與傷泓共歲故云是年又重耳過與宋襄公共是一歲則不合更云十四年是進退俱不合於左氏蓋太史公之疏耳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

按左傳載武公獲緣斯在春秋前魯世家語是此云昭公誤也索隱牽合以昭亦謚武曲說不通

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正義曰年表云公孫固殺成公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正義曰世本云宋莊公孫名固爲大司馬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正義曰年表云宋昭元年杵臼襄公之子徐廣曰一云成公少子是爲昭公。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獲緣斯於長丘今云此時未詳○索隱曰春秋文公十一年魯敗翟于咸獲長狄緣斯於長丘齊系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此並取左傳之說散於諸國系家今考其年歲亦頗相協而[illegible]系家云武公此云昭公蓋此昭當爲武然前代[illegible]已有武公此杵臼當亦謚武也若[illegible]不然豈下[illegible]代公子特爲君又豈謚昭乎七年楚莊王即位。九年昭公無道

按左傳云莊公无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于是華元爲右師云云此云因大夫華元爲右師文義不順

按左傳云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此云鄭命伐宋恐誤

凌約言曰李牧曰擊數牛享士華元使其御羊羹不及此兵之勝敗所以異也夫食者人之所輕也死者人之所重也華元不能以其所輕而欲得人之所重者[illegible]亦宜哉

陳仁錫曰外傳云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使司馬子反乘闉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

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徐廣曰一無革字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服虔曰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姊王姬也可鮑不肯也乃助之施於國，正義曰施貳是反襄夫人助公子鮑布施恩惠於國人也因大夫華元爲右師。正義曰公子鮑因請華元將爲右師華元戴公五代孫華督之曾孫也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爲文公。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弑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爲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賈逵曰出逐也四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

御羊羹不及，左傳曰御羊斟也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匹賈逵曰文馬畫馬也王肅曰文馬畫馬也○正義曰按文馬者裝飾其馬因而明華元也又云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十四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何休曰析破人骨也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

叩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吾從見君子似于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子其勉之吾軍有七日糧耳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无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遂罷兵去

瑕立始厚葬君元不臣

舍楚將子重又舍晉將欒書兩盟之

公卒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司馬唐

子肥欲殺華元華元奔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

日華元家在陳留小黃縣城北

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為平

公左傳曰魚石奔楚

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

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

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弑其君自立為靈王四十四

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三年楚公子棄疾弑

靈王自立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毋信詐殺

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奔見

諸華氏相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為魯昭公

避季氏居外為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

索隱曰按曼音萬

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奔已復去二十

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

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

滅曹有之

正義曰宋景公滅曹在魯哀公八年周敬王三十三年也

三十六年

齊田常弑簡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

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

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

王維楨曰宋景公有善言三天為減熒况於君行善道

者乎

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索隱曰特一作得按左傳景公無子取元公庶曾孫公孫周之子得及啓畜於公宮及景公卒先立啓後立得是爲昭公與此全乖未知太史公據何爲此說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褍秦徐廣曰褍音端褍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索隱曰左傳云名周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年表云四十九年悼公八年卒索隱曰紀年爲十八年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

王葦曰桀紂總不道之君耳既曰桀宋又曰宋其復爲紂所爲言之不一而足所以甚之也

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徐廣曰一云辟公兵索隱曰紀年作桓侯璧兵則璧兵謚桓也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索隱曰王劭按紀年云宋剔成肝廢其君璧而自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索隱曰戰國策呂氏春秋皆以偃謚曰康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索隱曰晉太康地記言其似桀也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

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年表云偃立四十三年）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

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國以不寧者十世（索隱曰公羊春秋有此說左氏則無譏焉）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韓詩商頌章句亦美宣襄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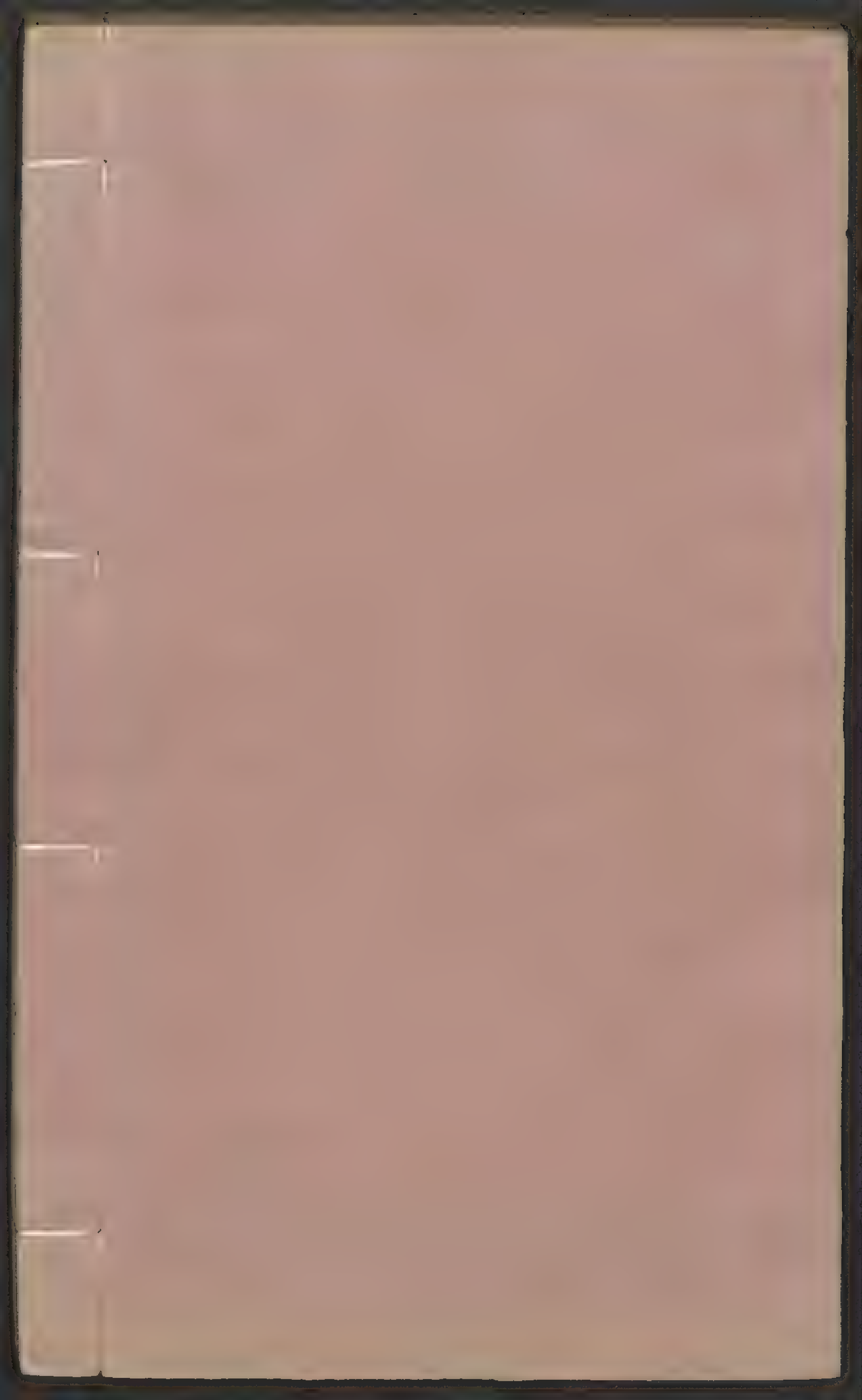
（周之大師得商頌十二篇以那為首國語亦同此說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祀樂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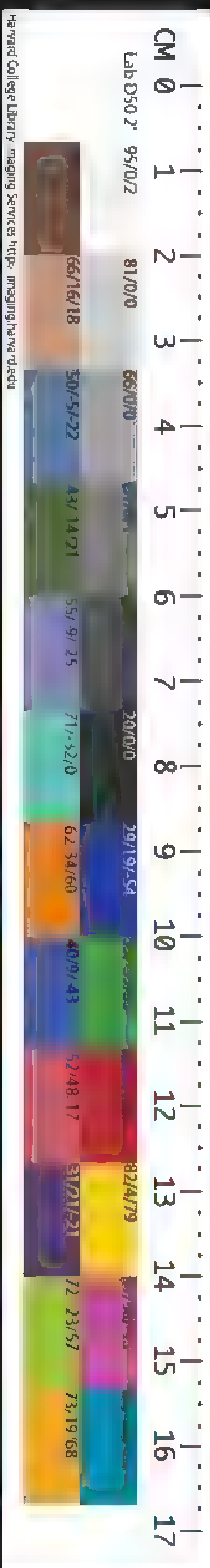
而君子或以為多

（凌約言曰言君子多宋襄於泓之敗乃傷中國闕礼义故多而褒之也且以其能讓庶兄目夷為嗣也）

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索隱曰襄公臨大禮不忘大禮而君子或以為多且傷中國之亂闕禮義之舉遂不嘉宋襄之盛德太史公褒而述之故云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索隱述贊曰殷有三仁微箕紂親一囚一去不顧其身頌美有客書稱作賓卒傳冢嗣或敘彝倫微仲之後世載忠勤穆亦能讓實為知人傷泓之役有君無臣偃號桀宋天之棄殷）





茅坤曰晉本大國而史遷次晉武公以及獻公之立世系甚明而獻公惑於驪姬五公子相繼爭立而晉不絕者如帶矣文公末年得復國以伯天下襄景厲中才之主然因還業又多強輔故得與秦楚並雄中原悼公再伯未幾而族國遂分於六卿以亡悲夫

唐順之曰史遷大客多采左氏傳國語故文多可觀覽云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晉世家第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索隱曰唐叔以夢及手文而名曰虞至成王誅唐之後因戲削桐而封之叔字也故曰唐叔虞而唐有晉水至子燮改其國號曰晉侯然晉初封於唐故稱晉唐叔虞也且唐本堯後封在夏墟而都於鄂鄂今在大夏是也及成王滅唐之後又分徙之於許郢之間故春秋有唐成公是也即今之唐州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服虔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也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

句吳高洪寫

林有望曰觀此則
桐葉封弟史佚成
之非矣若曰周公
入賀史不之見然
其事又見劉向說
苑有不可信者

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御龍以更豕韋之
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
遷於魯縣夏后召孟別封劉累之孫于大夏之墟
爲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叔
更遷唐人于杜謂之杜伯即范丐所云在周爲杜
唐氏按魯縣汝州魯山縣是今隨州棗陽縣東南
一百五十里上唐鄉故
城即後子孫徙於唐
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
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
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
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
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世本曰
居鄂宋
衷曰鄂地今在大夏○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鄂城
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按與絳州夏縣相近禹都
安邑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然封
于河汾二水之東方百里正合在晉州平陽縣不

合在鄂
未詳也
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爲晉侯。正義
曰燮
先牒反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
城記云堯築也國都城記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
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所徙之處
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爲坊城牆北半見在毛詩
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
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
晉侯子寧族是爲武侯。索
隱
曰系本作曼期
譙周作曼旗也
武侯之子服人是爲成侯成侯子
福是爲厲侯
索隱曰系
本作輻字
厲侯之子宜臼是爲靖侯。
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
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
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正義曰厲王奔彘
周召和其百姓行
政號曰
共和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

金履祥曰按師服初意蓋防奪嫡之漸耳仇即文侯畢日受平王秬鬯圭瓚之命兄固未據替也其後曲沃之封在昭侯之世師服之言防微慮漸始切事情故後人服其先見併記其初名之言云

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索隱曰系本及譙周皆作蘇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索隱曰鄒誕本作弗生或作潰王竝音秘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爲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杜預曰條晉地十年伐千畝有功杜預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生少子名曰成師杜預曰意取能成其衆也晉人師服曰賈逵曰晉大夫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

按此曲沃亂晉之始

是爲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索隱曰河東之縣名漢武帝改曰聞喜也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索隱曰翼本晉都自孝侯已下一號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成師封曲沃號爲桓叔靖侯庶孫欒賓正義曰世本云欒叔賓父也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

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索隱曰鱓音時戰反又音善又音陁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為君是為鄂侯索隱曰系本作郄而他本亦作都○正義音丘戟反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正義曰稱尺證反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其

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賈逵曰翼南鄙邑名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正義曰白郎反汾水之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禮記曰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玄曰晉有小子侯是取之天子也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賈逵曰韓萬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弟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正義曰馬融云周武王克商封文王異母弟虢仲於夏陽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

張之象曰前詳敘武公代晉之事而于此復總敘亦一例也

按晉之亂自桓叔命名時晉人師曰此後晉其能毋亂乎及封曲沃又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故此武公果滅晉而太史公結之曰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固以證二說之不誣亦以見亂之所從來者遠也

金履祥曰按晉自曲沃桓叔莊伯奪宗故其子孫亦忌宗族之聚而殺之桓莊之支無孑遺矣是亦可為世鑒哉

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索隱曰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一本初作始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總上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穨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索隱曰櫟鄭邑今河南陽翟是也故鄭之十邑有櫟有華也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八年士蔿說公曰賈逵曰士蔿晉大夫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賈逵曰聚晉邑命曰絳始都絳索隱曰春秋莊二十六年傳士蔿城絳是也杜預曰今平陽絳邑縣應劭曰絳水出西南也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蔿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韋昭曰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不使諸子居

按自晉獻公作二軍至佩之金玦用左傳文

金履祥曰按晉獻公方滅耿滅霍滅魏同姓之國而還卒殺其子賴魏之封即種分晉之根

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伏後秦夫人涕泣救晉君張本 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今始爲二軍 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伐滅霍滅魏滅耿。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也○索隱曰按永安縣西南

天理報應亦微而速哉

按晉滅于大夫後韓魏萌于此

白居易曰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驪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以至誠故咎之始形則齋栗祇載而為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作則讓位去國為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為公子重耳可也三者無一於是乎負罪被名以至于歿臣子之道不其感

汾水西有霍城古霍國有霍水出霍太山地理志河東北縣古魏國地記亦以爲然服虔云在蒲坂非也地記又曰皮氏縣汾水南耿城是故耿國也 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邑有先君之主曰都 而位以卿。賈逵曰將下軍也 先爲之極。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於此也 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太伯知天命在王季奔吳不反 猶有令名。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 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 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爲滿魏喻巍巍高大也 以是始賞。天開之矣。服虔曰以魏賞畢萬是謂天開其福 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

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杜預曰以魏從萬有衆多之象 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 辛廖占之曰吉。賈逵曰辛廖晉大夫 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杜預曰屯險難也所以爲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 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賈逵曰東山赤狄別種 里克諫獻公曰。賈逵曰里克晉卿里季也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服虔曰膳飲食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則從之 從曰撫軍。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 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杜預曰率師者必專謀軍事 誓軍旅。杜預曰宣號令 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曰國政正卿也 非太子

崔銑曰獻公耽于邪嬖廢適立孽之謀內決久矣金玦之佩偏衣之衣二代之役國人咸知世子之將亡也

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將軍所制 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杜預曰太子統師是失其官也 率師不威。將安用之。杜預曰專命則不孝是謂師必不威也 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賈逵曰將下軍 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服虔曰不得立已也 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裻之衣偏異色駮不純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衣杜預曰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正義曰上衣去聲下衣如字 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爲玦也韋昭曰金玦兵要也○正義曰玦字

凌約言曰：婦人之巧媚極矣，此天之貽禍晉國也

首決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正義曰：言虢助晉伐曲沃也 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何休曰：屈產出名馬之地 乘備駟也 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 取其下陽以歸。服虔曰：下陽，虢邑，在太陽東北三十里。穀梁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 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

按驪姬垂泣數語，其痛入髓，誠足以推獻公之心者

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 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索隱曰：傳云六日也 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韋昭曰：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 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官名，掌陰事，今閹士也 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

董份曰避之他國若早自殺者言或避或殺耳所以深激獻公

吴澄曰予嘗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皆矣者過之之事申生但知順父之為孝屈原但知愛国之為忠而一身之死生不計世之議者其何足以知申生之心哉

崔銑曰獻公必殺申生矣申生如被悪名以出獻公猶欲甘心焉為宋馮之受伐為長万之賂獲父悪愈著身死為逆孰若受命自裁之恭且安乎夫反常之禍辭难明也快心之忿情

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索隱曰太子之行如此妾前見君欲廢而恨之今乃自以恨為失也 太子聞之。奔新城。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 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欵。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一本內作入 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又提 申生自殺於新城。索隱曰國語云申生乃雉經於新城廟 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

雉經也世子之慮審矣其心純乎仁未可以輕訾也

邵經邦曰重耳庶幾可旡難矣夫君父之命不校二者吾讐也衛太子之傅石德乃教以矯節收充等繫獄豈非舜乎小杖則受大

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蒍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正義曰蒍為詭反為于偽反 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蒍。士蒍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 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鞮。正義曰勃白沒反鞮都提反韋昭云伯楚寺人勃之字也於文公時為勃鞮也 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袪。服虔曰袪袂也 重

杖則走人子之道當如是也雖踰垣而奔翟何患其行乎患難哉

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 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脣之與齒脣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 還

按孫原云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虢虞亡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佐王之佐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亦可謂忠臣之許也

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正義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宋井伯宛人也 以媵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 而修虞祀。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 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公羊傳曰蓋戲之也何休曰以馬齒戲喻荀息年老 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賈逵曰賈華晉右行大夫 屈潰。正義曰民逃其上曰潰 夷吾將奔翟。一本將作欲 冀芮曰不可。韋昭曰冀芮晉大夫 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索隱曰

裴氏云左傳作采桑按今平陽曲南七十里河水有采桑津是晉境服虔云翟地亦頗相近然字作齧桑齧桑衛地恐非也 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彊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索隱曰河內河曲也內音汭 驪姬弟生悼子。索隱曰左傳作卓子音恥角反弟女弟也 二十六年夏齊桓見齊世家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正義曰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 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畧諸侯弗平君第毋會。索隱曰第但也 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爲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爲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

黄震曰晉獻公嬖驪姬殺適立庶而荀息乃以身徇之長君之惡以成其亂陷奚齊悼子于死地皆息之罪也史乃許息不負其言息固不負其言

慙謂之驗。索隱曰謂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鉏復身死不背生時之命是謂死者復生也言生者見荀息不背君命而死不爲之羞慙也 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爲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 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弒悼子于朝。列女傳曰鞭殺驪姬于市 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杜預曰詩大雅言此言之怙難

矣如負固何夫等死耳使息能以死諫君豈不忠且偉歟

楊慎曰晉公溺于嬖寵廢長立少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于獻公未沒之先而不可救于已沒

按太史公既首次獻公伐驪戎得驪姬矣而此於既沒之後復紀之以晉國之所以亂者實在此耳嬖寵之禍誠可畏哉

治甚於白珪 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爲禍。韋昭曰齒牙爲兆端左右釁折有似齒牙中有縱畫以象讒言之爲害也 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正義曰國語云里克及邳鄭使屠岸迎夷吾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 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正義曰負音佩 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正義曰省音眚杜預曰姓瑕呂名飴生字子金 郤芮正義曰郤成子郤冀芮 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彊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卽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及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索隱曰國語云命里克汾陽之田百萬命邳鄭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今此不言亦疎畧也 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爲晉君。是爲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

茅坤曰夷吾背義內失功臣外倍與國能無亡乎

金履祥曰按惠公之殺里克前以掩奪國之嫌後以防重耳之入克雖為社稷立奚之計舉手重耳然與共弒二君而成中斗孰若念申生以弭後患因優施一言之將遂為中立之深至申生之死于首而卒蹈弒逆之名于後惜哉

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賈逵曰周卿士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服虔曰奚齊卓子荀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韋昭曰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秋狐突之下國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也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曰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也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服虔曰帝天帝請罰有罪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左傳曰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杜預曰將因巫以見許之遂不見杜預曰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及期而往復見申生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賈逵曰弊敗也韓晉韓原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索隱曰更改也更葬謂改葬也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見秦本紀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郤稱冀芮實為不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也○索隱曰呂省左傳作呂甥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

茅坤曰夷吾且背秦秦焉得不憾之故許邳鄭之再入重耳也

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韋昭曰七輿申生下軍之衆大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過禮晉惠公。韋昭曰召武公爲王卿士惠公禮倨。索隱曰謂受玉惰也事見僖十一年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服虔曰秦大夫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

鎖前起後

王維禎曰晉背秦地約及既復分之粟秦繆之所以伯有道哉然亦由百里奚佐之也彼虢射者適足以敗晉耳

鄭曰。杜預曰慶鄭晉大夫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虢射曰。服虔曰虢射惠公舅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韋昭曰深入境一曰深尤重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遜。服虔曰孫順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爲右。服虔曰二子晉大夫也

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索隱曰在馮翊夏陽北二十里今韓城縣是也惠公馬鷙不行。索隱曰鷙音竹二反謂馬重而陷之於泥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爲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正義曰韋昭云梁由靡大夫也虢射爲右。輅秦繆公。服虔曰輅迎也○索隱曰輅音五稼反鄒誕音或額反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爲繆公夫人。衰絰涕泣。公應前曰。得晉侯將以爲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

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正義曰君惠公也親父毋也言懼失君國亂恐亡父毋不憚立子圉也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正義曰小人言立子圉爲君之後必報秦終不事秦寧事戎狄耳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正義曰餽音匱一牛一羊一豕爲一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正義曰質音致初惠公亡

子圉曰復了子圉來歷此同與秦隙入重耳

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爲圉，女爲妾。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臣之賤者不聘曰妾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賈逵曰溝塹也民力罷怨。正義曰罷音皮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卽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服虔曰曲禮云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也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

按說苑云獻公時狐突傳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爲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後太子將死使人謂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傳一出以輔吾君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爰約言曰紀重耳事重起後世作年譜者多用此法

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爲內應，正義曰欒枝郤縠之屬也殺懷公於高梁，倒轉復說一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

王鏊曰總序前事無一滲漏而復見重耳亡時事蓋前此止及惠公之事也

按太史公敘重耳出亡曰年二十一曰年四十三曰居狄十二年曰留齊凡五歲皆為後入晉時年六十二張本

武子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以下復前說一番）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索隱曰履鞮即左傳之勃鞮亦曰寺人披也）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索隱曰咎音高鄒誕本作囷如又云或作囚）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鯈（正義曰直留反）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索隱曰左傳云伐廧咎如獲其二女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劉則叔隗長而季隗少乃不同也）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爲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爲可用與（索隱曰與起也非狄可用與起故奔之也）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索隱曰犂猶比

按重耳以賢公子稱乃溺於齊女遂無志反國使非齊女諸臣謀終一亡人耳然則重耳之得國其天意乎太史公叙其事之顛末曰天開者一四曰天置者一可概見矣

也○正義曰杜預云言將死入木也不復成嫁也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也勸重耳趣行

按重耳亡歷諸國諸國或禮或不禮太史公悉書之皆為後日報復張本

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徐廣曰一云人生一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脅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

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索隱曰以國君之禮禮之也 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索隱曰適音敵 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

王維楨曰楚方施而晉欲報宜重耳言不遜也

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 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索隱曰子玉請殺重耳楚成王不許言人之出言不可輕易也 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

柳宗元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秦伯以大国行仁義没[illegible]而乃行非礼以強乎人豈習西戎之遺風歟

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服虔曰胥臣臼季也）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韋昭曰詩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為內應甚衆。

按重耳反國固天開之然諸臣從亡其功實多介子推恥與要功者同浩然長

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郤之屬。（正義曰呂甥郤芮也）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應前四十二）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索隱曰視猶見也）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

徃賢者過之事也

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昭曰廬柳晉地名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于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索隱曰音荀郇文王之子所封也郇又音環字也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卽位爲晉君。是爲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袪。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郤。呂郤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爲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索隱曰杜預云馮翊臨晉縣東有故王城今名武鄉城也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郤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郤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郤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

按自賞從亡至偕隱全用左傳文

妻者卒爲夫人秦送三千人爲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虔曰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索隱曰龍喻重耳五蛇即五臣狐偃趙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舊云五臣有先軫顛頡今恐二人非其數也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賈逵曰緜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曰緜上徐廣曰一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

按說苑云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伯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按尊周大義也趙衰假之以求霸恤鄰亦義也先軫假之以定霸二子真霸佐也哉

作國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賈逵曰旌表也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索隱曰河上晉地也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也圍溫。入襄王于周。四月。

王世貞曰成季佐晉也謀策未離春秋人物壯薦郤縠共論鮑管遠可與牧同風

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杜預曰報宋贈馬之施也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王肅曰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趙衰舉郤縠將中軍。郤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軍。賈逵曰欒枝欒賓之孫也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正義曰犨昌由反又音受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

王荦曰當晉伐衛衛楚之婚姻魯欲存楚故使公子買守之因楚救故終不成事也

按文公不欲伐楚又患釋宋又必得鄭君而甘心皆準出亡時恩怨為施報也太史公叙此段段回顧是一篇大照應處

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杜預曰衛地也 衛侯請盟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服虔曰衛地也 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徐廣曰一作勝 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索隱曰晉若攻楚則傷楚子送其入秦之德又欲釋宋不救乃虧宋公贈馬之惠進退有難是以患之 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索隱曰楚初得曹又新婚於衛今晉執曹伯而分曹衛之地與宋則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也 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阸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為執蔿賈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塞也 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賈逵曰宛春楚之大夫也 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韋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也一謂釋宋圍二謂復曹衛也 先軫曰。定人之

蘇轍曰晉文公以諸侯遇楚于城濮以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無戰勝之功矣故杜文之言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令師而無敵於諸侯也

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亾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弃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韋昭曰怒楚令必戰既戰而後圖之杜預曰須勝負決乃定計也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得臣即子玉字也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應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宋公成公王臣齊將國歸父秦將小子憖也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是也作王宮于踐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

黃震曰按晉文侯當周東遷有功平王錫文侯有文侯之命此一時也其後晉文公入周襄王乃獻楚俘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路彤矢秬鬯此又一時也史遷乃取文侯命屬之文公之下義和者文侯字也註者又云能以義和我諸侯誤益誤矣

踐土賜命晉侯晉侯剛而為之作宮○索隱曰杜預云踐土鄭地然據此文晉師還至衡雍衡雍在河南也故劉氏云踐土在河南下文踐土在河北今元城縣西有踐土驛義或然也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正義曰俘音孚囚也駟介百乘徒兵千服虔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賈逵曰王子虎周大夫也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弓也玈弓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正義曰彤徒冬反玈音盧秬鬯一卣珪瓚賈逵曰秬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卣器名諸侯賜珪瓚然後為鬯虎賁三千人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賈逵曰稽首首至地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馬融曰王順曰父能

按說苑云士貞伯曰城濮之役晉勝乎荆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

王宮于踐土王庭即王宮也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應前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衞侯壬午晉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柰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

以義和我諸侯○索隱曰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是襄王命文公重耳之事代數懸隔勳策全乖太史公雖復彌縫左氏而系家頗亦時有疎謬裴氏集解亦引孔馬之註而都不言時代乖角何習迷而同醉也然計平王至襄王為七代仇至重耳為十一代而十三侯又平王元年至魯僖二十八年當襄二十年為一百三十餘歲矣學者頗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為葢天子命晉同此一辭尤為非也丕顯文武能慎明德孔安國曰文王武王能詳慎顯用明德也昭登於上布聞在下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也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孔安國曰惟以是故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也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孔安國曰當憂念我身則我一人長安在位也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服虔曰王庭踐土也索隱曰服氏知王庭是踐土者據二十八年五月公會晉侯盟于踐土又此上文四月甲午作

按左傳云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索隱曰左氏五月盟于踐土冬會諸侯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此文亦說冬朝于王當合於河陽溫地不合取五月踐土之文也 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服虔曰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也 荀林父將中行。先縠將右行。索隱曰左傳屠擊將右行與此文異 先蔑將左行。杜預曰三行無

按新序云燭之武夜出見秦君曰鄭在晉之東秦在晉之西越晉而取鄭君知其難矣焉用亡鄭以倍晉晉秦之隣也隣之強君之憂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資粮亦無所害秦兵說引兵而還文公曰因人之力以斃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還矣亦去燭之武可謂善諫一言存鄭而安秦

佐疑大夫帥也○索隱曰按左傳荀林父亞是卿而云大夫帥者非也不置佐者當避天子也或新置三行官未備耳 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應前 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繆公曰。索隱曰使謂燭之武也 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爲利。君何不解鄭。得爲東道交。索隱曰交猶好也諸本及左氏皆作主 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正義曰左傳云秦晉伐鄭燭之武說秦師罷令杞子逢孫楊孫三大夫戍鄭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

按說苑云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與師要之殽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于秦卒之國家十有餘年喪其師衆禍及大臣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按秦晉世婚固不可相伐況秦又德于晉乎欒枝謂未報其施

也 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詳見秦紀 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絰。賈逵曰墨變凶杜預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 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服虔曰非禮也杜預曰記禮所由變也 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

不可擊者善承先君之志也先軫不予襄公予繼述之道致以凶服從戎薄亦甚矣

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索隱曰左氏傳文公二年秦孟明視伐晉報殽之役無取晉汪之事又其年冬晉先且居等伐秦取汪彭衙而還則汪是秦邑止可晉伐秦取之豈得秦伐晉而取汪也或者晉先取之秦今伐晉而取汪是汪從晉來故云取晉汪而歸也彭衙在郃陽北汪不知所在 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正義曰括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六十里左傳文公三年秦伐晉取王官郊此先言渡河史文顛倒耳 封殽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 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賈逵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 趙盾

按盾知雍之好善而長先君愛之已使士會迎

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皋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也）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嬴嬖於二君（服虔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服虔曰班次也）其子何震之有（賈逵曰震威也）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正義曰樂文公子也）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毋淫子僻無威（正義曰僻疋亦反言樂僻隱在陳而遠無援也）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

于秦矣復為穆嬴所劫而以兵拒雍曰為而自背之豈皆執國柄者哉卒之靈公無道趙穿襲殺之而董狐有趙盾弑君之書蓋其自取也

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左傳曰此時賈他為太師陽處父為太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服虔曰此太子）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也）今君卒言猶在耳而弃之（杜預曰在宣子之耳）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皋是

爲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爲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杜預曰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郩徐廣曰年表云北徵也○索隱曰按左傳文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北徵即年表所謂今云郩者字誤也徵音懲亦馮翊之縣名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郤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爲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索隱曰春秋經文十二年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是也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索隱曰左傳文十四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不克乃還而周公閱與王孫蘇訟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則以車八百乘自是宣子納邾捷菑不關王室之事但文相連耳恐此誤也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弒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彫牆賈逵曰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正義曰胹音而蹯音煩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弃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賈逵曰鉏麑晉力士○正義曰鉏音鋤麑音迷盾閨門開居處節

柳宗元曰麑之死固善矣然而趙宣子爲政之良諫君之直其爲社稷之衛也久矣麑胡不

聞之乃以假寐爲賢何不知其大而賢其小歟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麑固賊之悔過者奚可書乎按說苑云鉏之弥暴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之弥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一本麑下有退字

鉏麑歎曰殺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杜預曰趙盾庭樹也初盾常田首山徐廣曰蒲坂縣有雷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索隱曰鄒誕生音示眯爲祁彌即左傳之提彌明也提音市移反劉氏亦音祁爲時移反則祁提二字同音也而凡史記作示者示即周禮古本地神曰祇皆作示字鄒爲祈者蓋由祈提音相近字遂變爲祁也眯音米移反以眯爲彌亦音相近耳又據左氏宣公二年桑下餓人是靈輒也其示眯明是嫳獒者也眯明鬬而死今合二人爲一人殆非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服虔曰宦學士也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爲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

邵寶曰穿知有盾而不知有君雖無令其於有令也蓋盾之專久矣灵公之亡非盾意也歟二非少于臣盾宜有之穿從其意焉而行大事以爲盾必不我討也不然則穿也烏乎敢鄭玉曰晉灵公欲殺趙盾二乃謀弑灵公遂使趙穿攻于桃園者情也謀既定則出奔以待其舉事既遂則復国以成其乱者蹟也盾蓋主謀穿特

賜臣觴三行可以罷索隱曰行如字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何休曰犬四尺曰敖○索隱曰縱足用反又作嗾又作就明爲盾搏殺狗盾曰弃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之爲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服虔曰不望報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虞翻曰園名也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爲弑易索隱曰弑以豉反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

徙之耳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詳首惡也
金履祥曰按左氏引孔子云云恐非夫子之言也方灵公欲殺趙盾至于伏甲攻之盾力鬬而出于是出亡而趙穿攻灵公于後穿何怨于公而為此是必有所受命矣盾非果奔也故未出山實俟穿也故不討賊夫子書法因董狐之舊豈又為是言乎而反為趙盾諱也且盾成弑君之故矣縱使越境又可免于弑逆之罪乎以是知決非夫子之言也
王鏊曰太史公歸獄于盾不但亡不出境反不討賊也
茅坤曰鄭之背晉而助楚過矣

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杜預曰不隱盾之罪 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服虔曰聞義則服杜預曰善其為法受屈也○正義曰為于偽反 惜也。出疆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也 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服虔曰公族大夫也 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弃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索隱曰赤即斥謂斥候之人也按宣公八年左傳晉伐秦獲秦諜殺諸絳市蓋彼諜即此赤也晉成公六年與魯宣八年正同故知然也 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索隱曰桓子荀林父也 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欒書先縠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縠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渡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

蒙坤曰先縠恥計之誤晉遂奔翟而叛其族宜矣

按說苑云晉景公欲發兵救宋求壯士得霍人

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曰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縠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縠縠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爲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賈逵曰伯宗晉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紿爲救宋服虔曰解揚晉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給許之卒至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蹇衞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爲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索隱曰劉氏云隆即龍也魯國有隆山又此年當魯成二年經書齊侯伐我北鄙傳曰圍龍又鄒誕及別

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于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揚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楚王怒將烹之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受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楚王諸弟皆諫王卒赦之歸之晉

按齊使曰頃公母猶晉君母即漢高吾翁即若翁之說也項羽聞言而脫太公鼎鑊之厄郤克聞言而罷戰士鋒鏑之虞善言之感人也如是哉

本作俞字俞當作鄆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即俞也字變耳地理志云在東宛縣東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鞌，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索隱曰傳作叔子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大夫。賈逵曰邢晉邑

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賈逵曰初作六卿僭王也韓厥、鞏朔、趙穿、荀騅、趙括、趙旃皆為卿。索隱曰騅音隹謚文子也智罃自楚歸。

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杜預曰在馮翊夏陽縣北也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徐廣曰年表云伯宗隱其人用其言

按左傳云梁山崩晉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

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為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

王應麟曰伯宗好直言而不容于晉國武子好盡言而不容于齊小人衆而君子獨也
吳寬曰與患公同人不附同矣

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爲君是爲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晉大夫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賈逵曰三郤郤錡郤犨郤至也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徐廣曰一作焉服虔曰鄢陵鄭之東南地也○索隱曰鄢音偃又於建反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胥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左傳曰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郤至云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乃使人閒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

茅坤曰強則驕故多內嬖而生乱
按實至實郤至也

之。虞翻曰周京師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索隱曰宦者孟張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杜預曰公反以為郤至奪豕也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人謂書偃也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徐廣曰上周一作糾是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以一乘車。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也○杜預曰言不以君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最愛。

按此段倒叙接下無跟迹

按新序云晋大夫祁奚老晋君問曰孰可使嗣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晋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為國尉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栢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避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疏遠毋幾爲君。索隱曰幾音冀謂望也 令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栢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晋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晋會諸侯。索隱曰於鷄澤也 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傒舉解狐。解狐傒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賈逵曰行陳也 魏絳戮其僕。賈逵曰僕御也 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棣救陳三會于鄬四會于邢丘五同盟于戲六會于相七戍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 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索隱曰音歷釋例云在河北地闕 十四年。晋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棫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惟仁義爲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索隱曰劉氏靡音眉綺反即靡笄也 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

按春秋急功利談仁義者寥寥矣不意師曠而有此格言也以故太史公特紀之

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左傳逞作盈）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晉因齊亂（見吳世家）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索隱曰韓趙魏范中行及智氏爲六卿後韓趙魏爲三卿而分晉政故曰三晉）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

余有丁曰按左傳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趙孟怒遂殺午𠂤中行寅荀吳之孫中行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遂同攻趙孟

鄕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索隱曰寅荀偃之孫射音亦范獻子士鞅之子）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

按一立哀公也太史公兩叙其立之之自皆由知伯故兩用故字文法奇崛变

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徐廣曰吳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怒將戰吳吳乃長晉定公左氏傳云乃先晉人外傳云吳公先歃血晉公次之）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爲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徐廣曰年表云出公立十八年或云二十年也）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索隱曰時趙魏韓共滅范氏及中行氏而分其地猶有知氏與三晉故云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索隱曰趙系家云驕是爲懿公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次哀公忌二年次懿公驕十七年紀年又云出公二十

化不嫌其複

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系本亦云昭公生扎桓公子雍生忌忌生懿公驕然晉趙系家及年表並皆不同何況紀年之說也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徐廣曰世本作桓子雍注云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夭。故知伯欲盡幷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幷其地。索隱曰如紀年之說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索隱曰畏懼也爲衰弱故反朝韓趙魏也宋忠引此注系本而畏字作衰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索隱曰按

按晉自穆侯名太子曰仇少子曰成師仇為文侯傳子昭侯封成師于曲沃二強大亂晉六世而卒幷之為武公生獻公嬖驪姬復亂三世而文公入晉始伯襄公有殽之師靈公無道趙氏

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年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索隱曰紀年云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之上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索隱曰系本幽公生烈成公止又年表云魏誅幽公立其弟止也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索隱曰系本云孝公傾欣紀年以孝公爲桓公故韓子有晉桓侯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索隱曰紀年云桓公二十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桓公於屯留已後更無晉事子靜公俱酒立。索隱曰系本云靜公俱也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九

弒之至成至景作六卿厲公見弒悼公復興昭公以後政歸六卿矣

眞震曰晉悼公十四歲得國一旦轉危為安功業赤然漢昭帝流亞也太史公例言悼公以後日衰語焉不詳悼公稱屈九原矣

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桓公十五年卒又趙系家烈侯十六年與韓分晉封晉君端氏其後十年肅侯徙晉於屯畱不同也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亾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況驕主乎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索隱述贊曰天命叔虞卒封於唐桐圭既削河汾是荒文侯雖嗣曲沃日彊未知本末祚傾桓莊獻公昬惑太子罹殃重耳致霸朝周河陽靈既喪德厲亦無防四卿侵侮晉祚遂亡

蘇子古史曰晉文公以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奚齊卓子相繼戮於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咎犯靖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里丕要功於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絕望屬於文公然後文公除起而收之遂伯諸侯彼其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皆起於諸侯積德深厚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而無取天下之患其後皆數十世若晉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則庶幾王者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之有厚薄故耶晉悼公之復伯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未嘗一與楚戰卒以敝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以不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欒黶皆欲以戰勝楚惟智罃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故而楚人自敝不較而去如罃可謂知用兵矣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九 終

楊慎曰楚世家叙世之自來處可法

茅坤曰楚莊王本末可觀而灵王以後衰矣特以江漢之間无强国故得蚕食中原而與秦齊相雄耳

按考要云左氏傳云少昊氏有四叔一曰重顓頊之子曰黎楚語云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命火正黎司地孔安国云重即羲黎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楚世家第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正義曰尺證反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索隱曰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愚謂此解為當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索隱曰此重黎為火正彼少昊氏之後重自為木正知此重黎即彼之黎也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虞翻曰祝大融明也韋昭曰祝始也

即和是重黎原二人也太史公謂楚祖顓頊至卷章生重黎者乃左氏所云顓頊之子黎也加曰重者或兼稱重耳是楚祖重黎惟一人若司馬氏之祖曰重黎乃二人也按風俗通云楚之先有出自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女嬇盖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六曰季連是爲芈其後有鬻熊子爲文王師成王奉文武勤勞而封熊繹于楚食子男之釆其十世稱王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産焉。于寳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理數者也作古史考以爲作者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按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巳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爲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槩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剖而産者矣又有因産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索隱曰系本云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其長一曰昆吾。虞翻曰昆吾名樊爲巳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衛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宋忠曰昆吾國名巳姓所出左傳曰衛侯夢見披髮登昆吾之觀今濮陽城中有昆吾臺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也昆吾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臺在縣西百步即昆吾墟也二曰參胡。世本曰參胡者韓是也索隱曰系本云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宋忠曰參胡國名斯姓無後三曰彭祖。虞翻曰名翦爲彭姓封於大彭世本曰彭祖者彭城是也○索隱曰系本云三曰籛鏗是爲彭祖虞翻所云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彭城古彭祖國也外傳云殷末滅彭祖國也虞翻云名翦神仙傳云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年巳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四曰會人。世本曰會人者鄭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四曰求言是爲鄶人宋忠曰求言名也妘姓所出鄶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鄶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二十二里毛詩譜云昔高辛之土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妘姓處其地是爲鄶國爲鄭武公所滅也五曰曹姓。世本云曹姓者邾是

楊慎曰或在中微二句可為書世次缺而难紀之法又曰漢藝文志鬻熊為周師文王以下問焉周封之為楚祖故一鬻熊也唐玄宗詔祀夏禹于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坐夏之鬻熊也

也○索隱曰系本云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宋忠曰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邾國在黄州黄崗縣東南百二十一里史記云邾子曹姓也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索隱曰系本云六曰季連是爲芊姓季連者楚是也宋忠曰季連名也芊姓諸楚所出楚之先芊音彌是反芊羊聲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爲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孫檢曰一作祖○索隱曰沮音才叙反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

按韓詩外傳云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

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正義曰潁容云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括地志云歸州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城楚子熊繹之始國也又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輿地志云秭歸縣東有丹陽城周迴八里熊繹始封也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䵣索隱曰一作黮音土感反䵣音與但與亶同字亦作亶也熊䵣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爲後索隱曰鄒誕本作熊鍚又作楊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興兵伐庸杜預曰庸今上庸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本漢上庸縣古之庸國昔周武王伐紂庸蠻在焉楊粵索隱曰有本作

楊雩音吁地名也今音越譙周作楊越至于鄂正義曰五各反劉伯莊云地名在楚之西後徙楚今東鄂州是也括地志云鄧州向城縣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張瑩曰今江陵也○索隱曰系本康作庸亶作祖地理志云江陵南郡之縣也楚文王自丹陽徙都之中子紅爲鄂王九州記曰鄂今武昌○索隱曰有本作褻紅音贄紅從下文熊贄紅讀古史考及鄒氏劉氏等無音褻紅恐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昌縣鄂王舊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索隱曰系本無執字越作就○正義曰即上鄂王紅也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爲熊毋康徐廣曰即渠之長子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

弒而代立曰熊延索隱曰如此史意即上鄂王紅也譙周以爲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此云摯紅卒其弟殺而自立曰熊延欲會此代系則翔亦毋康之弟熊渠者既卒毋康又蚤卒其摯紅立而被延殺故史考言摯有疾而此言弒也○正義曰譙周言摯有疾此言弒未詳宋均注樂緯云熊渠嫡嗣曰熊摯有惡疾不得爲後別居於夔爲楚附庸後王命曰夔子也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爲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索隱曰堪一作湛少子季徇索隱曰徇音旬俊反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爲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杜預曰建寧郡南有卜夷○正

按敘此爲下諸侯叛相侵殺張

義曰按建寧晉郡在蜀南與蠻相近劉伯莊云濮在楚西南孔安國云庸濮在漢之南按成公元年楚地千里孔說是也而少弟季徇立。是爲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索隱曰咢音鄂亦作噩熊咢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爲犬戎所弒。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爲霄敖。索隱曰坎音若感反一作菌又作欽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徐廣曰眴音舜○索隱曰按玉篇眴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蚡冒也劉音舜其近代本字有從目者故劉氏有舜音非也是爲蚡冒。索隱曰古本蚡作羒音憤冒音芒北反或云報反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

今復辨曰按史記所載當是楚章求成之所亦春秋之

木

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弒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弒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弒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弒其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賈逵曰隨姬姓也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隨州外城古隨國地世本云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隨姬姓也武王卒師中而兵罷括地志上蔡縣東北五十里是也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

出馮陵九見惟楚為甚世湖熊通遂甚所言則諸侯亦固有以自取也

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皇覽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鮦陽縣葛陵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漢永平中葛陵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銘曰楚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頽壞塡壓不得發也。正義曰有本注葛陂鄉作葛陵鄉者誤也地理志云新蔡縣西六十里有葛陂鄉即費長房投竹成龍之陂因為鄉名也

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正義曰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五十里杜預云國都於郢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也括地志云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故郢城是也

按經世云自是江漢之間皆服于楚

金履祥曰按春秋之中凡篡弒之人必求列于諸侯之

文王二年。伐申過鄧。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晉太康地志云周宣王舅所封故鄧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二十里春秋之鄧國莊十六年楚文王滅之服虔云鄧曼姓也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六年。伐蔡。正義曰豫州上蔡縣在州北七十里古蔡國也縣外城蔡國城也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囏立。索隱曰囏古艱字是為杜敖。索隱曰杜作壯側狀反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索隱曰惲音紆粉反左傳作頵紆頻反惲奔隨。與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

會盟以定其位或賂王室而請命焉楚之不王久矣熊惲弒其君兄而自立故修好諸侯入獻天子以自文也其後十有五年齊桓責包茅之不入則定位之後跋扈如故可知矣

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
正義曰杜預云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即此山也
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正義曰屈曲勿反完音桓楚族也
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
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地理志曰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許
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索隱曰汝南弋陽縣故黃國○
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國故城漢弋陽縣也秦時黃都嬴姓在光州定城縣四十里也二十六
年滅英徐廣曰年表及它本皆作黃○正義曰英國在淮南蓋蓼國也不知毀名
時也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

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盂正義曰音于宋地也遂執辱
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
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
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楚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
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
申侯將兵伐齊取穀杜預曰濟北穀城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在濟州東阿
縣東二十六里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
盡以為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服虔曰夔
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索隱曰譙周作歸歸即夔之地名歸縣之鄉也
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

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也）而又多内寵。絀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賈逵曰舉立也）且商臣蠭目而豺聲。忍人也。（服虔曰言忍爲不義）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而絀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江芉而勿敬也。（姬當作妹）商臣從之。江芉怒曰。（正義曰芉亡爾反）宜乎王之欲

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若立職子能事之）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曰謂弑君）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之也）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爲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與潘崇。使爲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臯陶之後。（杜預曰六國今廬江六縣蓼國今安豐蓼縣也）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侶左傳作旅）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

按淳于髡悟齊威王亦用此言

按說苑云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荊國亡死日矣王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為相

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其意 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正義曰房州竹邑縣令是也 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陸渾戎在洛西南○正義曰允姓之戎從居陸渾 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陳兵示周也 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之也 楚王問鼎小大

金履祥曰按諸家多謂禹鑄九鼎然于經無所考史亦不言九鼎之始象物神姦之說滿盖設詞以神之古之鐘鼎猶今之碑碣皆所以載事也九州圖籍之說近是

輕重。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 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正義曰喙許衞反凡戟有鉤喙鉤口之尖也言楚國戟之鉤口尖有折者足以爲鼎言鼎之易得也 足以爲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 鑄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物著之於鼎也 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 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賈逵曰載祀年也商曰祀王肅曰載祀者猶言年也 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杜預曰不可遷也 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言可移 昔成王定鼎于郟鄏。杜預曰郟鄏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郟鄏陌武王遷之成王定之○索隱曰按周書郟雒

北山名音甲辱謂田厚鄏故以名焉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左傳曰子越椒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杜預曰盧江六縣東有舒城也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弒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陳國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

按新序云莊王許平子重進諫莊王曰古者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子重進諫莊王曰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

之，入自皇門。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郭門也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也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武公桓公始封之賢君也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退一舍而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

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師大敗奔走度河爭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軍詩云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莊王之謂也

按淮南子云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

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索隱曰左傳宣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九月圍宋是也 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員立。索隱曰員音云左傳作麇 是爲郟敖。康王寵弟

也

按此叙子比子晳弃疾爲後弑共王而平王立張本

金履祥曰按傳稱夏啓有鈞臺之享而書史不言其作處鈞臺在河南陽翟嵎水之東南或

公子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回 子比、子晳、弃疾。郟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爲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荀卿曰以冠纓絞之左傳曰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也 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爲後？服虔曰問來赴者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辭重從禮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 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爲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 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

有啟即位之後羣后肆朝大會同于此歟

黄省曾曰灵王三與析父言則諫秦如響而一與伍舉言則陳古法而納之正當是時也王固善華而恭奉矣及其亡也衆潰親離徬徨山野卒之飢迫而死欲求章華之樂其可得乎吾知灵王者于斯亦嘗追歎革之言為忠也嗚呼晚矣

陽之蒐。賈逵曰岐山之陽康王有豐宮之朝。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豐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杜預曰用會召陵之禮也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緡國名也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嶽也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崔杼弒其君慶封其黨故以弒

君之罪責之也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杜預曰南近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左傳曰使蕩侯等圍徐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予我乎。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賈逵曰析父楚大夫。索隱曰據左氏此是右尹子革之詞史蓋誤也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蓽露藍蔞。徐廣曰華一作暴駟索服虔曰蓽露柴車

素大輅也藍蔞言衣敝壞其蔞藍然也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服虔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涉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服虔曰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齊王舅也。服虔曰齊呂伋成王之舅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也今鄭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韋昭曰三國楚別都潁州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正義曰括地志云不羹故城在許州襄城縣東三十里地理志云此乃西不羹者也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正義曰左傳昭十二年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杜預曰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也按此對王言是子革之辭太史公云析父誤也析父時爲王僕見子革對故歎也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僇越大夫常壽過。索隱曰僇辱也殺蔡大夫觀起。索隱曰觀音官觀姓起名起子從亡在吳。索隱曰從音才松反乃勸吳王伐楚。爲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爲吳間。使矯公子弃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弃疾。與盟於鄧。杜預曰潁川邵陵縣西有鄧城

楊慎曰析夫之對取國語而略其後一節按後節引祈招之詩以寓規諫正其警策而乃刪之此其疎畧也

余有丁曰左傳觀起楚共王殺之子從事蔡大夫朝吳非亡在吳也亦無勸吳伐楚事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鄧城在豫州郾城縣東三十五里按在古召陵縣西十里也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皙為令尹弃疾為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人服虔曰聽國人欲為誰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

茅瓚曰灵王枕股飢臥乾谿之樂甚之也事変至此始曰衆怒不可犯大福不再吁亦晚矣

乘舟將欲入鄢服虔曰鄢楚別都也杜預曰襄陽宜城縣○正義曰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在襄州北五里南去荊州二百五十里按王自夏口從漢水上入鄢也左傳云王沿夏將欲入鄢是也括地志云鄢水源出襄州義清縣西界託伏山水經云蠻水即鄢水是也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王已靈王於是獨傍偟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鋗人韋昭曰今之中鋗也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鋗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臥鋗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弗能起芋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服虔曰斷王旌執人於章華之宮王弗誅恩

余有丁曰按余不忍人將忍王二句與晉胥童對晉厲公相類

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正義曰左傳云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芊尹申亥是也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弃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杜預曰司馬謂弃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眾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弃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

按前既敘共王五子相篡弒矣此復追敘共王請神決立一段與叔向論子比一段首尾俱用初字知字蓋總收上文以見平王之立不偶然也

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蘧洩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卜師大夫官

追言

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群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於室內。賈逵曰巴姬共王妾○正義曰左傳云埋璧於太室之庭杜預曰太室祖廟也召五公子齋而入康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璧一邊杜預曰過其上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

（摠結上）

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爲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爲王十餘日。子晳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弃疾後立爲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人求利也）何爲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服虔曰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杜預曰寵須賢人而固）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爲應）有主無謀。三也。（杜預曰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杜預曰民衆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杜預曰晉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杜預曰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矣。（服虔曰言靈王尚存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也）爲羇終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羇客在於晉是無民也）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杜預曰楚人無愛念者）王虐而不忌。（杜預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子比涉五難以弑君。誰能濟之。（應上濟字）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十八里也）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

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有高國以為內主。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從善如流。服虔曰言其疾也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孤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賈逵曰子餘趙衰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內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賈逵曰四

凌約言曰因論齊桓晉文并引文公作証分為兩段各叙其有良臣為輔而皆以有国不亦宜乎一句鎖之至子比數句則以无字反應有字而以何以有国一句鎖之對待整然

按此下詳見吳世家伍子胥傳

姓晉大夫。○正義曰杜預云謂欒枝郤縠狐突先軫也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服虔曰皆棄民不恤民從而與之。正義曰以惠懷棄民故民相從而歸心於文公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正義曰左傳云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杜預云獲神當璧拜也有民民信也令德無苛慝也寵貴妃子也居常棄疾季也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楚大夫。○索隱曰傳作無極極忌聲相近為太子建取婦。正義曰左傳云楚子之在蔡也郥陽女奔之生太子建杜預云郥蔡邑也郥古覓反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

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爲太子娶。是時伍奢爲太子太傅。無忌爲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正義曰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故城在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也又汝州襄城縣東四十里亦有父城故城一所服虔云城父楚北境乃是父城之名非建所守杜預云言成父又誤也傳及酈元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即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縣也按今亳州見有城父縣是建所守者也地理志云潁川有父城縣沛縣有城父縣此二名別耳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爲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爲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爲楚國憂者必此

按說苑云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至王曰言出于予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工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予臣不佞不敢貳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茅瓚曰伍奢之料二子頗與陶朱公之智同
王韋曰尚死父胥報讎各從其志同歸于仁而已

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知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正義曰廬州巢縣是也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綱正義曰在江陵縣東北六里已解於前按傳城郢在昭公二十三年下重言城郢杜預云楚用子囊遺言以築郢城矣今畏吳復修以自固也初吳之邊邑卑梁正義曰卑梁邑近鍾離也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

凌約言曰上言楚大城郢下乃申言所以恐而城郢之故是太史公叙事文法註以為誤註誤矣

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索隱曰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據左氏昭二十三年城郢二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是史記之誤也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為昭王昭王元年楚眾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尚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

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正義曰名瓦左傳云囊瓦伐吳）衆乃喜四年吳三公子奔楚（昭三十年二公子奔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離此言三公子非）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二十里偃姓皐陶之後所封也潛城楚之潛邑在霍山縣之東二百步）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正義曰今洪州也）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詳見子胥傳）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己卯昭王出奔

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云十一月庚辰）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鄖（正義曰走音奏鄖音云括地志云安州安陸縣城本春秋時鄖國城也）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服虔曰父曼成然○正義曰成然云平王貪求無厭平王殺之）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止之然恐其弒昭王乃與王出奔隨（正義曰括地志云隨州城外古隨國城隨姬姓也又云楚昭王城在隨州縣北七里左傳云吳師入郢王奔隨隨人處之公宮之北即此城是也）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爲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

凌約言曰孔子相魯太史公每于世家俱特書以其出處係天下之興衰特關魯国已也

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請救於秦。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賈逵曰楚地也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詳見吳世家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正義曰地理志云堂谿故城在豫州郾城縣西八十五里也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唐。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正義曰括地志云上唐鄉故城在隨州棗陽縣東南百五十里古之唐國也世本云唐姬姓之國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正義曰片寒反又音婆○括地志云饒州鄱陽縣春秋時為楚東境秦為番縣屬九江郡漢為鄱陽縣也楚恐去

按說苑云昭王曰楚国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

郢北徙都鄀。正義曰音若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二里在故都城東五里即楚國故昭王徙都鄀城也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地理志曰汝南頓縣故頓子國○正義曰陳州南頓縣故頓子國應劭云古頓子國姬姓也逼於陳後南徙故曰南頓也滅胡。杜預曰汝南縣西北胡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胡城在豫州郾城縣界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雲在楚上惟楚見之也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

胸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股肱也胸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爲去是身也

余有丁曰按此即宋景公意

余有丁曰申即子西前既云平王庶弟此又云昭王弟舛

按昭王舍其子而讓弟正與宋宣公之讓同然公子閭受讓而仍立其子其與

也。令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爲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爲望○正義曰按江荊州南大江也漢江也二水楚境內也河黃河非楚境也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爲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爲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

穆公既立而後傳位於姪以致十世不寧者非去遠矣

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徐廣曰一作壁○正義曰左傳云謀潛師閉塗按潛師密徙迎也閉塗防斷外寇爲昭王薨於軍嗣子未定恐有鄰國及諸公子之變故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爲惠王也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服虔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索隱曰閉塗即攢塗也故下立惠王後即罷兵歸葬服虔說非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鄢駰案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正義曰巢今廬州居巢縣也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褒信東南三十二里褒信本漢鄡縣之地後漢分鄡置褒信縣在今褒信縣東七十七里也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

余有丁曰此孔子所以譏之

按淮南子云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

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爲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賈逵曰高府府名杜預曰楚別府也欲弒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服虔曰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白公自立爲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徐廣曰惠王之十年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正義曰表云越滅吳在元王四年四十二年，楚滅蔡。正義曰周定王二十二年四十四年，楚滅杞。正義曰周定王二十四年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正義曰正長也江淮北謂廣陵縣徐泗等州是也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正義曰中音仲反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國也言北伐者莒在徐泗之北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爲諸侯。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正義曰諡法云不主其國曰聲也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徐廣曰年表三年歸榆關于鄭。○正義曰年表云三晉公子伐我至乘丘誤也已解在年表中地理志云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

余有丁曰按秦無獻王乃公也

是也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索隱曰此榆關當在大梁之西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荊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即楚茲方是也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口○索隱曰郡國志曰巴郡魚復縣有扞關十年魏取我魯陽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汝州魯山本漢魯陽縣也古魯縣以古魯山爲名也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王秦始復彊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彊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

王鏊曰以天子而致胙于諸侯太史公特書之著周之弱也

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也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也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僞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摶其士卒以與王遇索隱曰摶音膊亦有作附讀戰國策作整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正義

王韋曰惠王称王而曰初見秦之始強也其強在相儀之後儀之功著矣此太史公叙事之次第也

曰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索隱曰襄陵縣名在河東古本作八邑今亦作八城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令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索隱曰冠音貫令尹尹中最尊故以國爲言猶如卿子冠軍然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

鮑彪曰此策其指雖為齊亦持勝之善

楊慎曰按習李記言云為蛇画足之論世人庸人固多以為口實然戦勝而不知止謂之画足可也如未為蛇則奚足之云故凡操此論皆未嘗為蛇者也

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索隱曰冠音官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爲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正義曰在梁與彭城之間也

王鏊曰此段文氣爽朗跌宕連用四無先字不覺其複

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爲門闌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索隱曰和謂楚與齊相和親也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闌之廝也王爲儀閉關而絕齊今使

凌約言曰儀之詭計不待智者而後知其詐楚王傾深信而宣言于朝王之騃顢寧足怪而羣臣皆賀則舉朝可知矣設無一軫楚幾无人哉太史公下一皆字獨字其意自見

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索隱曰地理志丹水屬弘農今言順陽者自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城丹水俱隸之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

凌約言曰陳軫逆張儀之詐而独弔善矣至秦果負約而王欲伐之則又勸曰不如因賂以一名都與之并力而攻齊夫秦加兵道于我乃欲賂之以地齊不與国反無故而絕之不義甚矣然則當如之何移其賂秦者賂

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
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索隱曰兩國謂韓魏
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
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
以吾絕齊爲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
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
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
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
一本命下有歸字
命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
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

齐以修旧好庶乎師出有名矣乃太魯仲連虞卿為豪傑之士非軫輩所能及也

吳師道曰張儀商於之欺雖豎子猶能知之以陳軫之智固不為难也儀

秦索隱曰謂失商於之地也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
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
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
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
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
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
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正義曰藍田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
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
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

之肆意而無忌者知懷王之愚而軫之言必不入也不然他日楚之請儀将惧其甘心焉而儀請自往卒不能害豈非中其所料也哉

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楚

按楚王聽原而追儀設原不使齊儀其誅乎雖然觀其不聽陳軫與昭雎能保其說之終納耶

上鍫曰夲遺楚書聞其與秦合也

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索隱曰俗本或作二十六年按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年則此云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又徐廣推校二十年取武遂二十三年歸武遂則此二十年二十一年之事乎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

王慎中曰尊周室以案兵息民本正大議論後偉事業但非楚王所能為雖湣王恐亦徒言耳

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竝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正義曰武關在商州東一百八十里商洛縣界蜀巴蜀漢中郡也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銼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

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雎曰索隱曰雎音七余反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索隱曰弘農之縣在澠池西南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索隱曰堯都也非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索隱曰亦非河間國之縣則韓之平陽秦之武遂竝當在宜陽左右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正義曰三川洛州也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爲塞正義曰河蒲河西黃河也山韓西境也所報德

按楚往迎婦與前約婚姻應此太史公叙事針線處

莫如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爲齊相也正義曰昧莫葛反後同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弃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徐廣曰懷王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秦復歸韓武遂然則已非二十年事矣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爲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

王鏊曰秦昭王遺楚懷王書紿盟也

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鬬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眜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爲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

田汝成曰秦之虎狠不可信此易明者懷王不听昭雎以致隋秦人之計悔亦晚矣

接境壤界故爲婚姻正義曰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壻相謂爲亞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矦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狠不可信有幷諸矦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索隱曰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城也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

言秦因畱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畱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雎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矦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畱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

王慎中曰按齊王遺楚王書欲楚奎諸侯攻秦取武關設王听之何致今日困于武關而不可返耶此段脉絡自齊王遺書貫來

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齊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左右十五城也駰按地理志弘農有析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鄧州內鄉縣城本楚析邑一名丑漢置析之因析水為名也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索隱曰主字亦作王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

楊慎曰既詐其父又追其子秦不仁甚矣始兆禍以隔親復屈讎而自佚頃襄得謂之子乎

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于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正義曰括地志云伊門山在洛州南十九里也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

余有丁曰觀此詞當不是楚之恆人惜失其姓氏

秋復與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徐廣曰呂靜曰鸗野鳥也○索隱曰鶀音其小鴈也鸗音盧動反劉氏音龍是小鳥名也〕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索隱曰小鳧有青首者〕騶費郯邳者羅鸗也。〔索隱曰費音秘〕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索隱曰以喻下文秦魏燕趙等十二國故云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

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索隱曰夕猶昔〕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索隱曰還音患繞也射音石○正義曰圉音語城在汴州雍丘縣東言王朝張弓射魏大梁汴州之南即加大梁之右臂連韓鄭則河非中國之路向東南斷絕則韓上蔡之郡自破壞矣復逸射雍丘圉城之東便解散魏左射宋州而外擊曹定陶及魏東之外解弃則宋方與兩郡竝舉〕解魏左肘。〔索隱曰解音紀買反〕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弃。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徐廣曰綪縈也音爭蘭一作簡○正義曰鄭玄云綪屈也江沔之間謂之縈收繩索綪也按繳絲繩繫弋射鳥〕

也右膺擊郯國大梁已了乃收 弋繳於蘭臺桓山之別名也 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徐廣曰以石傅弋繳曰碆碆音波 索隱曰碆作磻音播傅音附 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噣一作獨 還音宦蓋一作益 益縣在樂安蓋縣在泰山濟北盧縣有長城東至海也。索隱曰噣音畫謂大鳥之有鉤喙者以比齊也還音患謂遶也蓋者覆也言射者環遶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為防也徐以蓋為益縣非也地理志云長城在濟南也。正義曰太山郡記云大山西北有長城緣河徑太山千餘里至瑯琊臺入海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括地志云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瑯琊臺入海薊代記云齊有長城巨防足以為塞也 朝射東莒 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莒子

國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少昊之後嬴姓於莒始都計斤春秋時徙居莒也 夕發浿丘 徐廣曰在清河。正義曰括地志云浿丘丘名也在青州臨淄縣西北二十五里也 夜加即墨。顧據午道 索隱曰顧反也午道當在齊西界一從一橫為午道蓋亦未詳其處也。正義曰劉伯莊云齊西界按蓋在博州之西境也 則長城之東收 正義曰言從齊州長城東至海太山之北黃河之南盡舉收於楚 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 正義曰言得齊地約結於趙為境界定從約也 而北達於燕 索隱曰北一作杜杜者寬大之名言齊晉既復取燕不難也。正義曰北達言四通無所滯礙也言燕無山河之限也 三國布𤞑 徐廣曰音翅一作屬。索隱曰三國齊趙燕也𤞑式豉反 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

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索隱曰顧猶反也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徐廣曰或以爲冥今江夏一作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鄍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十里虞邑也杜預云河東太陽有鄍城是也徐言江夏亦誤也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正義曰謂華山之東懷州河內之郡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索隱曰韓魏當秦之前故云膺擊俗本作膺非垂頭中國索隱曰垂頭猶中頭也言欲吞山東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翄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徐廣曰武公定王之曾孫而西周惠公之子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弒共主

楊愼曰周武公折楚相之文辭意勁峻足以折其陸梁之勢

臣世君。索隱曰共主世世君俱是周自謂也共主言周爲天下共所宗主也世君言周室代代君於天下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正義曰言周王之國其地雖小諸侯尊之故敵二十晉也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索隱曰鄒魯有禮之國今楚欲結怨兩周而奪九鼎是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正義曰楚本與齊韓和伐秦因欲圖周齊不與圖周故齊交絕於楚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正義曰三川兩周之地韓多有之言厚韓也方城之外。正義曰方城之外許州葉縣也言楚取兩周則韓彊必弱楚方城之外也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索隱曰謂虎以爪牙爲兵而自利於防身也人猶攻之

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索隱曰攻易而利大也○正義曰野澤之麋蒙衣虎皮人之攻取必萬倍於虎也譬楚伐周收祭器其猶麋蒙虎皮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令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索隱曰謂九鼎也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索隱曰翮亦作融同音歷三翮六翼亦謂九鼎也空足曰翮六翼即六耳翼近耳旁事具小爾雅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正義曰謂割房金均三州及漢水之北與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徐廣曰屬江夏○正義曰括地志云西陵故城在黃州黃山西二里二十一年秦將

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索隱曰夷陵陵名後爲縣屬南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峽州夷陵縣是也在荊州西應劭云夷山在西北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爲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索隱曰系本作完是爲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爲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

廖道南曰幽王卽李園女弟所生幸于黃歇〻進于考烈王者楚紀絕矣故上著秦王趙政立下著秦相呂不韋卒有意哉

司馬光曰楚自祝融鬻熊以來其有國幾何年矣方其盛也奄有南國憑

徐廣曰南郡有州陵縣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索隱曰趙地無其名字誤鉅鹿有新市中當爲市也。○正義曰新中相州安陽縣也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莊文王拔之更名安陽也秦兵去。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君救趙十年徙於鉅陽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正義曰壽春在南壽州壽春縣是也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二月

陵諸郡及康王放廢忠良親近讒慝惑張儀之口而耳目不能自守見欺而不悟亡師而不悔以客死于秦使其子孫銜涕忍恥以事仇讎強之女而不敢辭陵廟焚而不敢怨兔逃鼠伏自屏于陳東兵不戰而攻之不解割地請和而侵之不止卒不見救而因以淪亡不亦悲乎

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爲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云。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爲三郡。○索隱曰裴注頻引孫檢不知其人本末蓋齊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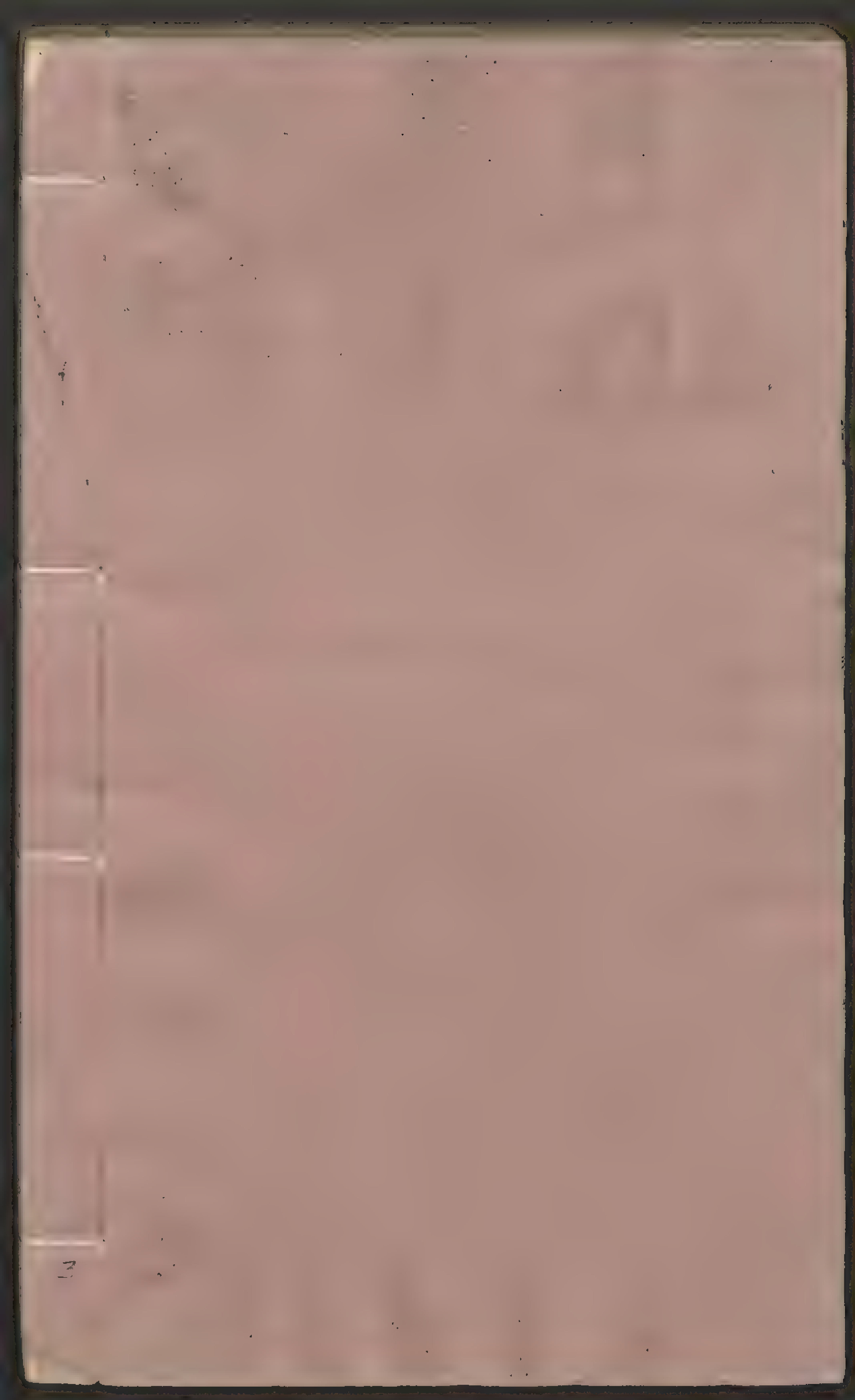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爲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

慎與。弃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索隱曰幾音祈

索隱述贊曰鬻熊之嗣周封於楚僻性荊蠻蓽路藍縷及通而霸僭號曰武文既代中成亦赦許子園篡嫡商臣殺父天禍未悔憑姦自怙昭困奔亡懷迫囚虜頃襄考烈祚衰南土

蘇子古史曰秦惠王使張儀說楚懷王欺而賣之如刼嬰兒昭王又誘而執之咸陽加之以兵遂分楚之半本弱者速斃根深者徐拔彼方以得爲幸而不知天網之不可失也是故楚雖已滅而楚之父老知秦之禍曰楚雖三户亡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也楚莊王討陳夏徵舒圍鄭及宋力皆足以取之弃而不有夫豈不欲畏天故也天命之不僭如此而可誣也哉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終



茅坤曰越王本末以單約發憤於以亡吳而伯諸侯情事多凄惋无疆不足道至范蠡事予疑三易名候時逐利者妄也殆功成而身退大約子房者流托赤松以自逃耳

按越國不與諸侯會盟故不能譜世系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越世家第十一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正義曰吳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賀循會稽記云少康其少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越絕記云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是也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正義曰輿地志云越侯傳國三十餘葉歷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貶爲子號爲於越杜注云於語發聲也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

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檇李城索隱曰事在左傳魯定公十四年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索隱曰夫音符椒音焦本又作

按越絕書云天貴持盈〻〻者言不失陰陽日月星辰之綱紀地貴定傾〻〻者言地之長生丘陵平均無不得宜人貴節事〻〻者言王者以下公卿大夫當調陰陽和順天下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莫不盡其忠信從其政教謂之節事

湫音酒小反賈逵云地名國語云敗之五湖則杜預云在椒山爲非事具哀公元年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杜預曰上會稽山也○索隱曰鄒誕云保山曰棲猶鳥棲於木以避害也故六韜曰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棲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正義曰會稽典錄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爲宛令遣吏謁奉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韋昭曰與天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索隱曰與天天與也言持滿不溢與天同道故天與之定傾者與人虞翻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索隱曰人主有定傾之功故人與之節事者

以地韋昭曰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索隱曰國語以作與此以亦與義也言地能財成萬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故地與之韋昭等解恐非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韋昭曰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正義曰卑作言辭厚遺珍寶不許平越王身往事之如市賈貨易以利此是定傾危之計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索隱曰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之比非也成者平也求和於吳也○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荊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人竇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慚令人引衣而鄣之文種曰無鄣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爲禮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

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索隱曰閒音紀閑反閒行猶微行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吳太宰嚭索隱曰國語云越飾美女二人使太夫種遺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索隱曰言悉五千人觸戰或有能當吳兵者故國語作耦耦亦相當對之名又下云無乃傷君王之所愛乎是有當則傷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

按吳越春秋云越王念復吳仇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

按道應訓云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伯中國

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此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徐廣曰弔一作葬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

陳霆曰按吳越春秋吳放越羅歸勾踐與夫人朝于吳留之蹄三年乃行賂始得釋歸七年苦身修政求報于吳史記不言是前書職出史遷不及見耳

按吳越春秋云逢同曰猛獸將擊必餌毛帖伏鷙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剸過之兵後無伏襲之患

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索隱曰越大夫也國語作諸稽郢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索隱曰逢姓同名故楚有逢伯者是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

按說苑云越飢句踐恐范蠡曰夫飢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我與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

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索隱曰疥癬音介尠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索隱曰在魯哀十一年虜齊高國以歸。索隱曰國惠子高昭子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

胥諫曰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不如因而攻之是固先王闔廬之所以伯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服仁人不以餓飢而攻之遂與糴二年吳亦飢請糴于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滅吳

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劒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索隱曰而汝也汝闔廬也我又立若。索隱曰若亦汝也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索隱曰國語云吳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見乃盛以鴟夷投之于江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

陳霆曰按勾踐發習流二千索隱註云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為卒伍吉予謂習流乃士之習水戰者徐天祐吳越春秋註云笠澤之勝越以三軍潛涉意習流即潛流之士也如索隱言豈越一小國而有如許流人哉

諸侯於黃池。索隱曰在哀十三年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索隱曰按春秋左氏傳太子名文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索隱曰虞書云流宥五刑按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為卒伍有二千人也○正義曰謂先慣習流利戰陣死者二千人也教士四萬人。索隱曰謂常所教練之兵也故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也君子六千人。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索隱曰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又按左氏楚沈尹戌帥都君子以濟師杜預曰都君子諸都邑之士有復除者國語云王以私卒君子六千人也諸御千人。伐吳。索隱曰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

蘇軾曰范蠡名傺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見吳王困于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于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祖亦欲罷兵歸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

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虞翻曰公孫雄吳大夫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應前子胥之言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

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虞翻曰執事蠡自謂也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我爲子得罪○索隱曰虞翻注蓋依國語之文今案此文謂使者宜速去不去得罪於越義亦通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杜預曰甬東會稽勾章縣東海中州也○索隱曰吳語云與之夫婦三百是也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也越絕云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帛幎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爲無知吾恥生者越王則解綬以幎

韓愈曰句踐會鳥喙之勢申鼠竄之息竟能焚姑蘇虜夫差方行淮泗之上以受東諸侯之朝范蠡文種有其力也既有其力則宜閉聲戢藏以嘗截斷三江此開四方高據伯王之器大弘夏禹之烈使天下徘徊知越有人矣奈何及未及國則背君而去既行之于身又移之于人有匡君之智而無事君之義明矣其所以移文種之書亦由反勾踐

其目遂伏劍而死幎音覓顧野王云大巾覆也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爲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索隱曰越在蠻夷少康之後地遠國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國國史既微略無世系故紀年稱爲於粵子據此文勾踐平吳之後周元王始命爲伯後遂僭而稱王也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徐廣曰狡一作郊越王爲人長頸鳥喙。

之劍也勾踐何過哉

高儀曰用其三是遺之好美以榮其志也吳受越寶器是已貴其諛臣使之我伐也貽吳太宰嚭是已堅甲利兵以乘其獘也繕兵二十二年而伐吳是已

按吳越春秋云文種仰天嘆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又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劍而死

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正義曰越絕云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遺糴粟槀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榮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以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利九曰堅甲利兵以承其弊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勾踐卒是為菼執子王鼫與立。索隱曰鼫音石與音餘按紀年云於粵子勾踐卒次鹿郢立六年卒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為鼫與也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索隱曰紀年云不壽立十年見殺是為盲姑次朱勾立子王翁立。王翁卒。索隱曰紀

楊慎曰齊使亦奇略戰國策士何多陳軫蘇秦之外猶有不知名而雄辯若此者

方九敘曰齊使說越王辭不下蘇張

年於粵子朱勾三十四年滅滕三十五年滅郯三十七年朱勾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索隱曰紀年云翳三十三年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粵滑吳人立孚錯枝為君明年大夫寺區定粵亂立無余之十二年寺區弟思弒其君莽安次無顓立無顓八年薨是為菼蠋卯故莊子云越人三弒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樂資云號曰無顓蓋無顓後乃次無彊也則王之侯則無余之也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索隱曰蓋無顓之弟也音其良反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

輩惜失其名

余有丁曰按問何必以得晉爲重

余有丁曰按此文義見下文自明正義䟽誤

陽翟危。正義曰葉式涉反今許州葉縣陽翟河陽翟縣也二邑此時屬韓與楚犬牙交境韓若伐楚恐二邑爲楚所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正義曰陳今陳州也上蔡今豫州上蔡邑縣也二邑此時屬魏與楚犬牙交境魏若伐楚恐二國爲楚所危也故二晉之事越也。正義曰言韓魏與楚隣今令越合於二晉而伐楚徐廣曰效猶見也何也。正義曰從不至巳下此是齊使者重難越王越王曰。所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正義曰頓刃築營壘也接兵戰也越王言韓魏之事越猶不至頓刃接兵而況更有攻城圍邑韓魏始服乎言畏秦齊而故事越也顧魏以聚大梁之下。顧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鄭之境。索隱曰南陽在齊之西界莒之西也常邑名蓋田文所封之邑鄭故鄭國二邑皆齊之南地則方城之外不南。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外謂許州豫州等言魏兵在大梁之下楚方城之兵不得南伐越也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徐廣曰胡國今之汝陰○索隱曰四邑並屬南陽楚之西南是也宋胡作宗胡邑名胡姓之宗因以名邑杜預云汝陰縣北有故胡城是也○正義曰酈音攤括地志云商洛縣則古商國城也荊州圖副云鄧州內鄉縣東七里於村即於中地也括地志又云鄧州內鄉縣楚邑也故酈縣在鄧州新城縣西北三十里按商於析攤在商鄧二州界縣邑也夏路以左。徐廣曰蓋謂江夏之夏○索隱曰徐氏以爲江夏非也劉氏云楚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爲左故云夏路以左其意爲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東七十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爲固襄王控霸南土爭强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適華夏號爲方城按此說劉氏爲得云邑徒衆少不足備秦嶢武二關

之道也。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正義曰江南洪饒等州春秋時爲楚東境也泗上徐州春秋時楚北境也二境竝與越隣言不足當伐越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索隱曰言越王知晉之失不自覺越之過猶人眼能見毫毛而自不見其睫故謂之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

按無假之關當在江南長沙之西北也
按楚兵聚後此三國分散無大于此者南陽屬韓

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徐廣曰一作北面曲沃○正義曰括地志云曲沃故城在陝縣西三十二里於中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爾時曲沃屬魏於中屬秦二地相近故楚圍之以至無假之關者。徐廣曰無一作西三千七百里。正義曰按無假之關當在江南長沙之西北也言從曲沃於中西至漢中邑巫黔中千餘里不備秦魯也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正義曰魯兗州也齊密州莒縣邑南至泗上也南陽鄧州也時屬韓也言楚又備此三國也分散有大此者乎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鬬晉楚也。晉楚不鬬。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徐廣曰一作寵長沙。正義曰復扶富反言今越北欲鬬晉楚南復讎敵楚之四邑龐

長沙竟陵澤也龐長沙出粟之地竟陵澤出材木
之地此邑近長沙潭衡之境越若窺兵西通無假
之關則西邑不得北上貢於楚之郢都矣戰國時
永郴衡潭岳鄂江洪饒竝是東南境屬楚也袁吉
虔撫歙宣竝越
西境屬越也
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索隱
曰劉
氏曰復者發語之聲非也言發語聲者文勢然也
則是脫況字耳讎當作犨犨邑名字訛耳則犨龐
長沙是三邑也竟澤當爲竟陵竟陵澤言竟之山澤
出材木故楚有七澤蓋其一也合上文爲四邑也
越窺兵通無假之關。徐廣曰無
一作西
此四邑者不上貢
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
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
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
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徐廣曰周
顯王之四

按江南浙江之南台溫寺州是已

按此下附見范蠡

按太史公屈范蠡於貨殖傳而功名則附之越世家蘇子由擯之世家叅之吳越春秋作種蠡傳補史遷之不及矣

十六年。索隱曰按紀年粵子無顓薨後十年楚
伐徐州無楚敗越殺無彊之語是無彊爲無顓之
後紀年不
得錄也
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
君，濱於江南海上。正義曰今台州
臨海縣是也
服朝於楚。後七
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
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事越王句踐，
太史公曰素王妙論曰蠡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
人○正義曰吳越春秋云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戶
人也越絕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在陶
爲朱公又云居楚曰范伯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
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曆紀千
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伍
子胥以是按弓矢于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
時馮同相與戒之伍子胥在自餘不能聞其詞蠡
曰吳越之邦同風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
彼爲彼我爲我及越王常與言盡日方去
既苦

蘇軾曰范蠡知勾踐可与共患难則為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弃之浮江湖如去仇讐是ツ君臣免于惡名可不謂矣哉

汪道昆曰范蠡佐勾踐平吳吳平而蠡遁張良佐高帝滅楚楚滅而良行辟之鳳麟之在郊藪豈不称奇假令可豢而擾之直與雉兎伍耳

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索隱曰國語云乃環會稽三百里以爲范蠡之地奉音扶用反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索隱曰范蠡自謂也蓋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自以有罪故爲號也韋昭曰鴟夷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正義曰括地志云陶山在濟州平陰縣東三十五里止此山之陽也今山南五里猶有朱公冢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

黃省曾曰范蠡逃誅于泛澤留侯拒偈于訪松是亦沸羹完指而虎口求生也

何孟春曰蘇東坡謂范蠡去越不去復有所為而責其殺以為蠡功及身後退從齊從楚後皆显名於天下材識卓乙出春秋戰国之上句使不以致産自見而退逸山林豈不誠有道之士耶虽然春秋戰国近五百年以功

名始終者蠡一人耳張孟談爲趙襄子滅智伯而去之耕於負親之丘可与蠡五湖同風何良俊曰范蠡列在貨殖傳本傳只載貨殖事若伯越諸謀廼與越事相聯者則附見越世家中其救中子殺人事亦附其后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楊慎曰此事甚奇文又奇可與文君夜奔高祖還沛二篇並观

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徐廣曰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遺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索隱曰據其時代非莊周也然驗其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於楚王乎○正義曰年表云周元王四年越滅吴范蠡遂去齊歸定陶後遺莊生金莊周與魏惠王周元王同時從周元王四年至齊宣王元年一百三十年此莊生非莊子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

楊慎曰此揣摩莊生本意

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逵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爲上幣銅錢爲下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買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三品之來古而然矣駰謂楚之三錢賈韋之說近之）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敎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弃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

李夢陽曰入深谷翳林而能得材者擇木者也處膏靡踰轍而能制心者擇行者也是以陶朱公居貲千金而显名天下傳于後世

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徐廣曰狡一作郊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許應元曰大禹勞心焦思勾踐苦身焦思范蠡苦身戮力皆見本紀世家中故贊語如此

張華曰陶朱公冢在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范蠡也○正義曰盛弘之荆州記云荆州華容縣西有陶朱公冢樹碑云是越范蠡范蠡本宛三戶人與文種俱入越吳亡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登仙未聞葬此所由括地志云陶朱公冢也又云濟州平陰縣東三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公冢并止於陶山之陽按葬處有二未詳其處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意也字或宜然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徐廣曰一作主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索隱述贊曰越祖少康至于允常其子始霸與吳爭彊檇李之役闔閭見傷會稽之恥勾踐欲

當種誘以利蠡悉其良折節下士致膽思嘗卒復讎寇遂殄吳濵後不量力滅於無彊

蘇子古史曰吳以蠻夷爭盟上國陵蔑齊晉結怨楚越再世而亡何者地遠而民勞勢不順也越王句踐既克夫差雖號伯王而實歛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吳故土以畀楚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哉至王無彊無闔閭之知而有夫差之愚其殘國宜矣昔楚莊王克陳宋鄭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而楚遂以興靈王大城陳蔡不羹經營中夏貪而不止則身受其咎蓋東南之常勢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來至於陳皆國於吳越之墟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桓溫劉裕善用兵或能一勝而民以罷弊訖於無成至殷浩庾亮蓋不足數也如謝安之賢猶勉彊北征失策而歿亦賅於其名而未安其實故耶嗟夫謀國如蔡謨吾有取焉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一　終

茅坤曰鄭介晉楚之間處兩國甚难而太史公於此亦多情可覧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鄭世家第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徐廣曰年表云母弟 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索隱曰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十一年初縣杜鄭是也又系本云桓公居棫林徙拾宋忠云棫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爲鄭耳至秦之縣鄭是鄭武公東徙新鄭之後其舊鄭乃是故都故秦始改爲縣也出地理志 封一本封作立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韋昭曰幽王八年爲司徒○索隱曰韋昭據國語以爲說耳 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虞翻曰周

太史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徐廣曰虢在成皋鄶在密縣駰案虞翻曰虢姬姓東虢也鄶妘姓○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氾水縣古東虢叔之國東虢君也又云故鄶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索隱曰鄭語云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又加之以貪冒是也虢叔文王弟鄶妘姓之國也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爲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

吾欲居西方何如。索隱曰國語曰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韋昭云謝申伯之國謝西有九州二萬五百家爲一州其說蓋異此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索隱曰唐者古國堯之後其君曰叔虞何以知然據此系家下文云唐人之季代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動大叔夢天帝命而子曰虞與之唐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名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太叔故因以稱唐叔虞杜預亦曰取唐君之名是也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

按左氏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

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虞翻曰十邑謂虢鄶鄔蔽補丹依畴歷華也○索隱曰國語云太史伯曰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畴歷華君之土也虞翻註皆依國語爲記竟國之。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正義曰上求勿反下戶骨反是爲武公。索隱曰譙周云名突滑皆非也蓋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舊失而妄記之耳何以知其然者按下文其孫昭公名忽厲公名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當是舊史雜記昭厲忽突之名遂誤以掘突爲武公之字耳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爲夫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左傳云鄭武公取於申也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太叔段

何孟春曰子絶母非人理也鄭莊眞母城潁而為不及泉無相見之誓既而悔之理在人心

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爲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爲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賈逵曰京鄭都邑杜預曰今滎陽京縣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爲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正義曰鄔音烏古反今新鄭縣南鄔頭有村多萬家舊作鄔音偃杜預云鄔今鄢陵也鄢潰。段出奔共。賈逵曰共國名也杜預曰今汲郡共縣也○正義曰按今衛州共城縣是也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賈逵曰鄭地也○正義曰潁許州臨潁縣是也誓言曰。不至黃

有不可得已者故
於潁叔賜食舍肉
之事遂有感焉考
叔於此直就倫理
諭之達逆瞽而歸
順德其誰曰不然
而必為泉隧以文
其悖吾無取焉耳
矣
王鏊曰此史遷文
直事核處
按左傳云公入
而賦大隧之中
其樂也融融姜
出而賦大隧之
外其樂也洩洩
遂為母子如初
君子曰潁考叔
純孝也愛其母
施及莊公
金履祥曰按周之
東遷晉鄭焉依而
王[illegible]鄭伯政又嘗
[illegible]伐翼此所

泉。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 母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
母潁谷之考叔有獻於公。賈逵曰潁谷鄭地。正義曰括地志云潁水源出洛州嵩高縣東南三十里陽乾山今俗名潁山泉源出山之東谷其側有古人居處俗名為潁墟故老云是潁考之故居卽鄭元注水經所謂潁谷也 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索隱曰左傳隱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及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二十五年衞州吁弒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

以失諸侯也鄭伯
不朝周有罪矣其
來朝與其進可也
而桓王弗禮焉何
哉
按公羊傳云祊
鄭湯沐之邑也
天子有事于太
山諸侯皆從太
山之下有沐浴
之邑焉

王怒其取禾弗禮也。索隱曰杜預曰桓公卽位周鄭交惡至是始朝故言始也左傳又曰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祊許田。索隱曰許田近許之地魯朝宿之邑祊者鄭所受助祭太山之湯沐邑鄭以天子不能巡守故以祊易許田各從其近 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衞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索隱曰左傳稱祭仲足蓋祭是邑其人名仲字仲足故傳云祭封人中足是也此繻葛之戰在魯桓五年彌一作眛並音迷 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索隱曰左氏作祝聃 祝瞻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

按說苑云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辭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後戎伐齊太子忽復率師救齊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為師婚乎終辭之

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
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
取之，曰：君多內寵，服虔曰言庶子有寵者多 太子無大援，將不
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
次弟子亹也。索隱曰此文則數太子忽及突子亹為三而杜預云不數太子以子突子亹子儀為三蓋得之 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
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
立之，是為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姞姓之後為宋大夫 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服虔曰為宋正卿故曰有寵
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

按左傳厲公出奔蔡

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
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
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
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
欲殺祭仲。賈逵曰雍糾鄭大夫 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
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 女乃告祭仲。祭仲反
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柰祭仲何，怒糾曰：謀及
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宋衷曰今潁州陽翟縣○索隱曰按櫟音歷即鄭初得十邑之歷也 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

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索隱曰依左傳作檀伯事在桓十五年此文誤爲單伯者蓋亦有所因也按魯莊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事與單伯會齊師伐宋相連故知誤耳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昭公爲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爲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爲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亹爲君。是爲子亹也。無謚號。子亹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服虔曰首止近鄭之地杜預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鄭子亹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亹自齊襄公爲公子之時。嘗會鬭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幷殺之。故稱疾。子亹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亹。高渠彌亡歸。索隱曰左氏云轘高渠彌歸與祭仲謀召子亹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爲鄭子。索隱曰左氏以鄭子名子儀此云嬰蓋別有所見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

按漢書五行志云先是鄭厉公劫相祭仲而逐兄昭公代立後厉公出奔昭公復入死弟子儀代立厉公自外劫大夫傅瑕使戕子儀此外蛇殺內蛇之象也茅坤曰厉公之殺瑕非人情也與漢高之戮丁公又一

父等作亂弒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弒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索隱曰左傳作傅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 瑕曰：舍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索隱曰左傳謂之原繁 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

尚矣

王維禎曰甫瑕殺主賣国何謂重德哉

按踕春秋作捷

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穨伐王，索隱曰惠王莊王孫僖王子子穨莊王之妾王姚所生事在莊十九年 王出奔溫，立弟穨為王。六年，惠王告急鄭，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穨，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穨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卒，子文公踕立。總上 索隱曰踕音在接反系本云文公徙鄭宋忠云即新鄭也 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姞，賈逵曰姞南燕姓 夢天與之蘭。

按國語云晉公子過鄭上文公不礼叔詹諫不听曰君不礼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黍不為黍不能蕃廡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惟德之基

賈逵曰香名也曰余爲伯鯈。余爾祖也。賈逵曰伯鯈南燕祖以是爲而子。王肅曰以是蘭也為汝子之名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爲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伏後討其過時之无礼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爲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爲文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索隱曰左傳僖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泄堵俞彌帥師伐滑周襄王使伯犕請滑。索隱曰犕音服左氏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杜預云二子周大夫知伯犕即伯服也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索隱曰此言爵祿與左氏說異左傳云鄭伯享王王以后之鞶鑑與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則爵酒器非爵祿也故[illegible]與左氏說異又恐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犕。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氾。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三年。應前文公弗礼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溉。徐廣曰一

按左氏所謂瑕者公子瑕也

作瑕○索隱曰音既左傳作瑕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僇。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姞姓乃后稷之元妃。杜預曰姞姓之女為后稷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

余有丁曰按左傳賣鄭者杞子乃秦人之戍鄭者

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崤。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徐廣曰繆公之二年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

按謀先者先公為难也

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爲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黿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賈逵曰二子鄭卿也子公之食指動。服虔曰第二指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左傳曰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爲襄公。襄公

按此視楚世家增数字尤佳

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爲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弑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鄢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掔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

茅坤曰晉救鄭而楚方解兵鄭遂助楚反擊晉非情也

毛之地（何休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卻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

按解揚能成君命故著其地與字以傳之

按齊悼惠王世家所載吳楚反時齊路中大夫既許三國而終達漢天子命俾齊堅守與解揚之事相類

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誆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也）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服虔曰隕隊也）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無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

按鄦即許字見考古圖

芧坤曰古之君亡于外而國人輒立君以絕敵往往有之

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為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濆立索隱曰濆音秘鄒本作弗一作沸左傳作費音扶味反悼公元年鄦公惡鄭於楚徐廣曰鄦音許許公靈公也悼公使弟睔於楚自訟索隱曰睔音公遜反訟不直楚囚睔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睔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睔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睔是為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為君索隱曰繻音須鄒氏云一作纏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服虔曰洧水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洧水在鄭州新鄭縣北三里古新鄭城南韓詩外傳云鄭俗二月桃花水出時會於溱洧水上以自後除按在古城城南與溱水合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惲立是為釐公索隱曰惲音紆粉反左傳作髠原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廚人藥殺釐公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夜殺僖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

是爲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爲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爲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爲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服虔曰四井爲邑子產讓

按左氏傳魯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爲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沈臺駘爲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賈逵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賈逵曰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賈逵曰商丘在漳南杜預曰商丘宋地服虔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

是因故辰爲商星。服虔曰商人契之先湯之始祖相土[illegible]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遷實沈于大夏主參。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主祀參星杜預曰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服事夏商。賈逵曰唐人謂陶唐氏之胤劉累也事夏帝孔甲封于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以服事商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國帝堯之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曰御龍氏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夏后蓋別封劉累之後于夏之墟爲唐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叔遷唐人子孫于杜謂之杜伯范氏所在周爲唐杜氏地記一云唐氏在大夏之墟屬河東安縣今在絳城西北一百里有唐城者以爲唐[illegible][illegible]然則叔虞之封即此地也其季世曰唐叔虞。杜預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已賈逵曰帝天也已武王也余命而子曰虞。杜預曰取唐君之名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太叔焉。故參爲晉星。賈逵曰晉主祀參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服虔曰金天少皞也玄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爲水官之長生允格臺駘。服虔曰允格臺駘兄弟也臺駘能業其官。服虔曰脩昧之職宣汾洮。賈逵曰宣猶通也汾洮二水也障大澤。服虔曰陂障其水也以處太原。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曰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也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服虔曰帝顓頊也沈姒蓐黃實守其祀。賈逵曰四國臺駘之後也今晉主汾川而滅之。賈逵曰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

茅坤曰子產執鄭國之政而兩朝晉楚亦可見小國介于强國之間事無可奈何者
又曰子產當時善討命者也太史公遺之不及覩鄭之本末云

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菑禜之服虔曰禜爲營攢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禜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禜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爲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彊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而自立爲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

黃震曰按鄭小国介于晉楚服晉則楚伐服楚則晉伐至簡公兩親晉楚及子產爲卿同安静者數十年賴之有益于人國如此此鄭人哭其死如親戚而孔子亦泣爲古之遺愛也
按孔叢子云鄭子產死鄭人丈

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爲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索隱曰王避弟子朝之亂出居狄泉在昭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晉鄭入之經曰天王入于成周是也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正義曰括地志云子產墓在新鄭縣西南三十五里酈元注水經云子產墓在水上累石爲方墳墳東北向鄭城杜預云言不忘本也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

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玉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琴之声
按傳子產公子發之子公孫僑非成公少子也

子也。爲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賈逵曰愛惠也杜預曰子產見愛有古人遺風也 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杜預曰戚城南鐵丘○正義曰括地志鐵州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五里 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年表云三十八年 哀公八年。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共公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

按淮南子云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

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爲繻公。年表曰鄭立幽公子駘繻或作繚 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負黍亭在洛州陽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故周邑也 二十年。韓趙魏列爲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弒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爲君。是爲鄭君。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爲君是爲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陽爲鄭康公乙班固云鄭康公乙爲韓所滅 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

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索隱述贊曰厲王之子得封於鄭代職司徒緇衣在詠虢鄶獻邑祭足專命莊既犯王厲亦奔命居櫟克入夢蘭疏慶伯服生囚叔詹尸聘斃簡之後公室不競負黍雖還韓哀日盛

蘇子古史曰鄭之諸公桓武之後惟莊公爲賢然其爲人喜權而任數桓武之風衰焉叔段之亂諸大夫皆欲早爲之所莊公之明足以制之然釋而不問俟其惡成而後加之以大戮此非不忍于弟蓋忍之至也孔子深探其心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而丘明謂之鄭志蓋謂此也周平王桓王貳于虢公莊公既質王子取麥禾矣則又率齊而朝之伐宋而說之政不可得于是兵交中原射王中肩嗚呼其忮心發于中卒不可葢如此鄭自莊公始畏楚穆襄之後無歲不被晉楚之兵子駟子展爲政不知所出惟其來者與之鄭幾于亾及晉悼三帥諸侯以弊楚師楚不能爭而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晉之暴不能加焉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又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吳季札過鄭謂子產政將及子子爲政必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用之鄭以復安如季子可謂知務矣哉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二終

楊慎曰此敘氏族之自最為詳核

茅坤曰趙世家次趙衰所由始及所由中絕與簡子所由興如畫而武靈王胡服以招騎其所北卻林胡樓煩并中山以西通雲中九原於以窺秦可謂英武矣惜也不幸中殂至于兩立公子分王其地遂亾沙丘宮悲夫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趙世家第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正義曰中音仲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皋很。徐廣曰或云皋很地名在西河○索隱曰按如此說是名孟增號宅皋很而徐廣云皋很地名在西河者按地理志皋很是西河郡之縣名蓋孟增幸於周成王成王居之於皋很故云皋很皋很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正義曰乘食證反四曰乘兩曰匹取八駿品其力使均馴與桃林正義曰括地志云桃

按約從以攻秦及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并平原君之事各見本傳故於世家不及

按造父御穆王見西王母此列子寓言耳

按劉氏外紀云徐子嬴姓處潢池東行仁義通潢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国自號偃王陸地万朝者三十六国時造父以善御幸于穆王為御驊騮綠耳之乘西巡狩樂而忘歸聞徐子僭號穆

林在陜州桃林縣西至潼關皆爲桃林塞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闊三百里中多馬造父於此得驊騮騄耳之乘獻周穆王也盜驪驊騮騄耳獻之繆王索隱曰言造父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分使馴調也竝四曰乘竝兩曰匹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索隱曰穆天子傳曰穆王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作歌是樂而忘歸也而譙周不信此事而云余常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曰地名在西域有何據乎而徐偃王反正義曰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之徐國也博物志云徐君宮人娠生卵以爲不祥弃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鵠倉銜所弃卵以歸覆煖之遂成小兒生偃王故宮人聞之更收養之及長襲爲徐君後鵠倉臨歿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鵠倉或名後倉也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索隱曰譙周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

王日馳千里馬長驅歸周以救亂使御父告楚令伐徐三敗走鼓沭東山下百姓隨之以万数因名其山為徐山徐子將歿曰吾頼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于此穆王乃以趙城封造父其族由此為趙氏

豈聞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竝言此事非實也乃賜造父以趙城正義曰晉州趙城縣即造父邑也由此爲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也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爲將伐霍霍公求犇齊徐廣曰求一作來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索隱曰今河東皮氏縣耿鄉夙生共

余有丁曰按盾爲宣孟是衰前在晉時未有子至翟始生盾也同括三子俱盾弟是還晉後生者

孟當曾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索隱曰系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左傳云衰趙夙弟而此云共孟生衰譙周亦以此爲誤 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卽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廧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伏後案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爲晉文公。趙衰爲原大夫居原任國政。索隱曰系本云成季徙原宋忠云今鴈門平原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原平故城漢原平縣也在代州崞縣南三十五里崞音郭按宋忠說非也括地志云故原城在懷州濟原縣西北二里左傳云襄王以原

王維禎曰趙衰賢乃其妻亦賢其子盾又若衰之賢經曰刑于寡妻又曰君子有穀貽孫子詎不信哉

茅坤曰盾執國以晉多難而欲立弟雍非襄公之命不可及其自爲迎之秦已而因太子母所請後自爲拒之秦太子夷臯雖得立焉知其不與盾相猜忌乎而異日嗾獒之亂其所從來遠矣以臣之恭專輔君之益驕而

賜晉文公原不服文公伐原以示信原降以趙衰爲原大夫卽此也原本周畿內邑也 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省文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爲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爲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皐年少。盾爲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索隱曰穆嬴也 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迺遂立太子是爲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

又驟諫焉悲夫

茅坤曰灵公之惧盾未必不自易太子時起

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胹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弒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晉景公時（晉世家互看）（索隱曰成公之子名據）而趙盾卒謚爲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之三年（伏下孤兒匿宮中案）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徐廣曰按年表救鄭及誅滅皆景公三年）初趙

邵宝曰名之弑賊則人得而討之晉之亂雖有為與而其詞則然亦可畏也春秋成而亂賊也惧者以此夫君子嘗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无赦未聞追族其子孫者董狐之書一国之斧鉞也當其時失賊不誅至于再世乃致之族謂之何哉

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絶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

余有丁曰按左傳無屠岸賈事止以嬰齊適于莊姬故莊姬愬于成公而欒郤徵之遂族滅

按考要云同括死時已有趙武無遺腹之說又事出莊姬不閑岸賈未知史迁何據

王維禎曰兒置褲中無声豈非天欲興趙宗哉

茅坤曰此時孤兒在何處程嬰何計以出之也

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伏後立孤兒案）
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
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
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一段血脉）（二忠臣傳即藏在趙世家中）
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
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
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
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
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
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

按趙氏真孤乃反在一句截住喚醒有力

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
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
以文葆（徐廣曰小兒被曰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
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
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
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
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
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
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
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

按始則毋置之綺中既則友匿之山中至是君亦匿之宮中太史公詳著之所以甚岸賈之惡也

陳霆曰左傳不載程嬰與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無程嬰杵臼之事與史記異矣蓋左氏為

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略）趙孤兒，（辨出名）名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

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為重故詳叙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所謂朔妻匿于公宮與武之生育嬰杵之保存一句可盡之矣史記則追叙本末故特詳著焉二說固可會而一也

何孟春曰嬰之自殺為死者報知也死者誠有知趙武後來之事宜無不知而俟我報乎如其無知也而我何報乎孟趙武之事嬰杵共之今日事成嬰不忍獨生耳知否非所計也嗟

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乃是春秋成公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於此說立趙武事者証云終說之耳非此年也 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

夫死生亦大矣古人不肯以人一死如此其心不苟安一日之生如此　王維禎曰嬰之死過矣孟子所謂可以無死者也　按杵臼初謂嬰曰胡不死嬰應之曰吾徐死於是許臼與嬰約謂先死今趙武既立嬰之難事畢矣死報杵臼踐約也奚復爲過

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新序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正義曰。今河東趙氏祠先人。猶別舒一座。祭二士矣。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欒書畏及。乃遂弒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索隱曰。譜系家云襄公少子名周。是爲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

王維禎曰晏嬰知齊後事叔向知晉後事乃不爲國謀而私相料乎　按晉世家所載叔向對晏子之語與此文不同二子語詳左氏傳昭公二年

之後矣。趙武死。謚爲文子。文子生景叔。索隱曰。系本云景叔名成。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徐廣曰。平公之十九年。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爲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

孫執升曰事法語怪而文奇

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韋昭曰安于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索隱曰支子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索隱曰藏一作籍籍錄也謂當時即記錄書之於籍也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

康海曰夢固怪矣而當道者證之尤怪也當道之言固符矣而子卿相之尤符也事若可駭而文自奇。吳坤曰趙之列傳本末一夢俱了了異哉

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正義曰謂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爲七世靜公二年爲三晉所滅據此及年表簡公子疾在定公十一年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正義曰嬴趙姓也周人謂衛也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衛取都鄙七十三是也賈逵云川阜曰魁也而亦不能有也。索隱曰范魁地名不知所在蓋趙地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

世之孫。索隱曰卽姓嬴吳廣之女姚姓孟字也七代孫武靈王也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索隱曰簡子見當道者乃寤曰譆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正義

曰范氏中行氏之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正義曰副謂皆子姓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正義曰謂代及智氏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正義曰今時服也廢除裘褎也并二國於翟。正義曰武靈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樓煩榆中是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偏召諸子相

按此與楚共王埋璧于室內意同

茅坤曰此雄心至武靈王始遂

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䘏毋䘏至則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毋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應夢占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䘏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䘏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䘏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應夢占正義曰地道記云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岌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簡子於是知毋䘏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䘏爲太子後

余有丁曰按范中行氏因邯鄲午而作亂其說見下此先言之誤

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氏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服虔曰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也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服虔曰稷午子晉君使籍秦圍邯鄲左傳曰籍秦此時爲上軍司馬○索隱曰系本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荀寅范吉射與午善左傳曰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索隱曰系本云晉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偃偃生穆伯吳吳生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

氏焉元與智氏同祖逝遨故智氏亦稱荀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也 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正義曰按會食邑於范因爲范氏又中行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爲中行因號中行氏元與智氏因承襲逝遨姓荀氏 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賈逵曰梁嬰父晉大夫也 逐吉射以范皐繹代之。服虔曰范氏之側室子 荀躒言於晉侯曰。服虔曰荀躒智文子○索隱曰系本云逝遨生莊子首首生武子䓨䓨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櫟櫟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 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賈逵曰范中行趙也 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櫟韓

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索隱曰不佞韓簡子哆魏簡子系本名取也 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索隱曰范吉射荀寅也 韓魏以趙氏爲請。服虔曰以其罪輕於荀范也○正義曰按趙鞅被范中行伐乃奔晉陽以其罪輕故韓魏爲請晉君而得入絳 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爲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

按韓詩外傳云舍立于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會也

按說苑云孔子曰良藥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妻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

余有丁曰戚字世家皆作宿此獨作戚為是

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辠。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爲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 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索隱曰荀寅也 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聵于衛。衛不內。居戚。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戚城在相州澶水縣東三十里杜預云戚衛邑在頓丘縣西有戚城是也 晉定公二十一年。

按說苑云趙簡子以襄為後董安于問之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

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索隱曰吉射也 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勾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詢。然亦慍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

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襄子擊敗知伯漆其首以為飲器

余有丁曰此文與左傳向但事在晉定公三十七年襄子服簡子喪時今曰出公十五年及上文簡子除喪俱重複殊誤

邵寶曰代國夫人為國拒賊不知有弟也弟而伐姊之國弟道云矣所恨者夫人不能為孫翊之妻之為耳故摩笄以死代人憐

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冢在臨水界二冢併上氣成樓閣太子毋卹代立，是為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正義曰年表及趙世家云左傳越滅吳在簡子三十五年巳在襄子元年前十五年矣何得更有越圍吳之事從此以下至問吳王是三十年事文說誤在此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正義曰左傳云哀公二十年簡子死襄子嗣立以越圍吳故降父之祭饌而使楚隆慰問王為哀公十三年簡子在黃池之役與吳王質言曰好惡同之故滅祭饌及問吳王也而趙世家及六國年表云此年晉定公卒簡子除三年之喪服朞而巳按簡子死及使吳年月皆誤與左傳文不同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徐廣曰山在廣武。○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屋山一名賈屋山今名賈母山在代州鴈門縣東北三十五里夏屋與句注山相接蓋北方之險亦天下之阻路所以分別內外也

之而程子獨論其非戰為是

按呂氏春秋云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衰服襄子上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于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乃以其女弟妻代君襄子遂謁而請觴之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盡殺其從者因迎其妻其妻聞之遂摩笄以自刺故趙

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枓以食代王，正義曰枓音斗其形方有柄取斟水器說文云鉤也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徐廣曰各一作雒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正義曰笄今簪也括地志云摩笄山一名磨笄山亦名爲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魏土地記云代郡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趙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婦代王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殺而死使者遂亦自殺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

氏至今有磨笄之山

黄震曰按簡子夢至帝所襄子得霍太山朱書將興之禎祥也孝成王夢乘龍上天而墜將亡之妖孽也

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索隱曰或作哀公其大父名雍即昭公少子號戴子也　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正義曰括地志云王澤在絳州正平縣南七里也　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　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顒，大膺大胸，脩下而馮，左衽界乘，徐廣曰脩或作隨界一作介　奄有河宗，正義曰穆天子傳云河宗之子孫則栢絮按蓋在龍門河之上流嵐勝二州之地也　至于休溷諸貉，正義曰音陌日河宗休溷諸貉乃戎狄之地也　南伐晉別，正義曰趙南伐晉之別邑謂韓魏之邑也　北滅黑姑。正義曰亦戎國　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正義曰何休云八尺曰版　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一作赫　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索隱曰戰國策作張孟談談者史遷之父名遷例改為同　韓魏與合謀，以三月

按韓非子云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孔子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

王維禎曰趙襄子舍子不立立其姪之子以心有不立之故仁義人也
吳寬曰襄子賢于吳餘昧多矣

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應前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正義曰括地志云三神祠今名原過祠今在霍山側也 其後娶空同氏。正義曰括地志云崆峒山在蕭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古西戎地又原州平高縣西百里亦有崆峒山即黃帝問廣成子道處俱是西戎地未知孰是 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索隱曰代成君名周伯魯之子系本云代成君子起即襄子之子不云伯魯非也 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地理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瓚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彊內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漯水之北○索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曰按五鹿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鄴即相州蕩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 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索隱曰系本云襄子子桓子與此不同 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系本云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為趙武靈王所滅不言誰之子孫徐廣云西周桓公

吳寬曰桓公有愧于吳季札多矣

黃震曰按烈侯好音欲賜歌者田各萬畝得牛畜荀欣徐越三子而止歌者田然則三子寔有常好而賢者之能變化氣質功亦大矣顧恐戰国之言多誇爾

之子亦無所據蓋未得其實 十三年。城平邑。地理志曰代郡有平邑縣 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索隱曰槍音七羊反槍與石二人名 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番吾故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番蒲古今音異耳 謂公仲

按公仲進三士而止歌者之田有古大臣之風而烈侯能用其言趙之興也固宜

楊維禎曰烈侯用三士而一旦易其音聲之嗜三士者亦賢矣就其才第之是即財儉用晏嬰之流次於三晉賢能管晏吾之徒歟畜談仁義其又孟軻之徒歟雖然談仁義者不臣於王豈烈侯不足與言仁義歟抑畜之談仁義者非孟軻之仁義也非孟軻

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正義曰逌音由古字與攸同言牛畜以仁義約以王道故止歌者田攸攸氣行貌寬緩也 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正義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 賜相國衣二襲。單復具為一襲 九年。烈侯卒。

之仁義則趙之不強于天下也亦宜

余有丁曰按此灵丘斉地非代郡之灵丘

弟武公立。索隱曰譙周云系本及說趙語者並無其事蓋別有所據 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 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兎臺。築剛平以侵衛。正義曰兎臺剛平並在河北 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正義曰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 八年拔魏黃城。杜預曰陳畱外黃縣東有黃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因黃溝爲名按陳畱外黃城非適所別也 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正義曰趙州房子縣是 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正義曰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春秋時鮮虞國之中人邑也 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爲相。徐廣曰戊一作成 伐衛取鄉邑七十三。衛敗我藺。正義曰地理志云屬西河郡也 四年與秦戰高安。正義曰蓋在河東 敗之。五年伐齊于鄄。正義曰濮州鄄城縣是也 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地理志曰上黨有長子縣 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正義曰涿音濁徐廣云長杜有濁澤非也括地志云濁水源出蒲州解縣東北平地爾時魏都安邑韓趙伐魏豈河南至長杜也解縣濁水近於魏都當是也 圍魏惠

王七年。侵齊至長城。正義曰齊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太山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經太山千餘里瑯邪入海括地志云所侵處在密州南三十里也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徐廣曰顯王二年周紀無此○正義曰括地志云史記周顯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子班於鞏爲東周其子武公爲秦所滅郭緣生述征記云鞏縣本周鞏伯邑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曰戰一作會也○正義曰阿東阿也今濟州東阿縣也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正義曰蓋在石隰等州界也十二年。秦攻魏少梁。正義曰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古少梁國也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徐廣曰魏年表曰取趙皮牢○正義曰括地志云澮水縣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按皮牢當在澮之側

史記卷四十三　趙世家

按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

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徐廣曰在平陽○正義曰端氏澤州縣也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徐廣曰在馬丘年表曰十八年趙孟如齊○正義曰括地志云澮水縣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按皮牢當在澮之側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正義曰兗州縣也平陸城與郎古厥國與燕會阿。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一名依城又名西阿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以徐兗二水過其西又祖經其北曲曰阿以齊有東阿故曰西阿城地理志云瀛州屬河閒趙分也按燕趙郎此也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爲檀臺。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索隱曰劉氏云榮椽蓋地名其中有高處可以爲臺非也按榮椽是良材可爲椽登飾有光榮所以魏獻之故趙因用之以爲檀臺○正義曰鄭玄云榮屋翼也說文云椽榱

唐順之曰蘇秦說趙肅侯爲從首以擯秦何以不書

也屋梠之兩頭起者爲榮也括地志云檀臺在洛州臨洛縣北二里 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桂城在曹州乘縣東北二十一里故老云此即桂陵也 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音薛與太子肅侯爭立。索隱曰系本云肅侯名語 緤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正義曰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東北三十里本漢屯留縣城也 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正義曰地理志云華陰縣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寧秦高帝更名華陰今屬華州 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正義曰蓋在河北也 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正義曰徐廣云在常州 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徐廣曰太原有大陵縣亦曰陸。○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漢大陵縣城 出於鹿門。正義曰并州盂縣西有白鹿泓魏出鹿山南海蓋鹿門在北山水之側也 大戊午扣馬曰。呂忱曰扣牽馬 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地理志曰山陽有黃縣。○正義曰黃城在魏州前拔之却爲魏今趙圍之矣 築長城。正義曰劉伯莊云蓋從雲中以北至代按趙長城從蔚州北西至嵐州北盡趙界又疑此長城在漳水之北趙南界 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

茅坤曰兵家以水灌城未聞決水灌

軍也豈即韓信囊沙意乎

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藺離石。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徐廣曰韓將死于桑丘。地理志云泰山有桑丘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城在易州遂城縣界或云在泰山非也此此時齊伐燕桑丘三晉皆來救之不得在泰山有桑丘縣此說甚誤也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索隱曰名雍武靈王元年。徐廣曰年表云魏敗我趙護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正義曰在洺州臨洺縣也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鄗。四年。與韓會于區鼠。正義

按此趙王稱五國之失

曰蓋在河北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澤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也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一年秦敗我將軍英太原有中都縣西河有中陽縣齊破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徐廣曰紀年亦云爾使樂池送之。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為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遙立職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索隱曰燕系家無其事蓋是跡也今此云使樂池送之必是憑舊史為說且紀年之書其說又同則裴駰之解得其旨十

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正義曰本一作茈音疋婢反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顔若苕之榮。綦毋邃曰陵苕之草其華紫○正義曰苕音條毛詩疏云苕饒也幽州謂之翹饒蔓似𤇾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華細綠色可生食味如小豆藿也又本草經云陵苕生下濕水中七八月生華紫草可以染帛煑沐頭髮即黑也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綦毋邃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知已賢盛盈端也○正義曰按命名也嬴姓嬴也言世衆名其美好曾無我好嬴也重言名呼者以談說衆也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方言曰娃美也吳有館娃之宮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娃○索隱曰孟姚吳廣女舜之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勳故命其冑女孟姚以配而七代之孫是也舜後封虞在河東太陽山西有上虞城是亦曰吳城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非獨太伯虞仲之裔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本戰國時趙邑戰國策云本有宮室而居趙武靈王改爲九門爲野臺徐廣曰野一作望○正義曰括地志云野臺一名義臺在定州樂縣西南西南六十三里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而死。徐廣曰一作絕臏音云丁反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爲秦王是爲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正義曰趙州縣也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

河登黃華之上正義曰黃華蓋西河側之山名也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正義曰即林胡也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正義曰地理志云趙分晉北有信都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清河之間又得渤海郡東平舒等七縣在河以北故言北有燕東有胡正義曰趙東有瀛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即東胡烏丸之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也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正義曰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藺等七國時趙邑邊也秦隔河也晉洛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為並趙西境也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

按寵戰國策作穷

按鮑彪云卒世猶夆世言夆世無能察也

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正義曰寵貴寵也通達理也凡為人臣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制者得貴寵也有補民益主之功業者為達理也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正義曰卒子律反盡也言盡世間不見補民益主之忠臣也為敵弱正義曰我為胡服敵人必困弱也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正義曰厚重也往古謂趙簡子襄子也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正義曰負畱也言古周公孔子畱衣冠禮義之俗今變為胡服是負畱風俗之譏累也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正義曰言世有獨計智之思慮者必任隱逸敖慢之民怨望也今吾

按鮑彪云舞有苗謂舞不用兵而舞干羽亦異于俗禹之袒裸亦非中国之礼也

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元始也夷平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正義曰鄭玄云止至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按出猶成也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索隱

康海曰胡服則非而言則是其言或非而文則佳

董份曰兄弟字必誤徐作元夷亦未安

按兄弟國策作先王

王韋曰行政先信于貴將謂行法自近始也

董份曰謁之句

康海曰自中国至行也似周官大司徒文

曰絕句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徐廣曰五帝本紀云初而徇齊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

按鮑彪云甌越巳漢東甌閩粤

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索隱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孔衍作右臂左衽謂右袒其臂也甌越之民也。索隱曰劉氏云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有甌越。正義曰按屬南越故言甌越也輿地志云交阯周時爲駱越秦時曰西甌文身斷髮避龍則西甌駱又在番吾之西南越及甌駱皆芊姓也世本云越芊姓也與楚同祖是也黑齒雕題。劉逵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玄曰雕文謂刻其肌以青丹涅之卻冠秫絀。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縫絀亦縫紩之別名也鉥者綦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絀耳此蓋言其女功鍼縷之麤拙也又一本作鮭冠黎緤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

董份曰儒者一師宜俗之同也中国同礼宜教之合也然禮異而教離則礼不足恃而治无常法也

茅坤曰予揣摩武灵王之胡服其所明告族臣者曰將以兵伐中山郤林胡樓煩也觀其異日胡服西北畧胡地欲從雲中九原直襲秦不幸而許為使者入秦卒為秦所覺耳不然武灵王因而招胡地遠近引弓之国於以長驅秦中未可知也

董份曰無舟楫將何以守者反言也

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正義曰按安平縣屬定州也 與齊中山同之。正義曰爾時齊與中山相親中山趙共薄洛水故言與齊中山同之須有舟楫之備 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徐廣曰一云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 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

變服以備者正言也戰国先秦文字多如此

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索隱曰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 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正義曰累上音計下力追反 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

按淮南子云趙武灵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国化之

董份曰鄒魯逢掖儒衣也何以謂之奇服註謬甚所云

之辠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徐廣曰戰國策作袑 袑音紹）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索隱曰按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是無奇行哉）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索隱曰言方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延州來及大夫種之屬哉）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索隱曰一作蔓葭 縣名在中山也）西略胡地。至榆中。（正義曰勝州北河北岸也）林胡王獻馬。歸使樓

二奇字皆奇邪之意言服奇志淫則鄒魯儒服不奇者豈無一奇邪之行哉至當時鄒魯之服雖儒而斷斷衰亂奇行實多故也

錢福曰商君傳與此多同此所不載者一趙諫詞耳二事皆变古者也當時紀載與此所録固不能無混欤然商傳文法古簡此文錯以他語奇而肆可以参觀漢韓安国王恢議伐匈奴辯难之詞亦間采其数語

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一作陸又作陘或宜言趙與之陘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閼與○正義曰與音與陘音荊陘山也在并州陘縣東南十八里然趙希并將代趙之兵與諸軍向井陘之側共出定州上曲陽縣合軍攻取丹丘華陽鴟上之關合軍曲陽。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鉅鹿○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故城在定州曲陽縣西五里按合軍曲陽即上曲陽也以在常山郡也攻取丹丘。正義曰蓋邢州丹丘縣也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北岳有五別名一曰蘭臺府二曰列女宮三曰華陽臺四曰紫臺五曰太一宮按此岳恒山在定州恒陽縣北百四十里鴟之

鮑彪曰拓地開邊非有国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却之事嚴兵而已兵嚴而士用命雖不胡服固不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変古何救於敗哉且其所稱反古之說皆鈞金一輿羽之類古所謂以辨言乱旧政者也而史无譏故備論之

塞。正義曰上昌之反下先代反徐廣曰鴟一作鴻上故關今名汝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本晉鴻上關城也又有鴻上水源出唐縣北葛洪山接北岳恒山與鴻上塞皆在定州然一本作鳴字誤也王軍取鄗石邑。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石邑故城在恒州鹿泉縣南三十五里六國時舊邑封龍。正義曰括地志云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恒州鹿泉縣南四十五里邑因山爲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索隱曰謂武靈王之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又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衰故太子欲兩王之是誤也使周招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

按習李記言云武靈王胡服經營天下因於吳娃

茅坤曰太史公到此却點出武靈王雄心之所以然

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幷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畧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徐廣曰元年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今延州膚施縣也起靈壽。徐廣曰在常山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安陽故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地志云東安陽縣屬代郡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

子順之曰乱亾之臣往々中此情弊

按此即里克荀息之言

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正義曰肥義報李兌云必盡傳何為王不可懼章及田不禮而生異心使死者復更變生并見在生者並見傳王無變今我不愧之若荀息也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索隱曰即下文高信也○正義曰上音申也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王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

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正義曰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矣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索隱曰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亦作開字者非也譙周及孔衍皆作閉之閉謂藏也。正義曰謂不責其反叛之罪容其入宮藏也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綦母邃曰鷇爵子也。索隱曰生受哺者謂之鷇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應劭曰武靈王葬代郡靈丘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墓在蔚州靈丘縣東三十里應說是也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後說一篇總上文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

陽愼曰趙主父沙丘之禍既已詳敘與末而於其後又括其要而論之亦一例也

凌約言曰以主父之賢乃以私嬖死故太史公深惜之

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徐廣曰或無此十四字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鄚易。徐廣曰皆屬涿郡鄚音莫八年。城南行唐。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行寒庚反括地志云行唐縣屬冀州爲南行唐築城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正義曰劉伯莊云蓋在南河魯陽關按汝州魯山縣古穀陽縣及十年。秦自置爲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索隱曰地理志云太原榆次有梗陽鄉與杜預所據小別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梗陽故城在并州清源縣南百二十步分晉陽縣置本漢榆次縣地春秋晉大夫祁氏邑也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爲將攻齊。公主死。索隱曰蓋吳娃女惠文王之妹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索隱曰年表及韓魏等系家五國攻齊在明年然此下文十五年重擊齊是此文爲得蓋此年同伐齊耳○正義曰蔚丘縣也與秦會中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陽故縣在汾州隰城縣南十里漢中陽縣也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

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亾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索隱曰與國趙也秦趙今爲與國秦徵兵於韓其趙伐齊以威聲和趙是以德與國也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亾。今齊久伐而韓必亾。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亾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亾三川、正義曰河南之地河川之間魏亡晉國、正義曰河北之地安邑河內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正義曰沙丘邢州也鉅鹿冀州也齊北界貝州也斂減也言破齊滅韓之後燕之南界秦之東界相去減三百里趙國在中間也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閒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正義曰鄜延等州也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正義曰秦上黨郡今澤潞儀沁等四州之地兼相州之半韓總有之至七國時趙得儀沁二州之地韓猶有潞州及澤州之半半屬趙魏沁州在羊腸坂之西儀幷代三州在勾注山之南秦以三郡攻趙之澤潞則勾注之南趙無地然秦始皇置上黨郡此言之者太史公郄引前書也他皆倣此羊腸之西、正義曰太行山坂道名南屬懷州北屬澤州勾注之

南正義曰勾注山在代州西北也非王有已。踰勾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正義曰言秦踰勾注山斬常山而守之西北代馬胡犬不東入趙沙州崑山之玉亦不出至趙矣郭璞云胡地野犬似狐而小崑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正義曰以趙王爲事也而秦必伐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正義曰上音燭下胡郎反言秦欲令齊稱帝與約五國共滅趙三分趙地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正義曰謂秦齊韓魏燕三分趙之地也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正義曰齊王以身從趙王之患也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正義

曰言秦齊相約欲更重稱帝故言廢帝也反高平根柔於魏徐廣曰紀年云魏哀王四年改陽曰河雍向曰高平根柔一作權柔一作平柔○正義曰返還也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四十里紀年云魏哀王改向曰高平也根柔未詳兩邑魏地也反巠分先俞於趙徐廣曰一作王公巠音胡鼎反○爾雅曰西俞鴈門是也○正義曰巠音邢分字誤當作山字耳括地志云勾注山一名西巠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四十里俞音戍郭注云西隃即鴈門山也按西先聲相近蓋陘山西隃二山之地並在代州鴈門縣皆趙地也齊之事王，宜爲上佼，索隱曰佼猶行也而令乃抵皋。正義曰謂共秦伐齊也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

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昔陽故城一名陽城在并州樂平縣東春秋釋地名云昔陽服國所都也樂平城治縣東昔陽城服姓白狄別種也樂平縣城漢治縣城也取之杜預曰樂平治縣有昔陽城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伯陽故城一名邯會城在相州鄴縣西五十五里七國時魏邑漢邯會城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正義曰地理志云右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云石城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東陽故城在貝州歷亭縣界按東陽先屬衛今屬趙河歷貝州南東北流過河南岸即魏地也故言王再之衛東陽伐魏氏也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徐廣曰年表云與秦會澠池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平亭今名渭城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二里按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南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正義曰音祈傳云伐齊幾幾拔之又戰國策云秦敗閼與及攻魏幾按幾邑或屬齊或屬魏當在相潞之間也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徐廣曰屬常山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徐廣曰屬齊郡○索隱曰燕周趙人為趙將○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昌城

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司馬彪云華陽亭在今洛州密縣是時魏韓趙聚兵於華陽西攻秦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正義曰今營州也。○索隱曰薔東胡叛趙驅畧代地人衆以叛故取之也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爲平陽君。戰國策曰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四十里也罷城北九門大城。正義曰恒州九門縣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徐廣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元年○索隱曰樂資云其王即惠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正義曰上於連反下音預括地志云閼與聚落今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又儀州順和縣城亦云韓閼與邑二所未詳又有閼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五十里葢是也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爲馬服君。正義曰因馬服山爲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括地志云馬服山邯鄲縣西北十里也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孝成王元年。徐廣曰平原君相也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正義曰長安君者以長安善故名也兵乃出。索隱曰孔衍云長安君惠文后之少子也趙亦有長安今其地闕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

王維禎曰此一段叙事如身于其時者安得不動人目

楊循吉曰左師觸龍言長安君爲質損去戰国数字便

高

余有丁曰按此是惠文王后吳娃已前王父叔東說近之

董份曰不以少子不足以發問開端最妙

胥之入。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索隱曰東晳云趙惠文王子何者吳廣之甥娃嬴之子也如系家計之則武靈王十六年夢吳娃而納之至二十七年王薨及惠文王三十三年卒孝成王元年遣長安君質於齊若娃年二十入王宮至此在六十左側亦可稱老矣而東廣微言太后纔三十有奇者誤也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

唐順之曰鄭疾說德宗無廢太子亦得此意

鮑彪曰觸龍諒毅從容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强諫於廷怒罵下坐髮上衝冠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

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

許應元曰程子釋易納約自牖曰左師觸龍因其明而導之故其所也如譬謂張良招四皓亦然

楊慎曰既載左師觸龍之言而又載子義之論亦一例也

王維禎曰況于子古也人之子也予

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索隱曰子義趙之賢人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一本予字作子齊安平君。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海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鄆邑也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徐廣曰一作人○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爾時屬燕國也拔之。又攻韓注人。正義曰邑名也括地志云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十五里蓋是其地也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裻之衣。正義曰杜預云偏左右異色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裻衣背縫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

字非

陸粲曰馮亭嫁禍于趙而趙豹識之兵君臣和之

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徐廣曰一無此字○正義曰秦蠶食韓氏國中斷不通夫牛耕田種穀至秋則收之成熟之義也言秦伐韓上黨勝有日矣若牛田之必冀收穫矣水通糧正義曰秦從渭水漕糧東入河洛軍擊韓上黨也蠶食上乘倍戰者正義曰乘音證反秦食桑葉漸進必盡也司馬法云百畝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城城出革車一乘乘七十二人也上乘天下第一也倍戰力攻也韓國四戰之地軍士慣習倍於餘國裂上國之地正義曰上國秦地也言韓上黨之地以列為秦國之地其政已行趙不可與秦作難必莫受馮亭十七邑也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正義曰馮亭將十七邑入趙若幣帛之見遺此大利也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

按上乘倍戰皆指韓

陳沂曰君臣同声得禍宜矣孰謂趙勝之果矣乎

鮑彪曰平陽嫁禍之言豈不易曉而孝成奴之昏于利也勝禹入而順旨以濟其欲不幾于一言而喪邦歟故為邦者以戒佞為

急

凌約言曰戰国策中太守凡五言之決非衍當時已有此稱矣

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正義曰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衍字也 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馮亭爲華陵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或在趙在趙者爲官師將官師將子爲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無擇馮去疾馮劫皆爲秦將相焉漢興馮唐即代相之子也上黨記云馮亭家在壺關城西五里 廉頗將軍軍長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三十一里即白起敗括於長平處

洪邁曰秦以白起易王齕而趙乃以括代廉頗不待于戰而勝負之形見矣

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在九年 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徐廣曰河間有武垣縣本屬涿鄚○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故城今瀛州城是也又曰武垣此是屬趙與燕接境故云率燕衆反燕地也 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蔚州理縣也 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正義曰魏公子傳云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年表云九年公子無忌救邯鄲圍在九年其文錯誤 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徐廣曰一作社○正義曰壯字誤當作城括地志云昌城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北五里此時屬趙故攻之也 五月拔

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索隱曰信梁秦將也○正義曰信梁蓋王齕號也秦本紀云昭襄王五十年王齕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今相州理縣也年表云韓魏楚救趙新中軍秦兵罷是也太子死。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云天子乎○索隱曰趙太子也史失名而秦攻西州拔之。徒父祺出。索隱曰徒父趙大夫名祺○正義曰趙見秦拔西周故令徒父祺將兵出境也十一年城元氏。地理志常山有元氏縣○正義曰元氏趙州縣也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徐廣曰故秦將降趙也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廥燒。徐廣曰庫廄之名音膾也○索隱曰廥積蒭藳之處爲火所燒也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索隱曰年表在十五年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爲信平君。索隱曰尉文蓋地名或曰尉官文名謂以尉文所食之地以封廉頗也古文質畧文省耳○正義曰尉文蓋蔚州地也信平廉頗號也言篤信而平和也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卽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爲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索隱曰二人皆燕將姓名廉頗爲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正義曰三人皆燕將姓也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正義曰襄衆也上也言樂乘功最高

也　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徐廣曰代郡有延陵縣　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徐廣曰在太原　十九年。趙與燕易土。索隱曰音亦謂與燕換易縣也　以龍兌。正義曰括地志云北新城故城在易州遂南城縣西南二十里按遂城縣西南二十五里有龐山邢子勵趙記云龍山有四麓各有一穴大如車輪春風出東秋風出西夏風出南冬風出北不相奪倫蓋謂龍兌也　汾門。徐廣曰在北新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易州永樂縣有徐水出廣昌嶺三源奇發同瀉一澗流至北平縣東南歷石門中俗謂之龍門水經其間奔激南出解石城井蓋汾字誤也遂城及永樂安新城縣地也　臨樂。徐廣曰方城有臨鄉。○正義曰括地志云臨鄉故城在幽州固安六十七里也　與燕。燕以葛武陽。徐廣曰葛城在高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又名西河城在瀛州高陽縣

西北五十里　平舒。徐廣曰平舒在代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平舒城在蔚州靈丘縣北九十三里也　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在頓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應劭云繁水之北故曰繁陽也　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爲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徐廣曰一作脩。○正義曰謂行大備之禮也　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正義曰平邑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相州汾陰縣西五十八里有中牟山按中年山之側時二邑皆屬魏欲渡黃河作道相通遂不成也　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徐廣曰武遂屬安平。○正義曰括地志云易州遂城戰國時武遂城也方城故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時二邑屬燕趙使李牧拔

按泄鈞爲春平君說秦遣歸春平君春平君者趙太子也

茅坤曰是時從已解而龐煖何以能率趙楚魏燕之師以攻秦

之也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正義曰泄鈞人姓名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國策作平都侯正義曰輿地理志云平都縣在今新興郡與陽周縣相近也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徐廣曰年表云太子從質秦歸○正義曰按太子即春平君也城韓皐。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蕞。徐廣曰在新豐不拔移攻齊取饒安。徐廣曰在勃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原○正義曰饒安滄州縣也七國時屬齊戰國時屬趙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正義曰傅音付抵音邸趙將姓名慶舍將東陽。正義曰屬貝州在河北岸也河外師守河梁。正義曰河外河南岸魏州地也河梁橋也六年封長安君以饒。正義曰即饒陽也瀛州饒陽縣東二十里饒陽故城漢縣也明長安縣是號也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正義曰按燕無貍陽疑貍字誤當作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燕漁陽郡城也按趙東界瀛州則檀州在北趙攻燕取漁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徐廣曰今饒陽在河間又年表曰拔䣙與鄴九城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徐廣曰又云湣王世本云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年表及史考趙遷皆無謚○索隱曰徐廣云王遷無謚今惟此獨稱幽繆王者蓋秦滅趙之後人臣竊追謚之太史公或別有所見而記之也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徐廣曰年

凌約言曰敘事簡明而秦之強趙之不道將之良否具見矣

表云秦敗武平陽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正義曰括地志云宜安故城在恒州藁城縣西南二十里也李牧率師與戰肥下。正義曰括地志云肥纍故城在恒州藁城縣西七里春秋時肥子國白狄別種也卻之。封牧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正義曰上音婆又音盤又作蒲括地志云蒲吾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李牧與之戰。卻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徐廣曰徐一作除北至平陰。正義曰樂徐在晉州平陰在汾州也臺屋牆垣太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正義曰其坼溝見在亦在晉汾二州之界也六年大饑。民謠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正義曰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為作山水之謳聞之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趙王遷墓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也八年十月邯鄲為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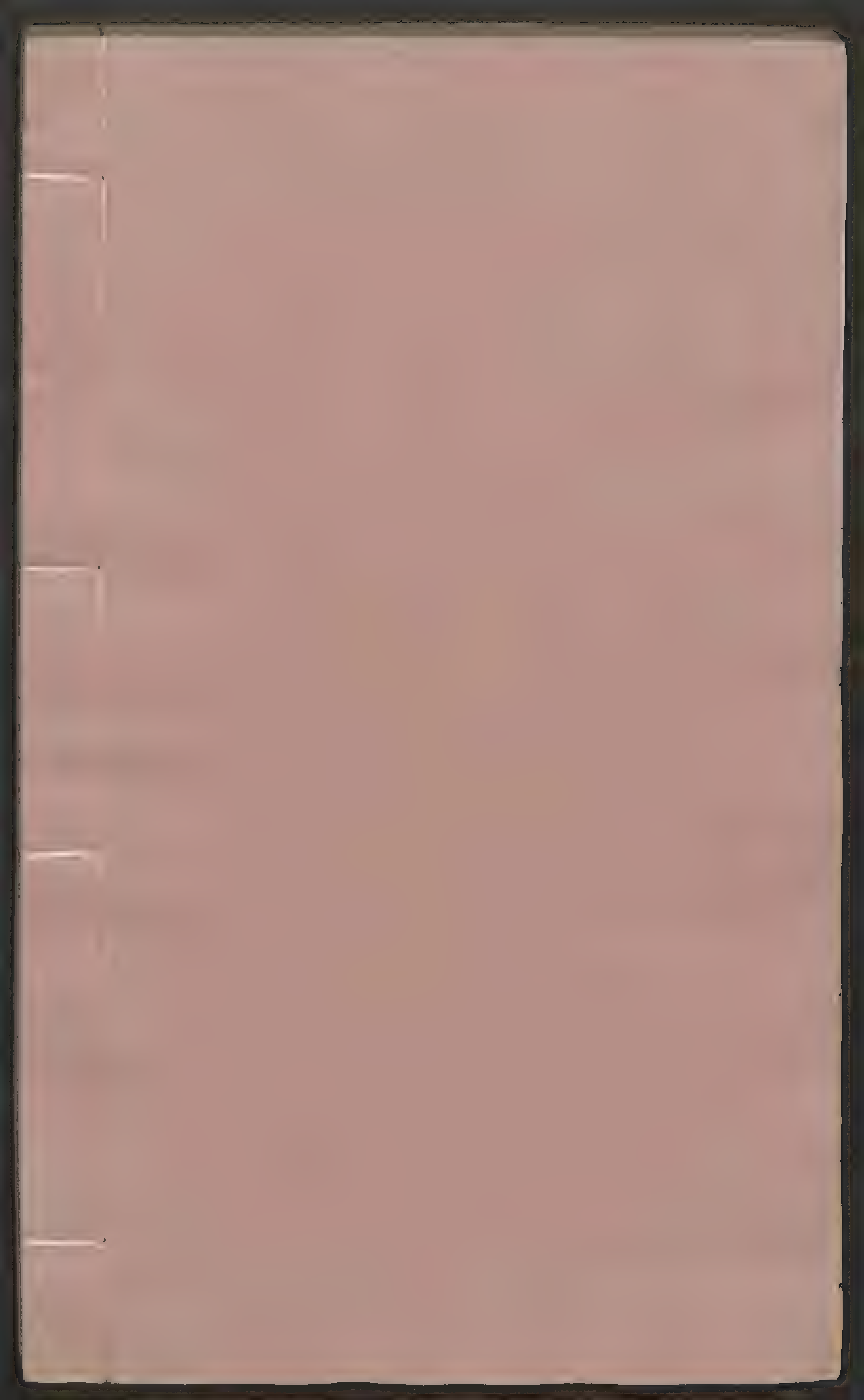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徐廣曰列女傳曰邯鄲之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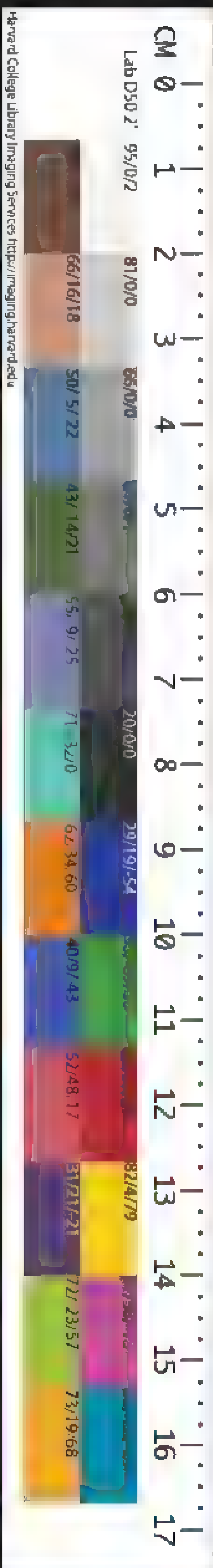
索隱述贊曰趙氏之世與秦同祖周穆平徐乃封造父帶始事晉夙初有土岸賈矯誅韓厥立武寶符臨代卒居伯魯簡夢翟犬靈歌處女胡服雖強建立非所頗牧不用王遷囚虜

[illegible][illegible]曰太史公論[illegible][illegible]獨及王遷[illegible]以遷信讒誅將[illegible][illegible]以覆蓋罪之[illegible][illegible]實凡于美刺[illegible][illegible]其要者[illegible]始一[illegible]耳吳[illegible]曰足上意以見大夫之不能忘情於適子而悼襄王之嬖淫遷之無行足以亡其國垂戒深矣

蘇子古史曰趙於戰國強也非大失計未遽亡也孝武王貪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拒秦長平聽秦之間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俄敗邯鄲被圍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媾可合王不能用而聽趙豹使鄭朱入秦求媾諸侯由此莫肯救趙三失矣由此觀之非秦獨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三終





茅坤曰佐晉文之伯者魏武子也佐晉悼之伯者魏絳也及文侯則淩二子賢君矣然師事卜子夏及段干木孔伋與吳起輩何以故事業无聞已而未造得一公子先忌然卒爲讒言所間不得任國政而魏隨以亡悲夫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魏世家第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索隱曰左傳富辰說文王之子十六國有畢原豐郇言畢公是文王之子此云與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說馬融亦云畢毛文王庶子 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正義曰括地志云畢原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於是爲畢姓。其後絕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詳晉世家之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正義曰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五里鄭玄詩譜云魏姬姓之國武王伐紂而封焉爲大夫。卜偃曰索隱

曰皆掌卜大夫郭偃也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索隱曰左傳武子名犨系本云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州與犨聲相近字因以異代亦不同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爲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爲大夫治於魏生悼

柳宗元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所以爲刑也使後世多爲是以害无罪問之則曰魏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子魏悼子徙治霍索隱曰系本云武仲生莊子絳無悼子又系本居篇曰魏武子居魏悼子徙霍宋忠曰霍地名今河東彘縣也則是有悼子系本卿大夫代自牝耳然魏今河北魏縣是也○正義曰晉州霍邑縣漢彘縣也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本春秋時霍伯國也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干索隱曰左傳云僇楊干之僕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爲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正義曰安邑在絳州夏縣安邑故城是魏絳卒謚爲昭子徐廣曰世本曰莊子○索隱曰

按戰国策云智伯索地於魏桓子任章曰无故索地鄰国必恐重欲无厭天下必惧君予之地智伯必驕驕而

系本錯也居篇又曰昭子徙安邑亦與此文同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索隱曰系本云獻子名荼荼莊子之子無魏嬴也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為晉卿。索隱曰簡子趙鞅文子荀寅獻子范吉射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索隱曰侈他本亦作哆蓋哆字訛而代數錯也系本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而左傳云魏曼多是也則侈是襄子中間少簡子一代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

輕敵矣鄰国惧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国智氏之命不長矣桓子乃予之邑智伯悅又索蔡皋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阳韓魏反于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按說苑云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嘆

氏。魏侈之孫曰魏桓子。索隱曰系本云襄子生桓子駒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正義曰知音智括地志云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古今地名云解縣有智城蓋謂此也分其地。索隱曰康子名虎襄子名無恤智伯知瑤也本姓荀亦曰荀瑤桓子之孫曰文侯都。徐廣曰世本云斯也。索隱曰系本桓子生文侯斯其傳云孺子瘨是魏駒之子與此系代亦不同也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索隱曰系本武子名啓章康子之子桓子名嘉襄子之子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

曰微吾子之故安得聞矣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于我巳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于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田汝成曰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在魏文侯時風致不同孔子之李行于世者僅有此耳

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正義曰雒漆沮水也城在水南郃陽郃水之北括地志云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雒陰在同州西也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爲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里也二十五年此不係年月偶入于此子擊生子罃。索隱曰罃音乙耕反擊武侯名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正義曰過先臥反文侯軾干木閭也皇甫謐高士傳云木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墻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閭而軾其僕曰君何軾曰段干木賢者也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安得勿軾干木先乎德寡人光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巳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淮南子云段干木晉之大駔而爲文侯師呂氏春秋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至既受吾賞又責吾禮無乃難乎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索隱曰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爲河內○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卽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云也魏文侯謂李克曰。

按新序云孟嘗君問于白圭曰魏文侯名過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于桓公也卜相則曰成与璜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号显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一士則王功成特伯哉

按定雖有五然克之所以語文侯與文侯之所以得於克只達視其所舉一句

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徐廣曰文侯弟名成 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

陳沂曰惟李克再述對文侯之言意完而文自鄭重

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一本無以字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

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
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
弟子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徐廣曰在陝駰案地理志曰弘農陝縣故
虢國北虢在太陽東虢在滎陽○正義曰括地志云虢山在陝州陝縣西二里臨黃河今臨河有岡
阜似是頹山之餘也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司馬彪曰
河南梁縣有注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十五里注或作鑄也三十五
年齊伐取我襄陵徐廣曰今在南平陽縣也三十六年秦侵我
陰晉徐廣曰今之華陰○索隱曰年表作齊侵陰晉秦本紀云惠王六年魏納陰晉更名曰寧
秦徐氏云今之華陰是其地也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武城一名武之平城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得其將識索隱曰識將名也武下魏
地是歲文侯卒索隱曰紀年云五十年卒子擊立是爲武侯魏
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不
同也又系本敬侯名章公子朔爲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
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也○索隱曰紀年
十一年城洛陽及安邑王垣徐廣云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城漢垣縣本
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也七年伐齊至桑丘正義曰年表云齊伐
燕取桑丘故魏救燕伐齊至桑丘也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界也九年
翟敗我于澮索隱曰澮音古外反于澮於澮水之側○正義曰括地志云澮高山又云
澮山在絳州翼城縣東北二十五里澮水出北山也使吳起伐齊至靈丘正義
曰靈丘蔚州縣也時屬齊故三晉伐之也齊威王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齊幽公之十八

章華

年而威王立 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藺。正義曰在石州趙之西北屬趙故云趙北藺也 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正義曰今汝州魯山縣也 武侯卒。索隱曰紀年云武侯二十六年卒 子罃立。是爲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正義曰中音仲 公孫頎自宋入趙。索隱曰頎音祁紀年云武侯元年封公子緩趙侯種韓懿侯伐我取蔡而惠成王伐趙圍濁陽七年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是說此事也 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索隱曰懿侯哀侯之子 魏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徐廣曰汲冢紀年惠王二年魏大夫王錯出奔韓也 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徐廣曰除一作陪○正義曰按除除魏罃及王錯也 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幷兵以伐魏。戰于濁澤。徐廣曰長社有濁澤○索隱曰系本云成侯名種 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索隱曰此蓋古人之言及俗說故云故曰 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徐廣曰齊世家云獻觀以和齊

按爲趙一本作圍皆不解疑有誤

楊愼曰書韓趙伐魏既叙其事而断論于後左氏法也

斷語有萬鈞力

年表曰伐魏取觀今之衛縣也○索隱曰田完系家云敗魏于濁津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正義曰觀音館魏州觀城縣古觀國國語云觀國夏啓子太康第五弟之所封也夏衰滅之矣

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宅陽故城一名北宅在鄭州滎陽縣東南十七里也

武堵為秦所敗。徐廣曰秦年表曰敗韓魏洛陰

六年伐取宋儀臺。徐廣曰一作義臺○索隱曰表亦作義臺然義臺見莊子司馬彪亦曰臺名郭象云義臺靈臺也

九年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徐廣曰年表云虜我太子也

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鄗。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索隱曰紀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皆在十四年鄭釐侯者韓昭侯也韓哀侯滅鄭而徙都之遂改號曰鄭

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林。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正義曰塞先代及括地志云桓陽縣漢舊縣也在銀州銀城縣界按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北達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也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梱音固矣

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正義曰邯鄲洛州縣也漳水名漳二水源出洛州武安縣三門山也

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徐廣曰年表云二十七年丹封名會丹魏大臣也

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索隱曰魏文侯滅中山使子擊守之後尋復國至是始令相魏其中山後又為趙所滅也

三十年魏伐趙。

鮑彪曰此申生伐皐落之例晉国之覆轍也里克之諫惠王非忘之而忍為之故孟子謂之不仁

正義曰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齊齊此文誤耳魏伐趙趙請救齊齊使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乃在十八年也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駰案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囿城有南北二城在汴州雍丘縣界本屬外黃即太子申見徐子之地也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正義曰莒密州縣也在齊東南言從西破齊并至莒地則齊土盡矣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

按國策謂彼利太子之攻戰而欲滿其意者衆

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正義曰啜穿悅反汁之入反冀功動者衆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徐廣曰在元城。○索隱曰按紀年云二十八年與齊田肹戰于馬陵又上二年魏敗韓馬陵十八年趙又敗魏桂陵桂陵與馬陵異處○正義曰虞喜志林云馬陵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按龐涓敗即此也徐說馬陵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龐涓敗非此地也田完世家云宣王二年魏伐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韓氏請於齊齊使田忌嬰將孫子為師救趙韓已擊魏大破之馬陵按南梁在汝州又此傳云太子為上將軍過外黃又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按孫子減竈退軍三日行至馬陵遂殺龐涓虜魏太子申大破魏軍嘗當如虞喜之說從汴州外黃退

至濮州東北六十里是也然趙韓共擊魏戰國於南梁韓急請救於齊齊師丞大梁敗魏馬陵豈合更渡河北至魏州先城哉徐說定非也 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索隱曰紀年云二十九年五月齊田肦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績是也然言二十九年不同 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徐廣曰今浚儀駰案汲冢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索隱曰紀年以爲惠王九年蓋誤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魏之都也畢萬十葉徙大梁按今汴州浚儀也 以公子赫爲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

楊慎曰此段約孟子之文則拙矣

平阿南。駰案地理志沛郡有平阿縣也 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劉熙曰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 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索隱曰紀年云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未卒也 子襄王立。索隱曰系本襄王名嗣 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徐廣

曰今薛縣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徐廣曰二年伐趙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雕陰故縣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圍我焦曲沃。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焦城在陝縣東北百步古號城中東北隅周同姓也曲沃在陝縣西南三十二里按今有曲沃店也予秦河西之地。正義曰自華州北至同州竝魏河北之地盡入秦也六年，與秦會應。徐廣曰潁川父城有應鄉也○正義曰應乙陵反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秦取我汾陰皮氏焦。正義曰括地志云汾陰故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九里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百八十步也魏伐楚敗之陘山。徐廣曰在密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縣西南三十里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正義曰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秦魏之上郡地也按丹鄜延綏等州北至固陽竝上郡地魏築長城界秦自華州鄭縣已北濵洛至慶州洛源縣白於山即東北至勝州固陽縣東至河西上郡之地盡入於秦秦降我蒲陽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正義曰絳州桐鄉縣晉曲沃邑十三州志云古平周縣在汾州界休縣西五十里也

按京房易傳云女子化爲丈夫茲爲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勝厥咎亡一曰男化爲女宮刑濫也女化爲男婦政行也

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黄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爲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

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索隱曰系本襄王生昭王而無哀王蓋脫一代耳孔衍敘魏語亦有哀王而紀年說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稱後元一十七年卒此文分惠王之歷以爲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三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然則是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

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正義曰韓魏楚趙燕也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津城在冀州棗陽縣東南二十五里本趙邑今屬魏也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索隱曰樗里子秦昭王弟名疾居樗里故因號焉走犀首岸門。徐廣曰潁陰有岸亭。○索隱曰犀首官名即公孫衍劉氏云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爲太子。索隱曰政魏公子也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徐廣曰年表云擊齊虜聲子於濮也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索隱曰紀年云八年翟章伐衛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正義曰如耳魏大夫姓名也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徐廣曰在上黨。○正義曰閼於連反與音預羊腸坂道在太行山上南口懷州北口潞州閼與故城在潞州及儀州若斷羊腸拔閼與北連恒州則趙國東西斷而爲三也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亡者魏爲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醳衛。不如以魏醳衛。正義曰醳音釋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

按如耳之罷魏兵即蒯通說武信君矦范令之故術也

余有丁曰按国策是哀王時事太子當是昭王索隱解

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衛醳衛不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醳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索隱曰章爲魏將後又相秦 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索隱曰薛公田文也 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索隱曰昭魚昭奚恤也 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索隱曰太子即襄王也 代曰。請爲君北必相之。昭魚

楊慎曰先假爲說梁王之詞備載而于其說梁王也則

曰。奈何。對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爲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彊。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

但曰以此告之此省文也與前李克對翟璜之文異

歿。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一本反作阪）。陽晉。封陵（索隱曰紀年作晉陽封谷○正義曰陽晉當作晉陽也史文誤括地志云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表云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陽晉晉陽即此城也封陵亦在蒲州按陽晉故城在曹州解在蘇秦傳也）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徐廣曰二十年與齊王會于韓）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徐廣曰一日河渭絕）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索隱曰汲冢紀年終於哀王二十年昭王三年喪畢始稱元年也）子昭王立。（索隱曰系本昭王名遫）

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

按國策芒卯許以鄴事趙令閉關絕秦趙大惡趙王恐魏承秦之怒割五城以合于魏而支秦

鮑彪曰此馮亭上黨之事也惠文失之于魏孝文失之于韓雖所喪敗有多寡之差其貪而不明真父子也

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索隱曰言卯以智詐見重於魏）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正義曰年表及括地志云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十里新垣近曲陽未詳端的所之處也）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正義曰即王城也今河南郡城也）十三年秦拔我安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城故城在豫州汝陵縣東南七十一里）兵到大梁去。（徐廣曰十四年大水）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

按蘇代戰國策作孫臣

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索隱曰系本安僖王名圉〕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徐廣曰在修武〕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

楊慎曰兩无奈寡人何言有輕重

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正義曰博頭有刻爲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爲餘行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郪丘〔徐廣曰郪一作廩丘又作邢丘郪丘今爲宋公縣○索隱曰郪七系反又音妻○正義曰郪十私反又音妻地理志云汝南郡新郪縣應劭曰秦伐魏取郪丘漢興爲新郪章帝封殷後更名宋也〕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

王維楨曰引知氏首末以悟秦王敘述委切聳動人心

對曰。索隱曰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作伏琴而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五文各不同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晉水源出并州晉陽縣西懸甕山山海經云懸甕之山晉水出焉東南流注汾水昔趙襄子保晉陽智氏防山以水灌之不沒者三版其瀆乘高西注入晉陽城以周灌東南出城注於汾陽也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爲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正義曰安邑在絳州夏縣本魏都汾水東北歷安邑西南入河也絳水可以灌平陽。正義曰平陽晉州本韓都也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名弗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湧揚波注縣積壑二十許丈望之極爲奇觀矣按引此灌平陽城也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索隱曰易音以豉反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索隱曰按雎字音七余反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雎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

楊慎曰告君述古人事而必今之事比而斷之如子胥諫吳王引有過氏滅夏后氏之類皆用此法

茅坤曰唐雎之說中情事

按戰国策范痤獻書魏王曰夫殺無罪范痤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不王主之

已。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爲與也。索隱曰與謂許與爲親而結和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太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

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又遺其相信陵君書云云

按此言襲趙之欲此有以深中信陵之畏矣是以信陵言于王而免之

按无忌戰国策作朱巳

吳寬曰信陵君說魏王无親秦且料秦必滅六国乃休可謂先覺之矣者矣

茅坤曰千年以來絕調之文絕世之

○索隱曰騎音奇禮云中屋履危蓋昇屋以避兵也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一作狄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

眞德秀曰此書于魏之情狀與當時形勢利害若指諸掌而文特奇妙可為論事之法

呂祖謙曰按韓世家不載其事必是時韓王少母后用事

按何也以下指𡰱秦亡韓之後必不伐楚與趙之故

戾勇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索隱曰戰國策亦作鄰字俗本或作鄴非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索隱曰復音扶富反謂前年秦韓相攻閼與而趙奢破秦軍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索隱曰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從秦向楚有兩道涉谷是西道河內是東道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正義曰劉伯莊云秦兵向楚有兩道涉谷西道河外東道從襄斜入梁州即東南至申州攻石城山險阸之塞也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今江夏鄳縣冥音盲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阸即此山上有石故城注水經云或言在鄳指此山也呂氏春秋云九塞此其一也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索隱曰攻亦作致戰國策見作致軍言致軍糧難也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正義曰從河外出函谷關歷同州南至鄭州東向陳州則背大梁也右蔡左召陵。徐廣曰一無左字○正義

按秦固有以下直指秦亡韓之後必首伐魏

曰上蔡縣在豫州北七十里邵陵故城亦在豫州郾城縣東四十五里竝在陳州西從汴州南行向陳州之西郊則上蔡邵陵正南面向東背身之右定無左字也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衞與總上齊矣。正義曰衞齊皆在韓趙魏之東故秦不伐也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總說破秦固有懷茅邢丘。徐廣曰在脩武軹縣有茅亭。正義曰茅卯包反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故懷城本周邑後屬晉左傳云周與鄭人蘇忿生十二邑其一曰攢茅括地志云有懷州獲嘉縣東北二十五里也獲嘉古脩武也邢丘在平皐括地志云平皐故城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本邢丘邑也以其在河之皐地也城垝津以臨河內。索隱曰戰國策云邢丘安城此少安字垝津在河北垝音九毁反。正義曰垝音詭字誤當作延括地志云延津故俗字名臨津故城在衞州清淇縣西南二十六里杜預云汲郡城南有延津是也河內共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索隱曰汲亦作波波及汲皆縣名俱屬河內有鄭地得垣雍。徐廣曰成皐滎陽亦屬鄭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也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正義曰雍於用反括地志云故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卷縣理或垣城也言韓亡之後秦有鄭地得垣雍城從滎澤決溝歷雍灌大梁是也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有安陵郡征羌有安陵亭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爲安陵也言魏王使者出向秦云共伐韓以成過失而更惡安陵氏於秦今伐之重非也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武陽鄰。正義曰括地志云葉陽今許州葉縣也昆陽故城在許州葉縣北二十五里舞陽故城在葉縣東十里此時葉陽昆陽屬秦舞陽屬魏也聽使者之惡之。索隱曰聽平聲使去聲隨安陵

按安陵魏人不欲攻韓與群臣異故惡之

按誅国策作許

余有丁曰周紀註南国江漢之間又曰南陽也詳此時屬韓

董份曰氣勢激盪

按異日以下追論韓未亾而魏且困於秦兵如此

按從林鄉軍言自秦伐林鄉以來以至于今也

氏而亾之。正義曰隨猶聽也無忌說言使者惡安陵氏亦聽秦亡安陵氏然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許必危矣秦有許地魏國可無害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正義曰南國今許州許昌縣南西四十里許昌故城是也此是屬韓在魏之南故言南國括地志云周時爲許國武王伐紂所封地理志云潁川許縣古許國姜姓四岳之後文叔所封二十四君爲楚所滅三卿背晉其地屬韓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又云河南縣有注城。正義曰河西同州也晉國都絳州魏都安邑皆在河東去大梁有千里也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閒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徐廣曰林鄉在宛縣。索隱曰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棐林在大梁之西北徐廣云在宛縣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本鄭舊縣也按劉徐二說是其地也秦七攻魏。五入囿中。徐廣曰一作城也。索隱曰囿即圃田圃田鄭藪屬魏戰國策作國中。正義曰括地志云圃田澤在鄭州管城縣東三里周禮云豫州藪曰圃田也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一云魏山都焚句陽有垂亭。索隱曰文臺臺名列士傳曰隱陵君施酒文臺也垂地名有廟曰都竝魏臺邑名。正義曰墮許規反括地志云文臺在曹州宛句縣西北六十五里也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正義曰陶曹州定陶也衛即宋州楚丘縣衛文公都之秦兵歷取其郊也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縣屬河南平或作乎字史記齊闕止作監字闕在東平須昌縣所亾於秦者山南山北。正義曰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鄧州屬韓汝州屬魏華山之北同華銀綏竝魏地也河外河內。正義曰河外謂華州以東

按異日以下亢說韓亡則魏受秦之禍必烈

楊慎曰撓之以講謂以求地摘撓之也

按鴈行言以次進詳韓世家

按是故以下總說從楚趙以存韓則韓以為利

至虢陜河內謂蒲州以東至懷衞也大縣數十。徐廣曰一作百名都數百。徐廣曰一作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索隱曰從音足松反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索隱曰撓音苦孝反謂韓被秦之兵撓擾已經三年云欲講說與韓和識亡猶知也戰國策云韓知亡猶不聽也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索隱曰從足松反從事謂合從事王也戰國策亦然王速受楚趙之約。

呂祖謙曰信陵君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王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以助韓則韓不至於失上黨趙不至於敗長平六国亦不至為秦所吞矣謀既不用又以矯殺晉鄙流落於外六国垂亡魏始再用之從

趙挾韓之質索隱曰言韓以質子入趙則趙挾韓質而親韓也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索隱曰效猶致也謂致故地於趙也。○正義曰無忌令魏王速受楚趙之從趙楚挾持韓之質以存韓而魏以求地韓必效之勝於與秦伐韓又與秦隣之禍殃也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徐廣曰朝歌有甯鄉。○正義曰共衞州共城縣甯懷州脩武縣本殷之甯邑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脩武今魏開通共甯之道使韓上黨得直路而行也使道安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安城在鄭州原武縣東南二十里時屬魏也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

連用五魏字奇

鋳英

去收合諸侯折強
秦之鋒若用之於
上黨長平未敗之
前天下雌雄之勢
未可量也
又曰是時秦欲取
韓上黨故蚕食其
地使與魏[illegible]中絕
故信陵君勸[illegible]假
道使與[illegible][illegible]往
來豈專為韓而已
哉韓不失上黨則
三晉之勢猶完也

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正義曰括地志云魏德故城一名晉鄙城在衛縣西北五十里即公子無忌矯奪晉鄙兵故名魏德城也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謂秦王曰。索隱曰戰國策作蘇秦爲公子增謂秦王公孫喜固謂魏相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衍也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

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爲景湣王。索隱曰系本安釐王生景愍王午也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爲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徐廣曰衛徙濮陽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徐廣曰十二年獻城秦。○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垣地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隰州隰川縣南四十五里在蒲水之北故曰蒲陽衍地名在鄭州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徐廣曰二年新

劉知幾曰太史公論魏之亡而歸之于天予以為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為主

鄭反 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辛如无忌之言 列女傳曰秦殺假 遂滅魏以為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索隱曰譙周云以予所聞所謂國之亡者有賢者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王況秦虎狼乎

索隱述贊曰畢公之苗因國為姓大名始賞盈數自正胤裔繁昌世載忠正楊干就戮智氏奔命文始建侯武實彊盛大梁東徙長安北偵卯既無功卬亦外聘王假削弱虜於秦政

蘇子古史曰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內師事卜子夏友田子方段干木被服儒者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方耕戰民賴以富而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西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子武侯稍已侵暴鄰國至孫惠王藉父祖之業結怨韓趙齊秦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申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四　終

茅坤曰三晉中韓為弱而世家所撰次本末亦无可覽睹処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韓世家第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正義曰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地縣西南八里又韓城在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古今地名云韓武子食菜於韓原地城也曰韓武子。索隱曰按左氏傳云邗晉應韓武之穆則韓是武王之子然詩稱韓侯出祖則是有韓而先滅今據此文云其後裔事晉封於原曰韓武子則武子本是韓侯之後晉又封之於韓原即今之馮翊韓城是也然按系本及左傳舊說皆謂韓萬是曲沃桓叔之子即是晉之支庶又國語叔向謂韓宣子能修武子之德起再拜謝曰自桓叔已下嘉吾子之賜亦言桓叔是韓之祖也今以韓侯之後別有桓叔非關曲沃之桓叔如此則與太史公之意亦有違耳武子後三世有韓厥索隱曰系本云萬生賕伯賕伯生定

陸溪曰此段敘事簡而該參看趙世家可見

邵寶曰厥知武久矣曷不特言景公而必待病且卜神深哉乎机非智者不足以及此予嘗

伯簡簡生輿輿生獻子厥從封姓爲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伏後身景公十一年，厥與郤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于鞍。正義曰音安括地志云故鞍城今俗名馬鞍城在濟州平陰縣十里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爲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索隱曰宣子名起州今在河內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州武德縣本周司寇蘇忿生之州邑也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索隱曰系本作平子名須宣子子也又云景子居平陽平陽在山西宋忠曰今河東平陽縣○正義曰平陽晉州城是貞子卒，子簡子代。徐廣曰史記多無簡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索隱曰按系本有簡子

謂嬰也杵也蟄九地厥也雷九天蟄非雷不起雷非時不鳴深哉乎机非時者不足以及此

按此世家相傳俱言代至為侯時則曰立

按此數語凡六七見

按風俗通云韓厥因卜者之辭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後建程嬰之義爲晉名卿是天所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矣

名不信莊子名庚趙系家亦有簡子名不佞也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索隱曰康子名虎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索隱曰武子名啓章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索隱曰紀年及世本皆作景子名虔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索隱曰系本作武侯也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也○索隱曰戰國策作殺韓傀高誘曰韓傀俠累也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索隱曰紀年無文侯系本無列侯是

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正義曰靈丘蔚州縣也此時屬燕也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索隱曰紀年魏武侯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二十二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是韓既徙都因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索隱曰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若山卽懿侯也則韓嚴爲韓山堅也戰國策又有嚴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也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正義曰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正義曰在鄭州也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大雨三

月也。正義曰澮古外反在陵州澮水之上也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

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黄池徐廣曰在平丘魏取宋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正義曰東周河南鞏縣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内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弑其君悼公索隱曰姬亦作玘音羊之反姬是韓大夫而王邵亦云不知悼公何君也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臼曰許慎曰屈宜臼楚大夫在魏也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

按昭侯不卹民急則干天怒矣是以果不出門宜臼能以人事驗天心智哉

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贏徐廣曰時衰耗而作奢侈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索隱曰紀年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卒下敗韓舉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爲宣惠王之年又上有殺悼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謚則韓微小國史失代系故此文及系本不同今亦不可考也

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索隱曰按此則舉是韓將不疑而紀年云韓舉趙將蓋舉本趙將後入韓又紀年云其敗當韓威王八年是不同也十一年君號爲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伐敗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縣音於乾反。正義曰今許州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有鄢陵故城是也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濁

澤。徐廣曰一云鯾申差長社有濁澤。○索隱曰脩魚地名鯾申差二將名鯾音瘦亦作鯾。○正義曰按濁澤者蓋誤當作觀澤年表云秦惠文王更元八年與韓戰斬首八萬韓宣惠王十六年秦敗我脩魚得將軍申差魏哀王二年齊敗我觀澤趙武靈王九年與韓魏擊秦齊湣王七年敗魏世家云濁澤定誤矣徐廣又云濁澤在長社不曉錯誤之甚括地志云觀澤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

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索隱曰公仲韓相國名侈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索隱曰一謂名都也二謂使不伐韓而又與之伐楚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索隱曰警戒也戰國策作儆亦同將西購於秦。索隱曰戰國策作講講亦謀議與購求意通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索隱曰言韓王信楚之救雖不能聽待楚救至王折入於秦猶德於楚也必不爲鴈行以來。索隱曰言韓以楚必救已已雖隨秦來戰猶德於王故不爲鴈行而來言不同心旅進也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

按考要云行者行列也魏世家云投質于趙請為天下雁行頓刃蘇秦傳云使弱燕為雁行而強秦敝其後義與此同皆戰国策文也

鮑彪曰二子皆庸中之材也宣惠怵於其言惑於重幣雖有公仲之謀因难以入至於非兄弟非素約而以虛名救我者豈不明著矣乎如之何弗听也

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索隱曰徇從兵也言以兵助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索隱曰止不令西之秦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

按戰国策云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听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徐廣曰潁陰有岸亭。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矣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徐廣曰周王赧之三年也與秦共攻楚。徐廣曰圍景座也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索隱曰故楚都在今均州也。○正義曰左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徐廣曰一云周赧王六年韓襄哀王三年張儀死赧王九年襄哀王六年秦昭王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韓城一名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韓宜陽城也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

按蟣蝨國策作幾瑟

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徐廣曰與秦會臨晉因至咸陽而還 十一年，秦伐我，取穰。正義曰穰人羊反鄧州縣也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楚之別邑秦初侵楚封公子悝為穰侯後屬韓秦昭王取之也 與秦伐楚，敗楚將唐眜。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蝨爭為太子。時蟣蝨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蝨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索隱曰方城楚之北境之外謂北境之地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左傳云楚大夫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杜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 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徐廣曰在陽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雍氏城在洛州陽翟縣二十五里故老云黃帝臣雍父作杵臼也 韓必起兵以

余有丁曰按国策云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于三川以待公殆不合兵于南鄭矣

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蝨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湣王十二年皆云楚圍雍氏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又云齊宋圍煮棗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則此卷所云襄王十二年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圍雍氏以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之三年事 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眜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正義曰南鄭梁州縣藍田雍州縣秦王言或出雍州西南至鄭或出雍州東南歷藍田出嶢關俱統楚北境以待韓使而東救雍氏如此遷延救之不合於楚矣 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索隱曰殆不合於南

按施猶設也張設於韓之功于三川天子之都而歸咸陽

鄭公仲曰子以爲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徐廣曰祖者宗之習之謂也故智猶前時謀計也 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隱曰到欺也猶俗云張到然戰國策作勁 勁強也 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索隱曰言楚陰知秦不爲公用亦必易與公相支拒也 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正義曰施猶設也三川各天子都也言韓戰勝楚則秦與韓駕御於楚即於天子之都張設救韓之功行霸王之迹加威諸侯乃歸咸陽是也 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

按實類有約疑秦楚約攻韓也

按先身後儀言欲秦之救已而不欲其勁韓也鮑彪以先已所見後儀之故智徐註以爲儀在之日而云非也

按此言雖合齊楚圖国事耳秦无辭怨之

守之。正義曰楚乃塞南河四關守之韓不能救三川 公不能救也。竊爲公患之。司馬庚 徐廣曰一作康 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徐廣曰昭魚楚相國○索隱曰戰國策謂之昭獻也 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索隱曰劉氏云詐言昭魚來秦欲得秦官之印璽收即取之義也 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正義曰先以身存韓之計而後知張儀爲秦到魏之計不如急以國合於齊楚 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正義曰惡烏故反公孫昧言公仲所惡者張儀到魏之計雖以國合於齊楚其實猶不輕欺無秦也 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徐廣曰甘茂傳云楚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甘茂爲韓言之乃丁師於殽以救韓

按此言楚不王蟣虱則必入質以此卜之

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首二萬敗楚襄城殺景鈌周本紀赧王八年之後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紀年於此亦說楚入雍氏楚人敗然其時張儀已死十年矣○正義曰自此已上十二年並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一段事也前注徐廣云楚圍雍氏之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三年事徐說非也徐見下文云先身而後張儀及公之所惡者張儀也言張儀尚存楚又兩度圍雍氏故生此前後之見甚誤也然是公孫眛却述張儀時事說韓相公仲耳

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曰。徐廣曰號新城君○索隱曰芊姓戎名秦宣太后弟號新城君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索隱曰戰國策公叔伯嬰與蟣虱及公子咎立是襄王子然伯嬰即太子嬰嬰前死故咎與蟣虱又爭立此取戰國策說伯嬰未立之前亦與蟣虱爭立故事重而文到也公何不爲韓求質於楚。索隱曰令韓求楚更以別人爲質以替蟣虱也○正義曰爲于僞反後同質子蟣虱

按此韓皆指公叔伯嬰爲言

蘇代令芊戎爲韓求蟣虱入於韓楚不聽公叔伯嬰知秦楚不以蟣虱爲事必以韓合於秦楚楚王聽入質子相韓當云楚王不聽入質子於韓承前脫不字耳次下云知秦楚不以蟣虱爲事重明脫不字楚王聽入質子於韓。索隱曰質子蟣虱也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爲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爲秦求質子於楚。索隱曰令芊戎敎秦於楚索韓所遣質子令入之於秦也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正義曰言韓合齊魏以圍楚楚必尊重芊戎以求秦救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正義曰自此已前蘇代數計皆不成故韓竟立咎爲太子也韓立咎爲太子。齊魏王

茅坤曰時從人已散魏齊及韓何以有此

來。正義曰蘇代爲韓立計故得齊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正義曰宛於元反宛鄧州縣也時屬韓也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正義曰北武遂及上武遂皆宜陽近地十年秦敗我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西周閒。二十一年使暴鳶救魏。正義曰鳶音捐韓將姓名爲秦所敗。鳶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正義曰司馬彪云華陽山名在密縣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徐廣曰筮一作筌○索隱曰戰國策作田苓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爲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正義曰陘音刑秦拔陘城於汾水之旁陘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旁也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正義曰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也我上黨郡

按陳筮將変而佗從之語所以激穰侯不敢不救也故能八日而兵至

司馬光曰韓以微弱之国居天下之衝首尾腹背莫不受敵然猶社稷血食幾二百年豈非昭矦奉法之謹賞不加无功罰不失有罪後世雖不肖猶得蒙遺烈以自存乎

劉辰翁曰獨重韓厥是也韓有土乃厥起之

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正義曰韓上黨也從太行山西北澤潞等州是也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徐廣曰負黍在陽城○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負黍在洛州陽城西三十七里也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皐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爲頴川郡。韓遂亡。正義曰亡在秦始皇帝十七年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爲諸矦十餘世。宜乎哉。

索隱述贊曰韓氏之先實宗周武事微國小春秋無語後裔事晉韓原是處趙孤克立智伯可取既徙平陽又侵負黍景趙據矦惠文僭王秦敗脩魚魏會區鼠韓非雖使不禁狼虎

蘇子古史曰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矦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與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爲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余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晉自文公伯諸矦至平公入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illegible]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飢饉其報固當然哉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五終

茅坤曰予覽田齊世家太史公竒其懿仲之卜也然觀田常賓客舍人出入宮中者不禁卒有七十餘男而田氏之宗乱矣又曰威王强齊處可覌屠王雖以驕亡而君王后之入也毋子敬于秦之睹而国以四十年不被兵而秦且併天下矣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索隱曰佗音徒何反此系家以佗爲厲公而左傳厲公名躍陳系家又有利公躍利即厲也是厲公名躍非名佗也蓋佗是厲公之兄立未踰年無謚今此云厲公佗非也佗一名五父故經云蔡人殺陳佗傳又云蔡人殺五父是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正義曰杜預云姜姓之先爲堯四嶽也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正義曰陳湣公周敬王四十一年爲楚惠王所滅齊簡公周敬王三

高洪寫　鄧欽刊

十九年被田常所殺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爲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爲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爲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

按大事記云成子陳恒也春秋謂之陳史記謂之田蓋自春秋後遂稱田氏也張之象曰按名各係以姓亦一例也

免負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正義曰工巧之長若將作大匠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凰于蜚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爲敬仲仲生穉孟夷索隱曰系本作夷孟思蓋穉是名孟夷字也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徐廣曰應劭云始食菜地由是改姓田氏○索隱曰據史此文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爲田氏○正義曰按敬仲既奔齊不欲稱本故國號故改陳字爲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徐廣曰一作芷○索隱曰系本作閩孟克芷吕改反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

王維楨曰田釐子乞陰行私惠以收民心其意豈难知哉

茅坤曰以晏嬰之矣又得君之專而景公矣君也卒不能損田氏之權此可見天心所移人末如之何也巳

來奔齊。索隱曰逞音盈史記多作逞字 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正義曰釐音僖也 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眾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

王維楨曰為紿二字下得稱情

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詳齊世家 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徐廣曰一作粥子。索隱曰荼音舒又如字 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太子。索隱曰惠子名夏昭子名張 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偽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紿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

王維楨曰先下僞給二字復下一誣字字法變換

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索隱曰橐音託橐中謂皮橐之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

王維楨曰按史通云田常見在而遽呼以謚此之不實審然可見

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正義曰音臺又音台賈逵云齊地也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郤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爲左右相駰案監一作闞索隱曰監如字又苦濫反監姓止名也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索隱曰言嫗之采芑菜皆歸入于田成子以刺齊國之政將歸陳氏也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索隱曰御官也鞅名也亦田氏之族田監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

止之宗人也（索隱曰齊系家云子我夕賈逵云卽監止也尋其文意當是監止今云宗人太史誤耳）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正義曰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索隱曰需音須需者疑也疑必致難故云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非九州之徐○正義曰齊之西北界上地名在勃海郡東平縣也）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己遂弒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

王維楨曰以刑罰自任者德已布而又欲施威以制之

也　余有丁曰昔市私恩所以結人心今專刑罰所以籠威權也

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徐廣曰安平在北海。○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北海東安平六國時曰安平徐廣說是○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酅邑青州即北海郡也瑯邪沂州也從安平巳東萊登沂密等州皆自爲田常封邑也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索隱曰鮑昱云陳成子有數十婦生男百餘人與此亦異然譙允南按春秋陳恒爲人雖志大負殺君之名至於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非苟爲禽獸之行夫成事在姦鄙子七十稱以長亂事豈然哉言其非實也

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徐廣曰盤一作壁。○索隱曰壁音許既反。系本作班。相齊。常諡爲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分其地。徐廣曰宣公之三年時也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

茅坤曰繁其枝固其黨孚四世而後滅姜齊而田齊因以立

襄子卒，子莊子白立。索隱曰系本名伯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二里也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魯城在許昌縣南四十里本魯朝宿邑長葛故城在許州長葛縣北十二里鄭之葛邑也鄢陵故城在許州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爲安陵也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索隱曰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系本及史記者

按田和乃號田太公

不得錄也而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又據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之滅秖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剡卽有十二代與莊子鬼谷說同明紀年亦非妄說也 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正義曰音城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說文云郕魯孟邑是也 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毌丘。索隱曰毌音貫古國名衛之邑今作毌者字殘缺耳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貫城卽古貫國故貫今名蒙澤城在曹州濟陰縣南五十六里也 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索隱曰紀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丘叛於趙十二月宣公薨於周正爲明年二月 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徐廣曰十一年伐魯取最 ○索隱曰貸音土代反最音祖外反 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

黄震曰按田乞田常皆以大斗予小斗收愚齊民以結其心用世弑逆專其国政而阴奪之蓋不待田和遷康公自立而太公之齐已為田氏有久矣

歸有光曰或是一事而傳聞不同戰

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徐廣曰東平平陸 ○正義曰兗州縣也 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 ○索隱曰徐廣蓋依年表爲說而不省此上文貸立十四年又云明年會平陸又三年會濁澤是十八年表及此註並誤 求爲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爲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徐廣曰伐魯破之 子桓公午立。索隱曰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弒田侯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爲桓侯與此系家不同也 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索隱曰大臣謂騶忌段干朋如戰國策威

國策又作閔王燕噲事

按戰國策云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

王二十六年邯鄲之役有此謀臣耳又南梁之難在宣王二年有騶子田忌孫臏之謀戰國策又有張丑其詞前後交互是記者所取各異故不同也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索隱曰段干姓朋名也戰國策作段干綸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索隱曰戰國策作田期思紀年謂之徐州子期蓋即田忌也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爾時齊伐燕燕桑丘魏趙來救之魏趙世家並云伐齊至桑丘皆是易州六年救衛桓公卒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十三

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所之子噲與子之國可始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还之韓自以得交于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国也

按此欲言齊威中興先以初不治起案

楊循吉曰齊威之伯不在阿即墨之断而在毀譽者之刑

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與此不同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正義曰靈丘河東蔚州縣按靈丘此時屬齊三晉因喪伐之韓魏趙世家云伐齊至靈丘皆是蔚州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鉅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魯陽關故城在兗州博城縣南二十九里西臨汶水也晉伐我至博陵正義曰在濟州西界也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正義曰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即墨故城是也毀言日

按考要云李阿大夫者乃佞臣周破胡也列女傳曰威王即位諸侯並侵之其佞臣周破胡專权擅勢嫉賢妒能即墨大夫賢而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佞臣也不可不退于是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破胡并烹之

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正義曰音絹即濮州甄城縣北合在即墨字上也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

楊循吉曰再述而不煩重言而不殺文之委婉鄭重處也

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索隱曰春秋後語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蔡邕曰凡絃以緩急爲清濁琴緊其絃則清緩其絃則濁清清濁者言琴之聲也攫之深。醳之愉者。徐廣曰以爪持也攫音巳足反愉一作舒○索隱曰醳音釋與下文舍字並同愉音舒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

亨坤曰髠之善為諷忌之善為悟兩奇也

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髠見之曰。善說哉。髠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髠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索隱曰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故云得全也全昌者謂若無失則身名獲昌故云全昌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索隱曰謂佩服此言常無離君故曰謹毋離前淳于髠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索隱曰狶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為車輪至滑而堅也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言逆理反經也故下忌曰請謹事左右言毋事須順從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髠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徐廣曰幹一作乾然而不能傅合疏罅。索隱曰幹音孤悍反昔久舊也幹弓幹也考工記作栝幹則栝昔音相近言作弓之法以膠被昔幹而納諸檠中是猶以勢令人合也傅音附罅音呼嫁反以言膠幹可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傅合於疏罅隙縫以言人臣自宜彌縫得所豈待拘以禮制法式者故下云請自附於萬人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髠曰。狐裘雖弊。不可

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閒。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索隱曰較者校量也言有常制若車不較則車不能載常任琴瑟不較則琴不能成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駰案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爲設以微辭騶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踞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詘而去騶忌之禮踞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耶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騏驥者爲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系氂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索隱曰韓嬰詩外傳以爲齊宣王其說不同所以異也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索隱曰檀子齊臣檀姓子男子美稱大夫皆稱子盼子田盼也黔夫及種首皆臣名事悉具戰國策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索隱曰邾莒宋魯之北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

茅坤曰覽威王之論寶其識遠矣所以能伯

楊維楨曰齊威王寶四臣之論似矣而未盡也當時士之不曰豈特四臣之寶已哉惧齊人之佻而詐也寶之以信野而蕩也寶之以礼刻礉而殘傷寶之以汰而競也寶之以仁奢儉此又寡人傳寶之大者若大王之照十二乘吾惧不照大王八尺

之楊而照大王四隣之寇也惠王聞之且將慚懼投珠於汾水矣何敢言寶

按此趄敘與桓公五年韓求救同觀

歸有光曰其後二字究有誤

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正義曰襄陵故城在兖州鄒縣也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閱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索隱曰在威王二十六年○正義曰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徐廣曰一作夫人○索隱曰牟辛大夫姓字也徐廣與年表竝作夫人王劭按紀年云齊桓公十一年弒其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然則夫人之字或如紀年之說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

按此趙叙與桓公韓求救威王

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犇。索隱曰按戰國策田忌前敗魏於馬陵因被構不得入齊歷十年乃出奔是時齊都臨淄且孟嘗列傳云田忌襲齊之邊邑其言爲得郎與系家不同也 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曰晉太康地紀曰戰國謂梁爲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二百步晉太康地記云戰國時謂南梁者別之於太梁少梁也古蠻子邑也 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

趙求救同觀

昇坤曰孫臏之謀巧于借魏脅韓而因以自為功矣

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索隱曰紀年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戰國策云南梁之難有張丐對云蚤救之此云鄒忌者王劭云此時鄒忌死已四年又齊威此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今此以田侯爲宣王又橫稱鄒忌者蓋此說皆誤耳 孫子曰。索隱曰孫臏 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徐廣曰嬰一作盼 孫子爲師。

劉子春

按七畧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之語曰天口

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索隱曰在宣王二年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正義曰括地志云博望故城在鄧州向城縣東南四十五里盟而去。徐廣曰表云三年與趙會博望伐魏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正義曰沛郡平阿縣也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索隱曰按紀年梁惠王乃是齊湣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時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後即為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當齊宣王時實所不能詳考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之。正義曰贅聟齊之稷下先生也田駢。正義曰白

茅坤曰孟軻氏且絀而不用宣王所好者声名耳而非其实也

楊慎曰按穀梁傳云稷下稷即側也稷字又作棘鄭志張逸問曰我先師棘下生何人也荅曰齊田氏時学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无常人也真德秀曰墨翟禽滑其一也宋鈃尹文其二也彭蒙田駢慎到其三也莊周惠施其四也

眠反藝文志云田駢齊人遊稷下號天口駢作田子二十五篇也接子。正義曰齊人藝文志云接子二篇在道家流慎到。正義曰趙人戰國時處士藝文云作慎子四十二篇也環淵。正義曰楚人孟子傳云環淵著書上下篇也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索隱曰齊地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趾往往存焉蓋因側系水故曰稷門古側稷音相近耳又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亦異說也春秋傳曰莒子如齊盟于稷門是也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索隱曰系本名遂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

楚圍雍氏。徐廣曰在陽翟屬韓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爲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福。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煮棗將拔。徐廣曰在濟陰宛朐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索隱曰能猶勝也言不勝其拔故聽齊拔之耳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索隱曰逐謂隨逐也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摶三國之兵。徐廣曰摶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索隱曰摶音團謂握領也徐亦通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摶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正義曰屈丐楚將爲秦所敗今更欲乘之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代三川而歸。索隱曰三川韓也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索隱曰公謂陳軫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正義曰施張設也言秦王於天子都張設迫脅也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

茅坤曰蘇代此論以韓魏齊楚秦五国為掌上之丸

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徐廣曰楚王欲得魏來事己而不欲與韓地也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正義曰蘇代謂陳軫令秦韓之兵不戰伐而得地陳軫於秦韓豈不有大恩德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索隱曰券要也左不正也言我以右執其而責之○正義曰左券下右券上也蘇代說陳軫以上券令秦韓不用兵得地而以券責秦韓却韓馮張儀以徇服魏故秦韓善陳軫而惡張儀多取矣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徐廣曰表與秦擊楚使

公子將大有功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徐廣曰時孟嘗君為相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徐廣曰三十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駰案左思齊都賦註曰齊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為是一門非邪○正義曰括地志云齊城章華之東有閭門武鹿門也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

鮑彪曰此策自爲智則明爲人謀則忠蘇張之巨擘也

凌約言曰倫問荅而又總其言意文有啓閉

按倍背同賓擯同有也

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宋世家云宋王偃諸侯皆曰桀宋也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駰案陽地濮陽之地○正義曰按衛此時河南獨有濮陽也有濟西

按戰國策開作啓貸作貳

趙之阿東國危正義曰阿東阿也爾時屬趙故云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正義曰淮北徐泗也東國謂下相僮取慮也有陶平陸梁門不開正義曰陶定陶今曹州也平陸兗州縣也縣在大梁東界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新城故城在宋州宋城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

按禱言以此求事秦

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二十一年魏納安邑及河內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索隱曰戰國策作宋地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索隱曰軼音姪車轍也言車轍往還如結也國策作結靷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

按戰國策議作伺伺亦圖也

茅坤曰自齊湣王以後齊多難而太史公本戰國策詳次如左

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正義曰懷州有溫城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徐廣曰案其餘諸傳無楚伐齊事年表云楚取淮北王解而卻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索隱曰淖音女教反

按荀子云國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敗也索爲匹夫不可得也齊湣宋獻是也

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正義曰鹵掠齊寶器也 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庸。徐廣曰敫音躍一音皎 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覲君王后。

凌約言曰史遷作齊世家却竟序秦滅六國而又結之以天下一并于秦蓋以齊附秦最後亡耳其有意哉

按趙爲齊楚扞蔽者言趙居二國西北秦攻二

君王后賢。不以不覲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爲安平君。正義曰安平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 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索隱曰蓋齊之謀臣史失名也戰國策以周子爲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亾久矣 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正義曰此時秦伐趙上黨欲克無意伐齊楚故言趙之於齊楚爲扞蔽也 猶齒

田必先絕趙二存則二国得以自隱而有蔽障

茅坤曰周子之言甚確論也惜乎君王后深入秦人之購卒不救趙而下系秦破趙于長平四十餘萬ム年王建朝秦ム年秦滅ム国而ム年秦虜齐王建遷之共松栢之歌于今猶可曇歔而太息也悲夫

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彊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

楊慎曰敘事畢又原其所以然以始字發之本王建之所以亡也

吳師道曰秦遠交齊而善之故齊事秦謹不悮其計也并諸侯信此恐未然史称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国各自救以故不受兵此实録也齐并諸侯信安得不助五国乎

許相卿曰此為上齐王听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之目所以著勝之不臣而疾建之不聽也

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地理志河內有共縣○正義曰今衞州共城縣也）遂滅齊爲郡（齐亡此 齊斷案）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閒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閒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

司馬光曰斉為三晉燕楚之根柢三晉燕楚為斉之藩蔽秦雖強暴百餘年不能一一諸侯以表裡相鉤帶也及斉王建用后勝之謀信秦間之言拱手以事秦不救五國五國以亡而斉為虜理勢然也

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徐廣曰戰國策云秦處建於共松栢間也○索隱曰耶音邪謂是建客邪客說建任言遂乃失策令建遷共共今在河內也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隱曰謂不詳審用客不知其善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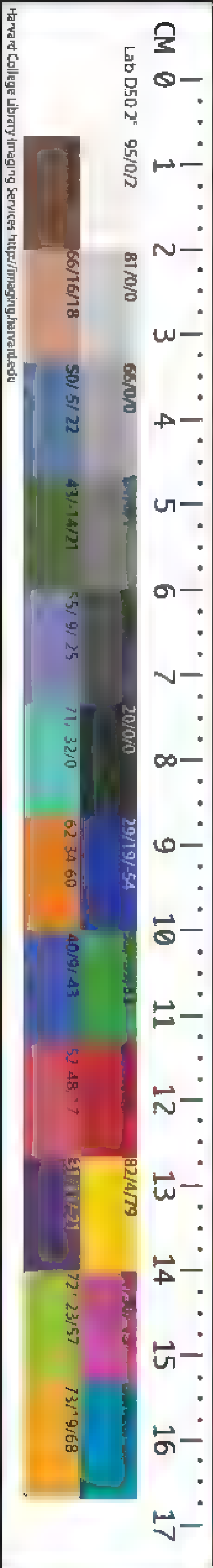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索隱曰比如字又頻律反二君即悼公簡公也僖子廢晏孺子鮑牧以乞故殺悼公而成子又殺簡公故云田氏比犯二君也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索隱述贊曰田完避難奔于大姜始辭羈旅終焉鳳皇物莫兩盛代五其昌二君比犯三晉爭彊和始擅命威遂稱王濟急燕趙弟列康莊秦假東帝莒立法章王建失國松栢蒼蒼

蘇子古史曰蘇秦欲連諸侯以拒秦此一時良算也公孫衍一說齊魏而蘇秦欲約不能期年以壞衆志之不一其勢固難成哉然天方相秦人謀雖善將有不能支者彼韓魏趙楚與秦壤地相接雖欲勉強抗秦而干戈日至勢不可矣如燕齊負海前有四國之限燕弱不足言如齊之強使與四國合從推其有餘以補不足時出而拯其亟雖秦之暴亦安能遂滅諸侯乎然威宣方以其力攻伐諸侯諸侯不親湣王取宋破燕求逞其欲不暇及遠而王建媮安自守僥倖秦之見容與五國相隨而亡豈非天哉然吾觀六國之亡其君無一人可以守國者楚考烈王死李園專國負芻與王猶爭立僅能自定而秦兵至趙王遷信讒以誅李牧魏景湣王用秦間以廢信陵韓王安制于韓玘燕丹私怨始皇欲以刺客斃秦雖使秦寇不作其勢亦不能久安

矣而况秦乘其弊乎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六 終



何良俊曰方漢之初孔子尚未嘗有封號而太史公逆知其必當有褒崇之典故遂為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今观戰國以後凡有爵土者孰有能至今存耶則世家之义莫有過于孔子者誰謂太史公為不知孔子哉

唐順之曰以所歷因敘

上阜曰孔子世家所取雜雜然比之載五帝三代者不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孔子世家第十七

索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為帝王之儀表示人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繼世象賢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既定吾無間然又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是聖人為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稱系家焉○正義曰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下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故為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索隱曰陬是邑名昌平鄉號孔子居魯之鄹邑昌平鄉之闕里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鄹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故闕里在泗

同壁如以象求人雖非其真然禹行舜趨要無桀跖步優孟者深考之亦足以成德也蘇軾曰嘗讀世家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所言者匹夫匹婦之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不能盡也按男女婚姻過期者爲野合紇已娶施氏老又求婚于顏氏此過期也

水縣南五十里輿地志云鄒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兗州鄒城闕里即此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邾面泗即此也按夫子生在鄒長從曲阜仍號闕里**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隱曰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正義曰括地志云叔梁紇厲亦名尼丘山祠在兗州泗水縣五十里尼丘山東趾地理志云魯縣有尼丘山有叔梁紇廟**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索隱曰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從父命爲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故論語云野哉由也又先進於禮樂野人

按孔子世家以魯紀年以孔子魯人也且亦作春秋之意

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禮耳○正義曰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陰道絕婚姻過此者皆爲野合故家語云梁紇娶魯施氏女生九女乃求婚爲顏氏顏氏有三女小女徵在據此婚過六十四矣**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爲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後序孔子卒云七十二歲每少一歲也**生而首上圩頂。**索隱曰圩音烏頂音鼎圩鼎言頂上窳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女陵山在曲阜縣南二十八里干寶三日紀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魯南山之空竇中無水當祭時灑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今俗名女陵山**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索隱曰家語云生三歲而梁紇死

按檀弓云孔子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尔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楊慎曰孔子不就季氏亦無要經與

葬於防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防山在兗州曲阜縣東二十五里禮記云孔子母合葬於防也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索隱曰謂孔子少孤不的知父墳處非謂不知其營地徵在笄年適於梁紇無幾而老死是少寡蓋以爲嫌不從送葬故不知墳處遂不告耳非諱之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正義曰俎豆以木爲之受四升高尺二寸大夫以上赤雲氣諸侯加象飾足天子玉飾也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正義曰括地志云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衢道也蓋其慎音引也。徐廣曰魯縣有闕里孔子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也○索隱曰謂孔子不知父墓乃且殯其母於五父之衢是其謹慎也○正義曰慎謂以紼引棺就殯所也郰人正義曰上音鄒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正義曰與

往之理

蘇軾曰孔子用于魯三月而齊人懼其伯以儒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爲否人也使其臣仁而被之以政則爲作東周矣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信子始

按孔子家語孔子之先自商并以來至于湯自湯以降封于宋歷于有餘年而後孔氏興人自正考父佐戴武宣歷數世而後

音預季氏爲饗飲魯文學之士孔子與迎而往陽虎以孔子少故折之也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索隱曰家語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不非之也今此謂孔子實要經與饗爲陽虎所絀亦近誣矣一作要經要經猶帶經也故劉氏云嗜學之意是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索隱曰昭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召大夫云云按謂病者不能禮爲病非疾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誤也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服虔曰聖人謂商湯滅於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杜預曰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服虔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茲益恭。

孔子出孔子復娶于宋之亓官氏而生伯魚匕匕復生伋而後道統之傳得其宗矣為万世計將以繼往開來其所關係非小補孔故錄之以補諸書之缺云

故鼎銘云。杜預曰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服虔曰僂傴俯皆恭敬之貌也循牆而走。杜預曰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侮。杜預曰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杜預曰於是鼎中爲饘粥饘粥餬屬言至儉也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王肅曰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也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索隱曰左傳及系本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不應更言魯人亦太史公之疎耳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索隱曰有本作委吏按趙岐曰委吏主委積倉庫之吏

按太史公所敘適周時孔子年未三十莊周謂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蓋周推尊孔子故為抑揚之詞要之適周之亦非一時事也

按孔子當時問禮老聃尚未莫弘厭非仁之所考明堂之則祭廟朝之度胃然而嘆謂乃今知

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閒。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索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蓋系家亦依此爲說而不究其旨遂俱誤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時即在十七耶且孔子見老聃云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人語也乃既仕之後言耳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索隱曰莊周財作軒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王肅曰謙言竊仁者之名送子以言。曰。聰明深

周公之不与周之所以興云
茅坤曰大史公好老氏予故陰與之

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為人臣者毋以有己。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惡已為人臣者王肅云言聽則仕不用則去保身全行臣之節也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

余有丁曰按乾侯晉地晉人以居公者齊處公于鄆非乾侯也
余有丁曰按昭二十年齊世家亦云景公與晏嬰狩魯界

辟。行中正。身舉五羖。正義曰百里奚也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索隱曰家語無此一句孟子以為不然之言也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正義曰郈音后括地志云鬬雞臺二所相去十五步在兗州曲阜縣東南三里魯城中左傳昭二十五年季氏與郈昭伯鬬雞季氏芥雞翼郈氏為金距之處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正義曰相州城安縣東南二十里斥丘故城本春秋時乾侯之邑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

因入[illegible]問孔子孔子自[illegible]嬰與孔子相友善[illegible]晏孔子適齊必因嬰以通于景公而世家謂為高昭子家臣以通景公或誤

金履祥曰按晏嬰長者也夫子亦每矣之今景公將封孔子而晏子不可

肉味。周氏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忘於肉味也○索隱曰按論語子語魯太師樂非謂太師也又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無學之文今此合論語齊魯兩文而為此言恐失事實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安國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對也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索隱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異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

其必有意史記載其沮止之語後夾谷之會史記亦謂晏子與有謀焉朱子皆削去不取或疑晏子心雖正而其學墨固自有不相為謀者欸然論晏子者惟當以孔子之言為正他書未可盡信也

司馬光曰晏嬰忠信以有礼愛君而樂善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產於吳悅季札豈以孔子獨不知而毀乎

息滅息也

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間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正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索隱曰劉氏奉音扶用反非也今奉音如字謂奉待孔子如魯季氏之職故下文云以季孟之間待之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

柳宗元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孔子烏得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

余有丁曰按吳伐越事在哀公元年

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韋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索隱曰家語云桓子穿井於費得物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是也 問仲尼云。得狗。韋昭曰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 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韋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也或言獨足魍魎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索隱曰夔音逵閬音兩家語作魍魎繅音騷然山繅獨一足是山神名故謂之夔夔一足獸狀如人也 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曰龍神獸也非當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腫○索隱曰沐腫音木踵 土之怪墳羊。唐固曰墳羊雌雄未成者也 吳伐越。墮會稽。王肅曰墮毀也○索隱曰會稽山名越之所都墮毀也吳伐越在魯哀元年 得骨節專車。韋昭曰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 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

家語云吳子使聘于魯問之孔子命使者曰无以吾命也賓既將事及發幣于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然後客執骨而問今載于定公五年此時吳未墮會稽安得獲骨之事

致羣神於會稽山。韋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故謂之神也 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韋昭曰防風氏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爲戮 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爲神謂諸侯也韋昭曰足以綱紀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 社稷爲公侯。王肅曰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爲公侯而已 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韋昭曰封封山禺禺山在吳郡永安縣駰案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爲武康縣今屬吳興郡 爲釐姓。索隱曰釐音僖家語云姓漆蓋誤系本無漆姓 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王肅曰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 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

王鏊曰：嘗疑公山不狃之叛也，而孔子欲往。然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按左傳，吳將伐魯，叔輒對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及吳使不狃將，故道險，由武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非以張公室乎？余故表而出之，以明孔子欲往之意。

蘇軾曰：佛肸之不作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孔子欲往者，以其

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按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王肅曰：十之，謂三丈也。數極於此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孔安國曰：不狃為季氏宰。○索隱曰：狃音女九反。鄒氏云一作蹂，論語作弗擾。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正義曰：醳音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正義曰：適音嫡。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此二句表孔子心亦出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索隱曰：檢家語及孔氏之書並無此言，故桓譚亦以為誑也。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何晏曰：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索隱曰：家語作西方。王肅云：魯國近東，故西方諸侯皆取法則焉。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

有是道也辛丁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

余有丁曰按左傳云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則知設左右司馬

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索隱曰及與也平成也謂與齊和好故云平 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徐廣曰司馬彪云今在祝其縣也 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王肅曰會遇之禮禮之簡略也 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噪而至。索隱曰家語作萊人以兵鼓噪劫定公袚音弗謂舞

王維禎曰奮袂見事急之狀不可少此二字

者所執故周禮噪有袚舞撥音伐撥謂大楯也 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索隱曰歷階謂歷階級也故王肅云歷階登階不聚足 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索隱曰熒惑謂熒而惑亂也家語作熒侮 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

陶

蘇軾曰三家不臣則魯无可治之理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墮其城出藏甲而三家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
余有丁曰按春秋記定公十二年墮郈墮費而史誤以

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正義曰鄆今鄆州鄆城縣在兗州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故鄆城在龔丘縣東七十里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太山博縣北有龜山○索隱曰左傳鄆讙及龜陰之田則三田皆在汶陽也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 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服虔曰三都三家之邑也 於是叔孫氏先墮郈。杜預曰東平無鹽縣東南郈鄉亭○正義曰括地志云郈亭在鄆州宿城縣東三十二里

為十三年年表記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而世家又以為十四年孔子去魯前後矛盾益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于是墮郈墮費三月魯大治齊人懼餽女樂以阻之孔子遂行正值魯十月有事于郊之日其圍成弗克在冬十二月此時孔子已去魯矣史記必誤
茅坤曰孔子欲墮三都墮郈与費矣而卒不能墮成勢之无可柰何也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 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服虔曰人有入及公之臺側 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服虔曰申句須樂頎魯大夫 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杜預曰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姑蔑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四十五里按泗水縣本漢卞縣地 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 公斂處父服虔曰成宰也 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

李夢阳曰居上不寬孔子以為不足观然攝政七日而即誅乱大夫卯故曰寬于良嚴于猾

按說苑云孔子曰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辯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

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索隱曰家語作皆如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句法）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索隱曰家語作容璣 王肅云舞曲名也）文馬三十駟遺魯君

也

柯維騏曰孔子誅少正卯其說出于荀卿朱子以論語左氏不載子思孟子不言疑之然荀卿去孔子未遠或[illegible]矣也

蘇軾曰孔子為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或以為太速孔子蓋自知必不久在相位故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已為少正卯所圖矣

按魯受女樂在墮郈費之後孔子去魯在圍成

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索隱曰謂請魯君為周徧道路游行因出觀齊之女樂）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王肅曰膰祭肉）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屯在魯之南也○索隱曰屯地名）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王肅曰言仕不遇也故且優游以終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

之先

言師巳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曰孟子曰孔子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今此云濁鄒是子路之妻兄所說不同 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索隱曰若六萬石似太多當是六萬斗亦與漢之秩祿不同○正義曰六萬小斗計當今二千石也周之斗升斤兩皆用小也 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索隱曰謂以兵仗出入以脅夫子也 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正義曰故匡城在滑州城縣西南十里 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索隱曰謂昔所被攻缺破之處也○正義曰琴操云孔子到匡

按韓詩外傳云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三終圍罷

王鏊曰匡人遭虎之暴識虎必真不應以貌似而誤圍夫子夫子亦必明

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 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索隱曰匡宋邑也家語云匡人簡子以甲士圍夫子 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 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致死也 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 天之未喪斯

言非虎不應託言斯文以自况其曰予畏恐有他說余有丁曰按甯武子當衛文公時至靈公計已百五六十年而孔子畏于匡此云使從者為甯武子家臣誤也

按丹鉛總錄云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古者仕於

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融曰如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天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不能違天以害己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索隱曰家語子路彈劍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沒之文及從者臣甯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劍而釋難今此合論語家語之文以為一事故彼此文交互耳去即過蒲。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匡城本漢長垣縣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

見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不仕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非不說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興而吾道顛之行哉見之者不過答其禮耳如此見聖人之心始白

珮玉聲璆然。正義曰璆音虯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索隱曰上見如字下見音去聲言我不為相見之禮現而答之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徐廣曰招搖翱翔也○索隱曰家語作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疾時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也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弃邪而反正矣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

李夢陽曰我不為禍端而或禍我此此无妄之災也若孔子厄宋魋是也

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氏曰天生德者謂授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索隱曰家語姑布子卿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索隱曰家語云河目而降顙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纍然不得志之貌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而槨有席而祭顧望無人也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

邵宝曰吾以是知孔子之未嘗為陳侯問臣也使誠為臣若隼之問曷為不于庭而使使即其所主乎又曷為其不召乎太史公不曰仕陳而曰居陳三歲其不為陳臣也明矣

按漢書五行志云是時中國齊晉南夷吳楚為強陳交晉不親附楚不固數被

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韋昭曰隼鷙鳥今之鶚也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死○正義曰隼音荀毛詩義疏鷂齊人謂之擊正或謂之題肩或曰省鷂春化為布穀此屬數種皆為隼陳湣公使使問仲尼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按惠公以魯昭元年立定四年卒又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則此湣公為是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正義曰肅慎國記云肅慎其地在夫餘國東北河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強勁弩射四百步今之靺鞨國方有此矢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王肅曰各以其方面所有之財

二國六禍後楚有白公之乱陳乘而侵之卒為楚所滅

賄而求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韋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韋昭曰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王肅曰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韋昭曰故府舊府也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鬭而死鬭甚疾蒲人懼索隱曰家語云寧我鬭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是也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正義曰衛在濮州蒲在滑州在衛西也韓魏及楚從西向東伐先在蒲後及衛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正義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他婦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索隱曰此西河在衛地非魏之西河也

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與公叔同畔者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朞年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也孔子行。佛肸爲中牟宰。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索隱曰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者也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中而不黑君子

余有丁曰師襄子即擊磬襄孔子用魯學爲司樂之官及孔子去魯而襄入於海史記載學琴於去魯之後殆非也歷聘紀年記孔子二十九歲適衛學琴厤几近之

雖在濁亂不能汙也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何晏曰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何晏曰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也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何晏曰此硜硜信已而已言亦無益也孔子學鼓琴師襄子。索隱曰家語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于琴蓋師襄子魯人論語謂之擊磬襄是也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

按韓詩外傳云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文王之操也孔子曰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知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王肅曰黯黑貌幾然而長徐廣曰詩云頎而長兮○索隱曰幾與注頎竝音祈家語無此四字眼如望羊王肅曰望羊望羊視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鳴鐸竇犨又作竇鳴犢舜華也○索隱曰家語云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國語云鳴鐸竇犨則竇犨字鳴犢聲轉字異或作鳴鐸慶華當作舜華諸說皆同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索隱曰有角曰蛟龍龍能興雲致雨調和陰陽之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王肅曰陬操琴曲名也○索隱曰此陬鄉非魯之陬邑家語云作槃操也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曰萬二千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

按說苑云孔子与齊景公坐周使來言周廟燔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曰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何以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无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卒。索隱曰此魯哀二年也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服虔曰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桓僖也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穿鑿以成章不知所以裁制當歸以裁耳○索隱曰此系家再有歸與之歎者前歎出孟子此歎見論語蓋止是一稱歸與二書各記之今前後再引亦失之也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

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於葉僭稱公不對未知所以對也）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菜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長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辟人之法者也己之爲士則從辟世之法也）耰而不輟。（鄭玄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者）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何晏曰爲其不達己意而非己）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於山林是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何晏曰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他日子路行。遇荷

蓧丈人包氏曰丈人老者蓧草器名也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包氏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分植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也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徐廣曰哀公四年也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

按說苑云孔子旣免于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大夫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于呂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齊桓困于長勺句踐困于會稽晉文困于驪氏夫困之爲道惟賢者獨知而難言者也

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安國曰興起也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晏曰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孔安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孔安國曰問今不然耶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也故不待學以一知之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王肅曰言人不信吾豈以未仁乎意者吾未

知耶。人之不我行也。[王肅曰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吾未智乎]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正義曰言仁者必使四方信之安有伯夷叔齊餓死乎]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正義曰言智者必使處事通行安有王子比干剖心哉]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穫之]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已不能每順人之意]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為汝主財言志之同也]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服虔曰書籍也○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各立社則]

余有丁曰按此時顏子尚從在楚無恙也或謂顏子卒于哀公六年非也

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冉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

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兮。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者猶可追也。孔安國曰自今已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安國曰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包氏曰下下車也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索隱曰此哀七年時也百牢牢具一百也周禮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今吳徵百牢夷不識禮故子貢對以周禮而後吳亡是徵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鄫城在沂州丞縣地理志云繒縣屬東海縣也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

衛之政兄弟也。包氏曰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包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包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野不達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於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遵行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繒已四年矣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索隱曰徐說去會四年是也按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在衛歸魯不見有在陳之文在陳當哀公之初蓋年表誤爾○正義曰括地志云郎亭在徐州滕縣西五十三里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曰二十五家爲社千社卽二萬五千家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子衛

卿也〕將攻太叔〔左傳曰太叔名疾〕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服虔曰鳥喻已木以喻所之之國〕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索隱曰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魯系家云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則首尾計十五年矣〕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索隱曰論語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又哀公問曰何爲則人服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人服今此初論康子問政未合以孔子荅哀公使人服蓋太史撮畧論語爲文而失事實〕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

允煐曰撮畧論語爲文而得其條理黄省曾曰聖人作經匪覩凡庶待王者也匪傳須臾待万世者也万世之下有王者與式而行之仲尼之言不爲徒矣

欲情慾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類相召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者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何晏曰太師樂官名也五音始奏翕如盛

按考要云歐陽氏謂遷說然也書傳所載逸詩不可勝紀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也按詩序凡三百十一篇而六篇亡其詞故史遷及班固諸人皆謂三百五篇以見在爲數耳

也縱之純如何晏曰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和諧也皦如何晏曰言其音節明繹如也以成何晏曰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正義曰去丘呂反重逐龍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正義曰亂理也詩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毛萇云關關和聲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也按王雎金口鶚也鹿鳴爲小雅始正義曰小序云鹿鳴宴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毛萇云鹿得苹呦呦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與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文王爲大雅始正義曰小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鄭玄云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清廟爲頌始正義曰小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萇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正義曰序易序卦也夫子作十翼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易正義曰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爲上下篇先後之次其理不易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彖正義曰吐亂反上彖卦下辭下彖爻卦下辭易

按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周盛時環海內而封者千八百國使各陳一詩亦千八百篇矣今載于經者惟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十一國皆春秋時詩其也一一无所録則遷之言未必无據特以尺爲夫子所刪爲尹理尔

按抱朴子云有古强者云孔子嘗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擿三折今乃大悟

正義曰夫子所作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德或說其卦義或說其卦名莊氏云彖斷也言斷定一卦之義也繫正義曰如字又音系易正義云繫辭者聖人繫屬此辭於爻卦之下分爲上下篇者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又言系辭者取綱系之義也象正義曰上象卦辭下象爻辭易正義云萬物之體自然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今夫子釋此卦之象也說卦正義曰易正義云說卦者陳說八卦德業變化法象所爲也文言正義曰易正義云夫子贊明易道申說義理釋乾坤二卦經文之言故稱文言又雜卦者六十四卦以為義於序卦之外別言聖人之與因時而作隨其事宜不必祖襲當有損益又云雜揉象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按史不出雜卦故附之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正義曰濁音卓鄒音

王鏊曰此處叙下如此一口

聚顏濁鄒非七十七人數也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何晏曰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絕四毋意何晏曰以道爲度故不任意也毋必何晏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何晏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也毋我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也所慎齋戰疾何晏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慎也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晏曰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之也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端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重教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溫恭貌也○索隱曰有本作逡逡音七旬反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鄭玄曰唯辯而謹敬也○

索隱曰論語作便便便便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安國曰中正之貌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安國曰和樂貌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孔安國曰言端好也君召使儐鄭玄曰有賓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孔安國曰必變色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命也既行出而車駕隨之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孔安國曰魚敗曰餒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包氏曰瞽盲三人行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而從之不善而改之無常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

王韋曰帝王本紀及孔子世家本非太史公力量所及然採經摭傳其用心亦勤矣雖詩有茂頌而往往能識其大者世家末引子貢顏淵語甚有見乃獲麟身顏淵死相次自此以後敘夫子卒時讀之令人悽愴起千載

之何晏曰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也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弒君子弒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何晏曰章明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修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之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晏曰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言忽恍不可為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何晏曰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學有次序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

之感令人讀書一何容易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

凌約言曰麟為王者之瑞則遊于王者之庭可也不於周而于魯不於各邑而於鉅野不為幸狩而死于鉏商之手可以占王者之政下淪而不返矣

按孔叢子云車子鉏商樵于野而獲麟弃之五父之衢夫子往觀焉泣曰麟也

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不能已竭吾才矣其有所立則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所立也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明六藝之卑也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鄭玄曰牢者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伎藝也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服虔曰大野藪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東十二里春秋哀十四年經云西狩獲麟國都城記云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五十步俗云獲麟堆去魯城可三百餘里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鉏商名也○索隱曰春秋傳及家語竝云車子

麟出而死吾道窮矣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凌約言曰孔子追思顏淵而子長系之獲麟之下其意至矣

按說苑云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于天而

鉏商而服虔以子為姓非也今以車子為主車子微者之人也人微故畧其姓則子非姓也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為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為仲尼至也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今無此瑞吾已矣夫者不得見河圖八卦是也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何休曰予我也天生顏淵為夫子輔佐死者是天將亡夫子之證者也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獸聖人之類也時得而死此天亦告夫子將歿之證故云爾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何晏曰子貢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已故問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不知已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達天命知我者其天乎。何晏曰聖人與

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搖是故夫子亦見于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

宋濂曰春秋天下之正法也孔子有王天下之才而不得位故見其志于春秋是以引天下萬世之矣者不敢私天下之誅賊之姦人不敢亂故從人以春秋決獄所以法仲尼也

黃省曾曰仲尼者執周之禮秉天子

天地合其德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曰唯天知已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鄭玄曰言其直已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曰放置也置不復言世務也行中清廢中權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索隱曰言夫子修春秋以魯為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曰殷中也又中運夏殷周之事也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

之法而議乎諸侯大夫問其位則仲尼匹夫也考其事則所執者宗伯之禮所秉者大司寇之法所筆削者太史之職所仗義而執言者方伯連帥之權也使周王者取此以討乎諸侯大夫之罪則此書者可以為誓為辭者也

吳澄曰竊詳此文事辭皆妄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歿不變今負手曳杖

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劉熙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鄭玄曰太山眾山所仰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王肅

逍遥于門動容周旋中礼者不如是也圣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自為歌詩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為稱又以泰山梁木為比若他人悲圣人之將死而為此歌辞則可圣人自為此歌而自比乃若是妄也蓋是周末七十子以後之人撰造為之欲表圣人之豫知其死將以尊圣人而不知適以卑之也

按檀弓云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伏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趨而入夫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閒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終檀弓文視此尤高而有情

曰萎頓也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王肅曰傷道之不行也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鄭玄曰明聖人知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封夫子十二代孫忠為褒成侯生光為丞相封侯平帝封孔霸孫莽二千戶為褒成侯後漢封十七代孫志為褒成侯魏封二十二代孫羨為崇聖侯晉封二十三代孫震為奉聖亭侯魏後封二十七代孫為崇聖大夫孝文帝又封三十一代孫珍為崇聖侯高齊改封珍為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為紹聖侯皇唐給復二千戶封孔子裔孫孔德倫為褒聖侯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為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王肅曰弔善也慭且也一老謂孔子也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王肅曰疚病也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王肅曰父丈夫之顯稱也律法也言毋以自為法也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索隱曰左傳及家語文皆同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索隱曰離音藜藜草名也女貞一作安

贊香名出西域五味藥草名毚音讒毚檀檀樹之別種 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索隱曰訣音決別也 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壟豈合廬於冢上乎蓋上者亦邊側之義 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索隱曰謂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沒後後代因廟藏夫子平生衣冠琴書於壽堂中 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

王維禎曰世以年數敘

按說苑云子思居于衛縕袍无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使人遺狐白之裘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无何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于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孔子生鯉。字伯魚。索隱曰家語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上官氏之女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夫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其子爲鯉也 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東與孔子並大小相望也 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 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

陳仁子曰居今日而贊孔氏夫何言哉以六家並論之史遷似亦溺於流俗者而能尊孔子於世家置老子於列傳其見不亦卓乎先黃老後六經意者固之論特以時好觀遷史耳

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索隱曰祗敬也言祗敬遲迴不能去之有本亦作低迴義亦通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隱曰離騷云明五帝以折中王師叔云折中正也宋均云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可謂至聖矣。

索隱述贊曰孔子之先胄于商國弗父能讓正考銘勒防叔來奔鄒人倚立尼丘誕聖闕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兩觀攝相夾谷歎鳳據哀泣麟何促九流仰鏡萬古欽躅

蘇子古史曰孔子一用於魯有成功矣而魯定公季桓子皆庸人一爲女樂所誤視弃孔子如脫弊屣孔子去魯而游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當是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人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以無失其國孔子疑可輔焉是以去魯三年而往反於衛者四及知其不用然後適陳適蔡皆再孔子之於陳蔡無取焉耳陳蔡近於楚而楚昭王葉公諸梁一時賢君臣也盤桓以俟焉前後六年見葉公不合卒見昭王將用之矣而子西間之昭王亦死知諸侯無復可與共事者然後浩然有歸老之意然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招也盖翔而後集故歟

李蕭遠曰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辨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

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
而取仇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
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
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
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
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
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
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
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
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
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侯
師之西河之人肅然偉德比之於夫子而
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
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王安石曰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
道于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
始也食于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已
則反而食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
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
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爾於是
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于是不暇擇而
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
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
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
不以身先于賢人其不足與有爲明
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爲孔子也

又曰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
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
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
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
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
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舄奕萬世故爲之
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
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
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
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
小而遷也自亂其例
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凌約言曰太史公叙孔子自少至老歷詳
其出處而必各記之曰時孔子年若干歲

其卒也則又叙其葬地與弟子之哀痛叙魯人之從冢而聚居與高皇帝之過魯而祠若曰夫子生而關世道之盛衰没而爲萬世之典刑故其反覆則但如此及其贊孔子則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天下君王至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没則已焉若曰自開闢以來唯孔子一人故其尊慕稱誦如此孔子雖不待此而尊然太史公之知尊孔子可槩見矣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七終

劉知幾曰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
茅瓚曰涉雖發難而當時諸王諸起兵者皆備載於此故稱系家而首之不略不冗叙事之妙也
余坤曰看此篇專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八

吳興淩稚隆輯校

陳涉世家第十八

索隱曰勝立數月而死無後亦稱世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將相竟滅秦爲首事故也然時因擾攘起自匹夫假託妖祥一朝稱楚歷年不永勳業蔑如繼之齊魯曾何等級可降爲列傳

双起

陳勝者陽城人也。索隱曰韋昭云陽城屬潁川地理志屬汝南不同者按郡縣之名隨代分割蓋陽城舊屬汝南史遷云今爲汝陰後又分隸潁川韋昭據以爲說故其不同他皆放此○正義曰即河南陽城縣也 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索隱曰夏音賈韋昭云淮陽縣後屬陳○正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也 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索隱曰廣雅云傭役也謂役力而受雇直也 輟耕之壟上。

在摹寫陳涉乱秦処

王懋曰太史公作陳涉世家未言其他首曰涉為人傭農輟耕而嘆曰苟富貴无相忘及作項籍本紀又曰秦始皇東遊会稽梁与籍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匹夫而敢為此語蓋以見天亡秦之兆果不可遏然後知高祖之起所以應天順人者也

何孟春曰古人文字彼此有絕似者

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索隱曰尸子云鴻鵠之鷇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是也鴻鵠是一鳥若鳳皇然非鴻鴈與黃鵠也鵠音戶酷反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徐廣曰在沛郡蘄縣○索隱曰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者也適音直革反又音磔故漢書有七科適戍者屯兵而守也地理志漁陽縣名在漁陽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在漁水之陽也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

左傳楚昭王曰再敗楚師不如死弃盟逃歸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仇乎此世家連用四死字

按詐自称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倡一句是一篇柱子

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索隱曰謂欲經營圖國假使不成而敗猶愈為戍卒而死也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索隱曰姚氏按隱士遺章邯書云李斯為二世廢十七兄而立今王則二世是始皇第十八子也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索隱曰如淳云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為不知何坐而死故天下冤二世殺之或說為非今宜依文而解直是扶蘇為二世所殺而百姓未知故欲詐自稱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漢書唱作倡宜多應者索隱曰漢書作倡倡謂先也說文云倡首也吳廣以為然乃

按師古云李說非也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托鬼神乃可暴起故勝廣曉知此意則為魚書狐鳴以威衆耳

茅坤曰草乱之初須知此纔能傾動人耳

行卜。索隱曰行者先也一云行往也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瓚曰假託鬼神以威衆也故勝廣曰此教我威衆也○索隱曰裴註引蘇林臣瓚義亦當矣而李奇又云卜者戒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斥言之而勝失其旨用依鬼神起怪蓋亦得其指也陳勝吳廣喜。念鬼。曰。索隱曰念者思也謂思念欲假鬼神之事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駰案漢書音義曰罾音曾文穎曰罾魚網也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閒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焉○索隱曰服虔云閒音中閒之閒鄭氏云閒謂竊令人行也孔文祥又云何竊閒隙不欲令衆知之次師所次舍處也墨子云建國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為叢位高誘註戰國策云叢祠神祠叢樹也

王鏊曰服應說皆非也蘇顏得之

夜篝火。徐廣曰或作帶也篝者籠也音溝○索隱曰漢書作搆火郭璞云篝籠是也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索隱曰尉官也漢舊儀大縣三人其尉將屯九百人故云將尉也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劒挺。徐廣曰挺猶脫也○索隱曰挺拔脫即奪也說文云挺拔也案謂尉劒拔而廣因奪之故得殺尉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服虔曰藉假也第次第也應劭曰藉吏士名藉也今失期當斬就使藉第幸得不斬戍死者固十六七此激怒其衆也蘇林曰第且也○索隱曰第一音次第之第小顏云第但也劉氏云藉音子夜反

何景明曰秦之失人心也陳涉非有諸侯之權甲士之衆以其吒隸之民戍役之卒揭竿挺鋤澤中一呼而四海響應者彼皆有欲起之心而俟先發者也故陳涉之得志輕在秦也

按師古云袒右者脫右肩之衣當時取異于凡衆也祭以尉首以所殺尉之首祭神也

王愼中曰連下皆字見人心歸附之同

應劭讀如字各以意言蘇說爲近也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索隱曰大名謂大名稱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蘄下。索隱曰蘄音機又音祈縣名屬沛郡下者降也謂以兵臨蘄而即降也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索隱曰韋昭云符離屬沛郡李奇云徇略也音辭峻反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徐廣曰苦柘屬陳餘皆在沛也行收兵。比至陳。索隱曰地理志陳縣屬淮陽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正義曰今陳州城也本楚襄王築古陳國城也陳守令皆不在。

茅坤曰陳涉自王而四出兵徇地殊多草草無紀律或強不用命輒自立或擊走即散而太史公敘陳涉始末亦只爲紀陳涉首亂處故自此以下光章法脉絡

索隱曰張晏云郡守縣令皆不在非也地理志及秦三十六郡並無陳郡則陳止是縣令言守令則守非官也與下守丞同也則皆是衍字也獨守丞與戰譙門中。索隱曰蓋謂陳縣之城門一名麗譙故曰譙門中非上譙縣之門也譙縣守前已下故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索隱曰李奇云欲張大楚國故稱張楚也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

按師古云魏卽梁地非河東之魏也

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索隱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城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也）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索隱曰三川今洛陽也地有伊洛河故曰三川秦曰三川漢曰河南郡李由李斯子也）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駰案漢書音義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　瓚曰房邑君也○索隱曰房邑也爵之於房號曰房君晉灼按張耳傳言相國房君者蓋誤耳涉始號楚因楚有柱國之官故以官蔡賜蓋其時草創亦未置相國之官也○正義曰豫州吳房縣本房子國是所封也）周文，陳之賢人也，（文穎曰卽周章）嘗爲項燕軍

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也司馬季主爲日者）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正義曰卽京東戲亭也）秦令少府章邯免酈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索隱曰小顏云猶今言家產奴也）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索隱曰晉灼云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三里小顏云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北流入河魏武帝改爲好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曹陽故亭亦名好陽亭在陝州桃林縣東南十四里崔浩云曹陽坑名自南出北通於河按魏武帝改曰好陽也）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正義曰澠池河南府縣是也）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徐廣曰十一月也○索隱曰越系家勾踐使罪

按師古云言為讐敵與秦无異

按師古云勿令兵西出也

人三行屬劍於頸曰不敢逃刑乃自剄郭璞註三蒼以爲剄刺也武臣到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爲成都君正義曰成都蜀郡縣涉遙封之趣趙兵亟入關索隱曰趣音促謂催促也亟音棘亟急也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

董份曰臣而背主必轉相效耳

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之臨濟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

按服虔云周章即周文

呂祖謙曰吳是姦雄志在富貴志滿即驕而亾所謂志自滿九族乃離

按吳廣事終于此

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爲魏王。應劭曰魏之諸公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索隱曰晉灼云甯陵令在梁國按今梁國有寧陵縣是字轉異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寧陵縣城古甯陵城也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爲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按前周文自剄軍遂不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索隱曰遣作遺遺謂留餘也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

王鏊曰陳涉兵無紀律若此

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索隱曰地理志陽城縣屬潁川說音悅郯音談小顏云郯東海之縣名非也按章邯軍此時未至東海此郯別是地名或恐郯當作郟郟是郟鄏之地或者是陝陝字邑或在右又見下有東海郯縣故知誤也○正義曰屬海州疑郯當作郟音紀治反郟即春秋時郟地楚郟敖葬之今汝州郟縣城是鄧說是陽城人陽城河南府縣與郟城縣相近又走陳益郟字誤作郯耳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將兵居許。徐廣曰徐一作逢○索隱曰地理志銍縣名屬沛漢書作伍逢正義曰括地志云許州許昌縣本漢許縣地理志云許縣故國姜姓

按陳王初立以下敘陳王敗亡之事

四岳之後大叔所封二十四君爲楚所滅漢以爲縣魏文帝卽位改許曰許昌也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云泗水國有陵縣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索隱曰地理志取慮縣名屬臨淮音秋閭二音取又音子臾反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郯。正義曰東海今海州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爲將軍張晏曰畔名也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殺。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

按陳勝事終于此

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瓚曰建丑之月也○索隱曰顏遊秦云按史記表二世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宗禀荆楚記云臘節在十二月故因是謂之臘月也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索隱曰按舊讀以陳王從汝陰還至城父縣因降下之故云還至下城父又頓氏按郡國志山乘縣有下城父聚在城父縣東下讀如字其說爲得之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正義曰音唐今宋州碭山縣是謚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應劭曰涓人知謁者將軍姓呂名臣○晉灼曰呂氏春秋荆柱國莊伯令謁者駕令涓人取冠○索隱曰涓音公玄反服虔云給通如今謁者爲蒼頭軍起新陽。徐廣曰在汝南也○索隱曰韋昭云軍皆著青幘故曰蒼頭○正義曰括地志云新陽故城在豫州眞陽縣西南四十二里漢新陽縣城應劭云在新水之陽也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索隱曰爲如字讀謂

按陳王至陳以下乃追敘陳王所以敗之故

以陳地爲楚國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爲楚王。徐廣曰正月嘉爲上將軍引兵之方與。正義曰房預二音與兗州縣也欲擊秦軍定陶下。正義曰今曹州也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索隱曰郎左右校尉軍也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駰案鄱音婆英布居江中爲羣盜陳勝之起布歸番君吳芮故謂之鄱盜者也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駰案漢書音義曰地名也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應前庸耕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晉灼曰數音朋友數斯疏矣○索隱曰數音疎主反謂自辨說數與涉有故舊事驗也又音朔數謂自辨往數與涉有故也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含反含一作金○索隱曰服

按風俗通云沉莽也言其平望莽々无涯際也

楊慎曰既敘陳涉發難之顛末又原其所以敗之故而

虔云楚人謂多爲夥又言願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爲王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劉伯莊以沈沈猶談談謂故人呼爲沈沈猶俗云談談深也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索隱曰顧氏引孔叢子云陳勝爲王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妻父怒云怙彊而傲長者不能久焉不辭而去是其事類也陳王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索隱曰謂朱房胡武等以素所不善者即自驗問不往下吏也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

申言之敘事之法也

按後仁義不施正應仁義爲本句而中所敘要害法制正應固塞文法爲枝葉句豈不然哉徵

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爲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

一篇結案

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駰案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爲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索隱曰徐廣裴駰據所見別本及班彪奏事皆云合作太史公今據此是褚先生述史記加此贊首地形險阻數句然後始稱賈生之言因即改太史公之目而自題已位號也已下義並已見始皇之本紀地形險阻所以爲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爲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爲本。而以固塞文法爲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

諸賈生所以称秦者而然之也
按此下賈生過秦論上篇已見秦始皇本紀中

固。韋昭曰殽謂二殽函谷關也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幷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

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正義曰音聚陳軫邵滑。正義曰邵作昭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索隱曰仰字亦作卬並音仰謂秦地形高故並仰向關門而攻秦有作叩字非也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索隱曰九國者謂六國之外更有宋衛中山秦無亾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

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索隱曰說文云櫓大楯也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索隱曰臣瓚云短曰敲長曰朴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怨。索隱曰貫音烏還反又如字貫謂上絃也 於是廢

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徐廣曰一作鏑 鑄以為金人十二。索隱曰各重千石坐高十丈號曰翁仲 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索隱曰猶今巡更問何誰也 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徐廣曰田民曰甿音亡更反 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

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閒俛仰阡陌之中索隱曰阡陌謂千人百人之長也漢書作阡陌如淳云時皆僻屈在阡陌之中陌音貊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亾秦族矣且一本且下有夫字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索隱曰鉏耰謂鉏木也論語曰耰而不輟是也棘戟也矜戟柄音勤適戍之衆非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索隱曰鄉音香亮反鄉時猶往時也蓋謂孟嘗信陵蘇秦陳軫之比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索隱曰絜音下結反謂如結束知其大小也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索隱曰謂秦彊而抑八州使朝已也漢書作招八州亦通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索隱曰言秦虎狼之國其仁義不施及於天下故亾也

索隱述贊曰天下匈匈海內乏主掎鹿爭捷瞻烏爰處陳勝首事厥號張楚鬼怪是憑鴻鵠自許葛嬰東下周文西拒始親朱房又任胡武夥頤見殺腹心不與莊賈何人反噬城父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八終

按此三代所由廢興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外戚世家第十九

索隱曰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漢書則編之列傳中王隱則謂之紀而在列傳之首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索隱曰繼體謂非創業之主而是嫡子繼先帝之正體而立者也守文者猶法也謂非受命創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為之主耳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索隱曰謂非獨君德於內茂盛亦有賢后妃外戚之親以助教化也夏之興也以塗山。索隱曰韋昭云塗山國名禹所娶在今九江應劭云九江當塗有禹墟大戴禮云禹娶塗山氏之女謂之女僑生啓也而桀之放也以末喜。索隱曰國語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韋昭云有施

句吳高洪寫　徐朝

按六經之所以本始

按夫婦之際二句頂易詩書春秋陰陽之變二

喜姓之國末喜其女也殷之興也以有娀索隱曰有娀國名其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契故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紂之殺也嬖妲己索隱曰國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按有蘇國也已姓也妲字也包愷云妲音丁達反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索隱曰系本云帝嚳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原鄭玄箋詩云姜姓嫄名履大人跡生后稷大任文王之母故詩云摯仲氏任毛詩云摯國任姓之中女也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索隱曰國語云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按褒是國名姒是其姓即龍漦之子褒人育而以女於幽王也然此文自夏之興至褒姒皆是史蘇之詞見國語及列女傳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索隱曰公羊紀裂繻來逆女傳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也何譏爾始不親迎也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

句頂礼樂可不慎歟總戒之也

陳仁子曰敘述歷代有勸有戒正論也而悉終婦之命焉然則呂后之禍其殆出于天而非人乎

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索隱曰以言若樂聲調能令四時和而陰陽變陰陽變則能生萬物是陰陽即夫婦也夫婦道和而能化生萬物萬物人爲之本故云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索隱曰妃音配又如字君不能得之於臣索隱曰以言夫婦親愛之情雖君父之尊而不奪臣子所好愛使移其本意是不能得也故曰匹夫不可奪志也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索隱曰鄭玄註禮記云姓者子姓謂衆孫也即趙飛鷰等是也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索隱曰按謂有始不能要其終也以言雖有子姓而意不能要終如栗姬衛后等是也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索隱曰惡音烏猶於何也

茅坤曰以舅娶甥漢殆夷乎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畧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漢興呂娥姁徐廣曰姁音况羽反呂后姊字長姁○索隱曰娥姁呂后字按漢書小顔云呂后名雉字娥姁爲高祖正后。男爲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索隱曰漢書云得定陶戚姬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氏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疏遠者得無恙。索隱曰恙憂也一說古者野居露宿恙噬人蟲也故人相恤云得無恙耳呂后長女爲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爲孝惠皇后。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嫣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爲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

董份曰女主不足居大位強爲其宗氏盟可爲永鑒

諸呂以爲輔。而以呂祿女爲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爲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徐廣曰一作裹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索隱曰在未央北故曰北宮○正義括地志云北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三里與桂宮相近在長安故城中迎立代王。是爲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耶。非天命孰能當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索隱曰媼音烏老反然媼是婦人之老者通號故趙太后自稱媼及劉媼衞媼之屬是也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索隱曰顧氏按冢墓記薄父冢在會

稽縣西北襟山上今猶有兆域襟音莊洽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檝山在越州會稽縣西北二里一名稷山檝音莊洽反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媪內其女於魏宮。媪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皐臺。索隱曰按是河南宮之成皐臺漢書作成皐靈臺西征記云武牢城內有高祖殿西南有武庫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州故鄭之制邑漢之成皐縣也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

陸粲曰借野景粧點多悲憐

葛坤曰漢文且不忍忘食母者之德如是

立爲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爲軹侯。索隱曰地理志云軹縣在河内恐地遠非其封案長安東有軹道亭或當是所封也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爲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爲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索隱曰按廟記云在霸陵南十里故謂之南陵按今在長安東滻水東原上名曰少陰在霸陵西南故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陵故縣在雍州萬年縣東南二十四里漢南陵縣本薄太后陵邑陵在東北去縣六里以呂后會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徐廣曰霸陵縣有軹道亭

按師古云以呂后是正嫡故薄不得合葬也

竇太后。索隱曰皇甫謐云名猗房趙之清河觀津人也。正義曰在冀州棗強縣東北二十五里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正義曰謂宦者爲吏至發遣宮人也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

按太史公摹寫竇姬不意中富貴可悲可喜宛然在目

按此傳因見王后

嫖。〔索隱曰嫖音疋消反〕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爲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爲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一本及作後〕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爲太子。立竇姬爲皇后。女嫖爲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爲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爲梁孝王。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索隱曰皇甫謐云竇太后父少遭秦亂隱身漁釣墜泉而死景帝立太后遣使者填父所墜淵起大墳於觀津城南人間號爲竇氏青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竇少君墓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七里〕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爲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

茅坤曰敘廣國徵時起跡處甚悽惋

茅坤曰又入細一層畫工着色

竇皇后兄竇長君。〔索隱曰決錄云建字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畧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索隱曰謂從逐其宜陽之主人家而皆往長安爲居也〕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索隱曰決別也傳音轉傳舍謂郵亭傳置之舍蓋竇

董份曰如親見少君對辭及皇后左右泣者

按師古云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被害

按此可為保全外戚之法

按慎夫人尹姬亦因見此傳

后初入宮時別其弟於傳舍之中也丐沐沐我。索隱曰丐音蓋丐者乞也沐米潘也謂乞潘爲弟沐也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寫得悽惋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索隱曰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如竇嬰即皇后從昆弟子之比亦得家於長安故劉氏云公昆弟謂廣國等也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母子。孝文帝崩。孝景

王鏊曰一時尊尚黃老自竇太后始

按師古云東宮太后所居

帝立。乃封廣國爲章武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正義曰括地志云滄州魯城縣。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漢南皮縣也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爲魏其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竇氏凡三人爲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索隱曰當武帝建元六年此文見也而漢書作元光誤也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索隱曰皇甫謐云后名娡音志地理志右扶風槐里本名廢丘○正

邵寶曰君子作事謀始立后天下之大事也而可不謀乎納之非所納也立之非所立也始之不謹如此而欲善其後乎

義曰括地志云大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廢丘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也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爲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索隱曰即后及兒姁也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索隱曰奇者異之也漢書作倚倚依也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索隱曰即武帝也漢武故事云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猗蘭殿也先是臧兒

按長公主栗姬皆因見此傳

又入其少女兒姁索隱曰姁音況羽反兒姁生四男索隱曰謂廣川王越膠東王寄清河王舜常山王憲也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爲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毋子毋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爲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爲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索隱曰過音戈謂踰之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

蔡坤曰即驪姬請晉獻公欲易太子申生意語所謂倒跌也

索隱曰望猶責望謂恨之也 景帝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爲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嗛之而未發也。索隱曰嗛音銜漢書作銜銜猶恨也 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畢。索隱曰大行禮官行音衡 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索隱曰此皆公羊傳之文也 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爲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其男爲太子。封皇后兄信爲蓋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太山 景帝崩。太子襲號爲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正義曰德州縣也 封田蚡爲武安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魏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安故城在洺州武安縣西南七里六國時趙邑漢武安縣城也 勝爲周陽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也 景帝十三男。一男爲帝。十二男皆爲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爲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即晉州城西面今平陽故城東面也城記云堯築也 次爲南宮公主。正義曰南宮冀州縣也 次爲林慮公主。索隱曰林慮縣名屬河內本名隆慮避殤帝諱改名林慮慮音廬○正義曰林相林州縣也 蓋侯信好酒。田蚡勝

貪巧於文辭。王仲蚤死，葬槐里，追尊爲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正義曰括地志云陽陵在雍州咸陽縣東四十里 王太后家凡三人爲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正義曰衛青傳云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故冒衛氏 出平陽侯邑。徐廣曰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 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祓霸上還。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祓除謂之禊呂后本紀亦云三月祓還過軹道蓋與游字相似故或定之也○索隱曰小顏祓音廢今亦音拂拂謂祓禊之游水自潔故云祓除也 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正義曰尚主也於王衣車中得幸也 上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爲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索隱曰三女謂諸邑石邑及衛長公主後封爲當利公主也

按侍漢書作偫師古云偫儲偫也

按師古云拊謂摩循之也行矣猶今言好去

董份曰中用乃俗語然史有之

按漢武帝故事云初武帝為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時帝尚小長公主指女問帝曰得阿嬌好否帝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主大喜乃以配帝是曰陳皇后阿嬌后字也

男名據。索隱曰即戾太子 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索隱曰漢武故事云后名阿嬌即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嬰堂邑侯傳至午尚長公主生后也 無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徐廣曰即景帝姊嫖也 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索隱曰漢書云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咒詛大逆無道相連誅者三百餘人乃廢后居長門宮故司馬相如賦云陳皇后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奉黃金百斤為相如取酒乃為作頌以奏皇后復親幸作頌信工也復親幸之恐非實也 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

董份曰所謂姊以其出微甚輕之陳沂曰帝欲封青去病以子夫起微乃令其有功而封之然以青去病之才固有不賴于后者封之雖私也亦公也故太史公以功別之意亦公矣其文不踈漏若此

按吳傳因見王夫人李夫人而及其餘

而弃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平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汝南 青三子在襁緥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索隱曰地理志冠軍屬河陽 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索隱曰王名閎 王夫人蚤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

按漢紀云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少翁致其形帝爲作賦

余有丁曰按匈奴大宛傳廣利封時李氏未誅後以將軍伐匈奴聞其家用巫蠱族乃降匈奴此文誤

按更有寵者 想繼有寵也

王。索隱曰名髆 正義曰名賀 李夫人蚤卒。索隱曰李延年之女弟漢書云帝悼之李少翁致其形帝爲作賦 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旣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爲海西侯。正義曰漢武帝令李廣利征大宛國近四海故號海西侯也 他姬子二人爲燕王廣陵王。索隱曰漢書云李姬生廣陵王胥燕王旦也 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女。士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正義曰疑此元成之間褚少孫續之也 臣爲郎時。問習

茅坤曰當時武帝召而入謁可也然不以請于王太后却駕乘輿入民舍求之此帝之不忘骨肉故舊處而其兩相不意遭逢殊有粉黛可悲可涕

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徐廣曰名俗〇正義曰按後封修成君者 父爲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閒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蚤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云北面西頭門〇正義曰括地志云渭橋本名橫橋架渭水上在淮州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按此橋對門也 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爲其亡走身自往取

董份曰嚄驚怪之声今非人發語多用之

不得也。即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嚄。索隱曰烏百反蓋㥘之辭耳。○正義曰嚄責失聲驚愕貌也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廻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正義曰武帝道上詔令通名狀於門使引入至太后所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

按此下褚先生補

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脩成子仲。索隱曰金氏之甥脩成君之子也而名仲者與大外祖王氏同字恐非也徐廣曰嫁為淮南王安太子妃也女為諸侯王王后。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衞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衞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索隱曰名不疑地理志陰安縣名屬魏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安故城在魏州頓丘縣北六十里也二曰發干侯。索隱曰名登地理志發干縣名屬東郡。○

按唐時不願生男謠出此

黃震曰衛青本平陽公主家使令者青一旦富貴振天下卒尚公主然謂非公主失身不可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發干故城在博州堂邑縣西南二十三里 三曰宜春侯 索隱曰名伉地理志宜春縣名屬汝南○正義曰括地志云宜春故城在豫州汝陽縣西六十七里

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 索隱曰韋昭云婕承妤助也一云美好也聲類云𡚱也字亦從女漢舊儀云皇后爲婕妤下輿禮比丞相 邢夫人號娙娥 索隱曰服虔云娙音近妍徐廣音五耕反鄒誕生音莖宁林音五經反說文云娙長也好也許慎云秦晉之間謂好爲娙又方言云美貌謂之娙娥漢舊儀云娙娥秩比將軍御史大夫 衆人謂之娙何娙何秩比中二千石 索隱曰崔浩云中猶滿也漢制九卿已上秩一歲滿二千斛又漢官儀云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 容華秩比二千石 索隱曰二千石是郡守之秩漢官儀云其俸月百二十斛又有眞二千石者如淳云

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眞二千石漢律眞二千石俸月二萬按是二萬則二萬亦是二千石也崔浩云列卿巳上秩石皆正二千石則是眞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蓋千八九百耳此崔氏說今兼引而解之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爲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竝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卽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眞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

王維楨曰帝不令二夫人相見是教之妬也今群處和諧諭以樛木螽斯之義人主待妾亦宜如是

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武帝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卽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後居鉤弋宮號曰鉤弋夫人列仙傳云發手得一玉鉤故號焉黃圖云鉤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云宮在直門南廟記云宮有千門萬戶不可記其名也昭帝卽位追尊太后父趙父爲順成侯○正義曰括地志云鉤弋宮在長安城中門名堯母門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

邵寶曰武帝殺鉤弋豈其有鑒于周之厲王晉之獻公于不知褒也戲烽驪也孰作則有罪矣鉤弋有是哉史稱武帝昭然遠見曷不移此心以燭巫蠱之奸也耶

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徐廣曰武帝崩年正七十昭帝年八歲耳○索隱曰此褚先生之記漢書云元始三年生昭帝又誤按元始當作太始也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索隱曰三輔故事云葬甘泉宮南後昭帝起雲陵邑三千戸漢武故事云既殯香聞十里上疑非常人發棺無尸衣履存焉○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宮秦之甘泉宮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黃帝以來祭圜丘處也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陵漢鉤弋夫人陵也在雲陽縣西北五十八里孝武帝鉤弋趙婕妤昭帝之母齊人姓趙少好清靜六年臥病右手拳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佳武帝持其手伸之得玉鉤後生昭帝武帝末年殺夫人殯之而尸香一日昭帝更葬之棺但存絲履也宮記云武帝思之爲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封識其處其後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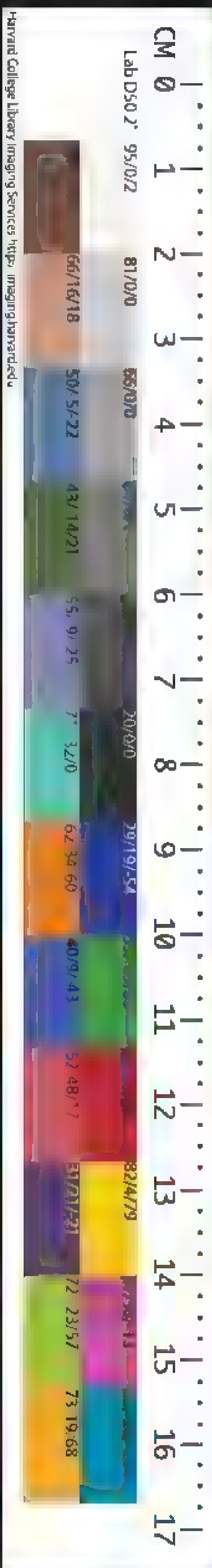
黄震曰按為武帝生子者其母無不譴死褚先生賛其為圣矣雖曰有感之言亦豈人情也哉

禁也。女不聞呂后耶。故諸爲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爲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爲武。豈虛哉。

索隱述賛曰禮貴夫婦易叙乾坤配陽成化比月居尊河洲降淑天曜垂軒德著任姒慶流嬀嫄建我炎曆斯道克存呂權大寶竇善玄言自茲已降立嬖以恩内無常主後嗣不繁

黄震曰史於呂氏譏以非天命孰能當之於薄氏稱仁善於竇氏稱退讓至王信好酒田蚡勝貪巧則武帝母王太后之戚衞青號大將軍霍去病號驃騎將軍則武帝妃衞皇后之戚勸戒昭然而外戚之斂肆亦係於時君矣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九終



按太史公為元王作世家言而首敘伯仲二兄以伯蚤卒仲王代亦卒不及特為立言故附見於此耳

敖英曰史稱高帝豁達大度顧以嫂氏戛羹之怨而懷憾終身不得已而封姪以矦猶以憂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劉交者，正義曰年表云都彭城 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徐廣曰一作父○索隱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 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索隱曰應劭云丘姓也孟康云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此作巨巨大也謂長嫂也劉氏云巨一作丘 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羹盡，櫟釜，索隱曰櫟音歷謂以杓歷釜旁使為聲漢書作轑音勞 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

羮名封其子于大度、寗不有痕乎

按一說服字句服而姦忘哀也

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爲羮頡侯徐廣曰羮頡侯以高祖七年封封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爲關內侯○索隱曰羮頡爵號非縣名以其櫟釜故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羮頡山在嬀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按高祖取其山名爲侯號者怨故也而王次兄仲於代徐廣曰次兄名喜字仲以六年立爲代王其年罷卒謚頃王有子曰濞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爲楚王都彭城索隱曰漢書云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郡也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索隱曰漢書名郢客也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索隱曰漢書云私姦服舍中姚察云姦於服舍非必宮中又按集註服虔云私姦中人蓋以罪重故至削郡也春戊與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七十里州即梁棘壁至昌邑南正義曰括地志云有梁丘故城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也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飢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續吳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濞之弟也其父曰仲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爲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爲漢宗正乃拜禮爲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爲楚文王文王立三年卒子

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經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爲彭城郡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謚節王子延壽立十九年死○索隱曰太史公唯記王純爲國人告反國除蓋延壽後史封至十九年又謀反誅死故不同也○正義曰漢書云王純嗣十六年子延壽嗣與趙何齊謀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與此不同地節是宣帝年號去天漢四年二十九年仍隔昭帝世言到地節二年以下者蓋褚先生誤也

趙王劉遂者正義曰年表云都邯鄲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謚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爲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爲趙王孝文帝卽位二年立遂弟辟彊索隱曰音壁彊又音闞彊取趙之河間郡爲河間王以爲文王正義曰河間今瀛州也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入于漢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鼂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索隱曰建德其相名史先失姓也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欒布自破齊還乃并兵

柯維騏曰漢書以楚元王傳與荆燕吳並列而以趙王遂與高祖五子同傳蓋楚元王高祖之弟而趙王高祖之子也史遷世家只序楚元王而此特附趙王者蓋以防與先生與申公事外類有矣不用卒犯大戮均可為世戒也

楊慎曰質有其内中庸所謂取人以身也

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正義曰邯鄲洛州縣也趙幽王絶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索隱曰漢書申公名培王戊胥靡之趙任防與先生。趙堯傳曰趙人防與公也○索隱曰此及漢書雖不見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猶知事迹或别有所見故太史公明引以結其贊豈有簒殺之謀。為天下僇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内。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索隱述贊曰漢封同姓楚有令名既滅韓信王失彭城穆生致醴韋孟作程王戊弃德與吳連兵太后命禮爲楚罪輕文襄繼立世挺才英如何趙遂代殞厥聲與亡之兆所任宜明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 終

按師古云言本同祖從父而別也

按師古云塞即司馬欣之國

按師古云相保謂依恃以自安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一　　吴興凌稚隆輯校

荊燕世家第二十一

荊王劉賈。正義曰年表云都吳也 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漢書賈高帝從父兄○索隱曰註引漢書則卯固或別有所見也 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三秦。劉賈爲將軍。定塞地。索隱曰郎桃林之塞 從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臯。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正義曰括地志云黎陽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千里按賈從此津南過入楚地也 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

按此將叙分王劉氏却先提高祖子幼數句喚醒而以始王昆弟劉氏一句足之何等結搆

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正義曰括地志云固陵陵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　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正義曰今壽州壽春縣是也　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索隱曰共敖之子　共尉已死。以臨江為南郡。正義曰今荊州也　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正義曰今陳州也　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

按師古云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

賈為荊王。王淮東五十二城。索隱曰表云劉賈都吳又漢書以東陽郡封賈東陽卽臨淮故云王淮東○正義曰括地志云西北四十里蕘北縣是也　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正義曰淮以西徐泗濠等州也　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荊。荊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　為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荊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澤高祖從祖昆弟○索隱曰楚漢春秋田子春說張卿云劉澤宗家也按言宗家似疏遠矣然則班固言從祖昆弟當別有所見　高帝

凌約言曰田生畫策處多奇頗有戰國策士風而澤一見之即輕金為壽亦能下士矣
按注畫干之畫為工畫弗與之與為黨與俱繆

三年。澤為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為營陵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北海○正義曰括地志云營陵故城在青州北海縣南三十里 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晉灼曰楚漢春秋田子春 以畫干營陵侯澤。服虔曰以計畫干之也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索隱曰兩家之義並通 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為與也文穎曰不得與汝相知 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徐廣曰名澤駰案如淳曰閹人也 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

董份曰雅故者微時也而呂氏又能助高祖取天下

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索隱曰此一切猶一例同時也非如他一切訓權時也 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呂公知高祖相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瓚曰謂諸呂共推轂高祖征伐成帝業雅正意也○索隱曰雅訓素也謂呂氏素心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推轂欲前進塗然也推音昌誰反 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文穎曰欲發之恐大臣不聽鄧展曰重難發事 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正義曰高后紀云封張卿為建陵侯 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

茅坤曰田生既說卿并王澤矣而復策太后之遣使追之追而不及即还何也

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爲大將軍。獨此尚觖望。索隱曰觖音決又音窺睡反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爲齊王所劫不得去乃說王求詣京師齊具車送之不爲本與齊合謀也○索隱曰漢書齊王傳云使祝午劫琅邪王至齊因留琅邪王不得反國澤乃說求入關齊乃送之與此文不同者劉氏以爲燕齊兩史各言其王立功之迹太史公聞疑遂各記之則所謂實錄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索隱曰跳他彫反脫獨去也又音條謂疾去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爲天子。天子乃徙澤爲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李奇曰本齊地分以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諡爲敬王。傳子嘉爲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爲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

按告定国告諸朝也故定国殺以滅口

黄震曰按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以計誘高后之所幸張子卿使王諸呂以張本而王刘澤于燕然則田生所干刘澤之書即明年所施于張子卿之計曰弗與云者弗另我施行所畫説之二詞尔澤刘氏也而王諸呂乃目其計其罪大矣故太史公之贊曰刘澤之王權激呂氏而釋之者弗察謂畫為工畫謂與為冀舟夫拴于刘澤不言其所畫而拴于張子卿言之文法之相為先後如此而釋之者弗能察故夫史遷之文深遠矣

如令郢人。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令郢人以告之。○索隱曰如淳意以肥如亦臣名令郢人以告定國也小顏以為定國欲有所誅殺餘臣而肥如令郢人乃告定國也按地理志肥如在遼西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荊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疏。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索隱曰謂田子春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乃恐以大臣歟望澤卒得王故為權激諸呂也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晉灼曰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或曰事起於相重也。○索隱曰謂先發呂氏令重而我亦得其功是事發相重也偉盛也蓋盛其能激發也

索隱述贊曰劉賈初從首定三秦既渡白馬遂圍壽春始迎黥布絕間周殷賞功胙土與楚為隣營陵始爵動由擊陳田生遊說受賜千斤權激諸呂事發榮身徙封傳嗣亡於郢人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一　終

茅坤曰漢書本此篇全文其敘七王處廢興稍有次第而生色少

按漢書呂后紀云內史士師古云古以士為名此曰內史勳則勳者名也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二　　吳興淩稚隆輯校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正義曰年表云都臨淄 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索隱曰謂其人語音及名物異於楚魏 孟康云此時人多流亡故使齊言者皆還齊王 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詳呂后紀 索隱曰謂齊王是兄不為君臣禮而乃自亢敵如家人行兄弟之禮故太后怒 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按後為郡也 以為魯元公主湯沐

吳寬曰即以王國紀年此春秋例

凌約言曰此敘齊一家而前後血脈却以朱虛侯貫之是亦一体

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爲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一篇領袖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徐廣曰一作鄜。○索隱曰二字皆音孚。鄜縣名，在馮翊；酈縣在南陽。○正義曰按音呈益反。括地志云故酈城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蓋此縣是也。呂台爲呂王。索隱曰音胎，呂后兄子。割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濟南故城在淄州長山縣西北三十五里。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伏後呂祿女知其謀案衛於漢。呂太后封爲朱虛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先爲後東牟侯內應張目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東萊。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

黃震曰趙德王以鴆死趙幽王以幽死趙共王以憤死燕王建有子亦見殺惟齊王肥獻城呂氏之女幸脫虎口甚矣呂氏之不仁也肥子朱虛侯竟能手誅諸呂復安社稷嗚呼真高祖子孫哉

董份曰章志奇矣然犯人所深忌而輕言之幸得脫虎口甚岌岌矣

按師古云穊稠

郡，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正義曰今沂州也。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徐廣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索隱曰顧猶念也，而及若皆訓汝。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

也概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今為藩輔也

按師古云西指京師

按齊王既知欲立又使詐罷琅邪王何也他日與大臣謀立代王而齊竟不得立者卒以此故

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索隱曰舅謂舅父猶姨稱姨母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索隱曰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似別人也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黎侯也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索隱曰服虔云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

按師古云自高帝將言自高帝時已為將也

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

按此書詞嚴義正與高祖約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同例

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正義曰隱王如意幽王友梁王恢徙燕趙竝高祖子也滅梁燕趙正義曰梁王恢燕王建梁王恢徙趙分滅無後也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索隱曰謂齊南琅邪城陽并齊爲四也○正義曰琅邪郡封劉澤濟南郡以爲呂王奉邑城陽爲魯元公主湯沐邑也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索隱曰小顏云年幼也比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也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齊發兵而

按灌嬰此出呂產所遣也乃不黨呂氏而留兵滎陽以待其變豈非安劉一功臣也哉

變約言曰叙誅諸呂曰首先曰於是乃得而朱虛侯太尉丞相其功之大小具見矣何等筆力

按琅邪王及大臣論代王當立是矣而以兩女

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伏後以誅呂事告齊王案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朱虛所以首斬呂產詳呂后紀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方以呂氏故幾

家較量去取恐非確論豈其目擊呂氏之變不得不慮及于此耶

茅坤曰自灌嬰在滎陽起至重于齊相止總只是詳魏勃始末非齊所以興亡之故也

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結前待呂氏之變案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索隱曰此蓋舊俗之言謂救火之急不暇先啓家長也亦猶國家有難不暇待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索隱曰妄庸言凡妄庸劣之人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索隱曰罷謂不罪而放遣

按此復叙勃始事見勃自來妄庸如此

之 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索隱曰姚氏云物怪物 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爲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按上今罷兵 而代王來立。是爲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

茅坤曰按此下逐一著齊興廢之故

按漢書云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于是乃分封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下

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爲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爲濟北王。正義曰今濟州濟北王所都 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正義曰罷音不 皆爲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爲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爲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爲濟北王。子辟光爲濟南王。子賢爲菑川王。子卬爲膠西王。子雄渠爲

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

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索隱曰謂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王卬膠西王辟光濟南王賢菑川王章城陽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索隱曰史失名故言姓及官顧氏按路氏譜中大夫名卬也卬五剛反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

黃震曰按齊路中大夫既許三國而終達漢天子命俾齊堅守與鄭世家解揚之事同

茅坤曰路中大夫有古烈士風

按師古云首善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

茅坤曰又以七王提一番似複

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至齊。索隱曰平陽侯按表是簡侯曹奇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為齊王。是為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

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爲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直龍反謂欲世寵貴於王宮 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索隱曰如淳云諸王女云翁主稱其母姓故謂之紀公主 正其後宮。毋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索隱曰謂王太后武帝母也 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張晏曰王太后前嫁金氏所生 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

黄震曰主父偃求徐甲欲入其女齊後宮不遂則譖齊王殺之偃卒以此坐誅天道其好還哉

按師古云言齊王與其昆弟姦終當坐之至死不足嫁女與之浸潯猶言漸染也

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卽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一作及 乃爲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潯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

按主父偃以私怨廢齊雖誅之以塞天下之望君子猶有遺恨焉君見錯為國計以削七國亦遭大戮豈其倫耶

市租千金。索隱曰市租謂所賣之物出租日得千金言齊人衆而且富也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索隱曰謂偃挾齊不娶女之恨因言齊之短爲輕重之辭蓋言臨菑富及吳楚孝王時事是也天子亦既囚偃

茅坤曰以前齊始末已完後分註七王與廢次第

陳沂曰復叙城陽王始終以見章于漢有功故國永而後善終也

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毋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爲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

復申

陽景王章。正義曰年表云都莒也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爲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爲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索隱曰當孝文帝之十二

按此褚少孫所補

按此復敘濟北王始終

年也○正義曰年表云都陳也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延立是爲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爲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爲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爲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爲戴王徐廣曰甘露二年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正義曰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至天漢四年六十七矣蓋褚先生次之十五歲卒。濟北王興居正義曰都濟州也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爲濟北王與

董份曰漢所患呂氏者莫如産祿自朱虛誅産而後太尉以次收族呂氏是朱虛首倡功莫大也以帝之仁厚而猶苛責人之微指以絀其大功況他人乎

王維楨曰朱虛東牟二侯有功王室安得以初欲立齊之故絀其功是自啓亂階也

城陽王俱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張晏曰柴武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爲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爲濟北王正義

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三十九里○索隱曰地理志安都闕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正義曰辟音璧都濟南郡齊悼惠王子，以勒侯索隱曰勒漢書作扐皆音力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孝文十六年為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正義曰年表云淄川王都劇故城在青州壽光縣西三十一里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索隱曰按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正義曰貝州縣文帝十六年為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以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毋後，乃徙濟北王

王維楨曰齊分七國後多逆誅滅惟菑川王志以忠保其國

陳沂曰復叙四反國始終詞事嚴整

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為懿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為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正義曰亦褚少孫次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正義曰卬五郎反年表云都高苑括地志云西苑故城在淄州長川縣北四里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昌平故城在幽州東南六十里也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郡。膠東王雄渠，正義曰年表云都即墨按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東縣南六十里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金城○正義曰白石古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文帝十

六年。為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為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索隱述贊曰漢矯秦制樹屏自彊表海大國悉封齊王呂后肆怒乃獻城陽哀王嗣立其力不量朱虛仕漢功大策長東牟受賞稱亂貽殃膠東濟北雄渠辟光齊雖七國忠孝者昌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二　終

楊慎曰此傳書法嚴整

王鏊曰文無害意者老成之極無得破也主吏主文也

按高祖為布衣三段見何素有德于高祖如此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楊慎曰蕭相國留侯陳平世家書法大槩同森然燦然

茅坤曰通篇直敘敘何所以佐高祖定天下大畧處特簡敘高祖所以論功行賞與何所以委曲處特詳非後世之史可及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索隱曰春秋緯蕭何感昴精而生典獄制律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駰案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間語也○索隱曰裴註已列數家今更引二說應劭云雖為吏而不刻害韋昭云為有文理無傷害也漢書云何為主吏主吏功曹也又云何為沛掾是何為功曹掾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索隱曰說

按觀太史公連下常字獨字及數字第一字則高祖初起何已功冠一時矣

康海曰何固請得毋行此便是何之器遠處

文云護救視也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謂資俸之如字讀謂奉送之也劉氏云時錢有重者一當百故有送錢三者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張晏曰何與其事修辨明何素有方畧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索隱曰何與御史從事常辨明言稱職也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又秦以沛爲泗水郡駰按文頴曰何爲泗水郡卒史。索隱曰如淳按律郡卒史書佐各十人也卒祖忽反事第一謂課最居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索隱曰謂高祖起沛令何爲丞常監督庶事也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索隱曰走音奏奏者趨向之也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塡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乃以所爲聞之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索隱曰轉劉氏音張

凌約言曰漢之天下根本于是乎定此何之功所以第一也彼責其不收博士掌故之書者過矣

按此插入漢王一段以結何收圖書功

余有丁曰按漢王有天下信功居多信為何所進士故傳特詳

茅坤曰漢書多蕭何勸漢王王關中一段甚善

董份曰當漢王與楚相待天下方未定而何首立宗廟何其見之大也為漢元功有以也夫

唐順之曰蕭何相業只此數句盡之

緫反漕水運也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後應　一句總住

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後應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文穎曰音贊。瓚曰今南陽酇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讚。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多呼嵯，嵯舊字作鄌，今皆作酇，所由亂也。○索隱曰：瓚云今南陽酇縣。顧氏云南陽郡名也。太康地理志云魏武帝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郡，晉武帝改曰順陽郡是也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應前鮑生語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

按白雲先生云發蹤指示四字于何不切當宜婦子房

倪思曰舉宗數十人皆先聞名未必皆有能戰功想見何為吏宗強力衆非諸將亡命者比耳若彼以兄弟諸子與諸将較智勇論功数未必足以

感其心也

楊愼曰鄂君明白蕭何之功議論明白所以服人以一時之事万世之功分說于前而合說于後一時之言亦森然有法

高儀曰此亦未見萬世功但言參爲戰陣之功何爲社稷之功則當矣或曰萬世者蓋言爲漢久遠計即社稷之謂也惟欲抑揚其詞以聳听故耳

楊愼曰此我字本非高祖口中語卻是高祖心中事隔世如親見也

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撓屈也○索隱曰音女教反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索隱曰功臣表鄂千秋封安平侯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本逃作跳　應前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徐廣曰以謁者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王安通弃市國除○正義曰括地志云澤州安平縣本漢安平縣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應前何獨以五索隱曰謂人皆三何獨五所以爲贏二也音盈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

揚慎曰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八字何爲來哉却入召平瓜美云

按召平有三言瓜美者所以別之也

按召平與鮑生意同

誅淮陰矦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矦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衞。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矦。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衞者。以今者淮陰矦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衞衞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

按客又與召鮑意同

董份曰相国所以免禍者以三得智謀士耳功名难處如此淮陰之敗以無士也存亡在所晝悲哉

唐順之曰非鮑生召平與客之計何幾不免虎口哉

茅坤曰何請上林特以將順上古而高帝復疑至此細思何以處與前所為買田宅以自汚當為失着

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常作尚是）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正義曰貰音世又食夜反賖也下天待反）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索隱曰謂相國取人田宅以爲己利故云乃利人也所以令相國自謝之）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

董份曰既以田宅自汚上喜矣而復爲民請田是失本計也上益懼其得民故係之非以利賈人之金也

董份曰人主方怒一大臣衞尉一小臣耳乃肯直言救解其人亦不易得也

按何方以失民心中上意而即以爲民請田拂上意太史公下大悦大怒字而高祖之忌心洞見矣

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弃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禽獸食（索隱曰苗子還種田人留稾入官）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衞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衞尉王氏無名字）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令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衞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狶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

按高祖自言我不過爲桀紂主二句與上有善歸主二句正相反然則斯言豈真心哉適以自道其怒何之本旨耳

王鏊曰欲聞過實文過

守關中（一本中下兩有關中字）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索隱曰李斯歸惡而自引是分過也）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韋昭曰用意淺）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按叙何事既畢復叙何置田宅数語所以明何本意也

按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隨

楊慎曰贊体慨然末比閎夭散宜生或訊其先謂不知太史斷蕭何諸將咄咄語正在此等不然何不曰與太公望同功

臣必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駰案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正義曰括地志云蕭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三十七里 謚爲文終侯。徐廣曰功臣表蕭何以客初起從也 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酇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索隱曰錄音祿 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索隱述贊曰：蕭何爲吏，文而無害。及佐興王，舉宗從沛。關中既守，轉輸是賴。漢軍屢疲，秦兵必會。約法可久，收圖可大。指獸發蹤，其功實最。政稱畫一，居乃非泰。繼絕寵勤，式旌礪帶。

黃震曰高帝起布衣得天下非有分義素服人心故所與同起者帝無不疑如關中天下根本何每留守而帝自將帝所任者莫如何所疑者亦莫如何也方帝距京索間非用鮑生計遣子孫詣軍何幾族及自將邯鄲非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何幾族其後自將擊黥布非用說客計多買田宅自汙何又幾族然則何雖相帝定天下當懷救死之不暇縱何非刀筆吏又何暇經綸之事乎其後爲民請苑稍欲展布而械繫已及帝之赦何也言我不過爲桀紂而相國爲賢相是正怒其掠主譽以得民心也嗚呼其亦異於古人所以推誠共治之道哉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三　終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茅坤曰曹參功名與蕭何相終始故首尾世家稱蕭何
又曰滿篇敘曹參野戰之功即今御史紀功冊事貴詳覈而參所以相齊身所以代何爲相國事無一言清淨之化如指掌
楊慎曰按此與絳侯世家及樊酈滕灌列傳敘戰功處同一凡例紀律嚴整可為敘戰功之法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索隱曰蕭相國曹相國留侯絳侯五宗三王六篇可合為一篇

平陽侯曹參者。正義曰晉州城即平陽故城也沛人也。張華曰曹參字敬伯索隱曰地理志平陽縣屬河東春秋緯及博物志竝云參字敬伯○正義曰按沛今徐州縣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駰案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索隱曰涓音古玄反將擊胡陵方與。索隱曰地理志二縣皆屬山陽○正義曰胡陵縣名在方與之南方音房與音預兖州縣也攻秦監公軍。駰案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索隱曰本紀泗川監名平則平是名公爲相尊之稱大

按自此以後連用破之取之擊之攻之等語亦是一格

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正義曰曹參擊方與豐反爲魏，索隱曰時雍齒守豐爲魏反沛公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碭東，正義曰尼音夷破之，取碭狐父。徐廣曰伍被曰吳濞敗於狐父○索隱曰地理志碭屬梁國狐父地名在梁碭之間徐氏引伍被云吳濞敗於狐父是吳與梁相拒而敗處○正義曰括地志云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里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坻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穀熟有祁亭劉氏音遲又如字善置置名漢爲驛置館○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祁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漢祁城縣也言取碭狐父及祁縣之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索隱曰地理志下邑虞皆屬梁國○正義曰宋州下邑縣在州東百一十里漢下邑城今碭山縣是虞城縣在州北五十里古虞國虞國均所封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索隱曰蘇林云縣名屬山陽功臣表爰戚侯趙成○正義曰音寂劉音七歷反今在兗州南近亢父縣地理志亢父縣名屬東平○括地志云亢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東阿，索隱曰時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正義曰今濟州東阿也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二里狄故城安縣改曰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爲執帛，張晏曰孤卿也或曰楚官名號曰建成君。索隱曰地理志建成縣屬沛郡遷爲戚公，索隱曰遷參爲戚令○正義曰即爰戚縣也是

時屬沛縣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索隱曰地理志成武縣屬山陽擊王離軍成陽南。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濟陰成地名周武王封弟季載於成其後代遷於成之陽故曰成陽○正義曰成陽故城濮州雷澤縣是史記云武王封弟季載於成其後遷於成之陽故曰成陽也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索隱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中牟○索隱曰曲丘禹反遇牛恭反○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中牟鄭州縣也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位執珪古爵名從攻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陽武故城在鄭州陽武縣東北十八里漢陽武縣城也下轘轅緱氏。索隱曰地理志陽武

緱氏二縣屬河南轘轅道名在緱氏南○正義曰緱氏洛州縣也括地志云轘轅故關在洛州緱氏縣東南四十里十三州志云轘轅道凡十二曲是險道絕河津。正義曰津濟渡處括地志云平陰故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徐廣曰尸在偃師孟康曰尸鄉北○正義曰破趙賁軍於尸鄉之北也括地志云尸鄉亭在洛州偃師縣在洛州東南也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赭陽○索隱曰徐廣云陽城在南陽應劭云今赭陽赭陽是南陽之縣陷陳。正義曰陷南陽守於陽城郭東也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藍田關在雍州藍田縣東南九十里即秦嶢關也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正義曰雍州藍田縣在州東南八十里因藍田山爲名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

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正義曰梁州本漢中郡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斄。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名屬武都辯音皮莧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辯道又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在州西五十里地理志云雍斄二縣名屬右扶風斄音胎一作斄音貽括地志云故雍縣南七里故斄城一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部國也擊章平軍於好時南。正義曰括地志云好時城在雍州好時縣東南十三里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文穎曰地名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索隱曰櫟音歷按文穎云壤鄉高櫟皆地名在右扶風今其地闕。正義曰音歷皆村邑名壤鄉今在雍州武功縣東南二十餘里高壤坊是高櫟近壤鄉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丞。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特將書

從行書

新城。索隱曰漢書高帝元年咸陽名新城武帝改名曰渭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駰案漢書音義曰縣名也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陽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正義曰周曰犬丘秦更名廢丘漢更名槐里今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正義曰即蒲津關也在臨晉縣故言臨晉關今在同州也至河內。下脩武。正義曰今懷州獲嘉縣古脩武也渡圍津。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索隱曰顧氏按水經註白馬津有韋鄉韋津城圍與韋同古今字變爾。正義曰括地志云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十里帝王世紀云白馬縣南有韋城故豕韋國也續漢書郡國志云白馬縣有韋城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正義曰徐州二縣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

定反[illegible]

劉辰翁曰小結先後至滎陽皆極分曉

董份曰結此語極有力見止二歲中而戰功多如此故勇絕也

別將書

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 程處反於燕。徐廣曰東郡燕縣駰案漢書音義曰皆漢將 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曰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地理志云柱天在廬江潛縣 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瓚曰武彊城在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彊故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三十一里 因至滎陽。小結前 參自漢中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 索隱曰從才用反 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始書年 高祖三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遬軍東張。徐廣曰張者地名功臣表有張侯毛澤之駰按蘇林曰屬河東○索隱曰遬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張陽故城一名東張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 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恒陽縣是下曲陽在定州鼓城縣西五里 追至武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縣今瀛州城是地理志云武垣縣屬涿郡也 生得魏王豹。取平陽。正義曰晉州城是 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徐廣曰鄔縣在太原音烏古反 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

余有丁曰按此必魏自有曲陽定州之曲陽時屬趙[illegible]曰別與韓信[illegible]從韓信[illegible]韓信曰韓信為將亡參留平齊未服者曰韓信從為楚王參歸漢相印皆為楚中以與淮陰侯俱張本

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鬲盧。索隱曰地理志著縣屬濟南盧縣屬泰山漯陰平原鬲二縣屬平原漯音吐答反○正義曰括地志云平原故城在德州平原縣東南十里故鬲城在德州安德縣西北十五里盧縣今濟州理縣是也
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爲高密。○索隱曰漢書亦作假密按下定齊七十縣則上假密非高密亦是齊地今闕 大破之。斬龍且。
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
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
信爲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
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爲皇帝。韓信徙
爲楚王。齊爲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爲齊

貢震曰按曹參天下甫定遠相齊國此所以獨不見疑于高帝也然又安知非帝有心于遠之耶

王。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
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
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
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
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
竹邑相蕭留。索隱曰地理志蘄竹邑相蕭四縣屬沛韋昭云留今屬彭城則漢初亦屬沛○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扶離縣城漢竹邑城也李奇云今竹邑也故相城在扶離縣西北九十里輿地志云宋共公自睢陽徙相子城又還睢陽蕭徐州縣古蕭叔國城也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張良所封
參功。凡下二國。總結前最戰功 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
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駰案漢書音義曰楚之卿號 郡守。

凌約言曰特著齊七十城以見所以酬參者自不爲薄

洪邁曰曹參之宜爲相高帝以爲可惠帝以爲可蕭何以爲可參自以爲可以故漢用之而與也

茅坤曰何之公參之明兩絕世者也

按此段具見黃老術

司馬候御史各一人。以上詳次戰功以下詳相齊及入相本末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幷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駰案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

茅坤曰蕭曹微時推善及爲將相有郤豈論功行封之日歟

又曰蕭何臨沒而獨薦參參預知何必薦者以兩人同得黃老術也

接有力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

茅坤曰此豈足為相業乎而遷何言之太詳也蓋張旭聖于書而馬遷聖于文故顛倒淋漓皆入玄妙矣

劉辰翁曰參平生惟七十創最著傳功最外本無可言若元蓋公事安所用子長哉從蓋公以來繼王吏歌呼又笞窋只是一箇糊涂竈出許多然不可厭以其語不一種也

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索隱曰窋音張律反惠帝怪發上意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丞相豈不是嫌少於我哉小顏以為我年少非也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弃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

董份曰參以戰伐封侯一勇夫耳妖宜剛鷙為性而乃篤好黃老尚清淨所以不自盛滿而

無言吾告若也索隱曰謂惠帝語窋無得言我使汝令諫汝父當自云是己意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如淳曰猶言用窋為治○索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為治窋也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百

保其身也當弃子房赤松意同看淮陰功大貴極惟不知此以取誅滅哀哉

茅坤曰此篇專看參之所以守何法處故于飲酒自頹放處皆有本指而民歌其相業清淨寧一四字一篇之大指也

董份曰太史結贊語極有意味盖黃老雖非正道然休息瘡痍尤得政体太史公豈專進黃老者哉

劉辰翁曰本攻城野戰材也及為相國獨遵用蓋公語遂能養漢初氣脉在亡秦之後文景之前此漢之所以為漢也

楊愼曰極言合道但倒一字謂言極合道也

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徐廣曰顜音古項反一音較。索隱曰漢書顜作講畫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講亦作覯小顏云講和也畫一言其法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諡爲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索隱述贊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圖善置執圭執帛攻城畧地衍氏既誅昆陽失位北禽夏說東討田既剖符定封功無與二市獄勿擾清淨不事尚主平陽代享其利

黃震曰參自高帝起兵無一戰不與雖非赫赫功而未嘗以敗聞天下既平猶從擊陳豨黥布盖參與帝終始無間而不見疑相齊齊治相漢漢治參有過人者矣而史論戰功則謂其當信之滅論治功則謂其當秦之後若有抑揚之意焉愚謂參明哲保身雖信不能及而立法易守法難參以人豪一遵何約束除吏皆木訥而深刻者輒斥去所以養成漢家寬厚之風雖何無以尚之參其可少哉書稱斷斷兮無他技

參之
謂矣

楊維禎曰漢相求師問道者少矣曹參治齊獨有志于求師悉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使稷下諸子有一眞儒出于蓋公上者則齊國之理豈畢于管晏而諸儒集者百數言人人殊無以師參者乃使之求膠西蓋公治黃老言者居所避之舍用其言齊亦理而參稱賢相他日治漢遂使黃老廢儒漢之治道安于苟簡而二帝三王之制不可復與固漢相國之罪亦齊諸儒之罪也

王直曰蕭何素不知學其於治天下之道未有所立也就使有所立參尤當敬守而愼行之豈酣酗者所能治耶何之律令豈古聖人所用以治天下者耶當時天下之所以安者葢民久苦秦虐而幸漢之寬故恬然自安于下非宰相有道以維持之也然則參雖能清淨不擾要亦苟且偷惰之謂耳

謝鐸曰方秦之吞併諸侯也舉先王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民塗炭已極矣參之相漢有見于此遂訪諸蓋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淨無爲爲治是猶出烈火之中故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轉二世之秦爲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爲無功焉然吾猶有惜于參者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牝雞之聲未聞屠牛之鋒未挫可以有爲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几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柰何一意矯秦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伯而不能復元氣于三代之時惜哉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四 終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留矦世家第二十五

眞德秀曰愚按子房爲漢謀臣雖未嘗一日居輔相之位而其功實爲三傑之冠故高帝首稱之其人品在伊呂間而學則有王伯之雜其才如管仲而氣象高遠則過之自漢而下惟諸葛孔明畧相伯仲若荀彧忘漢附曹而或者比之子房既非其類崔浩何者亦自比焉可見其不知量也

唐順之曰按朱氏云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仇雖博浪之謀不遂横陽之命不延然卒籍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弃人間事導引辟穀托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日相期于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

凌約言曰敘留侯獨于爲韓處尤明書法筆力兼至

按此見張良爲韓

留侯張良者，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今城內有張良廟也 其先韓人也。索隱曰韋昭云留今屬彭城按良求封留以始見高祖於留故也漢書云良字子房按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爲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譫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城父在汝州郟縣東三十里韓里也 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 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索隱曰韓世家及系本並作桓惠王 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索隱曰謂大父及父相韓五王故云五世 良嘗

劉辰翁曰從倉海君得力士已從百二十斤推牽于蹠身之中而正中副車雖架砲不能也大索甚急良非獨自免并隱力士於大圣事莘嶠之地上老父又極從容此皆不可意測不可語解

盧大經曰子房欲為韓報讎乃捐金募死士以鉄椎狙擊始皇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滑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繫豈小哉

攖錐鎖口或問張良狙擊即史門監者之用朱椎朱佫

學禮淮陽。正義曰陳州也 東見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索隱曰姚察以武帝時東夷穢君降爲倉海郡或因以名蓋得其近耳○正義曰漢書武帝紀云元年東夷穢君南閭等降爲倉海郡今貊穢國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爲郡自書之括地志云穢貊在高麗南新羅北東至大海西 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服虔曰狙伺候也狙七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千恕反○索隱曰應劭云狙伺也一云狙伏伺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云狙候是也 擊秦皇帝博浪沙中，索隱曰服虔云地在陽武南按今浚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正義曰晉地理記云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按今當官道也 誤中副車。索隱曰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屬車即副車而奉車郎御而後從 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成而徂擊者不成遂與荊軻之拙傳千載之笑謂智不智非歟予曰力士操椎誤中副車力士之拙也大索十日而力士死良訖不得焉良之智孰愈乎哉

凌約言曰彊忍下取履王摸寫妙處漢書削之可以观班馬優劣

楊時曰老子之李最忍他閒時似箇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索隱曰嘗訓經也閒閑字也從容閒暇也從容謂從任其容止不矜莊也邳披眉反按地理志下邳縣屬東海又云邳在薛後徙此有上邳故此云下邳李奇云上下邳人謂橋爲圯文穎云沂水上橋也應劭云圯水之上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爲靈圯圯亦音夷理或然也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索隱曰崔浩云直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正也謂至良所正墮其履也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本或作敺徐廣曰一云良怒欲罵之○索隱曰毆音烏后反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索隱曰業猶本先也謂良心先已爲取故遂跪而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徐廣曰一云爲其老強忍下取

虛先用弱底人到緊要處發出來令人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如嶢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解了忽回軍殺之這便是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

凌約言曰老父出一編書乃太公兵法也方良夜未半先往老父喜曰當如是正兵法所謂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老父之意良默得之故未授兵書而老父已許之也

履因進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伏儼後十年遇沛公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州東阿縣東濟州故濟北郡孔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白杖丹黎履赤舄伏儼以兵法說沛公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法一秩三卷太公姜子

楊循吉曰：後十年從沛公，應老人後十年為王者師，而即曰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常用其策等語，敘事何等緊嚴。

按此見張良為韓

牙周文王師封齊侯也　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為後解鴻門之難眼目　後十年應前後十年興，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為後封留眼目　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廄將。駰案漢書音義曰官名　良數以太公兵應前乃太公兵法也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索隱曰殆訓近也　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

茅坤曰：留壁者，嚴我陣也；五万人具食者，以備不時奮擊之餉也；張旗幟諸山，亂其耳目，而分其兵也；以重寶啗秦將者，餌之使懈也；懈則擊而勝也。

良為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　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徐廣曰嶢音堯　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五一作百　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索隱曰旗幟音其試　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

茅瓚曰樊噲之言善矣子長不載于此文固有主客也

凌約言曰或謂新城董公遮說漢王三軍素服大義皎

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索隱曰謂卒將離心而懈怠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為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籍也欲沛公反秦奢泰服儉素以為籍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

然何子房念不及此也予謂方漢王欲留秦宮室而子房說以縞素除殘已先得之矣千載而楚紀有沛公問故而臣有項伯殺人臣活之等語今先著項伯殺人從良匿于前則此不必費辭矣且有情

楊循吉曰撮數語而鴻門事情盡矣

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索隱曰見孔子家語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應前項伯從良豈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耶沛公曰鯫生教我距關徐廣曰呂靜云鯫魚也音此垢反○索隱曰鯫謂小魚也音趨勾反按楚漢春秋鯫生本姓解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

按此見張良爲韓

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也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昔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爲牛五頭置金於後偽言此牛能屎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塹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蜀賦以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是又云斜水源出褒城縣西北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流泒漢書溝洫志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以行船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

何孟春曰張良從沛公蓋欲爲韓報讐也子嬰誅而韓王成立則復辭漢而爲韓万世之下稱其不忘故主之義

茅坤曰是時諸侯王初各分地而王良獨策天下之勢方如沸鼎而楚則首忌者漢王也故一則燒棧道以堅其不爲西顧之心一則故遺田榮反書以促其北嚮之戰

又曰子房自此以前種種爲韓以後死心于漢矣

按漢之所以王楚之所以亡在此一着

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閒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弃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

悲壯

茅坤曰張良一生得力在此太史公一篇摹擣在此

唐順之曰太史公見得分明故說得如此斬絕非後世史官所及

楊慎曰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此叙事繳語法後云竟不易太子四人力也與此句法同

茅坤曰立六国後一節陳涉始乱時分兵樹秦敵可也至是時則諸侯王已各裂土而守而漢且宂三秦東下

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

矣所兩爭者獨楚耳橈楚權而假六国後是以画虎豹而欲嚇人也可乎哉

董份曰食其說以汎觀之所見亦甚大然實事勢分裂故聽言最難

吴澄曰撓楚權立六国三晉有生氣而韓亦必有再封之望子房豈先見于是哉然當楚漢之未決又立六国以衆其敵使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漢无与成功又誰為韓以報楚況項羽專制山東河北九江昌邑猶有故

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箸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

王有不可以紛更之者韓其能久存乎故子房寧寢酈生之諫而就漢之天下天下既定大原馬邑固已屬韓襄王之孽孫韓之再封未必非借箸力也

邵宝曰湯伐桀而封杞礼也武王伐紂而封宋礼也良為帝籌而不欲其為湯為武何耶

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紂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爲三公固辭而不受餘解在商紀)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幟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索隱曰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云軒曲周屏車、)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

凌約言曰前不可不過攻難沛公不能為湯武以折客之說耳至八不可則以利害言之所以感動沛公者在此

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索隱曰晉灼云在弘農南門鄉谷中應劭十三州記弘農有桃丘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廣三百里)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弃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吳一轉尤明)且夫楚

陶傑

重份曰言客計欲立六国以撓楚權令縱能使楚无彊而後撓楚矣然六国並立則亦將從而撓我也註謬撓字孰應沛公計撓字

蘇軾曰刻印銷印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无我

茅坤曰一在淮陰事一在項羽事此兩者漢之所以王天下而楚之所以亡其国盡之矣

倪思曰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皆極意為子房提出身

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駰案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從之。索隱曰荀悅漢紀此事云獨可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屈橈而從之又韋昭云令無彊楚者若六國立必復屈橈從楚是二說之意同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索隱曰高祖罵酈生為豎儒謂此儒生豎子耳幾音祈幾殆近也而公高祖自謂也漢書作乃公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

破楚同故重出未嘗字

按此佐高帝定封

茅坤曰竊謂沙中偶語未必謀反也謀反乃族滅事豈

未嘗有戰鬭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應前在留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如淳曰復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云閣道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

野而謀若當漢之剖符行封諸侯王特雖多出高帝獨見未必非蕭曹從中上下而間有失諸將心者于房於妙不言之恐有後患言之又恐弄蕭曹生隙故特假妙恐喝高帝及急封雍齒則群疑定矣妙等皆子房呼吸風雲處

康海曰世有人主所怨而不殺者漢高祖萬乘之貴不能必殺雍齒乃從而封之是故君子知命

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徐廣曰多作生平)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駰案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索隱曰縣名屬廣漢○正義曰括地志云雍齒城在益州什邡縣南四十步漢什邡縣漢初封雍齒為侯國)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

錫雒禎曰利于小而害于大者素無圖天下之量者也吾不意漢王之圖天下也亦利于小也西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遂欲留居之其去諸將爭走府庫取金帛者何遠哉諫以樊噲之言不听非繼以張良之言則霸上未肯猝還亦豈非山東匹夫之眼寒而天下之量素無也然則沛公以一匹夫而爭天下于群盜之手非有諸傑之佐則亦不過為鼠竊而王狗偷而帝耳何以芟夷群盜牢制六合受秦璽符為天下共主哉

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正義曰殽三殽山也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右隴蜀。(正義曰隴山南連蜀之岷山故云右隴蜀也)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索隱曰崔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之利○正義曰博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按上郡北地之北與胡接可以牧養禽獸又多致胡馬故謂胡苑之利也)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

按留侯佐高帝定都

按篇中三語多病兩語辟穀

陸深曰性固多病敘事者乃于從入關時著其杜門不出得子房之心矣

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索隱曰此言謂者蓋是依憑古語金城言秦有四塞之國如金城也故淮南子云雖有金城非粟不守又蘇秦說秦惠王云秦地勢形便所謂天府是所憑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索隱曰周禮三日詢國遷乃爲大事高祖即日西遷者蓋謂其日即定計非即日遂行也

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駰案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

按留侯佐高帝定太子

胡儼曰余讀留侯世家謂留侯用辟厚礼招致四人爲太子助或謂審有以是子房植黨以拒父也愚以當留侯被劫畫計之日惟知用圯上老人設變制權之術豈暇顧其他哉雖然四人從太子游者必謂其果爲商岩之老則余不知也

袁約言曰自古諫移未有不因其所明者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敝亦甚矣布素知四老之矣此則其所明者

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索隱曰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按陳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祕記作祿里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爲此說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

故招致四老因其明而通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之力孰與張良群公卿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劉辰翁曰欲易太子留侯畫策招四皓一段叙事明整讀之歷歷如日擊

按此戰國策之餘論

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索隱曰此語出韓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徐廣曰夷猶儕也○索隱曰如淳云等夷言等輩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很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也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

王守仁曰果于隱者必不出謂隱而出焉必其非隱者也世家謂留侯招

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虒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索隱曰郵音尤按司馬虒漢書郡國志長安有曲郵聚今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去二里半按郵乃今之候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

四皓為太子輔余疑非真四皓也乃子房為之也夫四人遁世已久形容狀貌人皆不識之矣故子房乎呂澤劫計之時陰爲籌度取他人之眉鬚皓白者偉其衣冠以誑高帝此又不可知也良平之屬平日所挾以事君者何莫而非奇功巧計彼豈顧其欺君之罪哉況是時高帝之惑已深呂氏之情又急何以明其計之不出此也

邵寶曰當是時高帝病且崩矣不然為太子賓客而不先見天子帝不崩四皓其能遂帰乎

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

劉辰翁曰良爲劫則此四人者良餙之而其言良教之也故太史公言本招此四人之力諱之也不然何不著此四人姓名而對上亦有不自稱名者耶

宗臣曰良所以輔漢者爲其足以滅楚也良所以有志滅楚者爲其滅韓也使楚未嘗有怨于韓則良何心以佐楚使漢不足以滅楚則良亦何心

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徐廣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索隱曰馬融註周禮云矰者繳繫短矢謂之矰一說云矰一弦可以仰射高者故云矰也尚安所施。歌數闋，索隱曰音曲穴反謂曲終也說文云闋事也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總上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徐廣曰一云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何相國，駰案漢書音義曰何時未爲相國勸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此數句特總一篇大指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索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口長三寸象斗玉衡封萬戶，位列侯，

以與漢哉然則良之與漢者非爲漢也爲韓也漢不與則楚不滅楚不滅則韓之仇不復良豈能自已哉

劉子翬曰張良所畫計高祖用以成漢業及招四皓則高祖亦墮計中矣良欲從赤松子遊蓋婉其辭以脫世網所謂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茅坤曰潑此一段則篇首圯老一段多成鬼語矣

余有丁曰獨証黃石事者此近怪非諭則益誣矣故必書之

劉辰翁曰此傳從倉海君力士圯上父老以至四皓豈

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索隱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擧也○索隱曰辟音頻亦反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與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爲城旦國除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應前十三年見濟北黃石即我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六十五里與

必有名姓哉始以天人助興漢業故屢見不爲怪末著子房之欲輕舉與黃石俱葬首尾奇事

王禕曰據太史公贊蓋真以黃石爲鬼神也与昌黎韓子以桃源爲神仙何異哉眉山蘇公曰黃石公古之隱君子也是可以破千載之惑矣

劉辰翁曰將極言有鬼神却從無鬼神說滿傳奇怪亦不得不尔引而歸之正及論其形貌亦奕然自失言笑有情

陳仁子曰始以天斷見漢之締創也不偶終以貌論見

留城相近也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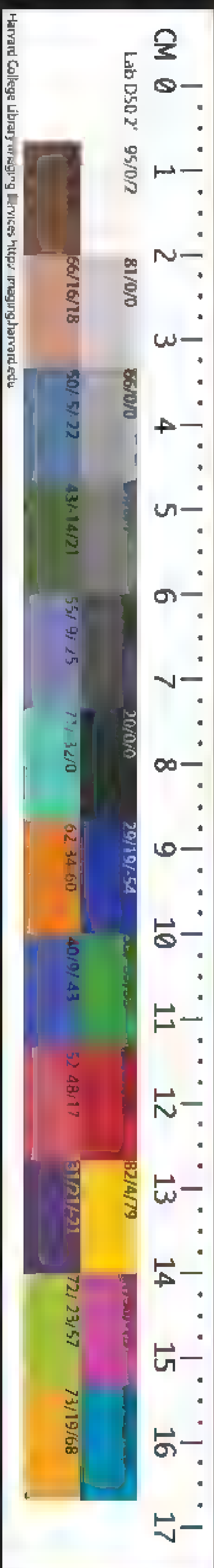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索隱曰物謂精怪及藥物也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索隱曰詩緯云風后黃帝師又化爲老子以書授張良亦異說耳父後化爲黃石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索隱曰蘇林云梧音悟蕭該云今讀爲吾非也小顏云言其可驚悟於人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子羽澹臺滅明字也仲尼弟子傳云狀貌甚惡又家語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同也留侯亦云。

索隱述贊曰留侯倜儻志懷憤惋五代相韓一朝歸漢進履宜假運籌神筭橫陽既立申徒作扞灞上扶危固陵靜亂人稱三傑辯推八難赤松願游白駒難絆嗟彼雄畧曾非魁岸

高帝之用人也不錯

黃震曰利啗秦將於破嶢關漢以是先入關勸還霸上固要項伯漢以是脫鴻門燒絕棧道激項攻齊漢以是還定三秦敗于彭城則勸連布越將立六國則借箸銷印韓信自王則躡足就封此漢所以卒取天下勸封雍齒銷變未形勸都關中垂安後世勸迎四皓卒定太子又所以維持漢室于天下既得之後凡良一謀一畫無不繫漢得失安危良又三傑之冠也共然董公仁義正大之說則良不及之使以良之智兼董公之識而爲漢謀伊周何尚焉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五 終



茅坤曰陳丞相學問本陰符中所得甚精故能以致功名

按通篇以奇計二字作案

許應元曰太史公下其嫂嫉平數句蓋先為其無盜嫂事地也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六　吳興凌稚隆校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爲東昬縣屬陳留○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魏而地理志屬河南郡蓋後陽武分屬梁國耳徐又云戶牖今爲東昬縣屬陳留與漢書地理志同按是秦時戶牖鄉屬陽武至漢以戶牖爲東昬縣隸陳留郡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東昬縣衛地故陽武之戶牖鄉也括地志云東昬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九十里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為後冠玉眼目）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徐廣曰覈音核駰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

茅坤曰今人略處太史公独詳如是

許應元曰而夫輒死非必已歸也

謂龎屑爲紇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弃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耻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索隱曰按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負之類也然此張負既稱富人或恐是丈夫爾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云負背郭居也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索隱曰一作軌按言長者所乘安車與載運之車軌轍或別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

見廿一充盜嫂事

董份曰述負戒孫綴綴皆歷情实

許應元曰兄已逐婦而負言事嫂亦槩言礼當如是耳

王鏊曰平策自割肉起

劉辰翁曰平已前謝其兄伯往事魏此語本不足書用

爲。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内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兄伯已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索隱曰其里名庫上里社者據蔡邕陳留東昬庫上里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牖鄉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也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以上叙平未遇時大吉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語其兄往事魏從少年

見古人文字原委處然終平之傳不復見戶牖曲逆于伯何与哉

凌約言曰解衣裸身以釋船人疑共平未遇漢時一奇計也

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 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為後拜而佐眼目 而平身閒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應前美色 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應前封金与印 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 因魏無知 伏後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案 求見漢王。索隱曰漢書張敞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倩而後進孟康云即無知也 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徐廣曰亦曰涓人 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乃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索隱曰讙譁也音懽又音喧漢書作皆怨 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

王韋曰始言伯逐其婦繼言事嫂如毋盜嫂之說何自來哉絳侯灌嬰等所聞未必非妄太史公並載之用意深矣

刘辰翁曰此語亦今人所不敢道

茅坤曰只此二句了當陳平一生

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應前美色）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躶身來（應前封金与印）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

王維禎曰當其受金卽頑鈍死耻者耳

劉辰翁曰平言高帝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語意謂項王諸臣招之不可独有間耳且廉節之士一爲人所疑卽潔身而去故可間廉節語精

余有丁曰楚既行

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功或作賞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猶無廉隅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恣或作資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

廉節十万斤金何從行乎項王非能得真士彼小廉詭節見大利則走耳

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卽詳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漢書音義曰草粗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食馮煖以草具如淳云藁草麁惡之具也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

刘辰翁曰此女子軍奇甚正要重夜字

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爲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王音義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爲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

茅坤曰委曲尽陳平所以疑难高帝之肯綮入雲夢一策

胡廣曰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令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故刑一人天下服其罪賞一人天下勸其賢韓信未有逆節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計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柏人陳豨反代地黥布盧綰之徒悉以叛渙豈非僞遊雲夢之計致之歟使後世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覲皆自此始

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游雲夢。詳見淮陰侯傳索隱曰蘇林云第且也小顏云但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正義曰陳今陳州也韓信都彭城號楚王故陳州爲楚西界也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

刘辰翁曰隨以行謂即日行使其不測

按君所先生其臣若見此

凌約言曰陳平能不背魏無知寧忍負高帝哉高帝因贊之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然則其卒

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亨。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漢書音義曰反縛兩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絶。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應前因先知未見漢王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

能以功名終也有以夫

黃震曰此使單于閼氏即張仪愚鄭袖之故智也何奇之云使平早計而帝无窘平城雖不奇猶奇矣

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蘇林曰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桓譚新論或云陳平爲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祕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陳平以往說閼氏閼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爲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閼氏日以遠踈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有妬媢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吉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論似本無說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

劉辰翁曰只曲逆戶数見劉項之消亡存者六之一耳可畏哉

楊慎曰凡六出奇計凡六益封与蕭何贏奉錢二益封二千戶同一書法

茅坤曰太史公總揭平六出奇計其章章著明之大者以予觀之平足智多謀無往非計也

山也○索隱曰章帝醜其名改云蒲陰也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

按行計漢書註謂于道中且計也

劉辰翁曰為壇以節召噲非詔語平所謂謀此易耳使上自誅之非平不能虽不知帝崩而料事不失謂其遺憂于後者好事議論之口也

楊維禎曰或問陳平不奉詔斬噲蓋能以義制命者今曰平不辨噲之绝顧獻策馳傳載勃以斬噲豈知以義制命者耶其不斬

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須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一本即作囚)反接(字奇)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須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

噲者以噲呂后弟𡚱之夫帝駕將畧漢牝將鳴慮所𠮷爾

劉辰翁曰因王陵相乃傳陵又傳審食其皆傳体當然漢書析之徒使首尾不全耳

楊維楨曰天下必帰于漢而慓悍猾賊天下之所共切齒者也以宋義范增輩老于智数不能決楚之可去而漢之可帰而一老婦人能決之王陵之母是也然陵帰

爲郎中令。曰傅教孝惠。如淳曰傅相之傅也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起豐以廐將別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封爲雍侯高祖八年定食安國一千一十一年卒謚武侯至玄孫坐酎金國除王陵无傳故詳此陳平爲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

漢不先為母地而為籍所持既死又什諸鼎鑊陵亦何以有吾之膚髮哉修其報母者報漢卒從漢定天下為漢相国太后欲王諸呂陵獨持正論于平勃依附之間卒去相權謝病死亦無負于漢矣無負于漢是無負于母矣然終天之痛雖伊呂之功何益哉君子曰謝病死孰愈謝母以死

茅坤曰陳平之所以能脫呂須之讒者必内結審食其以為入于左腋之人故也

許應元曰曰辛曰侍曰居中曰因決

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爲安國侯。安國侯既爲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悉呂后記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爲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處便止宮中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

事太史公之意微矣

黃震曰陳平与太尉勃卒誅諸呂然使諸呂誅逆者平固意太后之過也然火焚人之家而反以撲滅其功耶

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嬃常以前陳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嬃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三年死。子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三歲。爲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菑川王反。辟陽近菑川。平降之。國除。

茅坤曰陳平讓絳侯相右固黃老之遺也

按有主者上漢書有各字

孝文帝立。以爲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

楊維楨曰宰相于天下事無不知況于獄数係民命錢穀係國命廷尉内史其職主也而一歲生殺出納之数上計多宰者獨可不知乎平所学黄老術戰国之縱横說爾其陳相戰于帝者平果能之否乎亦不過勦言以妄帝尔帝善其言而勃又慚其言而去遂専相以為德也君子哂之

者謂誰。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索隱曰蘇林與孟康同既古人所未了故並存兩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鎭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卽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彊對邪。於是

王維楨曰王諸呂始乃偽所本謀欲誅卒定漢难非黄老之術而何

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爲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一篇結案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壻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

王鏊曰知謀二字断盡陳平一生

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索隱述贊曰曲逆窮巷門多長者宰肉先均佐喪後罷魏楚更用腹心難假棄印封金刺船露倮間行歸漢委質麾下滎陽計全平城圍解推陵讓勃裒多益寡應變合權克定宗社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六　終

楊慎曰叙戰功處與曹參世家樊酈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馬音丘玄反字林音丘權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雍城也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索隱曰謂勃本以織蠶薄為生業也韋昭云北方謂薄為曲許慎注淮南云曲葦薄也郭璞注方言云植懸曲柱也音直吏反常為人吹簫給喪事。如淳曰以樂喪家若俳優瓚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索隱曰左傳歌虞殯猶今挽歌類也歌者或有簫管材官引彊。漢書音義曰能引彊弓官如今挽彊司馬也○索隱曰晉灼云申屠嘉為材官蹶張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

等列傳同一凡例韓文公曹成王碑叙戰功處本此茅坤曰太史公叙絳侯戰功古今絕調

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卻適攻豐擊秦（適漢書作敵）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索隱曰二縣名地理志屬梁國擊章邯車騎殿服虔曰略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瓚曰在軍後曰殿孫檢曰一說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戰功曰多周勃事中有此三品與諸將俱計功則曰殿最獨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故此云擊章邯車騎殿又云先至城下爲多又云攻槐里好畤最是也定魏地攻爰戚東緡以往徐廣曰屬山陽○索隱曰小顏音昬非也地理志山陽有東緡縣音旻然則戶牖之昬爲東緡音昬是屬陳留者音昬屬山陽者音旻也○正義曰緡眉貧反括地志云東緡故城漢縣也在兗州金鄉縣界至栗正義曰括地志云屬沛郡也取之攻齧桑先登索隱曰徐氏云在梁彭城間擊秦軍阿下破之索隱曰謂東阿之下也追至

按前至似與先登意近
按此傳凡三書爲多字

濮陽下甄城攻都關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山陽定陶襲取宛朐正義曰宛朐二音今曹州縣在州西四十七里得單父令正義曰善甫二音宋州縣也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漢書音義曰攻壽張○索隱曰地理志東郡壽梁縣光武改曰壽張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擬上索隱曰謂初起沛及還至碭得一歲又更二月也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一本作武安）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虎賁令徐廣曰一云句盾令○索隱曰漢書云襄賁令賁音肥縣名屬東海徐廣又云句盾令所見本各別也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

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 正義曰緱音勾洛州縣 絕河津 正義曰卽古平陰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 擊趙賁軍尸北 索隱曰賁音肥人姓名也尸卽尸鄉今偃師也謂尸縣之北 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爲威武侯 索隱曰或是封號未必縣名也

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 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三里 攻槐里好時最 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爲最○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屬右扶風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 索隱曰地理志漆縣在右扶風正義曰今豳州新平縣古漆縣也 擊章平姚卬軍 索隱曰卬音五郎反平下將 西定汧 正義曰口肩反今隴州汧源縣本漢汧縣地也 還下郿頻陽 正義曰郿音眉括地志云郿縣故城在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頻陽故城在宜州土門縣南三里今土門縣併入同官縣屬雍州宜州廢也○索隱曰地理志云郿屬古扶風頻陽屬左馮翊也 圍章邯廢丘 索隱曰地理志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廢丘高祖三年更名槐里而此云槐里者槐里據後而書之又云廢丘者以章邯本都廢丘而言亦據舊書之 破西丞 徐廣曰天水有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西縣故城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本漢西縣地破西縣丞 擊盜巴軍破之 如淳曰章邯將 攻上邽 正義曰音圭秦州縣也 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 一本川作水 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 一本陽作陰 共食鍾離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九江古鍾離子國○正義曰括地志云潁陰故城在陳

按馳道即御前之比也

州南頓縣西北鍾離故城在濠州鍾穎縣東北五里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索隱曰荼如字讀易水名因易水之下言近水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易縣故城在幽州歸義縣東南十五里燕桓侯所徙都臨易是也所將卒當馳道爲多。索隱曰小顏以當高祖所行之道或以馳道爲秦之馳道故賈山傳云秦爲馳道東窮燕齊也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正義曰括地志云絳邑城漢絳縣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或以爲秦之舊馳道也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索隱曰蕭該云左傳以偪陽子歸納諸霍人杜預云晉邑也或作靃○正義曰霍音瑣又音蘇寡反顏師古云音山寡反按霍字當作葰地理志云葰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葰人故城在代州繁畤縣界漢葰人縣也按樊噲列傳作靃人其音亦同以前

至武泉。徐廣曰屬雲中○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泉故城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正義曰括地志云銅鞮故城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州西六十五里在并州東南也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正義曰并州縣從銅鞮還并降六城也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應劭曰硰音沙或曰地名○索隱曰晉灼音赤座反○正義曰按在樓煩縣西北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正義曰地理志云在鴈門郡括地志云在并州崞縣界因擊胡騎平城下。正義曰地理志云在鴈門郡括地志云朔州定襄本漢平城縣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勃遷爲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徐廣曰姓乘馬○索隱曰絺名也乘音始證反擊韓信陳豨趙利

軍於樓煩破之得綦將宋最鴈門守圂索隱曰圂守之名音胡困反
因轉攻得雲中守遬索隱曰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雲中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秦雲中郡丞相箕肆將勳徐廣曰箕一作蕢勳一作專一作轉○索隱曰劉氏肆音如字包愷音以四反漢書動亦作博字並誤耳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綦靈丘破之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代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故城在蔚州靈丘縣東十里漢縣也斬綦得綦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徐廣曰在上谷○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一云御史大夫姓施

按此通前總最戰功

王鏊曰載周勃每召諸生說士東鄉

屠名渾都○正義曰括地志云幽州昌平縣本漢渾都縣破綰軍上蘭正義曰括地志云嬀州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恐是也復擊破綰軍沮陽徐廣曰在上谷駰案服虔曰沮音阻○索隱曰按地理志沮陽縣屬上谷○正義曰括地志云上谷郡故城在嬀州懷戎縣東北百二十里燕上谷秦因不改漢爲沮陽縣追至長城正義曰即馬邑長城亦名燕長城在嬀州北今是定上谷十一本作十二縣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索隱曰最都凡也謂總舉其從高祖攻戰克獲之數也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

坐而責之趣爲我語則云其椎少文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

按勃既定燕一句收勃佐高祖事業

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坐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趣爲我語。其椎少文如此。瓚曰令直言勿稱經書也韋昭曰椎不撓曲直至如椎○索隱曰大顏云俗謂愚爲鈍椎音直追反今按椎如字讀之謂勃召說士東向而坐責之云趣爲我語其質朴之性以斯推之其少文皆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正義曰下云以勃爲太尉十歲高后崩按孝惠六年高后八年崩是十年耳而功臣表及將相表云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未詳以勃爲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爲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爲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

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卽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徐廣曰文帝四年時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

茅坤曰史官須注記此事方令後世悲功臣而令无輕辱

按侯之子亦稱太子

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韋昭曰牘版○索隱曰簿即牘也故魏志秦宓以簿擊頰則亦簡牘之類也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故獄吏教引爲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徐廣曰提音弟駰案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恚怒遭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爲冒絮○索隱曰服虔云綸絮也提音弟又音啼非也蕭該音底提者擲也蕭音爲得恚者嗔也遭者逢也謂太后嗔乃逢冒絮因以提帝陌音蠻陌之陌入聲方言云幪巾南楚之閒云陌額也曰。絳侯綰皇帝璽。應劭曰言勃誅諸呂慶少帝手貫璽時尚不反況今更有異乎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爲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爲條侯。徐廣曰表皆作蓨字駰案服虔曰蓨音條○索隱曰地理志條縣屬渤海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蓨城俗名南條城在德州蓨縣南十二里漢縣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姚氏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爲鳴雌亭侯是知

茅坤曰許負數言了當條侯一生

婦人亦有封邑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索隱曰秉音柄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索隱曰從音子容反從理橫理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一本年作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正義曰廟紀云霸陵即霸上按霸陵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正義曰孟康云秦時宮也括地志云棘門在渭北十餘里秦王門名也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正義曰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二十里也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索隱曰彀者張也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六韜云軍中之事不聞君命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音甲

茅坤曰條侯兵法太史公撰事並古今絕景

霍韜曰後世武臣用兵文臣制之步趨稟命焉少有擅專即以矯制受戮如繫驥足而責之馳是故兵日弱国日蹙以至於亡然後知文帝之盛德非後世可企也或曰不幾於以臣抗君歟愚曰此用兵

之權宜也兵罷歸朝則固有君臣常礼矣然後益知漢之近古也
張邦奇曰文帝承秦尊君卑臣之餘而能伸將士氣若此眞善將將哉

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索隱曰應劭云左傳晉郤克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肅若今揖鄭衆注周禮肅拜云但俯下手今時揖是天子爲動改容式車。索隱曰軾者車前橫木若上有敬則俯身而憑之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旣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云吾者禦也掌執金吾以禦非常顏師古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

刘辰翁曰以梁委之絕其粮道自是兩事妙在弃梁然难為然甚宜然
茅坤曰太史公叙用兵如善將本謀種種入手

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太尉秦官掌武元狩四年置大將軍大司馬卽令十二衛大將軍及兵部尚書也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爲畫此計亞夫從之今此云自請者蓋此亦聞疑而傳疑漢史得其實也剽音七妙反輕讀從去聲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索隱曰謂以梁委之於吳使吳兵不得過也亦有作餧音亦通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

洪邁曰軍中夜驚之事漢史書之以為亞夫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時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得而犯今乃有軍中夜驚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

侯等。索隱曰韓頹當也○正義曰弓高滄州縣也 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索隱曰音鄒又音子侯反 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弃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索隱曰地理志縣屬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漢丹徒縣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濞反走丹徒越人殺之於此城南徐州記云秦使赭衣鑿其地因謂之丹徒鑿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峴東南連亘盤紆屈曲有象龍形故秦鑿絕頂瀾百餘步又夾坑龍首以毀其形坑之所在即今龍目湖悉成田也 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正義曰越人即丹徒人越滅吳丹徒地屬楚秦滅楚後置三十六郡丹徒縣屬會稽郡故以丹徒為越人也 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瓚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兄子章武侯太后弟廣國 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

董份曰細柳皆亞夫爲真將軍不侯外戚亞夫爲自掌相

又曰死功侯之非約六字三句

倪思曰亞夫言論可稱非不知体者也此五人侯後不聞來者來者可盡侯乎

王維楨曰不封王信不封降奴見條

主各以時行耳。索隱曰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必一一相法也○正義曰人主作人生 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索隱曰許慎註淮南子云顧反也 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索隱曰功臣表唯徐盧封容城侯 亞

侯抗直不回而景帝發怒所自也

劉辰翁曰不封王信对是今尚席取櫡則近暴主之失

邵寶曰鞅鞅之疑帝蓄之心久矣大胾而不置箸者蓋將為建太子辜江芊者察焉而條侯一言適逢其機耳

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韋昭曰大臠也胾音側吏反○索隱曰臠音李轉反謂肉臠也 無切肉，又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應劭曰尚席主席者○索隱曰顧氏按輿服雜事云六尚尚席掌武帳帷幔也櫡音筯漢書作箸箸者食所用也留侯云借前箸以籌之禮曰羮之有菜者用梜梜亦箸之類故鄭玄云今人謂箸為梜是也 景帝視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一本此下有非字 孟康曰設胾無筯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偶失之○索隱曰言不設箸者此蓋非我意於君有不足乎故如淳云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耳蓋當然也所以帝視而笑也若本不為足當別有辭未必為之笑也孟康晉灼雖探古人之情亦未必能得其實顧氏亦同孟氏之說又引魏武賜荀彧虛器各記異說也 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

余有丁曰按置胾不置箸是景帝作意如此以覘亞夫乃亞夫怒形于色故曰怏怏非少主臣此亞夫不善處危机也

王鏊曰千古見之犹為氣塞其父子兩朝遭遇如此不可咎其不遜

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爲父買工官尚方徐廣曰一作西○索隱曰工官即尚方之工所作物屬尚方故云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徐廣曰音披駰案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索隱曰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爲縣官者夏者王畿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索隱曰汙音烏故反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如淳曰簿問責其情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不用女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索隱曰孟康如淳已備兩解大顏以孟說爲得而姚察又別一解云帝責此吏不得亞夫直辭以爲不足任用故召亞夫別詣廷尉使責問召詣廷尉。正義曰景帝見條侯不對簿因責罵之曰吾不任用汝也故召詣廷尉使重推劾耳餘說皆非也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

刘辰翁曰反者貪富貴耳地下何富貴之有小人語取給類耳

王維禎曰太史公撰獄吏處多悲酸橫絕今古由坐附李陵幽囚之後故耳

按此有罪即蒙上文酎金也

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爲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爲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爲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有顛倒○索隱曰紀二云坐酎金不善復去元鼎五年有罪故云顛倒而漢書云爲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

茅坤曰覽末句結案可見景帝之所以殺條侯只爲沮王信之封而景帝之始侯王信由梁王與太后以計中條侯也

按細柳軍威重也七國壁堅刃也足已不學言絳侯守節不遜言條侯終以窮困俱召致廷尉不得其死也

余有丁曰按亞夫不得其死此景帝之失太史公以守節不遜責之過矣

也按表坐免官至元鼎五年坐酎金又失侯所以二史記之各有不同也條侯果餓死。應前許負相之一段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爲蓋侯。應前王信可封默然而止一段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索隱曰亞夫自以已之智謀足而虛己不學古人所以不體權變而動有違忤守節不遜。索隱曰守節謂爭栗太子不封王信徐盧等不遜謂顧尙席取箸不對制獄是也終以窮困。悲夫。

索隱述贊曰絳侯佐漢質厚敦篤始擊碭東亦圍尸北所攻必取所討咸克陳豨伏誅臧荼破

观細柳營及爭太子爭侯事俱有學術不比乃父之椎魯也

國事居送往推功伏德列侯就第太尉下獄繼相條侯紹封平曲惜哉賢將父子代辱

劉子翬曰周亞夫彊直自信當文帝而顯名遇景帝而殺身非有幸不幸其操術然也方匈奴寇邊文帝遣亞夫屯細柳細柳在長安西當時非臨敵之地文帝以萬乘臨之先過棘門霸上則軍中豈不預知哉萬弩持滿向帝先驅帝至又不得入既入又禁馳驅此亞夫欲以軍威示文帝耳如穰苴之斬莊賈孫武之斬吳姬有意爲之也文帝因此重之亞夫之名遂顯後屢諫景帝帝怒下吏又不對竟殺之夫行已恭事上敬此大臣之節也亞夫不知遵此姑以强直自信不移文帝寬仁故推成其美景帝忌刻故陷于戮辱然則景帝之殺亞夫雖曰濫刑固有以招之矣

凌約言曰亞夫之爲人太史公雖不明言然必悻直行行者方其將屯細柳柢以備胡且近在長安數十里間非若出臨邊塞與敵對壘有呼吸不可測知者何至天子

勞軍不得入及持節詔之始開壁門又不得馳驅而以軍礼見王旅萬騎乘輿黃屋欲制命于將帥豈人臣之礼哉則其傲睨帝尊習與性成故賜食不設箸卽有不平之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見于辭氣間矣以是隕身其可惜也夫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七　終

黃震曰按漢于諸王不教以礼義而乃大其封邑適所以禍之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爲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正義曰漢書勝作揖又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言諸姬者衆妾卑賤史不書姓故云諸姬也孝文帝卽位二年。以武爲代王。徐廣曰都中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十二里以參爲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卽古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卽此城是也以勝爲梁王。徐廣曰都睢陽○索隱曰漢書梁王名揖蓋是矣按景帝子中山靖王名勝是史記誤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宋城縣在州南

古吳錢世傑寫　沈玄易刻

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也漢文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也二歲徙代王爲淮陽王。徐廣曰都陳○正義曰即古陳國城也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爲孝王。子登嗣立是爲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爲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爲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清陽故城在貝州清縣西北八里也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爲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爲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爲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索隱曰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徙淮陽又徙梁通數文帝二年至十二年徙梁爲十一年也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大將軍以距吳楚。

黃震曰孝王既僭侈矣景帝復失言千秋万歲後傳于王入則同輦出則同車卒之梁王賊殺袁盎等大臣幾至變逆者景帝之失也

董份曰敘孝王廣侈貴佚歷歷如畫

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文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圉縣駰案司馬彪曰圉有高陽亭也〇索隱曰圉縣屬陳留高陽鄉名也註引司馬彪者出續漢書郡國志也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索隱曰築謂建也白虎通云苑所以東者何蓋以東方生物故也方三百餘里。索隱曰蓋言其奢非實辭或者梁國封域之方〇正義曰括地志云苑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猿巖棲龍岫鴈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廣睢陽城七十里。索隱曰蘇林云廣其徑也太康地理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爲故所以樂家有睢陽曲蓋採其遺音也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駰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〇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者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臺又一名脩竹苑西京雜記云有落猿巖鳧洲鴈渚連亘七十餘里是也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官儀云天子法駕三十六乘大駕八十一乘皆備千乘萬騎而出也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蹕。入言警。索隱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蹕出入清道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蹕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

按師古云警戒肅也

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索隱曰周禮有奇衺之人鄭玄云奇衺譎怪非常也奇音紀宜反邪音斜也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索隱曰如淳云巨亦大與大百萬同也韋昭云大百萬今萬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鄧展曰但將駟馬往瓚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正義曰著竹略反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與漢宦官無

按漢書屬下有謀字

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爲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曰袁盎云漢家法周道立子是有所關說之說於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竇太后義一作議格。如淳曰攱閣不得下○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格謂格閣不行蘇林音閣周成雜字攱閣也通俗文云高置立攱棚云攱閣字林音紀又音詭也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爲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索隱曰謂意疑梁刺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

歸有光曰按安國傳因長公主謝太后事在前非爲勝詭事疑世家誤也

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正義曰姓軒丘名豹也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索隱曰漢書作梁山述征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二十五里即獵處也有獻牛足出背上。索隱曰張晏云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以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爲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薨也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索隱曰述征記碭有梁孝王之冢

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索隱曰長子買梁共王子

按良山即今梁山泊

按平王共王之子孝王之孫也

明濟川王子彭離濟東王子定山陽王子不識濟陰王

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加壹飡。梁孝王長子買爲梁王是爲共王。子明爲濟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爲平王。

梁平王襄十四年。索隱曰襄漢書作讓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鄭德曰上蓋刻爲雲雷象○索隱曰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有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直千金。孝王誡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爲笮○索隱曰措音迮側格反漢書王陵傳迫迮前隊皆作此字說文云迫笮也謂爲門扇所笮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

中尹霸等士通亂。（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又不敢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今按侯宮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矣）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索隱曰韋昭云犴音岸按類犴反人姓名也反字或作友）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爲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爲平王。子無傷立爲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闕）孝景中六年。爲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爲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爲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

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如淳曰以是爲好喜之事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爲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爲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爲令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索隱曰竇嬰袁盎皆言如周家立子不合立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

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索隱曰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同彼云封唐此云封應應亦成王之弟或別有所見故不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爲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

按漢諸侯王朝見期法具此

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

按漢諸侯王朝見期法具此

按此當入孝王傳

按楊慎云殷道親親二句出尚書緯

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索隱曰殷人尚質親親謂親其弟而授之周人尚文尊尊謂尊祖之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

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

按言梁王止來殺大臣文吏窮

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卽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卽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一作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劒。劒著身。視其劒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劒。索隱曰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某子史失其姓名也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

本以爲謀反

茅坤曰田叔燒梁王反辭一節有古大臣風

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霸昌廐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三公及左右近

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索隱述贊曰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鍾愛廣築睢陽旌旗警蹕勢擬天王功扞吳楚計醜孫羊竇嬰正議袁盎劫傷漢窮梁獄冠蓋相望禍成驕子致此猖狂雖分五國卒亦不昌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八

黄震曰景帝十三王雖河間最賢其孝甚正雖當時士大夫亦鮮及之餘率驕恣自滅大率漢之封建非特城邑過制亦失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之意故適足以禍之耳

茅坤曰五宗世家並羅狀不足觀覽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除武帝餘十三人為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為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為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閼于。索隱曰閼音遏漢書無于字 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索隱曰姁音況羽反兒姁夫人名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索隱曰漢書云大行令奏諡法曰聰明睿智曰獻 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

茅坤曰漢燔經後而河間獻王頗好六藝太史公不能傳其遺事可惜

王鏊曰榮最長者而傳居二王後以其從太子廢後乃

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索隱曰問以五策按漢書詔策問三十餘事被服造次按小顏云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所行皆法於儒者

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索隱曰漢書云授謚頃音傾

臨江哀王閼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

為王耳

王維禎曰臨江罪宜貸值郅都刻深竟議死此梁孝王不死以遺經術大臣訊也

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壖垣為宮。索隱曰服虔云宮外之餘地顧野王云牆外行馬內田音人掾反又音軟又音奴亂反壖垣墻外之短垣也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索隱曰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嫘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以為行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以為累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累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也又聘禮云出祖釋軷祭脯酒而已按今祭禮以軷壤土為壇於道則用黃羝或用狗以其羝血釁左輪○正義曰荊州圖副云漢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坐侵廟壖地為宮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共流涕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為郅都所訊懼而縊死自此後北門存而不啓蓋為榮不以道終也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

朱翌曰景帝殺臨江閔王燕數万銜土置塚上王莽掘丁姬塚燕數千銜土投穿中史書如此非志怪也以言禽獸哀憐之人不如也

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正義曰顔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後者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為王也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輿馬。晩節嗇。正義曰晩節猶言末年時嗇貪恡也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索隱曰謚法好更故舊曰易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幷。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淖正義曰淖女孝反夜使人迎與姦服舍中。索隱曰淖音女教反淖姓也齊有淖齒是

也漢書云建召易王所愛淖姬等十人與姦服舍中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索隱曰漢書云建女弟徵臣爲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也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爲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索隱曰按廣周書謚法云能優其德曰于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爲膠西王。端爲人賊戾，又陰痿，正義曰委危反不能御婦人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

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爲無訾省。蘇林曰爲無所訾錄無所省錄○正義曰顏師古云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索隱曰謂不置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索隱曰究窮也故郭璞云究謂窮盡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

云

茅坤曰今諸王封及勢家往往有之

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索隱曰刻害深無仁恩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索隱曰謂詭詐之辯以傷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皁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彭祖自爲二千石掃除其舍以迎之也多設

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爲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爲之○索隱曰權音角獨言權謂酤權也會音儈古外反謂爲賈人專權買賣之賈儈以取利若今之知市矣韋昭則訓權爲平其注解亦得入多於國經租稅。索隱曰經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爲姬。甚愛之。彭祖不好

按漢書中山靖王聞樂對甚可誦

治宮室禨祥。服虔曰求福也○索隱曰按埤蒼云禨祆祥也列子云荊人鬼越人禨謂楚信鬼神越信禨祥者也好爲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索隱曰上下孟反下工弔反徼是郊外路謂巡徼而伺察境界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爲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爲人樂酒好內。正義曰樂五教反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曰漢書建元三年濟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對以大臣內讒肺腑日疏其言甚雄壯詞切而理文天子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爲中山王。索隱曰漢書昆侈謚康王子項王輔嗣至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的爲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以爲脫桂裳免簪笄施玄的結羽釵的卽釋名所云也說文云姅女汙也漢律云見姅變不得侍祠姅音半而飾

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　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鮈立爲長沙王。服虔曰鮈音拘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爲王。索隱曰漢書齊謚繆王謚法傷人蔽賢曰繆　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索隱曰漢書告中尉秦彭祖子去嗣坐暴虐勃亂國除也○正義曰所忠姓名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戰守備，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索隱曰左傳云登樓車以窺宋人謂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李巡註爾雅金矢以金爲箭鏑鏃字林音子木反　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其辭出此事　寄於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正義曰寄母王夫人卽王皇后之妹於上爲從母故寄於

諸兄弟最爲親愛也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爲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爲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諡爲哀王子慶爲王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爲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爲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爲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梲蘇林曰音奪○索隱曰鄒氏音之悅反蘇林音奪許愼說解字林云他活反字從木梲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修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媚不常侍病索隱曰媢音冒又報反鄒氏作媚郭璞註三蒼云媢丈夫妬也又云妬女爲媢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梲爲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

與長子棁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棁。棁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棁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王后。索隱曰按是張騫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太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修及王勃。上以修素無行使棁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修。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

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

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

陳仁子曰景帝之待五王奪之權者乃全之也十足可見漢初之无制矣

孫於今爲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于王也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景十三子五宗親睦栗姬既廢臨江折軸閼于早薨河閒儒服餘好宮苑端事馳逐江都有才中山禔福長沙地小膠東造鏃仁賢者代悖亂者族兒姁四王分封爲六

柯維騏曰按太史公自序於梁王云七國叛逆惟梁爲捍於五宗云五宗既王親屬洽和他如楚元王云爲漢宗藩荊燕云爲漢藩輔齊悼惠王云實鎮東土此諸王有功於漢不論親疎不論享國修短俱得名世家乃若吳王淮南衡山之屬既無藩輔之功而其子孫又首倡叛逆或犯姦惡自取滅亡故降爲列傳不得與諸王比也蕭曹平勃張良列之世家而彭韓黥樊諸人只列爲傳意亦如此乃若陳涉亦名世家天下亡秦由涉首事其功足多也班彪譏其進黜失經而固纂父書逋列爲傳失之矣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九　終

董份曰三王之封詔制奏請皆爾雅深婉上下皆得体矣故太史公特称其文詞爛然不虚哉

楊慎曰三王世家具載疏奏制冊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詞爛然可觀又見漢廷奏覆須下施行之式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三王世家第三十

首議

大司馬臣去病。索隱曰姓霍　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可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　唯陛下幸察。臣去

余有丁曰按此即今題覆之例意古未有故太史公因錄之以存一体不厭其繁也

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名耳丞非者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曰莊青翟也御史大夫臣湯索隱曰張湯太常臣充索隱曰趙充大行令臣息索隱曰李息太子少傅臣安索隱曰任安也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

茅坤曰按此即今都官會議之制

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正義曰公孫賀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一本義作議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首請立皇子臣閎徐廣曰一作闕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

按此始議封諸侯王

按列侯臣嬰齊以下增入

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索隱曰傳云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人爲立君長司牧之耳非天爲君而生人也 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卽股肱何勸。徐廣曰一作敦一作勗一作觀也○索隱曰謂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皇子未習教義而彊使爲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有所勸 其更〔始議〕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傅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酇。索隱曰蕭何謚文終也蕭何初封沛之酇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酇音嵯也 褒厲羣臣平津侯等。索隱曰公孫弘之封平津侯也平津高成之鄉名○正義曰公孫弘所封平津鄉在滄州鹽山南四十二里也〔一本施作地〕 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索隱曰武帝廣推恩之詔

史記卷六十 三王世家 二

余有丁曰級諸侯王称国列侯称家故曰家皇子爲列侯即上所謂列侯家之也

茅坤曰前疏在三月乙亥下尚書丞及臣下兩議而漢天子再难之並書曰三月丙子可見當時君臣之間批荅甚速不似近代累旬而後報也

陽慎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引詩文小異或所見異辞大抵漢人引經不泥如此

分王諸侯王子弟故有百餘國再議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索隱曰謂諸侯王子已爲列侯而今又家皇子爲列侯是删請尊卑相踰越矣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索隱曰齊王也王夫人子臣旦索隱曰燕王也漢書云李姬之子臣胥索隱曰廣陵王也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襃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何休曰白牝殷牲也騂剛赤脊周牲也羣公不毛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再議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

按此又增入臣慶

茅坤曰復申叙建議与制所云亦即今覆奏体

董份曰言康叔伯禽幼未成人見三王當封言康叔伯禽後有勳伐見封之得宜

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襃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周之

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索隱曰春秋公羊傳文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王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繈緥。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正義曰匈奴傳云霍去病伐匈奴北臨翰海西湊月氏正義曰湊音臻氏音支至月氏月氏西戎國名在蔥嶺之西也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毛傳云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開禁倉以振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一本王字下有而家皇子為列侯句索隱曰謂立膠東王子慶爲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爲真定王商爲泗水王是也臣青翟臣湯等竊伏孰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二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

按此增入臣壽成二十七人

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酇侯壽成後爲太常也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爲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爲蓋謂地爲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他皆如前故事。制總許曰：可。四月丙申，奏

茅坤曰讀此篇漢之君臣建大議與諸臣所爲疏請式例如畫

董份曰可与周書諸命同爲古雅

陳仁子曰書稱誥命所以可傳万世者雖以其詞亦以其人武帝子亢匹

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一云元狩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閎，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製於戲如言嗚呼戲音稀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

齐王燕王廣陵王三子同日受封今讀其策命詞語申以風土之宜教以輔佐之義語言温厚直有成周訓誥風度班史謂號令文章粲然可观者此其尤也惜二子或天或自殺竟无伯禽康叔之業二後策書吾重為二子愧

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索隱曰蔡邕獨斷云皇子封爲王受天子太社之土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謂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 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心 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𠍴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無後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 索隱曰褚先生解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順古道也魏高貴鄉公云稽同也古天也謂堯能同天 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索隱曰按匈奴傳其國貴壯賤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是虐老也 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甿常昭云甿民也三蒼云邊人云甿也 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師也 降旗奔師。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索隱曰漢書君作師期作旗而服虔云以三十二軍中之將下旗去之也如淳云即昆邪王偃旗鼓降時也若如此意則三十二軍非軍將蓋戎狄酋帥有三十二君來降也 葷粥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也 北州以綏。臣瓚曰綏安也 悉爾心。毋作怨。

毋俷德。徐廣曰俷一作菲。○索隱曰蘇林云棐廢也本亦作俷俷敗也孔文祥云菲薄也漢書作棐。○正義曰俷音符味反毋乃廢備。索隱曰褚先生解云言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應召。○索隱曰常昭云士非素敎習不得從軍徵發故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弃之正謂此也褚先生解云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三十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正義曰謂京口南至荊州以南也五湖之間。索隱曰五湖者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或曰太湖五百里故曰五湖也其人輕心。楊州保疆徐廣曰一作壃驅案李奇曰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張晏曰侗音同。○索隱曰褚先生解云無好佚樂馳騁弋獵鄒氏宵音謏謏亦小人也或作佞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

帰有光曰三王世家本不闕讀此贊文可見太史公亦不及見三王後事褚先生淺陋遂謂

求其世家不可得也序亦云三子之王文詞可觀可知独載其文辞也

茅坤曰類今人跋体

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三王封世舊史爛然褚氏後補冊書存焉去病建議青翟上言天子冲挹志在急賢太常具禮請立齊燕閎國負海旦社惟玄宵人不通葷粥遠邊明哉監戒式防厥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

茅坤曰通篇策文式

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衞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

閎閎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阸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

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閎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

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誡齊王以慎內誡燕王以無作怨無俷德索隱曰本亦作肥案上策云作菲德下云勿使王背德也則肥當音扶味反亦音匪誡廣陵王以慎外

毋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軼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軼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誡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爲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

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爲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水之陽也一子爲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郡又云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一子爲南利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最愛少子弘立以爲高密王正義曰括地志云高密故城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爲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

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索隱曰已下並見荀卿子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墝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俷德者勿使上背德

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卽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索隱曰案昭帝鉤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旦早封在外實令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旦疑怨

董份曰按宗正主屬籍故办正王以宗系之事御史主执法故按訊王發兵之罪滿意通儒術故曉發以理使王自知其罪

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遂得鉤弋子當陽斯寔父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順然犬豕吠非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之職亦當使燕喻之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曰宗正官名必以宗室有德者爲之不知時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爲太中大夫是使二人又有侍御史二人皆往使治廣陵也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卽行法直

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索隱曰爾近也雅正也其書於正字義訓爲近故云爾雅相承云周公作以教成王又云子夏作之以解詩書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索隱曰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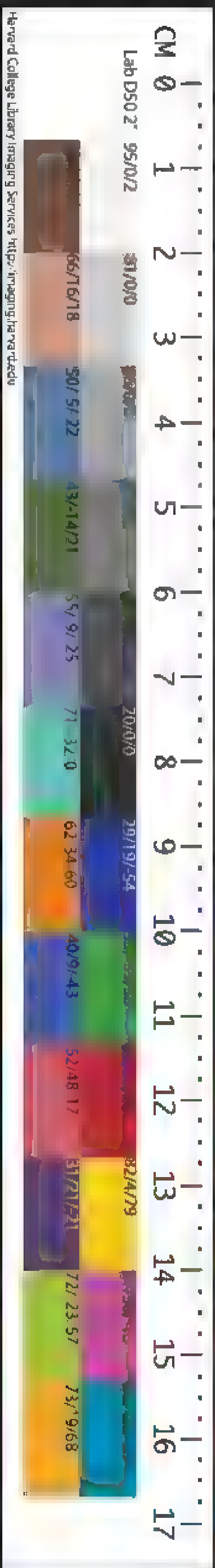
按此与漢書大異

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徐廣曰滫者淅米汁也音先糾反○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敗反漸漬也滫如禮滫溲之滫謂

洗也音思酒反○正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爲漸漬然也以旦謀叛君子庶人皆不附近 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侯。正義曰漢表在鉅鹿 立燕故太子建爲廣陽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陵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里 以奉燕王祭祀。

黃震曰太史公備述羣臣奏辭皇帝恭讓始終啓復之辭以及三王封策之辭爛然可觀也而不載其行事褚先生條釋其後謂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早夭謂廣陵王果作威福謀反自殺謂燕王謀爲叛逆亦自殺皆如其策指云愚按齊王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永終者堯戒舜之反辭云四海困窮則天絕其祿不執中者也今乃用爲期望之辭屬之執中之下誤矣豈亦王早夭國絕之先兆耶柯維騏曰太史公書原缺三王世家獨其贊語尙存故褚先生取廷臣之議及封策書補之其書諄諄以保國艾民爲戒庶幾古人命戒之詞故亦稱世家厥後燕王旦廣陵王胥怨望不立一謀逆一詛呪身死國除有負訓詞太史公若在則當降而爲傳不得與諸王竝也事詳漢書武帝五子傳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 終



唐順之曰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爲體亦不同迨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

吳興凌稚隆校輯

伯夷列傳第一

索隱曰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正義曰其人行跡可序列故云列傳

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一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三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三索隱云二人教迹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莊周同爲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云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敕升爲列傳首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設道則禁惡咸致正理制御邪人未有佛教可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妙興法乖流理居列傳之首也

吳郡顧標寫戴文刻

楊慎曰按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爲一卷甚爲無謂夫奔義激世莫先伯夷而老莊法意流爲申韓太史公敘述自有深意豈宜姿爲軒輊今以伯夷傳居首爲一卷次以管晏爲一卷次以老莊申韓爲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云

又曰宋人謂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今試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眾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宕蕩極文之變而不詭于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爲立論本朝又有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柯維騏曰按太史公列傳序云末世爭利惟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伯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然則太史公作傳原首伯夷其莊周申不害特附載於老子韓非中耳唐開元敕昇老子申子爲列傳首乃列老莊於伯夷之前而申韓別爲一傳今世所傳正義本是也司馬貞又以韓非與商君竝列益紊亂矣今所論次悉依太史公之舊云

高洪曰伯夷首列傳以爲善而無報也

王鏊曰太史公伯夷傳屈原傳時出議論其亦自發其感憤之意矣韓退之何蕃傳亦倣此意

李塗曰傳体前叙事後議論獨韓退之王承福傳敘事議論相間頗有伯夷傳之風

茅坤曰以議論叙事傳之變体也

唐順之曰此傳如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索隱曰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爲詩今亾五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今百篇之內見亾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亾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正義曰舜禹皆典職事二十餘年然後踐帝位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索隱曰言

蛟龍不可捕捉又曰勢極曲折詞極工緻若斷若續超玄入妙

陳沂曰傳伯夷先言由光等因其有逃讓之說也明其不足信也

王慎中曰當堯之時環康衢而處者皆可以為巢許而泯不見称二子者以不屈為高而来堯之見求反以辞而逃之見名為高而傳于後不異於讀史者方且决其事之有無以闕傳者之妄予以為正使如好事所談以為實用尤不得侈以為高耳

董份曰先叙登箕山見有共人也

天下者王者之重器故莊子云天下大器是也則大器亦謂之重器王者大統（即堯讓舜）傳天下若斯之難也（之難以明讓天下許由之妄）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借許由務光以發烟波竒嫋娜処）。正義曰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殁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疑予有）索隱曰說者謂諸子雜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卞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何以稱焉為不稱說之也太史公（太史不另起）曰余登箕山。索隱曰蓋楊惲東方朔見

按莊子許由盖莊周寓言恥天下為不足道耳太史公言有許由冢乃明其實有是人而又曰文辭不少概見則無堯讓之事已隱然言外矣

羅大經曰太史公伯夷傳文章絕明也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惟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遺禍是以不免于怨也雖

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潁水卞隨自投於椆水務光負石自沈於廬水是義至高（疑予無）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索隱曰按概是梗概謂略也蓋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概載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概古代反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深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及睹其音軼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況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

唐順之曰叩馬之諫不經見而詳于太史氏夫子止稱伯夷求仁得仁而孟軻氏以為夷與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曰本前註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索隱曰劉氏云盍者疑辭蓋謂其年老歸就西伯也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

太公同避紂歸周而俱天下以從周然則助成周之王業者夷與太公也太公鷹揚而夷諫何歟夫既已遠避之而又諫伐之者既已助成其王業而又復諫止之皆疑于不類嘗思之而得其說矣夷之歸周歸文王也觀夫子稱文王至德而未盡善于武則微意可知矣夷之歸周不嫌于同其父而不同其子其與太公亦不嫌于始同而終異也遷之說其亦未可以為誣哉

林希元曰此傳就伯夷出處上生一議論與列傳不同

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正義曰曹大家註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采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蕨鱉也○正義曰陸機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荳蔓生其味亦如小荳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及餓

蓋变体也其言伯夷顏淵為善而遭禍災盜蹠為惡而獲福寿盖重有所感終之以各從其志則正人君子之心予長盖已知之矣

韓愈曰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

王直曰論語云伯

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卽首陽山采薇歌騷之祖也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犧農虞夏敦樸禪讓之道超忽久矣終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索隱曰于嗟嗟嘆之辭也徂者往也死也言已今日餓死亦是運命之衰薄不遇大道之時至憂而餓死
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以是有怨耶又疑其云非是怨耶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又自起索隱曰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耶又非善人者耶亦疑也之情
積仁絜行如此而自此以下上下千古无限悲歔感慨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

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太史言其以餓而死也史遷何自而知之餓者豈必皆在下死

李夢陽曰顏夭蹠壽以变古耳彼信傑与世推移取富厚是貴多金玉貨財安知其後之不喪也

也屢空糟糠不厭索隱曰厭言飫也謂不飫飽也糟糠貧者之所餐也故曰糟糠之妻是也然顏子一簞食瓢飲未見有糟糠之文
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即顏以疑天道之不足信
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曰蹠與跖同並音之石反盜跖柳下惠弟見莊子為篇名○正義曰按蹠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做古號之盜蹠
肝人之肉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肝非也莊子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
暴戾恣睢索隱曰暴戾謂兇暴而惡戾也鄒誕生恣音資睢音千餘反劉氏恣音如字睢音休季反恣睢謂恣行為睢惡之貌也○正義曰睢仰白目怒貌也言盜蹠兇暴惡戾恣性怒白目也
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皇覽曰盜跖冢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盜跖卽柳下惠弟也○索隱曰直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值非也潼音同按潼水名因為鄉今之潼津關是亦為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

董份曰太史公寓言為李陵遭刑之意

王應麟曰程子云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為而夭跖何為而壽此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縣西二十里河北縣本漢大陽縣也又今齊州平陵縣有盜跖冢未詳也是遵何德哉即跖以終天道不足信之義索隱曰言盜跖無道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其人遵行何德而致此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而壽終是賢不遇而惡道長尤大著明之證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索隱曰謂若魯桓楚靈晉獻齊襄之比皆是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路之。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累足高山之顛竄跡滄洲之濱是也○正義曰謂北郭騶鮑焦等是也時然後出言。索隱曰論語夫子時然後言行不由徑。索隱曰澹臺滅明之行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或致身命而卒遇禍災者結言天道不足信不可勝數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比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惑於不軌而逸樂公正而遇害為天道之非而又是耶深惑之也蓋天道玄遠聽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猶昧之也○正義曰儻音他蕩反儻未定之詞也為天道不敢的言是非故云儻也有不可信處古人不可因而阻為善之志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事也言天道人道不同一任其運遇亦各從其志意也○此承言天道[illegible]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此言壽雖無以而名卒不可滅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此正是各從其志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松柏少凋傷平歲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索隱曰老子云國家昏亂有忠臣是舉代混濁

茅坤曰論歸于正

董份曰妙處在雜引經傳較若出諸已而縱橫變化莫測其端尤特瓌詭示人乃有改正伯

則士之清潔者乃彰見故上文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先爲此言張本也○正義曰言天下泯亂清潔之士不撓不苟合於盜跖也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彼謂操行不軌以下 此指擇地而蹈以下 索隱曰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曰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言君子所欲者不在報施也 索隱曰自此已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顏回附驥尾而行著蓋亦欲微見已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夫狥財烈士狥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已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代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正義曰君子疾沒後懼名堙滅而不稱若夷齊顏回潔行立名後代稱述亦太史公欲漸見已立名著述之美也 **賈子曰。**引此終上文各從其志意 索隱曰賈誼也作鵩鳥賦云然故太史公引而稱之也 **貪夫狥財。**正義曰狥財迅反狥求也瓚云已身從物曰狥 **烈**

夷傳者謬矣

士狥名夸者死權。索隱曰言貪權勢以矜夸者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 **衆庶馮生。**索隱曰馮者恃也音凭言衆庶之情蓋馮恃矜其生也鄒誕生作每生每者冐也冐即貪之義○正義曰太史公引賈子譬作史記若貪夫狥財夸者死權衆庶馮生乃成其史記 **同明相照。**索隱曰已下並繫辭云 **同類相求。**正義曰天欲雨而柱礎潤謂同德者相應 **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張璠曰猶言龍從雲虎從風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馬融曰作起也○索隱曰又引此句者謂聖人起而居位則萬物之情皆得覩見故已今日又得著書言世情之輕重也○正義曰此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德萬物有長育之情故相感應也此以上至同明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合萬物有睹也孔子殁後五百歲而已當之故作史記使萬物見覩之也太史公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春秋本

董份曰太史公言伯夷叔齊不能无怨惟得孔子言之故益顯若由光義至高而不少概見故後世無聞焉是以砥行立名者必附青雲之士也此一篇大意若不如此則首尾似不相貫而引由光事少味矣

按丹鉛摠錄云青雲之士謂聖矣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

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作述六經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此暗言已上文所弘之意）於春秋按述作而萬物睹見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正義曰伯夷叔齊雖有賢行得夫子稱揚而名益彰著萬物雖有生養之性得太史作述而世事益睹見

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總篇首悲吊許由辭）

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正義曰趨音趨舍音捨趨向也捨廢也言隱處之士時有附驥尾而名曉達若堙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

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正義曰砥音旨礪行修德在鄉閭者若不託賢大之士何得封侯爵賞而名留後代也

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為青雲謬矣

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羣吉凶倚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蘇子由古史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文王之罰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慚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弒春秋雖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為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敘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也

黃震曰太史公疑許由非夫子所稱不述而首述伯夷且悲其餓死為舉顏子盜蹠

反覆嗟嘆卒歸之各從其志幸伯夷得夫
子而名益彰其旨遠其文逸意在言外詠
味無窮然豈知其心之無怨耶又曰太史
公載伯夷采薇之歌爲之反覆嗟傷遺音
餘韻把挹莫盡君子謂此太史公托以自
傷其不遇故其情到而詞切然非伯夷怨
是用希之心也故後
世高其文而非其旨
王直曰史記後孟子而作成書備而記事
富有以補前聞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何人
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
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爲
衞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
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爲
有功于世也又曰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
必于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
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然亦不久居于
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
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世稱之指
其所棲止之地曰此仁人之迹也夫是以
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于此山而
後見稱耶又曰武王方爲天下去賊虐諫
臣毒痡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乃欲
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
右與太公耳武王若罔聞之萬一扶去之
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此于此殺夷齊其
何以有辭
于紂也
孫譙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言
衆言淆亂惟折衷于聖人也詩書雖缺然
虞夏之文可知堯舜禹之相授傳天下若
斯之難而說者乃有許由務光等事此何
以稱焉疑之也余登箕山乃有許由冢則
信然矣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太伯
伯夷詳矣由光義至高而文辭不少概見
此太史公所爲深惜之也蓋其驥騁上下
數千載欲求一節義最高者嚴立于其首
有讓國之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述于聖人
是以無傳此伯夷傳之所以作也孔子言
伯夷叔齊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余

悲其意睹軼詩可異焉觀采薇之詩則疑于怨矣叙其事述其歌申之曰怨耶非耶其末襍引經傳之文而卒歸之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又所以深悲由光之無傳而喜伯夷之遇夫子也要其歸則不出最初兩語載籍極博考信六藝而已孰謂子長變奇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 終

楊慎曰自管仲至王霸皆為左傳国語国策所掩

唐順之曰此傳緣積自得非執轍可尋蓋所謂神化者耶

楊慎曰此傳凡三段俱有緣結首叙管仲之出處而以致君之功結之次言受鮑叔之知而以天下多其知人結之又次言其致伯之相畧而以所以為謀者結之而一傳畢矣亦傳之一体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索隱曰潁水名地理志云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有潁上縣○正義曰韋昭云夷吾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索隱曰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嘗欺鮑叔多自取鮑叔知其有母不以為貪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正義曰齊世家云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傒與叔牙足矣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之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姒姓之後鮑叔之

顧檈寫 戴文刻

凌約言曰前後述管仲自言凡兩見而叙事即在其中矣此太史公傳記一法也

茅坤曰以下並次鮑叔之賢客以形主之体

按考要云鮑叔之死也管仲舉上衽而哭之哀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illegible]麻道所

子叔身也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正義曰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也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正義曰賈音古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

[illegible]以知巳者荅之且曰士為知巳者死而況為之哀乎

王鏊曰此十餘世是言鮑叔而索隱所註似言管氏不知何故

唐順之曰了鮑叔案

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步耐步產微凡十代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正義曰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不若也以區區之齊在海濱。正義曰齊國東濱海也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索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其書有此言今舉其大略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

唐順之曰善因禍而為福数句得仲子骨髓

茅坤曰按此一段推碎管仲心

按楚蔡之與国故因而伐之

按下三事即因禍為福轉敗為功所謂輕重權衡也太史公連下實字因而字而管仲相桓之霸業具見矣

柯維騏曰管子順民從欲之論是矣而予之為取則老子之術耳太史公謂申韓原于道德之意管仲殆然乎

按說苑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戰國策云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二說不同當以戰國策為據

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正義曰言爲政令卑下鮮少而百姓易作行也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索隱曰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慎權衡。正義曰輕重謂恥辱也權衡謂得失也有恥辱甚貴重之有得失甚戒慎之桓公實怒少姬。見齊世家索隱曰謂怒蕩舟歸而未絕蔡人嫁之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正義曰今齊州東河也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曰沫音妹左傳作曹劌○正義曰沫莫葛反管仲因而信之。正義曰以劫許之歸魯侵地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以上第三段索隱曰老子云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知此爲政之所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茅坤曰節儉力行一句道尽晏子

唐順之曰虛語叙事歐公誌文多用此法

按順命謂直行也

楊慎曰晏子之事多矣而太史公詳載此有深意焉

要約言曰此傳只載越石父及御者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曰名嬰平謚仲字父桓子名弱也○正義曰晏氏齊記云齊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爲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索隱曰世本及系本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名杵臼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正義曰謂己謙讓非云功能語不及之。卽危行。正義曰行下孟反謂君不知己增修業行畏責及也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正義曰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卽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正義曰縲音力追反縲黑索也紲繫也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牟覩弊冠反裘負薪息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凍爲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按與此

二事見晏子仁而能下人此又太史公傳記一法也

王維楨曰記脫石父于厄見好矣記御者見謙慎

文小異也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正義曰戄牀縛反註皇覽云晏子冢在臨淄城南菑水南桓公冢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冢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冢也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己謂以彼知我而我志獲申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

揚慎曰贊管仲晏子前一段總說後一段議論却分說亦一格

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情狀妙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正義曰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 及晏子春秋。索隱曰嬰所著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十篇故下云其書世多有也○正義曰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 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曰軼音逸 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正義曰言管仲世所謂賢臣孔子所以小之者蓋以爲周道衰桓公賢主管仲何不勸勉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主哉故孔子小之云蓋爲前疑夫子小管仲爲此 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不見之傳中）匡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也 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索隱曰左傳崔杼殺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 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

唐順之曰太史公作春秋戰国人列傳頗其闊略盖本書所自載与載之左傳国策中凡盛行于世者皆不論也

余有丁曰按此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

又曰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非克亂之才故遷以無勇責之

邵寶曰嬰言人有君而人殺之吾安得而死之吾安得

亾之雖然奴與亾義所不得也抑亦不得而討之乎舍雅辛盖之婦羞其夫為晏子御太史公乃願為執鞭何哉蓋太史公以李陵故被刑漢法腐刑許贖而生平交游故舊无能如晏子解左驂贖石父者自傷不遇斯人而過激仰羨之詞耳曾謂太史公不若彼婦哉

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

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索隱曰太史公之羨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巳雖與之為僕隸為之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粟乃實廩豆不掩肩轉禍為福危言獲全孔賴左衽史忻執鞭成禮而去人望存焉

柯維騏曰古之賢人君子衆矣太史公列傳獨首伯夷春秋列傳大夫如展季蘧瑗銅鞮伯華叔向季札諸賢皆不得錄乃次及管晏且願為執鞭何哉太史公以良史之才因言得罪殆所謂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非與絜行餓死者同乎哉

黃震曰今世之人見賢而稱其賢見智而稱其智未足言知人惟其方困窮時其迹有甚於不賢不智者而巳獨以察其心若鮑叔之于管仲千古一人耳然愚謂此管仲之為管仲也君子固窮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何至蒙不賢不智之迹耶其令論卑而易行其政善因禍而為福太史公此論固切中其相齊之要領實則苟于濟事不暇顧在我之正守巳占于貧賤之時矣晏平仲功業不及管氏而相三君妾不衣帛則廉節過之越石父稱詘于不知巳而信于知巳蓋名言也宜晏子之敬待然景公欲相孔子嬰實沮之石父豈賢于孔子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二終

黃震曰按老子孔子皆布衣也太史公列孔子世家贊其爲至聖至老子則傳之管晏之次而窮其弊于申韓豈不以申韓之李又在管晏功利之下而老子則申韓之發源歟班固謂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或者未之深察也

茅坤曰太史公合老莊申韓為一家而推老子為深遠大較得之

按老子清淨無為本無事迹可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正義曰朱韜玉禮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踈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年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又云玄妙玉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孶也考教衆理達成聖孶乃孶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曰地理志屬楚故云楚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苦縣皆屬焉裴氏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

古吳錢世傑寫　戴文刻

考太史公立傳只據其語孔子之言與孔子贊之之語及令尹喜強之之事以槩其平生而以莫知所終結之中間連用或曰或言而又結以莫知其然否正應莫知所終句與後隱君子句與自隱無名子將隱矣相應至老子之子一段則據其苗裔以竟其所終耳世之學老子數句乃儒老不相能本旨無為二句一篇之案却於末後鎖之萬鈞筆力也此傳始終變幻真猶龍哉

云苦屬陳今檢地理志苦實屬淮陽郡苦音怙○正義曰國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眞源縣也厲音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子所生地也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索隱曰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爲姓許愼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正義曰聃耳漫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世號曰聃 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正義曰藏在浪反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索隱曰大戴記亦云然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

余有丁曰按蓬累而行謂積累蓬蒻若今之笠然

茅坤曰老子只欲結束自家一點性命虛無處

得其時。則蓬累而行。索隱曰劉氏云蓬累猶扶持也累音六水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蓬蓋也累隨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携隨而去也○正義曰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皤蒿細葉蔓生於沙漠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也皤蒿江東呼爲斜蒿云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索隱曰良賈謂善貨賣之人賈音古深藏謂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嵇康高士傳亦載此語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也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正義曰姿態之容色與淫欲之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也 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

茅坤曰老子猶龍以其所見遠能逃于物之外

柯維騏曰按莊子列子所載關尹子之論其旨微妙似與道德篇班固藝文志道家有關尹子九篇說者曰即關令尹喜也

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正義曰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爲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爲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索隱曰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此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爲散關令是也○正義曰强其兩反爲于僞反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眞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

楊愼曰老子傳著老萊子太史儋之疑莊子傳之旁及畏累虛亢桑子傳之変体也

茅坤曰史遷去孔子五百年而老聃與孔子遊已不能定其本末如此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曰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杖木爲牀著艾爲席菹芰爲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索隱曰此前古好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卽以周太史儋爲老子故二百餘歲○正義曰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的知故言蓋及或也玉清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於

是去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葢年三十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儋卽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乎大始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徐廣曰實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索隱曰周秦二本紀竝云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然與此傳離合正同尋其意義亦竝不違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葢

董份曰先綴数語以贊老子亦变体也

因邑爲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宗子注。索隱曰音鑄○正義曰之樹反注子宮。宮玄孫假。索隱曰音古雅反正義曰作瑕音霞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索隱曰按絀音黜黜退而後之也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正義曰此都結老子之教也言無所造爲而自化清淨不撓而民自歸正也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正義曰郭緣生述征記云蒙縣莊周之本邑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正義曰括

茅坤曰太史公于莊子之斈未必知而其文自澹宕可愛、

柯維騏曰朱子謂莊子才高如老子又謂其不肯斈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

按空語無事実

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爲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故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正義曰率音律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寄也作漁父盜跖胠篋。索隱曰篋猶言開篋胠音祛亦有音去篋音去劫反○正義曰胠音丘魚反篋音苦頰反胠開也篋箱類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誣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求名譽咸以喪身非抱素任眞之道也以詆訿孔子之徒。索隱曰詆音邸訿音訾謂詆訐毀訾孔子也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鄒氏畏音於鬼反累音壘劉氏畏音烏罪反累路罪反郭象云今東萊也亢音庚亢桑子王劭本作庚桑司馬彪云庚桑楚人姓名○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成瑛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衛生之經若槁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災言莊子雜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然善屬書離辭。正義曰屬音燭離辭猶分析其辭句也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正義曰剽疋妙反剽猶攻擊也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索隱曰洸洋音汪洋二字又音晃養又作瀁○正義曰洋音翔已音杞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正義曰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

即前所謂寓言也

按此篇在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處截上叙其學下叙其事然抱是以自隱無名為務脫不得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一句意

余有丁曰此傳思極微勢極曲折

柯維騏曰司馬談論六家指要曰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班固藝

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索隱曰孤小也特也願爲小豚不可得○正義曰不羣也豚小猪臨宰時願爲孤小豚不可得也子亟去。索隱曰音棘亟猶急也無汚我。索隱曰汚烏故反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索隱曰汚瀆音烏讀潢汚之小渠也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曰莊子云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也

感慨

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也正義曰按地志云京縣故城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

文志法家凡十申韓與焉申韓由黃老而流入于刑名所謂無情之極至于無恩者也

牧論衡云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其後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于秦

呂居仁曰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諸書大略可見茅坤曰叙事處少獨述非之說難一篇可覽

昭侯。索隱曰術郎刑名法術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索隱曰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乎此言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也正義曰阮孝緒七畧云申子三卷也

韓非者。正義曰阮孝緒七畧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云王安五年非使秦九年虜王安韓非亡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爲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索隱曰著書三十餘篇號曰韓子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淸簡無爲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

老斯未爲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也非爲人口吃。音訖。正義曰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正義曰孫卿子二十二卷名況趙人楚蘭陵令避漢宣帝諱改姓孫也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王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疾字貫下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轉語用以爲二字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千古確言之士。正義曰介甲也冑兜鍪也今者所養非所用。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皆安祿養交之臣非勇悍忠梗及折衝禦侮之人也所用非所養。索隱

王世貞曰夫子沒微言暇申韓之徒功名實孤憤說難諸篇極人巧奪天致摩揣幻变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難哉

按通篇以知難為主先以三非字反說引起既用名高厚利作眼衍三節結以不可不知為一段又用身危作

曰言人主臨事任用竝非常所祿養之士故難可盡其死力也悲廉直不容於邪悲字貫下枉之臣。索隱曰又非疾邪諂諛之臣不容廉直之士觀往者得失之變。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今國消弱故觀往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韓子二十卷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畜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上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而詰難之故其書有說難篇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緊應說難終死於秦。伏後案不能自脫。說難曰。索隱曰說音稅難音奴干反言游說之道爲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

眼衍六節以故
日帶下亦結以
不可不知爲一
段又知餙所説
至所以親近不
疑爲一段而以
知字起句又知
盡之難至此説
之成爲一段亦
以知字起句末
三引一喻作結
而中云處知則
難及不可不察
句盡惟知難而
後不輕説此一
篇之大旨也且
深入世故曲盡
人情意極淵深
辭極富麗句極
奇崛調極古雅
自是先秦文字
乃卒以此受戮
陶淵明云嗟哉
韓非竟死説難

微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說也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正義曰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鱗說之難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爲難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之亦又未爲難也尚非甚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失作橫佚劉氏云吾之所言無橫無失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正義曰橫擴孟反又非吾敢有橫失詞理能盡說已之情此難是難尚非極難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闢說之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疎末射尊重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正義曰前者三說竝未爲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辯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關與前人心會

情哉

說則行乃是難矣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弃遠矣劉氏云稽古義黃祖述堯舜是爲名高也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云若秦孝公志於彊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爲厚利而詐作欲爲名高之節也○正義曰前人必欲厚利詐慕名高則陽收其說實疎遠之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

按行即諫行言聽之行
余有丁曰此即所謂交淺而言深者也

身。索隱曰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正義曰前人好利厚詐慕名高說之以厚利則陰用說者之言而顯不收其身說士不可不察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正義曰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事前人覺悟便成漏泄故身危也推字対端字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正義曰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美善之議以推人主之惡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正義曰渥霑濡也人臣事君未滿周至之恩澤而說事當理事行有功君不以為恩德故德亡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渥於下而輒吐誠極知其道說有功則其德亦亡亡無也韓子作則見忘然見忘勝於德亡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為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隣父人以墻壞有盜却為見疑即其類也○正義曰說事不行或行有敗壞則必致危殆若此者身危也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正義曰與音預人主先得其計已功說者知前發其蹤跡身必危亡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索隱曰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為功而說者與知是則以為間故身危○正義曰人主明所出事乃以有所營為說者預知其計而說者身亡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彊述關中違旨忤情自招誅滅也○正義曰彊其兩反人主必不欲有為而說者彊令為之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强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正義曰人

余有丁曰按謂所說者其心有所為主微也而顯言假物以濟其私

余有丁曰按謂論說人主所愛之人則疑以爲借我而資彼

按多而久之謂厭其多而倦其久也

主已營爲而說者彊正之者身危　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正義曰間音紀莧反說彼大人之短以爲竊已之事情乃爲刺譏問也　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索隱曰韓子鬻權作賣重謂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正義曰鬻音育劉伯莊云論則疑其挾詐賣已之權　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正義曰說人主愛行人主以爲借已之資籍也　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正義曰論說人主所謂憎惡人主則以爲嘗試於已也　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索隱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辭則以說者爲無知而見屈辱也○正義曰省山景反　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曰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誕文而無當○正義曰汎濫浮辭也博文廣言句也言浮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　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正義曰懦音乃亂反說者陳言順人主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也　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正義曰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詞多有鄙陋乃成倨傲侮慢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　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正義曰前人自知其失誤說士無以其誤窮極之乃爲訕上也　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已意而攻間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上以致譴怒也○正義曰斷音端亂反劉伯莊云貴人斷甲爲是說者以乙破之乙之理難同怒以下敵上也　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已之心拒格君

按知去声彼自以爲得計也

按秦王悅非而李斯姚賈害之豈非之說共有傷於同計同行者乎

上故致杜郵之僇。正義曰僇古代反○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正義曰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曰拂音佛大忠志在匡君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之悅而又幾諫卽不拂悟於君也悟言無所擊排。索隱曰謂大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與化亦無別有所擊射排擯按韓子作擊摩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正義曰拂悟當爲咈忤古字假借耳咈違也忤逆也言大忠之事擬安民與化事在匡弼君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霑濡君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是知盡之難

知盡之難也。此句屬下文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索隱曰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韓子作得盡之辭○正義曰言說士知談說之難也爲能盡此談說之道得當人主之心君臣相合乃是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索隱曰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君之渥澤周浹於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也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正義曰夫知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任爵祿於身以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王道是也百里奚爲虜。正義曰晉世家云襄滅虞虜公及大夫百里以媵秦穆姬也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

何孟春曰鄭人非不知用其臣之謀也而關其思以戮非以其謀之忠戮也以售諱也其子非不愛也而胡以滅其所以為親愛者非也以市利也嗚呼以春秋之時

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正義曰汙音烏故反庖虜是汙則非能仕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耻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正義曰其子鄰父說皆當矣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乎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曰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郾城縣界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正義曰當當丁浪反然而甚者爲戮薄者

而有見以鄭武公之賢而有見也後世何歎焉

邵寶曰此其事在弥子瑕死足論者若夫人人則母病雖聞君車不可矯[illegible]也聞母病而失視于孝子也矯君車罪刖毀傷其肢体得為孝子乎抑事君于是為不忠是可為也孰不可為也

董份曰非卒死于秦由不能察愛憎而深言之也哀哉

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一本念作啗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一本作桃餘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

夫龍之爲蟲也。正義曰龍蟲類也故言龍之爲蟲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正義曰說者能不犯人主逆鱗則庶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幷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

茅坤曰斯以藥死非一節罪不可逭矣

何良俊曰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夫荀卿本儒術而二子俱以名法显竟以刻急自滅其身何大背其師說邪

楊慎曰此賛各論其人之事而總之以一言文字之妙謂申韓原于道德之意東坡先生論之當矣

陳仁子曰論申韓之慘而歸之老子遷之論確矣而世

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荅云云迺誅韓非也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礉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礉深刻

乃議之曰先黃老馬何邪
歸有光曰太史公列傳或數人合傳皆連書不斷今合讀之尤見其奇自此以下每人界斷提頭必小司馬之陋也

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爲道尊東魯迹竄西垂莊蒙栩栩申害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知悲彼周防終亡李斯

蘇子古史曰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灑掃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爲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爲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志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曰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恥也老子八十一章尋嘗爲之解其說如此○予聞之吾兄子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麤者予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文予而實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愼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愼法罰加乎好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用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

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爲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

黃震曰按老子與韓非同傳論者非之然余觀太史公之旨意豈苟然哉于老子曰無爲自化于莊子曰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于申不害曰本于黃老而主刑名于韓非曰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夫無爲自化去刑名固胥壞也然聖人所以納天下于善者政敎也世非太古矣無爲安得自化政敎不施則其弊不得不出于刑名此太史公自源徂流詳著之爲後世戒也

柯維騏曰虛無體也因應用也因應者因而應之也司馬談論道家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又云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卽史所論老子之說也張文潛謂史遷將老子與申韓同傳非是强安排其源如此也眞德秀謂老子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

又曰按太史公自序云作老子韓非列傳其莊子申子特附載之耳凡世家列傳附載者極多如陳平世家附王陵如楚元王世家附趙王如張儀傳附陳軫犀首如樗里甘茂傳附甘羅如孟子荀卿傳附淳于髡愼到騶奭如廉頗藺相如傳附趙奢李牧如韓王信盧綰傳附陳豨如樊酈傳附滕公灌嬰如傅靳傳附周緤如張丞相傳附周昌任敖申屠嘉如酈生陸賈傳附朱建如萬石張叔傳附衛綰直不疑周文如平津傳附主父偃如魏其武安傳附灌夫如曹劌豫讓傳附專諸荊軻其論贊或專或兼無定體也

凌約言曰太史公作史以老子與韓非同傳世或疑之今觀韓非書中解老喻老二卷皆所以明老子也故太史公贊中有皆原于道德之意老子深遠之句則知韓非無出于老子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三終

茅坤曰列將傳以兵法為案

蘇軾曰史記司馬穰苴斉景公時人也其事甚偉然戰国策云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湣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閔公遠矣大史公取戦国策而作史記當以戦国策為信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正義曰穰音若羊反苴音子徐反曰穰苴為司馬官主兵 齊景公時。起案 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屬濟河○正義曰河上黃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北界 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説之。以為將軍。索隱曰謂命之為將以將軍為官名故尸子曰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 將兵扞燕晉之

錢世傑寫陶鉄刊

麦約[illegible]曰苴故賤恐法不行而請所寵所尊盖逆知其必不用命而欲籍以行法也立表下漏斬賈之意已萌矣至于仆表決漏而其意已決奚待問軍正哉惜賈在其計中而不悟耳

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曰按旦日謂明日日中時期會於軍門 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爲表以視日景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 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正義曰已音紀監甲暫反 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索隱曰仆音赴仆者臥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 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

唐順之曰此与孫子斬寵姬之意同
茅坤曰斬賈之事漢以後不可行矣

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索隱曰援音袁枹音浮○正義曰援作操枹音孚謂鼓挺也 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 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

吳寬曰兩狗三軍則三軍无不用命遂可决勝于千里矣奚待燕晉聞風散師而後知勝哉苴可謂知兵者

茅坤曰將必有此一着然後能訓軍旅

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駙又斬馬之左驂以御者在左故也○正義曰駙音附劉伯莊云駙者箱外之立木承重校者徇行示也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正義曰比作畀必耳反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曰度黄河水北去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

按考要云和原號太公因原名因齊田敬仲世家云太公求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此不云和為侯似闕也

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索隱曰田乞田僖子豹亦僖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索隱曰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爲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正義曰放方往反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楊愼曰少褒言溢美也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褒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薦穰苴武能威敵斬賈以徇三軍驚惕我卒既彊彼寇退壁法行司馬實賴宗戚

蘇子古史曰太史公爲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以爲將遂以成功歸爲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湣王之臣嘗爲湣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妄以爲景公時耶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終

按吳越春秋云吳王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群臣莫知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于王王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

按通篇以無法二字作骨首次武以兵法見吳王卒斬二姬為名將後次臏與龐涓俱學兵法而臏竟以兵法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爲吳將作兵法十三篇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索隱曰隊徒對反長竹兩反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

為齊威王師卒以兵法死龐涓而顯當時傳後世者皆此也篇終結兵法二字與首句相應

茅坤曰斬王之寵姬二人此與田穰苴斬莊賈同律

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索隱曰趣音促急也使音色吏反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

楊慎曰不願下觀蓋有憾于殺二姬也

何大復曰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為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

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義曰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索隱曰臏頻忍反龐皮江反涓古玄反龐涓既事魏得為惠

董份曰重射謂以重相射即下千金是也註非

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正義曰今汴州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索隱曰第且也重射好射也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曰射音石隨逐而射賭千金及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一云質謂堋非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

王鏊曰孫子三駟之說可以施之射金而不可以施之軍旅枹鼓之間乃有欲狙之爲陣法者何也

余有丁曰撠義當爲擊非矛戟也

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也劉氏云控總捲縮非也救鬬者不搏撠索隱曰音搏戟謂救鬬者當善撝解之無以手助相搏撠則其怒益熾矣按撠謂以手持撠刺人也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結反亢音苦浪反按批者相排批也音白滅反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

王鏊曰攻其不備

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索隱曰謂若批其相亢擊擣彼虛則是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爲解兵也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索隱曰謂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時梁必釋趙而自救是一舉釋趙而弊魏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索隱曰王劭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計相去無十三歲也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

茅坤曰孫臏減竈與韓信背水陣同韓信以孤軍深入趙危地非爲背水陣則不可誘之空壁而出逐空壁而出逐則夜半所遣二千人間道而伏趙壁之旁者可以拔趙幟而立漢幟矣孫臏疾走大梁故知龐涓之輕之以齊爲怯也日爲減竈則可以誘其輕我之心而倍日併行以逐倍日併行以逐則旁多阻隘彼且不及覺而吾爲伏以襲之矣

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伏後輕銳倍日並行案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索隱曰蹶音巨月反劉氏云蹶猶斃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應前百里趣利蹶上將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

唐順之曰此并是將略中所稱藏于九天之上動于九地之下蓋不必矢石之間而勝者

茅坤曰吳起傳本諸家之言而成文所以首尾无呼應處

唐順之曰借惡者語叙起事

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索隱曰豎子謂臏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

董份曰魯人惡之者必惡之于君也不宜用魯君字

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魯人言云云至此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曰王劭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爲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

王維禎曰善寫起所以得士之心

茅坤曰卅循者將之先與穰苴同

董份曰述此便見起能使士卒死戰

董份曰李克謂起貪而好色而此言共廉平又云節廉豈其性本貪而因

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為人也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索隱曰吮音弋軟反又才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

欲立功名故自矯勉耶

按此段本戰國策而文法少異

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瓚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

按此與文侯時李克翟璜論相同律

魏置相。相田文。索隱曰呂氏春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索隱曰韓之公族尚魏公

按太史公只以於是二句收拾上文僕言一段毫無滲漏何等筆力

茅坤曰起之入楚多戰功太史公並為虛語以序次[illegible]

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僕言止此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

而不及其治任人戰之略惜哉

按吳起在衛則鄉黨謗之事魯則魯君疑之將齊則公叔害之相楚則貴戚射刺之豈其所遭然哉觀太史公首著其殺妻一節與魯人惡起者言則起猜忍之性所如不合不足怪也

黃震曰按穰苴之斬莊賈孫子之斬二姬蓋號令嚴整雖素卑賤者可將雖素不知兵者可使也太史公識孫臏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勝不如德然行于楚卒以刻暴亡其軀嗚呼不仁而善用兵亦烏有自全者哉

按孫吳正所謂能言之者未必能行之也

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横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幷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幷中悼王。索隱曰楚系家悼王名疑 悼王既葬。太子立。索隱曰肅王臧也 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幷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無解案 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無德 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刖孫臏脚。籌策龐涓。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礉事楚。死後留權。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五　終

茅坤曰伍子胥傳凡二千言而串如疋練
又曰伍子胥遭多難而傳婉曲指悉如生存可令人悲咽流涕矣
按此傳事蹟盡出左傳而文法少異
余有丁曰按左傳伍舉當康王靈王時其父伍參乃事莊王奢其孫也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伍子胥列傳第六

（倒序世系）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舉直諫有見左氏楚世家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索隱曰左氏作費無極（禍根）無忌不忠於太子建。（惣案）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

吳門徐普寫　鄧欽刊

茅坤曰自古太子出而監兵于外而其禍所由成者衆矣

揣摩無忌心中事

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駰案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索隱曰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曰奮揚城父司馬之姓名也

鄧宗曰伍尚之就死正也子胥之逃生權也雖然胥豈真知權哉胥而知權則必假力強國問罪于楚逐不當立者取讒臣無忌戮之于市乃退而耕焉可也不知出此而引兵入郢其爲辱有不忍言者仇一人而戕一國此中包胥所謂以甚也胥豈真知權哉

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詢。音火詬反○索隱曰鄒氏作詬詬罵也音逅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幷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一本到作去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

雖然為尚也易為胥也難

一

淩約言曰傳子胥不忘郢也故一傳中敘夫差復父仇也雖伯嚭亦復祖仇也申包胥復君仇也越王復巳仇也白公復父仇也此敘事之微也

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貫烏還反○索隱曰劉氏貫音彎。又音古患反謂滿張弓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為後子胥破楚案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

茅坤曰太子建之奔晉而歸以謀鄭可謂寡謀矣而胥與之俱不能無罪

按吳越春秋云子胥奔吳夜行晝伏出到昭關關吏欲執之胥詐曰上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將告子欲取之[illegible]因舍焉

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西江乃吳楚之境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

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索隱曰張勃晉人吳鴻臚儼之子作吳錄故裴氏注引之溧音栗水名也 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曰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犁嬴姓之國居巢亦國也桀奔南巢其國蓋遠尚書序巢伯來朝蓋因居之於淮南楚地 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

茅坤曰子胥入吳且久不爭吳王僚而退耕于野以僚不足與也然方公子光之未弒吳王也何不引身為公子光盡臣而特進專諸蓋其周方內亂事未可知也

余有丁曰按左傳郤宛為楚左尹杜註不訓伯氏太史曰宗姓或有見徐廣曰州犂子必誤

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謂專設諸 斷而連 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犂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犂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楚世家云殺郤宛宛之宗

也

求有丁曰按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無称囊瓦誤也

姓伯氏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奔吳也（暗結前事）吳亦以嚭爲大夫（暗對伍胥）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索隱曰公子燭庸及蓋餘也後聞闔廬弒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灊。駟案六古國皐陶之後所封灊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駟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駟案豫章在江南○索隱曰按杜預云昔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也取楚之居

茅坤曰聯其讐而後攻之則彼力分而屈

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索隱曰概音古賚反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駟案子常公孫瓦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楚都○索隱曰郢音以正反又以井反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音云國名○索隱曰走音奏走向也鄖古之鄖國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

按越絕書云子胥鞭平王之尸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此報子也

邵宝曰世稱子胥有忠孝大節忠能忘身而不能忘家雖起讓以死未足深嘉孝知有親而不知其有君卒之

王與王奔隨。正義曰今有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即是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己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一本作勝人正義曰申包胥言聞人衆者雖一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彊暴之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

十毋沉宗社不亦甚乎然則讐不必復乎殺無極足矣

凌約言曰子胥之所當仇者費无忌也被楚既爲之殺無忌滅其家昭王又使人謝先王之過而勉之歸子胥亦可已矣而至鞭平王尸其已甚矣

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索隱曰倒音丁老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讎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駰案稷丘地名在郊外○索隱曰左傳作稷丘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

亭坤曰伍子胥之入吳也以報父仇一番事業已了故特著一總案

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徐廣曰在慎縣駰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正義曰案今豫州吳縣在州西北九十里爲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音普寒反又音婆○索隱曰蓋鄱陽也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音若○索隱曰今關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正義曰姑蘇當作檇李乃文誤也左傳云戰檇李傷將指卒於陘是也解在吳世家軍卻。闔廬病創將死。創音楚良反謂太子夫差

按越絕書云嚭為人覧聞辯見目達耳通諳於事無不知闔廬用之伐楚有大功還吳王以為太宰闔廬卒嚭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籥口不得一言嚭知往而不知来者也

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音椒○索隱曰又如字○正義曰太湖中椒山也解在吳世家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曰上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使大夫種厚幣遺吳索隱曰大夫姓種名非也按今吳南有文種塚則種姓文爲大夫官也○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之郢人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

王維楨曰伍員借吳力得報父仇故盡忠謀如此

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遂滅鄒魯之君以歸。正義曰鄒君居兗州鄒縣魯曲阜縣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

楊循吉曰出謀臣于外太宰嚭以計踈遠之而陰欲以罪誅之也

王維楨曰伍胥屬子于齊誠為非計

茅坤曰獨恨胥有此一着以之賈說而禍其身

徐禎卿曰言讒讒而文自佳足以動吳王矣

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毀用事。索隱曰愎

王鏊曰賊臣乘間以說貧者

柳宗元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昵親也其始交闔廬以道故由其謀今于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死可救者于是為去之

音皮逼反沮音自呂反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巧中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深入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鏤音錄于反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正義曰幾音祈若既得

可也出具以挈畢于人而又入以即死匿非吾之所知也然則負者果勇士也歟

茅坤曰子胥忿恚知是則其在當時處君臣上下之間必多不當于道矣此說之所由興也然以病胥不知退于成功之後竟致屬鏤之禍溺于功名使然不知胥一流落羈旅之徒所賴以快報讎之志者吳也報德于吳與報怨于楚緩急何異觀其屬子於牧謂子無益與俱亡固欲獨以身徇國也奚功名之足

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正義曰器謂棺也以吳必亾也左傳云樹吾墓檟檟亦材也吳其亾乎而抉吾眼。索隱曰抉音烏穴反抉亦決也縣吳東門之上。正義曰東門鱏門謂鯆門也今名葑門鱏音普姑反鯆音覆浮反越軍開示浦子胥濤盪羅城開北門有鱏鯆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鱏魚一名江豚欲風則涌也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榼形。正義曰盛音成榼古曷反浮之江中。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正義曰案年表云吳王夫差十一年也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正義曰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

云故胥非不知退也義不可退也

按此下并叙吳王所以中伯嚭之奸而亾以為子胥結案

朱翌曰勾踐誅伯嚭以不忠于君高

動酒盡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晉會稽太守麋豹移廟吳郭東門內道南今廟見在因命曰胥山。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曰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葬胥三王廟按其廟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張注又非

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衞之君會之橐皋。索隱曰音拓皐杜預云地名在淮南逡遒縣東南。○正義曰橐皐故縣在廬州巢縣西北五十六里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正義曰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索隱曰左傳太子名友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

祖斬丁公以狥不忠于主此二事可以為賣国者之戒

按此下并叙太子建之子勝遺事了前案

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正義曰紀鼻二音

斷案結前

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正義曰上式涉反杜預云子高沈諸梁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是。○正義曰鄢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豫州郾城縣南五里與褒信白亭相近號爲白公。徐廣曰汝南褒信縣有白亭。○正義曰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褒信南四十二里又有白公故城又許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又有白亭也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

凌約言曰白公為父報仇石乞為主盡忠其于子胥皆類例也太史公附此一段正以例見子胥之長耳

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之子平見曰王孫何自礪也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也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曰杜預云楚之別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索隱曰蓋此本爲得而左傳云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索隱曰昭王夫人即惠王母乃越女是也葉公聞白公爲

茅坤曰古之烈士風者若此

王維楨曰太史公蓋以自見也

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正義曰左傳云白公奔而縊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索隱曰窘音求殞反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兹凶慝貞獨忍詬志復寃毒霸吳起師伐楚逐北鞭尸雪恥抉眼棄德

蘇子古史曰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憐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員至鞭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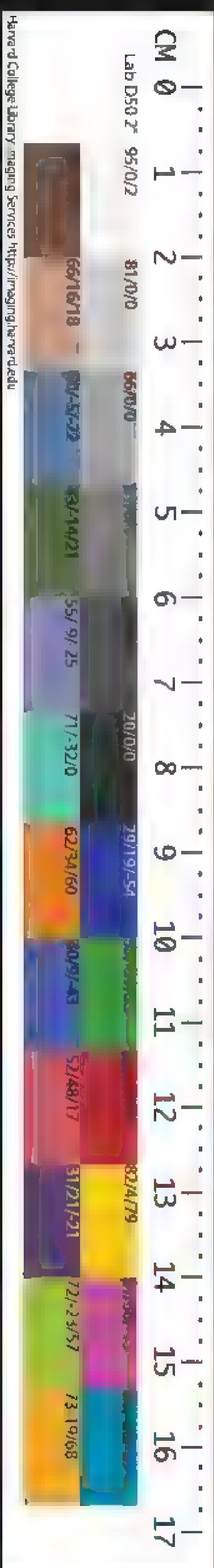
王安石曰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慊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於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父子又曷可少耶

程敏政曰必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鯀廢而禹興是也以無過之父而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子胥復讐是也處變之定理蓋不易此而蘇子乃譏逆天傷義不亦過乎昔王裒以父死非命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朱子取之而載於小學之書以實父子之倫則員固朱子所不棄者然予尤有憾焉使員當入郢之後投戈解印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於深山長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惜乎其志不足及此而反以纔見禍於他人之手也

黃省曾曰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者君之道也子胥之父兄無罪而平王殺之則平王乃胥之讎也非君也鞭之者鞭其讎非鞭其君也說者謂其以甚亦過矣方平王之召也伍尚之語胥曰聞父召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而莫報無謀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是以歸死白任而報讎付之胥也是讎楚者非特胥之心亦尚之心也胥之將奔吳也辭其友申包胥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吾欲教子報楚

則爲不忠敎子不報則爲無親是僻楚者在中包胥不當言而子胥宜自盡者也中包胥未嘗以不報止胥是申包胥亦知胥之當僻楚也孰謂鞭尸之過矣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終



按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有年名見書傳者三十五人餘四十二人止存名氏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 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索隱曰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今此文政事在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 文學子游子夏。師也僻。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於邪辟文過○正義音癖 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 柴也愚。何晏曰愚直之愚 由也喭。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𠯗喭○正義曰𠯗音畔○索隱曰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此傳序之亦與論語不同不得輒言其誤也○正義音岸 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

則屢中。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索隱曰大戴記云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竝世。大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索隱曰自臧文仲已下孔子皆後之不竝世其所嚴事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將軍篇孔子稱祈奚對晉平公之辭唯舉銅鞮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行事君不愛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地理志銅鞮縣名屬上黨○正義曰鞮丁奚反按銅鞮路州縣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正義曰少成妙反

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

蘇軾曰昔孔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為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于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偽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于蜂蠆孰知簞食瓢飲不為哲人之大事乎

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衛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若此故以稱之○索隱曰衛瓘字伯玉晉太保亦注論語故裴引之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簞笥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回也如愚。孔安國曰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欒肇曰用已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正義曰肇字永高平人晉尚書郎作論疑釋十卷及語駁虛二卷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索隱曰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王肅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顏

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為設事之辭按言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以論語為設詞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顏回為孔子胥附之友能使門人日親孔子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

君之祿。索隱曰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子騫曰善爲我辭焉是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也 如有復我者。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 必在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 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 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包氏曰再言之者痛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 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仁之道莫尚乎敬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 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之治 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犂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 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 求也可使治其賦。孔安國曰賦兵賦也 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 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 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

王維禎曰子華怪之二句則不及論語矣

按論衡云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聖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礼聞誦讀之声搖雞奮豚揚唇吻之音聒聖賢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清磨礪闓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列在四科斯盖变性使惡爲善之明效也

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自專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索隱曰家語一字季路亦云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冠以雄雞佩以豭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索隱曰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爲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陷乎爲亂而受不義之責也○索隱曰充字弘度晉中書侍郎亦作論語解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復有聞不得竝行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也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欒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索隱曰肇字求初晉尚書郎作論語義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孔安國曰縕枲著也其由也歟。由也升堂

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子路爲蒲大夫。索隱曰蒲衛邑子路爲之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寬以正可以比衆。音鼻言寬大清正衆必歸近之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索隱曰服虔云爲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索隱曰左傳蒯聵入孔悝家悝母伯姬劫悝於厠彊與之盟而立蒯聵非悝本心自作亂也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

何孟春曰勇者不難死而勇于義者能處死子路捐衛难結纓而死夫子當言由不得其死然而子路之節如是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由是兩得之噫由之勇天資也其勇于義學力之所至也而議者猶貶其死于過勇何哉

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爲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索隱曰左傳子貢爲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糞土之牆不可圬也。王肅曰圬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爲臨菑大夫。索隱曰謂仕齊齊都臨菑故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

柯維騏曰按闞止有寵于簡公為田常所殺闞止字子我左氏傳載闞止又稱子我故記者誤以為宰我也楊慎曰按李斯傳言趙高之短于二世曰田常為齊簡公臣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遂弒簡公斯去宰予未遠所言當得其實如斯所言則宰予之死乃叛之類也司馬遷述誣以作亂作亂不無明文而與田常有此證不然此誣矣者索隱知其非而又曲為闞止子我之

辨亦紆曲矣不若是証之明也

田闞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

茅坤曰子貢求曾

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索隱曰公孫龍也）

一事必當時偵諜之臣為之非其故也而本末多奇計可覌覽焉　王安石曰予讀史所載子貢事乃與夫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柰何使之亂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于義然孔子賢弟子也固不宜至于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司峯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訾者或過其实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至于此耶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其泄字作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

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

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

按家語越絕書吳越春秋亦載此語蘇代說燕惠王喻語與此同見戰國策

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索隱曰惡猶畏也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

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索隱曰王劭按家語越絕書竝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音結堯反其志。王肅曰激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虛音墟莽音莫朗反○索隱曰有本作棘恐誤也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索隱曰鈇音趺謂斧

茅坤曰予覽太史公次子貢說吳伐齊救魯暨止越之言滾滾如万丈洪濤不啻傀儡之在掌中矣

也劉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 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有非常之事 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

楊慎曰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伯越其文震耀其詞便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

齊人戰於艾陵索隱曰左傳在哀十一年 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索隱曰左傳黃池之會在哀十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 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則事竝懸隔數年蓋此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 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故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 子貢好廢舉與時

蘇子由作古史考而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言則子貢一蘇秦耳 黄震曰謂賜而為之何足為賜謂非賜所為其亦說之辭雖儀秦不之及何物史臣僞為此書是當闕疑

轉貨貲。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索隱曰家語貨作化王肅云廢舉謂買賤賣貴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云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轉貨謂轉貴收賤也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爲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冢蓋吳郡人爲是也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正義曰括地志云在兗州即南城也輿地志云南武城縣魯武邑城子游爲宰者也在泰山郡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何晏曰莞爾小笑貌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

韓愈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索隱曰溫國今河內溫縣元屬衛故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曰。禮後乎。何晏曰孔言繢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包氏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

也過商也不及。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　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　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正義曰西河郡今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於西河河東故號龍門河爲西河漢因爲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謁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堰城縣北注水經云其山岸壁五崖光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爲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　爲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而此史竝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踈也○正義曰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咨問國政焉　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索隱曰鄭玄目錄陽城人陽城縣名亦屬陳郡也　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鄭玄曰干求也祿祿位也　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　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　他日從在陳蔡間。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於車軛　子張書諸

李觀曰或曰仲尼區別四科曾參不及者何也予對之曰此仲尼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

紳。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鄭玄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在國及家必達。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在國及家必聞。馬融曰佞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兖州子游爲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字子

蓋在而言也使曾參于時得與數子從行則曾參之孝不後于冉伯牛仲弓也必矣

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正義曰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榱提三尺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曰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北里注水經云黃河水至此爲之延津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操劒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亦無怪意即此津也武城人。正義曰括地志云亦在兗州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其公且方南

游至江。索隱曰今吳國東南有澹臺湖卽其遺迹所在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予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反○正義曰按澹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正義曰顏氏家訓云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縣地也東有子賤碑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卽子賤之後是虙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爲密較可明矣虙字從宀音呼寧從音綿下俱爲必世傳寫誤也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曰家語少孔子三十歲此云四十九不同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子賤爲單父宰。正義曰宋州縣也說苑云宓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曰家語云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與此不同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宋人所記不同少孔子三十六歲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國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包氏曰四者行之難未知

（以爲仁）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索隱曰家語云隱居衛）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名萇范甯云字子芝）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孔安國曰累黑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容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位其徒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正義曰羿音詣盪太浪反）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荅。（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德故曰君子）國有道。不廢。（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慎於言）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晳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索隱曰家語作公晳克）孔子曰。天

按蒧古點字孔門有二蒧曾蒧奚容蒧公西蒧也

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曰：家語云未嘗屈節爲人臣，故孔子特賞歎之，亦見游俠傳。

曾蒧音點字皙。孔安國曰：皙，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駰案：包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孔子喟爾歎曰：「吾與蒧也！」周氏曰：善蒧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音遙。○正義曰：繇音由。字路。路者，顏回父，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顏氏之子也。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安國曰：賣以作椁。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正義曰：具俱反。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徐廣曰：音寒。臂子弘，正義曰：音汗。顏師古云馯，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作弘，蓋誤也。應劭云子弓，子夏門人。弘傳江東人矯音橋子庸疵，音自移反。○正義曰：漢書作橋疵，云魯人。顏師古云橋疵字子庸。疵傳燕人周子家豎，正義曰：豎音時與反。周豎字子家，漢書作周醜也。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曰：光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

東三十里古之州國周武王封淳于國羽傳齊人田子莊何。正義曰儒林傳云田何字子莊何傳東武人徐廣曰屬琅邪王子中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東武縣令密州諸城縣是也漢作王同字子仲同傳菑川人楊何。正義曰漢書云字叔元按商瞿至楊何凡八代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衞人○正義曰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子路使子羔爲費郈宰。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宿縣二十三里郈亭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賊害人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也

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正義曰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孔子說。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申繚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孔安國曰季孫信譖恚子路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勢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人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

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孔安國曰訒難也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訒也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

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有少孔子三十三歲不同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以行之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

楊慎曰月宿畢不雨他書有明言其故者此不取之盖妙處正在不說破

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 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正義曰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年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爲世立五景行水爲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于一艮變爲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 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五男也 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宋濂曰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爲師此鄒魯閒野人語耳觀孔子書則始嘗誹之後弗克舉安有攝座之說乎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 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 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六斗曰庾 冉子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 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正義曰音其 少孔子三十歲。陳司

敗（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匿非曰黨禮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為過也）

梁鱣（一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一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語云子晳）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衛人孟子曰趙人莊子云堅白之談也）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一本作顏）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索隱曰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伯遼秦冉鄡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當此三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曰句音鉤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漆雕哆。音赤者反字子斂。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爲次乘過市顏高爲御

漆雕徒父。

按徒父字子有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秦人

商澤。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曰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亦云語在三十五人中今在三十二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正義曰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惟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仲叔會四人家語有事迹而史記闕公伯寮秦冉鄡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三人

公夏首字乘。鄭玄曰魯人

奚容箴字子皙。正義曰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正義曰魯人

鄡苦堯反單音善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鄡單鉅鹿有鄡縣太原有鄡縣

句井疆。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句作勾

罕父黑字子索。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丕茲

申黨字周。正義曰魯人

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鄭玄曰魯人○正義曰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家語曰名亢字籍○正義曰亢作冗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正義曰魯人

廉絜字庸。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晉人○索隱曰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旋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哲。索隱曰家語載本各異

邽巽字子斂。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子斂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邽巽邽音圭所見各異

孔忠。家語曰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索隱曰家語載亦同此

公西蒧字子上。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幷次爲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教與闕里道在陬鄉異能就列秀士升堂依仁遊藝合志同方將師宮尹俎豆琳瑯惜哉不霸空臣素王

蘇子古史曰孔子之道如天然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于此譬如爲山雖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旣九仞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衆弟子之辨○古之君子其躬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平易近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所許也○太史公言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爲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爲不善不至於從叛逆弒君父也宰我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子

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闞止弒簡公尚誰族宰我者事盖必不然矣○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强晉伯越予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為子貢之辭自托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孔門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悝季路與悝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悝以取衛其不釋悝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為臣弒君季路雖生將安所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其慮害曾不若召獲悲夫○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譬如農夫之植草木既為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埶教者未必知而學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起此子夏所謂誣也○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則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與子貢異矣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為是歟○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歟如曾晳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

者矣苟不自知而强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爲貴者哉○樊遲之學爲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此孔子謂樊遲小人也○太史公稱孔子旣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有若之賢而其無耻至此極歟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小說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戰國雜說類此多矣○孔子弟子高第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顔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録於史記二書旣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并録之凡七十九人云

范仲淹曰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爲邑宰或不願仕善顯于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徒與孔子語而未嘗怨何哉君子之道克乎已加乎人窮與達一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脫賤貧逐高貴弗奪弗厭滅身覆宗而不悔何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七 終

按太史公首言鞅好刑名之學則鞅所以說君而君說者刑名也故通篇以法字作骨曰鞅欲變法曰卒定變法之令曰於是太子犯法曰將法太子而終之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血脉何等貫串

費袞曰溫公謂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用使為國害予竊謂商鞅刻薄之術始能帝秦卒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商君者。正義曰秦封於商故號商君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商君本領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索隱曰公叔氏座名也座音在戈反為中庶子。索隱曰官名也魏已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諸子禮記文王世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索隱曰即魏侯之子名罃後徙大梁而稱梁也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索隱曰戰國策云御庶子也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

能亡秦使用之于魏其術猶是也孟子不遠千里而來惠王猶不能聽其言其妄庸可知矣溫公不責惠王以不聽孟子仁義之言而乃責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說何耶

王元之曰凡為社稷之臣計安危之事者在任賢去不肖而已此鞅果賢也可因請用之果不肖也可因請殺之用則為國之宝殺則去国之蠧烏有始請用中請殺而終使逃者得為忠乎由是知先君後臣之說誠無稽之言也

伏後恨不用公叔座言

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索隱曰疾重而悖亂也○正義曰悖音背 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索隱曰景姓楚之族也監音甲彡去聲平聲竝通 孝

董份曰衛鞅非說以帝王之道蓋先以迂闊久遠之事使秦王之心厭以益堅其用伯之志見伯之效速耳

邵寶曰商君豈真知帝王道者哉知帝道者不肯于王知王道者不屑于伯而況于富強乎古之遺人物者必有所先商君之言帝王也其亦若將以為先者耳不然則將固孝公之心而以是嘗焉再嘗之而知其心之必在於富强也故一

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節奏 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

語而輙合盡商君於富强之術深矣

茅坤曰叙商鞅變法始末如畫

楊慎曰叙商鞅變法𠋣載廷臣論難與趙武灵王变胡服事同一書法

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正義曰比必寐反說者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以三代帝王之道方興孝公曰太久遠吾不能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君臣合謀本此說君。索隱曰音稅君大說之耳。索隱曰音悅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句整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索隱曰商君書非作負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索隱曰商君書作必見訾於人也○正義敖五到反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

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索隱曰言救弊爲政之術所爲苟可以彊國則不必要須法於故事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索隱曰孝公之臣甘姓名龍也甘氏出春秋時甘昭公子帶之後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而

唐順之曰叙得緊潔

輒拘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 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修古 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曰指殷紂夏桀也 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索隱曰劉氏云五家爲保十家相連也○正義曰或爲十保或爲伍保 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 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謂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也 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今匿姦者言當與之同罰也 民有二

茅坤曰傳云宗室不入國此中容也秦人安得不怨

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正義曰民有二男不別爲活者一人出兩課 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 受上爵。爲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索隱曰末利謂工商也蓋農桑爲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則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爲官奴婢蓋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孥音奴 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則雖無功不及爵秩也 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曰謂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踰等 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

羅洪先曰商鞅以刻薄狙詐之資欲售其富强吞併之術恐民驚駭而不之信非議而不之從於是行不測之賞誘之于先用不測之刑驅之于後移其耳目奪其心志然後驅之戰鬭則死敵驅之耕則身君則不敢擅廢後扶蘇聞詐賜死不敢自白趙高指鹿為馬廷無聞言者皆徙木之所致也

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曰謂鞅新變之法令為初令 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於後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傳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曰趨音七踰反趨者向也附也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即上言不便之人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

董份曰既云作為人云築何也恐有衍字

王維禎曰前言十年總商君始終也後言五年以行法之日為始也

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大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 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列教令當於此門闕 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塍也疆音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索隱曰音統量器名也 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正義曰音左故反 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

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東連汾晉之嶮嶝是也阨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伏後都大梁案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

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伏後魏人怨其欺公子卬弗受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云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鄙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正義曰從蒲州安邑徙沐州浚儀也梁惠王曰。寡人恨不應前即不用鞅必殺之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徐廣曰弘農商縣也○索隱曰於商二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曰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東

王維禎曰此十年即前十年也

王鏊曰趙良說商君皆正言

王維禎曰良數言其閒聖賢之道者

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按十五邑近此三邑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曰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夘與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索隱曰孟蘭皐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皐得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索隱曰說音悅與音予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

陳霆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反聽內視者反己觀省之謂自勝云者內有以克乎己私則天理勝乎人僞自能剛而立也索隱謂守謙敬而人自伏雖與下文自卑之言合然恐非本義也

自勝之謂彊。索隱曰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爲自勝若是者乃爲彊若爭名得勝此非強之道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衞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正義曰以殷紂比商君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

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荊 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索隱曰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 一救荊國之禍。索隱曰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救楚朝周此云救荊未詳 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韋昭曰款叩也 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

田汝成[illegible]五羖大夫之德似[illegible]處處有[illegible]
茅坤曰此下一切應商君本傳又一一反五羖大夫
[illegible]峻刑數事可與五羖大夫施德相反

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正義曰涕音體 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 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曰劉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秦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 民之效上也捷於令。索隱曰上謂秦君令謂商鞅之處分教令 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 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

茅坤曰摹寫商君峻法有此一着絶工

唐順之曰出盛車從明舟五殺大夫行于国中相反

禮何不遜焉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所及反）戟者（徐廣曰一作脅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索隱曰闟亦作鈒同所及反鄒誕音吐臈反尞音遼屈音九勿反按屈盧干將並古良匠造矛戟者名○正義曰顔野王云鋋也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鋋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格也旁有格）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曰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索隱曰衛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爲國其中凡有十三都故趙良勸令歸之○正義曰都孫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鞅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錄鞅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虔前刑其傅黥其師）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

王鏊曰趙良先見若此

黃震曰按商君之術能強秦亦秦之所以不能顯其身亦身之所以滅然則何益哉

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恐前襲虜魏公子卬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曰走音奏走向也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兆鄭縣也○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鄭縣秦本紀云初縣杜鄭按其地是鄭桓公友之所封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索隱曰鄭黽池者時黽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黽或作彭者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黽音亡忍反○正義曰黽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黽乃擒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行刻謂用刑深刻薄謂棄仁義不悃誠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索隱曰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自有狙詐則初為孝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

私貿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幷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弃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喻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歿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戸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弃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歿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裴氏引之藉音胙字合作胙誤為藉耳按本紀周歸文武胙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弃灰於道者刑是其事也

索隱述贊曰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術見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賓

蘇子古史曰解牛之技恥於屠狗傑人之盜恥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強國之事說孝公乎蓋鞅之志本於強國而已恐孝公之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鞅欺公子卬以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而知帝王之術其肯為此哉古之制刑輕重必與事麗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今鞅使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賦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為收孥刑之輕重豈復與事麗

哉其後始皇之世有子而嫁者有刑夫爲寄豭
者殺之無罪妻爲逃嫁者子不得母法皆與情
不應至於偶語詩書者棄市以
古非今者族其端皆自鞅發之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八　終

陳沂曰此傳全用戰国策而略刪減
茅坤曰蘇秦之說六国大畧各因其情以為長短之說說韓魏韓魏者秦之近国也則恐以割地說燕趙燕趙于秦稍遠矣所患者韓魏折而入秦則燕趙隨之于是恐以韓魏之不支說齊楚齊楚于秦為兩大之国也齊又最遠當無恐于秦則以從秦辱之此秦所為師事于鬼谷先生者之畧而六国者既已入于秦之揣摩則不能不牽国以從也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索隱曰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譙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鵠並為游說之士此下云秦弟代代弟厲未詳○正義曰戰國策云蘇秦雒陽軒里之人也藝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朝之亂從王城東遷雒陽故城乃號東周以王城為西周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駰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曰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墟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又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為後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眼目出游數歲大困而歸。索隱曰戰國策此語在說秦王之後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

又按六国互出師制秦之謀特兵家形声之説而非其王者也同室三指則異心矣況連六国之衆而又南北相亘数千里望其股背相顧也得乎或曰然則秦人何以十五年不敢東窺函谷愚曰由蘇秦激張儀西入秦而從中制之也

産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偏觀之（索隱曰遍觀謂盡觀覽其書）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索隱曰謂士之立操業者素也本也言本已屈首低頭受書於師也）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索隱曰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揣音初委反摩音姥何反鄒誕本作揣靡靡讀亦爲摩王劭云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爲一篇也高誘曰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讎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江邃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當矣）

按戰国策說秦之詞更詳

李東陽曰秦常以帝業說秦不用而後爲從於六國儀常作秦以爲用見解而後爲衡於秦不然則秦之爲衡儀之爲從皆未可知也

按鮑彪云天府言蓄積之富非人力也

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爲後周顯王所）（逆使人郊迎眼目）素習知蘇秦皆少之（索隱曰謂王之左右素慣習知秦浮說多不中當世而以爲秦智識淺故少之劉氏云少謂輕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正義曰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山及武關嶢關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正義曰又爲界地里江渭岷江渭州隴山之西南流入蜀東至荊陽入海也河謂黃河從同州小積石山東北流至勝州卽南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滄等州入海各是萬里巳下）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索隱曰謂代郡馬邑也地理志云代郡又有馬城縣一云代馬謂代郡兼有胡馬之利也）此天府也（索隱曰周禮春官有天府鄭玄曰府物所藏言尊此所藏若天府然）以秦士民之衆兵法

說燕文侯
楊愼曰說燕王自首至天府者也誇言燕地廣兵衆富饒也次言燕不被兵者以趙蔽其南也秦不能踰趙而攻燕而趙則能攻之意謂無趙以蔽之則燕彼秦兵矣此只是脣亡齒寒之喻但詞氣激昂竦動人主之聽耳

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幷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為後奉陽君已死猴曰 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索隱曰說音稅燕文侯史失名 燕東有朝鮮遼東。索隱曰朝鮮音潮仙二水名 北有林胡樓煩。索隱曰地理志云樓煩屬鴈門郡○正義曰二胡國名朔嵐已北 西有雲中九原。索隱曰地理志云雲中九原二郡名秦曰九原漢武帝改曰五原郡○正義曰二郡並在勝州也雲中郡城在林榆縣東北四十里九原郡在林榆縣西界 南有嘑沱易水。周禮曰正北曰幷州其川嘑沱鄭玄曰嘑沱出鹵城○索隱曰嘑沱水名幷州之川也音呼沲地理志云鹵城縣名屬代郡嘑沱河自縣東至參谷又東至文安入海也

詞工

○正義曰嘑沱出代州繁畤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州縣東流過幽州歸義縣東與嘑沱合河也 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索隱曰戰國策車七百乘粟支十年 南有碣石鴈門之饒。索隱曰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地理志云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是也○正義曰鴈門山在代燕西門 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國策寇作难 秦趙相斃。國策斃作敝 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

按鮑彪云弥犹亘也

茅坤曰燕所畏者趙故親趙以拒秦

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眞定○正義曰趙之東邑在恒州眞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 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正義曰貝與冀燕趙四州七國時屬趙即燕西界 南近齊。正義曰河北博滄德三州齊也北境與燕相接隔黃河 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應前奉陽君弗說 即因說趙肅侯曰。索隱曰世本云肅侯名言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正義曰奉符用反 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凡七用安字 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

說趙肅侯

楊愼曰此篇言合從與否之利害爲說六王說詞之要但議論明白透徹可喜

又曰自首至臣故敢進其愚慮以前奉陽君不悅之而爲是言奉陽當國不免專擅而肅侯亦有惡之之意故揣之而爲此言以微激之也

又曰安民無事之說意者肅侯怠政厭事故以此言迎合其意而開悟之正揣摩之術安民

之本在于擇交又此一段之綱要言齊秦皆不可倚而為之攻應後與秦與齊之害故謀攻伐是絕人之交以明交不可不擇而亦不可失也

一按鮑彪云陰陽言事止有兩端指後横也

楊慎曰君誠能聽臣至此臣之所以為願也先言利以誘之所以言交得之利也

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索隱曰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説異此然則別白黑者蘇秦言已今論趙國之利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　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

楊慎曰與秦固不可與齊亦不可應前[illegible]方倚齊之意蓋與齊秦則韓魏楚[illegible]而上郡絶道不通而且無援則趙被秦之害秦欲已得山東則必舉兵向趙而戰于邯鄲之下復言害以怵之所以言交不得之害也

茅坤曰此言韓折于秦則禍入趙

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正義曰楚東淮泗之上與齊接境　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正義曰宜陽卽韓城也在洛州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北言韓弱與秦宜陽城則上郡路絕矣　河外割則道不通。正義曰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弱與秦河外地則道路不通上郡矣華山記云此山分秦晉之境晉之西鄙則曰陰晉秦之東邑則曰寧秦　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正義曰軹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　則南陽危。正義曰南陽懷州河南也七國時屬韓言秦兵下軹道從東渭橋歷北道過蒲津攻韓卽南陽危矣　劫韓包周。正義曰周都洛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包裹周都也趙邯鄲故須危趣兵自守　則趙氏自操兵。索隱曰戰國策作銷鑠　據衛取淇卷。兵權反〇索隱曰地

茅坤曰此言縲折于秦則禍入趙

楊慎曰自當今之時至東有清河言趙之地大兵衆国富地險誇其强也

理志云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無卷字○正義曰衛地濮陽也卷城在鄭州武原縣西北七里言秦守衛得卷則齊必來朝秦 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索隱曰徐氏所引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番音婆又音蒲又音盤疑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房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歷南陽入羊腸經澤潞渡漳水守蒲吾城則與趙戰於都城下矣 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正義曰在鎮州西 南有河漳。正義曰河字一作清卽漳河也在潞州地理志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 東有清河。

按此意與說燕同

茅坤曰趙所患者韓魏不支而入秦故親韓魏以擯秦

楊慎曰秦之所害莫如趙而秦不伐者以韓魏爲之南蔽也秦若去其蔽則禍必中趙矣此亦唇亡齒寒之意亦所以申言交不得之害也

又曰臣聞而下至寘寘決事訖欲其審度利害而決之也

正義曰清河今貝州也 北有燕國。正義曰然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戎取代旣云西有常山者趙都邯鄲近北燕也 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傅音附 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國策規作隔 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

楊慎曰臣竊以下至豈可同日而語哉所以言從之利實擇交而得之意

按臣人者我能臣服乎彼也見臣于人者我入臣于彼也觀上見臣于秦自見

楊慎曰夫衡人者而下至願大王孰計之也所以言衡之害實擇交而不得之意

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正義曰破人謂破前敵也破於人爲被前敵破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正義曰臣人謂巳得人爲臣臣於人謂巳事他人豈可同日而論哉。索隱曰臣人謂巳爲彼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爲主使彼臣巳也夫衡人者。正義曰衡音橫謂爲秦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索隱曰按衡人卽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爲橫南北爲從

秦地形東西橫長故張儀相秦爲秦連橫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索隱曰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記俗本有作軒冕者非本文也後有長姣美人。索隱曰姣音絞說文云姣美也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愒音呼曷反○索隱曰恐音起拱反愒音許曷反謂相恐脅也鄒氏愒音憇義疎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屛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刳白馬而盟。索隱曰質如字又音躓以

何文甫

楊慎曰此下至篇終亦合從之意
董份曰按秦智中計發天下如博塞布子置路歷歷在前亦奇矣

言通其交質之情也要約曰說當時事休其切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曰謂擁兵於崤關之外又守宜陽也趙涉河漳。索隱曰謂趙亦涉河漳而西欲與韓相援以阻秦軍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正義曰謂道蒲津之東攻之則楚絕其後。索隱曰謂出兵武關以絕秦兵之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皋。正義曰在洛州氾水縣魏塞其道。索隱曰其道即河內之道戰國策其作午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平縣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正義曰齊從滄州渡河至瀛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索隱曰河外謂陝及曲沃等處也○正義曰謂同華州齊涉清河。正義曰齊從貝州過河而西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戰國策賓作儐索隱曰謂六國之軍共為合從相親獨以秦為賓而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一本乃下有封蘇秦為武安君句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索隱曰按一鎰一金也鄭玄云一溢二十四分之一其說各異純音淳高誘註戰國策音屯屯束也又禮鄉射云某賢於某若干純純數也音旋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

茅坤曰此者是蘇秦後門

楊慎曰自此至一人當百不足言也言地險國兵堅利卒勁勇也

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索隱曰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西北按地理志云雕陰縣屬上郡○正義曰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四里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索隱曰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索隱曰二邑本屬東周後為韓邑地理志二縣並屬河南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索隱曰劉氏云商阪之塞蓋在商洛之間適秦楚之險塞也○正義曰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東有宛穰洧水，宛於袁反洧丁郢反○索隱曰地理志云宛穰二縣名並屬南陽洧水名出南方○正義曰在新鄭東南流入潁南有陘山。徐廣曰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正義曰在新鄭西南三十里地方九百餘里，帶甲

董份曰時力距來者本註甚謬索隱是也

按此皆宝劍名

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索隱曰許慎註淮南子以為南方蠻出柘弩及竹弩少府時力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埶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曰韓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之弩其名並具淮南子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索隱曰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起足蹋之而射也故下云蹶勁弩是也○正義曰超足齊足也夫欲放弩皆坐舉足踏弩兩手引揍機然始發之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子云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騶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北○索隱曰郭象云冥山在乎太極李軌云在韓國棠谿。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正義曰故城在豫州偃城縣西八十里鹽鐵論云有棠谿之劍是墨

陽。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膊。音附徐廣曰一作伯○索隱曰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鄧師宛馮。徐廣曰滎陽有馮池○索隱曰鄧國有工鑄劍因名鄧師宛人於馮池鑄劍故號宛馮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太阿○索隱曰案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特堅利故有龍泉之劍楚之寶劍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齊辯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也故天下之寶劍韓爲衆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合伯四曰鄧師五曰宛馮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將莫邪匠名也其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劍之地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徐廣曰陽城出鐵○索隱曰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鄒誕云[illegible]作盾劉氏云謂以鐵爲臂脛之衣言其劍皆能斬之革抉徐廣曰一作決○索隱曰謂以革爲射決決射韝也吷芮吷音伐○索隱曰吷與瞂同謂楯也芮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綬也○正義曰方言云盾自關東謂之瞂關西謂之盾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索隱曰鄭玄註禮云效猶呈見也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弃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

董份曰以韓卒四句將前面意總結西漢末俱用此法

楊慎曰六国惟韓逼近秦患說之难為力也

茅坤曰韓所患者在割地

余有丁曰論衡害可謂徹盡蘇明允六国論全出于此

楊慎曰此說詞作反覆言韓事秦之失其要在乎割地事秦地有盡而求

無已不戰而地已削以牛後之喻激之此韓王之所以按劒而起也
何孟春曰口作尸後作從非是蓋口後韻叶如寧為秋霜无為檻羊之類古語自如此

說魏襄王
楊慎曰說魏襄王其意大槩與說韓王之詞同蓋韓魏一体也其要亦在

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索隱曰戰國策云寧為雞尸不為牛從延篤註云尸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之從後也○正義曰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劒仰天太息曰。索隱曰太息謂久蓄氣而大呼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索隱曰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褒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又說魏襄王曰。索隱曰世本惠王子名嗣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徐廣曰在滎陽陳汝南許鄢徐廣曰在潁川於嫣切○索隱曰音

此合從之本

乎事秦之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臣已虧與不戰而地已削之語正同中間明衛人及羣臣皆不忠而公私內外之言尤為明白
余有丁曰數即數呂之數無所芻牧

偃又於建反戰國策作鄢地理志云潁川有許鄢二縣又有鄢陵縣鄢鄢不同必有一誤鄢音焉○正義曰陳汝南今汝州豫州縣也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地理志云潁川有昆陽舞陽縣汝南有新郪縣南陽有新都縣○索隱曰地理志云昆陽舞陽屬潁川召陵新郪屬汝南按新郪即接丘章帝建初四年徙封殷後宋公於此更名宋新都屬南陽戰國策直云新郪無新都二字○正義曰召陵在豫州舞陽在許州東有淮潁。正義曰淮陽潁川二郡煑棗。徐廣曰在宛句○正義曰在宛朐按宛朐曹州縣也無胥。索隱曰按其地闕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正義曰謂河南地卷衍酸棗。徐廣曰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索隱曰徐廣云滎陽卷縣有長城蓋據地險為說○正義曰卷在鄭州原武縣北七里酸棗在滑州衍徐云地名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眾。車馬之

見人居稠也戰國策無此數二字多牧下多牛馬之地四字

按戰國策秦患作國患顧作被鮑彪云國謂魏不被患謂衡人

按此意與說趙同

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正義曰輷麿宏反殷音隱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此連衡之害虎狼之秦以侵天下。正義曰衡音橫怵音卹卒有秦患。正義曰卒音息忽反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索隱曰謂爲秦築宮備其巡狩而舍之故謂之帝宮受冠帶祠春秋。索隱曰謂冠帶制度皆受秦之法春秋貢奉以助秦祭祀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干是水旁之高地故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爲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因爲名也○正義曰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前塿西南山太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柏去四十餘里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正義曰今衛州城是也周武王伐紂於牧野築之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漢書刑法志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索隱曰紏音意屬音燭三屬謂甲衣也覆髀一也甲裳二也脛衣三也甲之有裳見左傳贏音盈謂齎糧糧中音竹仲反謂其筋力能負重所以得中試復音福中試之人國家當優復賜之上田宅故云利其田宅也蒼頭二十萬。索隱曰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荀卿子云魏有蒼頭二十萬是也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索隱曰廝音斯謂廝養之卒服養馬之賤者今起之爲卒○正義曰廝音斯謂炊烹供養雜役車六百乘騎五

茅坤曰魏所患者亦以割地

按周廟金人緘口而銘其背其略曰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成斧柯蘇秦語本此

千臣。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國策作効質。索隱曰謂割地獻秦以効己之誠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奈何。豪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索隱曰此效猶呈見也奉明約

說齊宣王

楊慎曰自此至志高氣揚言齊宣王之强

王維楨曰五家之兵管子之制也高誘註欠明

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索隱曰世本名辟彊威王之子也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正義曰即貝州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云五家即五國進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疾如錐矢高誘曰錐小矢喻徑疾也呂氏春秋曰所貴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〇正義曰齊君之進若鋒芒之刃良弓之矢用之有進而無退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正義曰言臨淄自足也絕涉皆度也勃海滄州也齊有軍役不用度河取二部臨菑之中七萬戶。臣

楊慎曰自且夫韓魏[illegible]輕齊之原也

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正義曰筑似琴而大頭圓五弦擊之不鼓鬭雞走狗六博蹹鞠者劉向別錄曰蹵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蹹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蹹徒獵反鞠求六反○索隱曰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也行六碁故云六博別錄云蹵鞠者蹵亦蹋也促六反崔豹云起黃帝時習兵之勢也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

[illegible]言西近秦患而輕事秦

楊慎曰[illegible]今之攻齊至[illegible]害齊亦明矣[illegible]秦之不能害齊

楊慎曰[illegible]則以[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之以齊者[illegible]事秦則不能揣[illegible]韓魏之[illegible]人輕臣事秦[illegible]不秦患也以秦之[illegible]能害齊而輕事秦則不能揣[illegible]可羞也然曰秦不能深入攻齊者恐韓魏之議其後也與說趙王同辭然不

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蒲坂陽晉封陵○索隱曰陽晉魏邑也劉氏云陽晉地名蓋適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正義曰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衛地曹濮等州也杜預云曹魏下邑也陽晉故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徑乎亢父之險索隱曰地理志亢父縣名屬梁國○正義曰故縣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車不得方軌正義曰言不得兩車並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

何仲

言韓魏為蔽者[illegible]齊强而秦攻之也然則韓魏在所收矣

按驕矜[illegible]作高躍

茅坤曰齊無患[illegible]秦故特以事秦辱之

說楚威王[illegible]自此至伯

則狼顧正義曰狼性怯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猲索隱恫音通恫恐懼之心也猲呼曷反又亦作喝並呼合反高誘曰虛猲喘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illegible]驕矜而不敢進。正義曰虛作恐猲以脅韓魏也言秦雖至亢父猶恐懼作喝罵驕溢矜夸不敢進伐齊[illegible]矣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索隱曰威王名商宣王之子：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正義曰今朗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瓠後也巫郡夔州巫山縣是○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東有夏州、海陽，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駰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索隱曰裴駰據左氏及車胤說夏州其文甚明而劉伯莊以為夏州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志云海陽地闕劉氏云楚之東境也○正義曰大江中州也夏水口在荊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南有洞庭、蒼梧，索隱曰今青草湖是也在岳州界蒼梧地名地理志有蒼梧郡○正義曰蒼梧山在道州南北有陘塞、郇陽。徐廣曰春秋云遂伐楚次于陘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析縣有鈞水或者郇陽今之順陽乎一本亦有汾陘之塞也○索隱曰陘山在楚北境郇音荀郇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郇邑郇邑在河東晉地計郇陽當

王大資也言楚國之强

趙其

茅坤曰楚與秦爲兩大故以抗秦激怒
楊慎曰秦楚其勢不兩大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說辭之綱也
又云從親諸侯割地以事楚衡成則楚割地以事秦推

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新水之陽猶繇邑變爲栒邑圁陰變爲圜陰爾郇亦當然也徐氏云郇陽當是順陽蓋疎○正義曰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即順故城在鄧州穰縣西百四十里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正義曰鄢鄉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安郢城在荆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矣兵下黔中則臨郢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

此意而言之也
劉辰翁曰當時山東之國惟齊楚之强可與秦抗衡而齊不近秦患楚則近秦患故言其强不當事秦雖同而楚則以勢不兩立考效之此其異也
楊慎曰太王不從以下言不從之害太王誠能聽臣至實外廐言從合則楚王之意
王維楨曰從合衡成兩者利害明甚
按此意與說趙同
按此意與說魏同

董份曰前所云但帝秦而已猶未切膚也至此以割地歆之則利害尤著故重言之

楊慎曰秦虎狼而下言衡成則秦帝之意

王維禎曰先見之明誠有如此者

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

董份曰心如搖旌此改作縣旌而補搖搖二字雖不如詩之簡深而義意明暢

鮑彪曰五国之聽蘇子也率面而面已非能決究橫從之利害也惟威王雖有准亦從之然亦深患諸国之不可合徒稱從命首也

按秦自孝公以後兼并之勢已成六國不得不合故蘇說一行而天下響應如此然不數年間雖秦也亦無以謀其身於口舌足恃乎哉

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白洛反 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索隱曰疑作擬讀 周顯王聞之恐懼。反庸前初說周 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 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庸前兄嫂皆笑 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索隱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即匍匐並音蒲作 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譙周曰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呼小叔為季子耳未必即其字允南即以為字未

鮑彪曰秦之自刺可謂有志矣而卒止于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適足多嫂婦耳而此史極口稱頌之是亦利祿徒耳惡得所謂大丈夫之事哉

何孟春曰按典略云蘇秦困不得志如趙逢其隣子易水上從貸布一疋償了金隣子不與夫一布為千金之償利厚極矣而隣子與隣子知金非秦所有也世人徇目見其獨一隣子耶

董份曰六國從約特欲賓秦而已曾不能出一師以為秦患故秦得以閑

之得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索隱曰負猶背也枕也近城之地沃潤流澤最爲膏腴故曰負郭）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爲易解）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

閑暇敵秦其全力者十五年故能制勝[illegible]以實[illegible]其[illegible]智衆[illegible]能[illegible]何也曰秦[illegible]而兵力強蘇[illegible]吾欲合六國而賓[illegible]之[illegible]兵之一日東出而[illegible]敗從[illegible]議[illegible]秦[illegible]無[illegible]實[illegible]天下之才[illegible]而從[illegible]時之[illegible]貴無大[illegible]也豈假[illegible]後哉

李東陽曰勢專則秦以數千里一衡之地而卒并天下勢分則齊及燕趙皆以二千韓魏以千楚以五千里合

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曰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

從之地而卒并於秦由此觀之君子不能無遺憾於從約之解也

按今□□病愈之今□能□飢病也

□□□□□方說六国賓秦□□即以秦□各□反覆不旋

□家不錄耳

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
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小字注：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索隱曰音卓又許穢反今之毒藥烏頭是○正義曰廣雅云蘇奥毒附子也一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
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小字注：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充□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斃音弊）今燕雖
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
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
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小字注：索隱曰愀音自酉反又七小反）
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
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

□如此使齊人詰之□何以施西曰於六国為說士所患往往如此

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
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弃仇讎而得石交
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
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
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
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
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
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
為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
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

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弃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

董份曰臣所謂上宜增一且字方明

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詳見戰國策）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弃酒（索隱曰詳音羊詳詐也僵仆也音薑）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

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 建用二明字 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 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 齊王使人求

王應麟曰蘇子云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焚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自破惜乎蘇秦能為此言而不能保其身也

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竟不言本姓名 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徐廣曰生一作先 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

董份曰轉王重一語尤精采

王曰。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正義曰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 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索隱曰謂齊王年長也或作齊彊故言長主 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索隱曰戰國策云獲二將亦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失也 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正義曰齊表云齊湣王二十八年滅宋乃當赧王二十九年此說乃燕噲之時當周慎王之時齊宋在前三十餘年恐文誤矣 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正義曰濟漯二水上承黃河並淄青之北流入大黃河又一源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 可以爲固。長城鉅防。徐廣曰濟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正義曰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界竹書紀云梁惠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太山記云太山

按濟西不師謂不起濟西之師

鮑彪曰燕昭之峯实自代發之

按前言蘇代此言蘇厲盖代發其端而與厲同往也

西有長城緣河經太山餘千里至瑯琊臺入海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正義曰齊州已西也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正義曰謂滄博州在漯河之北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龍子母弟以爲質。正義曰音致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

鮑彪曰燕王噲六國之愚主也惑蘇代之淺說貪堯之名惡禹之實自令身死國破蓋無足筭者閔所以請太子者近乎奪廢繼絕矣而天下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虛称矯奪而得哉故齊閔之勝適足以動天下之兵而速臨淄之取也

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正義曰質直栗反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正義曰涇陽君秦王弟名悝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射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蘇代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正義曰齊言秦相親共伐宋秦得宋地又得齊事秦然秦不信齊及蘇代恐爲不成

余有丁曰：按傳中前言奉宋，此復言宋急者，何也？據齊表，此段是前段必誤。

也（小字）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齊）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疑其合齊魏）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時齊魏相惡故云）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正義曰：此書爲宋遺燕，令莫助齊梁）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曰：燕前有一子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強萬乘之國，而齊總并之，是益一齊）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

董份曰：齊紫本敗素而價十倍，此正轉敗為功之意，非言齊困弊也。柯維騏曰：敗素喻先用，而齊染紫則售重價，智者舉事轉敗為功，正類此也。

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正義曰：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徐廣曰：取敗素染以為紫。○正義曰：齊君好紫，故齊俗尚之，取惡素帛染為紫，其價十倍貴於餘，喻齊雖有大名而國中以困弊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也？公謂左右曰：惡紫臭。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而賈十倍。（索隱曰：謂紫色價貴於帛十倍，而本

是敗素以骴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正義曰挑田鳥反執持也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正義曰符徵兆也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索隱曰長如字賓音擯○正義曰大好上計策破秦次計長擯秦關西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

按二君秦所重天下信之

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馮翊高陵縣○索隱曰二人秦王母弟也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竝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秦受齊伐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

鮑彪曰蘇代之[illegible]燕齊皆[illegible]善其情[illegible]独為燕[illegible]何哉[illegible]然[illegible]以行其說而奉其所資[illegible]者不為也独不念[illegible]乎

茅坤曰蘇代說燕大略祖兄秦以破六国之事秦人而其議論不逮秦遠

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言其切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自此至末文甚明快楚得枳而國亡徐廣曰巴郡有枳縣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鄢○正義曰枳支是反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西陵在黃州齊得宋而國亡正義曰年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四十年五國共擊湣王

矣

吳鼎曰蘇代約燕王不朝秦言秦之行暴以威恐喝諸侯以事秦以詐欺詒諸侯以成其攻取自秦之行暴正告天下起其下告楚告韓告魏[illegible]此以成恐喝諸侯以事秦也適燕者以膠東而下所以繳前秦欲攻安邑以下[illegible]語此以[illegible]欺[illegible]諸侯以成其攻取之計也秦禍如此其大素又行暴之甚此言秦用詐力洞烛其情

王走莒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索隱曰正告謂顯然而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汶即岷眉貧反○索隱曰即江所出之岷山乘夏水而下江索隱曰夏音暇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索隱曰巴水名與漢水相近○正義曰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索隱曰五渚五處洲渚也劉氏以為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即五湖與劉氏說各不同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索隱曰宛縣之東而下隨邑智者不及謀勇

韋昭曰盡繇言韓徵民繇役為備因騷動之意

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索隱曰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王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正義曰隼若今之鶻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索隱曰地名近宜陽也○正義曰在懷州河陽縣西北解在范雎傳一日而斷大行正義曰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正義曰宜陽平陽皆韓大都也[illegible]河也二日而莫不盡繇。索隱曰音搖搖動也我離兩周而觸鄭正義曰離曆也曆二周河東解新鄭州韓國都拔矣五日而國舉。索隱曰離如字謂屯兵以離二周也而乃觸擊於鄭故五日國舉猶拔也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正義曰卷軛免反劉伯莊云太原當為太行卷德斷絕

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徐廣曰霸陵有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索隱曰女戟地名在太行山之西劉氏卷音軌免反又音丘權反按舉安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太原縣名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太行字原當為京京及卷皆屬滎陽是魏之境軹是河內軹縣言道當亦衍字徐廣引霸陵有軹道亭非魏之境蓋涉南陽即河內也封封陵也冀冀邑也皆在魏境故徐廣引河東皮氏有冀亭是也包兩周。徐廣曰張儀云下河東取成皐也○正義曰兩周王城及鞏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錟戈在後。徐廣曰錟由冉反○正義曰劉伯莊云音四廉反利也決滎口。魏無大梁。索隱曰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淡可以灌大梁故云無大梁也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索隱曰白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以灌外黃濟陽也○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城在曹州宛朐縣西南三十五里決宿胥之口。徐廣

董份曰雕木而謂寫意奇
又曰前說正告此乃詭告也

曰紀年云魏救山塞集胥口○正義曰淇水出衛州淇縣界之淇水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青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索隱曰紀年作宿胥蓋亦津名今其地不知所在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燕虛長平○索隱曰虛頓丘地名與酸棗相近○正義曰虛謂殷墟今相州所理是頓丘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北二十里括地志云二國地時屬魏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索隱曰秦令齊滅宋仍以破宋爲齊之罪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

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索隱曰重猶附也尊也則以南陽委於楚曰正義曰南陽鄧州地本韓地也韓先事秦今楚取南陽言與韓且絕矣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阨正義曰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又申州羅山縣本漢鄳縣申州有平清關蓋古盲鄳縣之阨塞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

按趙得講漢書作已得講為是按此繳前秦欲攻安邑以下之語

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索隱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至當為質謂以公子延為質也犀首者公孫衍也本魏將因之以屬軍行行音胡郎反謂連兵相續也兵傷於譙石過敗於陽馬索隱曰譙石陽馬並趙之地名非縣邑也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羸則兼欺舅與母索隱曰羸猶勝也舅穰侯魏冉也母太后也適燕者曰以膠東索隱曰適者責也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年秦大破我岸門封陵之戰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此戰事不見趙莊之戰趙肅侯一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索隱曰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三川晉國皆是秦與魏戰之處秦兵禍敗我三晉之半是秦禍如此其大者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索隱曰燕趙之人往秦者謂遊說之士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鮑彪曰秦之所以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弄之也而諸侯莫者獨一燕昭如之然亦不久死矣彪故曰秦橫之成天幸也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索隱曰譙允南以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鵠典略亦同其說蓋按蘇氏譜云然也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季子周人師事鬼谷揣摩既就陰符伏讀合從離衡佩印者六天王除道家人扶服賢哉代厲繼榮黨族

按陳軫公孫衍亦見此傳

按戰國策並不載楚相辱張儀及蘇秦激之入秦事

楊慎曰韓信傳釋兵北首燕路釋亦訓釋若依劉氏解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曰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城張氏爲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爲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略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正義曰傳云晉有公族餘子公行杜預云皆官卿之嫡以爲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爲後激告楚相眼目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索隱曰說音稅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醳音釋○索隱曰古釋字其妻曰嘻索隱曰音僖鄭玄曰

醳為酒則此云箸數百不服醳之訓不通矣

王維禎曰舌在是篇中骨子

茅坤曰描寫蘇秦激怒張儀西入秦處極工

嗜悲恨之聲 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從音足容反 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索隱曰按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 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

又振入一層 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何等描寫 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至此纔說出來 知君乃蘇君。蘇

按陸賈傳尉佗曰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漢義與此同

楊循吉曰此段連五句用我而字文法奇崛與子胥謂夫差我令而父霸寺數語同

楊慎曰苴即巴字楊雄蜀本紀云蜀王魚鳧封其弟葭萌為苴苴之後求金于蜀蜀不與苴蜀相攻即此事也

王鏊曰伐蜀一節不必入張儀傳

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總了蘇君一段案）○渠音詎索隱曰古字少假借耳張儀既相秦（氣盈）為文檄告楚相曰徐廣曰檄一作咫尺之檄○索隱曰王劭按春秋後語云丈二尺檄許慎云檄二尺書也始吾從若飲索隱曰若汝也下文而亦訓汝我不盜而璧若笞我（惠嗣楚相亡璧笞張仪）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為包黎之包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索隱曰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苴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為巴也註引天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為巴黎之芭按芭黎即織木葦所以為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為讎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子午道伐蜀蜀王自葭萌禦之敗績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苴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葭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索隱曰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

按此後俱襲戰国策文亦少異

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成皋鞏縣有尋口○索隱曰尋什聲相近故其名惑也戰國策作轘轅緱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什谷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溫泉水即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鄩城水出北山鄩溪又有故鄩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緱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鄩溪相近之地當屯留之道。正義曰屯留潞州縣也道即太行羊腸阪道也屯留之道令魏絕斷壞羊腸韓上黨之路也魏絕南陽。正義曰南陽懷州也是當兵臨鄭南塞轘轅鄠口斷韓南陽之兵也楚臨南鄭。正義曰是塞什谷之口也令楚秦攻新城宜陽。索隱曰新城當在河南伊闕之左右○正義曰洛州福昌縣也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

楊循吉曰孔明之定滇南諸夷而後出伐魏即此意

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索隱曰王音于放反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

田汝成曰按文齊字恐衍當云韓周之與國也

富民。索隱曰戰國策取作得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正義曰饍音膳同饍具食也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索隱曰西海謂蜀川也海者珍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爲陸海然也其實西亦有海所以云西海○正義曰海之言晦也西夷晦昧無知故言海也言利盡西方羌戎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索隱曰名謂博其德也實謂得土地財寶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索隱曰論者告也陳也故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正義曰韓自知亡二周故與周并力合謀也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索隱曰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遂定蜀。正義曰表云秦惠王後元年十月擊滅之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徐廣曰一作革與張儀圍蒲陽。索隱曰魏之邑名○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

楊慎曰衡之說大抵與從之說相反從誇其国強則衡必敗其国弱從言事秦與不交與国之害而衡反以為利以不事秦之禍恐喝之以從不可成離其心大畧如此

曰夏陽在梁山龍門○索隱曰夏音下山名亦曰大夏禹所都○正義曰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正義曰表云惠王之十三年周顯王之三十四年也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觀音貫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

楊慎曰自首至固戰場也言地狹兵寡而無險固敗言其弱不可保也自梁南與楚至四分五裂之道也言與一国而不與者有攻明六国不可從之由故其下遂言從之不成也大王不事秦大王不聽臣兩節皆以兵威恐

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說梁形勢甚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

喝之使事秦也既言事秦之利又言不事秦之害且言從人之不可信大槩與從人之辭相反

上。洹音桓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索隱曰河之西卽曲沃平周之邑○正義曰河外卽卷衍燕酸棗據卷衍酸棗卷丘權反衍以善反○索隱曰卷在河南衍地名○正義曰卷衍屬鄭州燕滑州胙城縣酸棗屬滑州皆黃河南地劫衛取陽晉。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索隱曰戰國策折作挾也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亾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

茅坤曰昔人謂眉山蘇氏父子兄弟文字由戰国縱橫中来今驗之當是

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正義曰枕針鴆反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

鮑彪曰魏連秦無阻固凡横人之詞若可聽惟魏也故儀先之魏一摇而諸国亂動矣

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説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絶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索隱曰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説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

余有丁曰按蘇秦説六国自是實事儀全是欺詐反覆观其説楚可知也

楊愼曰陳軫之計又出儀之右

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説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絶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絶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絶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絶齊未晩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爲後殺口張本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

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正義曰詳音羊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應上開口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幷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徐廣曰在枝江漢中之地。正義曰今梁州也在漢水北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正義曰要音腰也欲以武關外易之。正義曰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

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索隱曰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爲楚所因故必欲出之也○正義曰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令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正義曰今房州也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

余有丁曰按秦死而後儀得行其說所謂蘇君在儀寧渠能者
茅坤曰此前張儀雖相魏與楚劫之以事秦而未始訟言從人者之失也蘇秦死而儀之說始烜燿于世矣

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曰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正義曰古之帝王多都河北河東故也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

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義曰挑田鳥反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正義曰卒忽勿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正義曰汶音泯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曰舫音方謂並兩船也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

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扞關在楚之西界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正義曰在硤州巴山縣界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

鎖得簡明

北地絕正義曰楚之北境斷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索隱曰偏音匹連反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正義曰新攻得之城未詳所在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

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本謀徐廣曰一作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索隱曰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徐廣曰搏或音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索隱曰以常山爲天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胷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胷則他國不得以動也大王悉起兵以

董份曰此語却是名言

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曰邊近泗水之側當戰國之時有十二諸侯宋魯鄒莒之北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索隱曰混本一作棍同胡本反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

楊慎曰大抵言韓之弱不能抗秦之强然欲為秦必先為秦弱楚則利其地此轉禍為福也

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

索隱曰厮徒謂厮役之賤者負養謂負擔以給養公家亦賤人也

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

駰案跿跔音徒俱跳躍也又云偏舉一足曰跿跔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索隱曰跔又音劬戰國策作虎摯之士

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

駰案言執戟奮怒而入陳也○索隱曰兩手捧頤而直入敵言其勇也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也

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

索隱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趹於後趹音烏穴反趹謂後足抉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

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

索隱曰徒跣也裼袒也謂袒而見肉也

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

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皐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曰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皐絶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

鮑彪曰横人之辭真所謂虛喝者韓之兵信弱食信寡矣獨不曰從合則能以弱為強以寡為多乎惜乎世主不少察于此也

楊慎曰蘇秦説下齊不如秦之無奈齊何而輕事秦故彼其説者特以強弱相形耳至秦謂楚和親而韓魏趙亦已割地齊不事秦則禍必至是直以威恐喝之

雖欲毋亾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為于僞反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説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説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説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説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

鮑彪曰據此則說趙當在齊前

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
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
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
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
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
勝秦索隱曰番音盤又音婆趙之邑也 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
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
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
宜陽梁効河外索隱曰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也○正義曰謂同華州地也
趙入朝澠池澠綿善反 割河間以事秦索隱曰河漳之間邑割以事秦

楊慎曰說趙王之詞又與說齊楚者異矣蓋遣秦爲縱者趙王也趙王爲宗盟之主故言秦王之積怨含怒于趙而以合兵請戰之詞脅之于前又以而相見相結之計怵之于后故趙

耳○正義曰河間瀛州縣 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
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河指博關則
漯河南臨淄即墨危矣 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
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
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
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
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
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
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曰飾音敕 習馳射力田積粟
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

王惧而割地謝過也

茅坤曰擯秦者趙為首故儀之說趙独以秦所啣者恐喝之

楊慎曰趙為從盟主故儀說之與齊楚異

董份曰六国約從特欲賓秦而已曾不能出一師以為秦患故秦得以閑關避敵养其全力者十五年故能制勝而無繫諸侯所以賓之者過以成其王業耳然以蘇之智略而不能慮此者何也曰秦得地形而兵力强蘇以口舌欲合六国而擯之惴惴然惟

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幷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

恐其兵之一日東出而敗縱也敢議攻秦哉蘇惟與六国守從自前無事而已蘇實有用天下之才而徒徼一時之富貴無天下之志者也豈暇深慮后哉

鮑彪曰約從以推秦者趙也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方不足也此時諸侯惑於横人之說皆辭屈貌從心不与也使季子可作則三国横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武灵此時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

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爲午謂交道也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皐。驅韓梁軍於河外。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弃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

在趙故儀得以售其恐喝之說加之數年如議服之時其必有以折議矣

說燕王

楊慎曰說燕王則直言趙之不足親信而不事秦之足以亡國事秦有援而無齊趙之患大抵雖及蘇秦之說而趙為燕之南蔽者卒不能破也六國之君皆怵其言而聽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才如嬰兒嗟乎齊楚韓魏趙之君嬰兒哉不獨燕王也不然何為為張儀愚哄而愚矣也

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也上音勾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索隱曰斗音主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為科音主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索隱曰音昌悅反謂熱而啜之是羹也下云廚人進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斟是也反斗以擊之。正義曰反即倒斗柄擊也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駰案笄婦人之首飾如今象牙擿〇正義曰笄今簪也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很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曰並在易州界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

鮑彪曰燕昭賢智主也非儀此說震動蓋揣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国從之者衆故為卑詞以紓其国是儀之横有天幸也加之数年収集繕治有其緒則若云者固昭王之所唾而弃者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約從如初此昭王之素所蓄積也

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音在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索隱曰尾猶末也謂獻恒山之東五城以與秦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

許應元曰衡術固不勝從術而文則佳此一段尤佳

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彝器等因謂此爲祭器也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憙誤也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

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為鄰故云與國也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

王維禎曰覌張儀說六国其詞不窮卒以相終初所謂古尚存者有賴矣
張之象曰不叙陳軫邑里而直曰游說之士此亦起首一例也如虞卿亦曰游說之士蘇頗曰趙之良將李牧曰趙之北邊良將皆用此法
田汝成曰人謂軫之計出張儀之右予謂文亦出張儀右
張耒曰從而散者蘇秦召其責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咎陳軫之智不逮二子而不主從橫之任乘勢伺变而行其說故其說不窮

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索隱曰年表云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

而身處于佚軫其說士之巨擘哉

鮑彪曰軫之亦類捷給而其所称譬皆當于人心不詭於正論周衰亦士未有若軫之絕倫離羣者也

吳師道曰秦為无道魯仲連不肯帝孔子順義不入彼誠豪傑之士也軫往來其間其居楚也又與張儀爭寵鄙哉雖其為楚謀也多而終不能以善楚也之楚之對亦給不詭於正猶為彼善於此耳

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弃。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欲有敎汝之事何不相見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索隱曰饜一豔反饜者飽也謂欲令其多事曰。柰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索隱曰需時爲魏相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

吳師道曰軫為楚媚于秦而勸秦收齊楚之敝豈忠于為主者哉或疑史作韓魏看是考秦惠時唯十二年韓奉趙護師帥與魏

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舃乎。王曰不聞。曰越

戰敗績矣楚絕齊時甚遠他不見韓魏相攻事且策言竊意楚已遣人解介軫之嫌秦欲其不助齊耳當識其意不可泥于辭也

董份曰宜餘字句言為其主計之之餘即為我計之謙言先其君而及秦也故軫曰臣主與王无異

楊慎曰館豎子未

人莊舄仕楚執珪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索隱曰此張儀等計策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索隱曰子子主謂楚王也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卞莊子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

必有其人設言自寄

王維楨曰救雖鄰鄰大豢也既不救而又伺其傷以利之乎

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獘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

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正義曰此張儀合秦魏之辭也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索隱曰錯音措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弃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索隱曰音戈言義渠道遠今日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也請謁事情。索隱曰謂欲以秦之緩急告語之也曰。中

何孟春曰中国無事謂山東諸侯不共攻秦燒掇焚杅而侵掠也
王維禎曰君之国連燒掇焚杅不當截屬下句
楊愼曰掇馬箠也杅糞箕也
楊愼曰犀首欲義渠君勿援秦也

國無事。索隱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正義曰中國謂關中六國無事不共攻秦秦得燒掇焚杅。徐廣曰一孤切○索隱曰掇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杅音煩烏謂焚蹂而牽制也戰國策有云燒焫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且君之國有事。索隱曰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索隱曰謂秦求親義渠君也○正義曰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若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之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令義渠君勿援秦也其後五國伐秦。索隱曰按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國共攻秦是其事者也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索隱曰凡絲綿布帛等一段爲一純音屯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文犀首云君

應前輕使重幣事君之国

陳仁子曰秦已死矣而儀且暴其短其不恕也可畏哉且史迁直謂當時事之相類者率附之秦未必非儀實為之

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公孫衍之所謂因趙兵襲秦以傷張儀也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索隱曰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則李伯人名或邑號戰國策伯作帛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索隱曰犀首後相五國或從或横常爲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索隱曰暴音步卜反振謂振揚而暴露其短扶謂說彼之非成我之是扶會已之說辭也成其衡道。索隱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爲合從張爲連衡也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

索隱述贊曰儀未遭時頻被困辱及相秦惠先韓後蜀連衡齊魏傾危誑惑陳軫挾權犀首騁欲如何三晉繼有斯德

蘇子古史曰戰國之爲從横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汚賤無耻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耳周鄭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閭不知而見者以為神也王獨不好色耳王說資之珠玉而遣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奉之以千金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觴臣中飲儀請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跪請罪曰儀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與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

黄震曰蘇秦之說六國為六國也張儀之說六國為秦也欺詐諸侯如侮嬰兒雖均之捭闔而儀又秦之罪人矣然儀之入秦蘇秦實使之雖欲止秦兵於一時而卒以伐縱約於異日智者不為也夫儀秦友也儀始謁蘇秦以故人求益也秦不以情告儀使其謀六國以緩秦兵而直以權譎激之入秦自貽後患何耶將儀之多詐不可告以情抑秦自以不及儀與之共謀六國慮軋已耶夫縱橫之士固不可以常情桀之也

董份曰觀太史公贊語中頗亦有與蘇而抑儀者蓋蘇起閭閻匹夫當秦方盛時遂能聯六國之心并用其師以遏方強之敵此其勢甚有難者今觀其說詞亦有跨壓天下驅役列國控禦強秦之氣可謂奇絕矣方天下畏秦從勢凡解儀倚秦之力乘將解之勢比于蘇固獨易者而其辭亦不如蘇之精嚴徵覺力緩

茅坤曰蘇秦張儀二傳并戰國縱橫游說之詞適以傾亂人國本不足觀覽特其詞言利處則端其害言得處則蔽其失亦自有聳躍人處要之同自陰符中出

凌約言曰蘇秦欲六國合從以擯秦則言其強張儀欲六國為橫以事秦則言其弱然而六國之王皆聳敬聽從舉國而付之未嘗有一語相折難者何哉彼皆憚于秦之勢淮求為苟安計故不暇自計其強弱而或從或橫一惟二子之是倚耳不然六王非盡至愚者其於土地之廣狹人民之多寡兵革財賦之所出豈無一并然于衷而何待于疏遠游客為吾借箸而籌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終

茅坤曰直敘而簡潔

凌約言曰樗里子以惠王異母弟而致其信任之不疑歷武王昭王任為相又益尊重夫秦素猜忌而殘忍之國也非智囊何以周旋其間而結數主之心耶此太史公意也

余有丁曰按母韓女為後甘茂傳挾韓而議張本

按滑稽多智是一篇骨子中敘其伐曲沃伐趙伐楚釋蒲以至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一　　吴興凌稚隆輯校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索隱曰樗木名也音攄高誘曰其里有樗樹故曰樗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紀年則謂之褚里疾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索隱曰滑音骨稽音雞鄒誕解云滑亂也稽同也謂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正義曰滑讀為淈水流自出稽計也言其智計宣吐如泉流出無盡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是也顏師古云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其變無留也一說稽考也言其滑亂不可考較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索隱曰右更秦第十四爵名使將

于知百歲後事，皆言其智也。故以智則樗里句結之，正與前秦人號曰智囊句相應。

王鏊曰：先下意甚敬三字，而後云以其重秦，自有節奏。

而伐曲沃，正義曰：故城在陝州縣西南三十二里也。盡出其人，索隱曰：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首八萬。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年拔明矣，而傳云八年拔之，不同。王劭按本紀、年表及此傳三處記秦伐國竝不同，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叅考也。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正義曰：藺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之號，當是封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

茅瓚曰：徵以智伯，又徵以齊桓公，而後入正意，切當事情，令人聳聽。

按名曰衞疾二句與號曰樗里二句自相對應。

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索隱曰：游，姓；騰，名也。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夷狄之國。○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以仇酋為厹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酋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盂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仇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險塗內之。赤章曼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遂內之。曼支因斷轂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橫陳之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衞疾，正義曰：防衞樗里子

按胡衍之說本爲蒲畫策然樗里自爲計亦不外是以故釋蒲勿攻正見其多智也

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云楮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曰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即子路作宰也 蒲守恐。請胡衍。索隱曰胡衍人姓名也 胡衍爲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爲秦則不爲賴矣。賴利也 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正義曰蒲是衛國之鄣衛 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 魏亡西河之外。正義曰謂同華等州 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

王維楨曰樗里子聽胡衍而釋蒲勿攻衍以德衛受金而貴傳稱滑稽多智衍又其尤者

王常曰樗里子之占墓智見百歲後不虞胡衍須臾見欺

唐唐曰按古称得道至人能知城邑宮殿從何福業生此非虛語也凡物成就本非一生之所能爲至其變滅亦非一事之所能廢業凝而成既泮而毁其所由來遠矣世死至人故莫

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 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索隱曰按黄圖在漢長安故城西也 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

識其所從也若樗里子者豈足名濟道哉彼不過以數知之耳蓋萬物本于道故道能知之不外于數故數亦能知之戰国之士大抵皆深於數故知来事如此至詰其所從来彼亦不能知也

按此傳中多奇詭然難解

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應夾字）其西。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也武庫正直其墓。索隱曰直如字讀直猶當也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括地志云下蔡縣屬汝南也○正義曰今潁州縣即州萊國（伏後案）事下蔡史舉先生。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學百（起案）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一本作煇）相壯反。索隱曰煇音暉又音胡昆反秦

田汝成曰願王勿伐者非真勿伐欲與于定盟也

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煇壯音側狀反姓陳也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正義曰餉受二音人姓名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此也○正義曰秦邑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索隱曰上黨南陽並積貯日久○正義曰韓之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

凌約言曰此下作二段首先引曾參事而以今臣之疑數句結之既引張儀樂羊事而以今臣羇旅之臣數句結之反覆錯綜自合矩度

險行千里攻之難（正義曰謂函谷及三崤五谷○索隱曰數音率庚反）昔曾參之處費（音秘）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

茅坤曰却說而後成功

凌約言曰只息壤在彼一句秦王之疑頓釋矣筆力萬鈞

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衍○正義曰音釋）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樗里子公孫奭伐韓今二子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

按此著武王卒于周以終前窺周室死不恨之語

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爲昭王。索隱曰趙系家昭王名稷系本云名側 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赧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正義曰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里 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爲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

按此段牽引向壽樗里子公仲蘇代諸人事見甘茂所以亾秦奔齊之故

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一作和 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譬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 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正義曰公仲自以爲必可得秦封 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解口秦地名近韓今將與楚也○正義曰上紀買反公向壽也解口猶開口得言向壽於秦開口則楚人必得封地也 封小令尹以杜陽。索隱曰封楚令尹以杜陽杜陽秦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秦

按躬率私徒閼於秦正前禽困覆車意

楚相合也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亾韓亾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閼於秦閼烏曷反○正義曰公仲恐韓亾欲將私徒往宜陽閼向壽也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曰正義曰子蘇代也向壽恐令蘇代謁報公仲云秦韓交可合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正義曰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楚與公孫奭甘茂黨韓魏同也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索隱曰彼言公孫奭及甘茂也有以失之謂不見委任情有所失○正義曰言秦王雖愛習公孫奭甘茂秦事不親委者為黨韓魏也今國事獨與向壽王斷者不知壽黨於楚以事秦王者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彊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正義曰蘇氏云向壽與公孫奭甘茂皆有黨言無異也又一云敗異黨楚之意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亾之是自為責也正義曰楚善變敗不可信若變敗向壽必亾敗是自為責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正義曰令秦親韓而備楚之變敗則向壽無患矣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正義曰韓氏必先委二人故韓為向壽之讎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

按潁川本韓地楚取之故云寄地

徐廣曰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反宜陽之民。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今公徒收之甚難。正義曰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宜陽之民今令向壽徒擬收之甚難事也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侵韓潁川蘇代令向壽以秦威重爲韓就楚求索潁川是親向壽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解音已買反○索隱曰韓楚怨不解二國交走向秦也秦楚爭彊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曰若二國皆事秦公則漸說楚之過失以收韓此利於秦也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

按楚歸潁川則楚韓講故曰安

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正義曰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爲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不得同合韓魏於秦以伐齊也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也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鄒氏云講讀曰媾媾猶和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

王維楨曰甘茂以秦逢蘇代求入為貧女之喻可鄙甚矣

按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耳不為茂游說也

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三殽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曰劉伯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也按陽城谷時屬韓秦不得言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

按秦因復甘茂之家句足前餘光振之之意

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索隱曰處猶留也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正義曰復音福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曰徐廣曰蜎一作蠉○索隱曰休緣反又音休軟反戰國策一作蝝字○正義曰許緣反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應前下蔡之監門也大不

按不廉戰国策作苟廉

爲事君小不爲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涓）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句章昧之難。索隱曰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佯章恩義而卒包藏禍心構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句章昧之難也）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瀨胡。正義曰劉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而郡江東（正義曰吳越之城皆爲楚之都邑）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

按可字應前軼可字

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爲庶子）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

按莊子逸篇云蒲衣八歲而堯師之此言項橐七歲為孔子師古之聖賢必有師其名見經傳間多矣蒲衣項橐誠何如人列女傳睪子生五歲而贊禹言幼悟者其最乎

按列子有問日

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卽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正義曰女音汝焉乙連反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索隱曰橐音託尊其道德故云項橐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

出孝豈即項橐耶

茅坤曰切中事情

信侯專索隱曰應侯范雎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

柳宗元曰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于燕天下是以益知秦无礼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

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索隱曰齎音側奚反二音齎並謂割五城與臣也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曰戰國策云得三十六縣○正義曰上谷今嬀州也在幽州西北令秦有十一○索隱曰謂以十一城與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誤脫一字○正義曰甘茂為彊齊楚所重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厥號智囊既親且重稱兵外攘甘茂並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壽乃攻宜陽甘羅妙歲卒起張唐

蘇子古史曰蘇秦為諸侯弱秦而張儀為秦弱諸侯其說尤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彊以擢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得其情其罪可勝

誅乎。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一　終

按考要云昭王年少芈太后攝政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于嬴国漢唐以來女主臨朝專制自芈太后始也

王維禎曰敘同異父母文新

茅坤曰叙華陽君三人者發篇末范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索隱曰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姓魏名冉封之穰地理志穰縣在南陽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芈氏曰芈八子也 其先楚人，姓芈氏。正義曰芈亡爾反 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以下叙系本此一句發明 昭王母故號為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索隱曰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又按紀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是也 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為

按太史公首贅魏冉繼歷叙其摧齊撓楚破魏圍梁之功以見四相而封陶者非過也卒以一夫開說憂憤而亡秦王其少恩哉

華陽君。索隱曰華陽韓地後屬秦芈戎後又號新城君○正義曰彪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縣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此城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索隱曰名顯涇陽君。索隱曰名悝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爲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爲亂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索隱曰按季君即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立昭王爲將軍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諱之也又逐武王后出之魏亦事勢然也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

一篇領袖且起范雎說案

董份曰故德公言仇液本爲魏冉來冉原自德之也

魏冉爲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索隱曰戰國策作仇郝蓋是一人而記別也○正義曰音亦姓名請以魏冉爲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宋交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爲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

取楚之宛葉。魏冄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爲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冄。乃封魏冄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陰○索隱曰陶即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按定陶見有魏冄冢作陰誤也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爲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爲王。魏冄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爲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爲相國。將兵

董份曰此亦可明不當割地之效而六国皆坐此因削悲夫

攻魏。走芒卯。上莫卯反下陌飽反入北宅。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正義曰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曰三梁即南梁也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曰衛之故國蓋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謂楚丘也戰國策衛字皆作燕子良作子之恐非也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幷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此臣衛大臣所稱臣以爲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爲戒也。秦貪戾之

董份曰自臣聞至不然必見欺皆須賈述衛人之言故結之曰此臣之所聞於魏也言其所聞于魏之言如此也詞意極明索隱

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地即故晉國今言秦蠶食魏氏盡晉國之地也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將暴鳶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猒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講和也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求秦質子恐不然必被秦欺也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須賈說穰侯言魏人謂梁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即聞魏見欺於秦也願君王之以是慮

大謬

按連用臣以為字文法無限曲折頓挫

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城邑秦罷則亡而還於魏也○正義曰定陶近大梁

穰侯攻梁兵疲定陶必爲魏伐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索隱曰賈引魏人之說不許王講於秦是言以攻梁自任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趙怒魏之與秦講皆爭事秦是東方從國於是解散也○正義曰從足松反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爲陶開兩道。索隱曰穰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正義曰穰故封定陶故宋及單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幾盡故宋。索隱曰上音祈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衛必

按須賈剖析利害處如指諸掌雖為梁作說家實為穰侯謀也以故竟罷梁圍

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爲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索隱曰言莫行圍梁之危事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正義曰表云魏安釐王二年秦軍大梁城韓來救與秦温以和也

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丘權反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既得觀津仍令趙伐齊而秦又以兵益助趙也齊襄王懼。使蘇代爲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

之王曰。索隱曰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正義曰臣蘇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以伐齊王謂齊王也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正義曰今晉楚伐齊晉楚之國亦弊敗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

按前云益封陶矣此復云欲廣其陶邑見范雎可乘間而讒也故太史公特下

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義曰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

於是字又下以此時好說数字則穰侯得為知幾之士乎

陳仁子曰苟為人所間而欲奪其位固祗羇旅一也何必范雎之于魏冉乎

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應前宣太后自治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一傳肯綮在此四字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羇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內倚太后外輔昭王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摧齊撓楚破魏圍梁一夫開說憂憤而亡

蘇子古史曰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伯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鞅至誣以畔逆昭王以偪遷冉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虔方欲報怨固不暇為國慮矣而范雎將毀人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畏也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 終

唐順之曰策書体韓公楊奭奇碑類如此

茅坤曰太史公次白起戰功始末如掌然讀及半而知起無死所矣何必杜郵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

吴興凌稚隆輯校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正義曰郿音眉岐州縣 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索隱曰在河南也○正義曰今洛州伊闕 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正義曰今洛州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 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正義曰言太尉 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徐廣曰音干。駰案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瀆處無復水也○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皆韓故地故云取韓安邑 明年白

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　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也　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正義曰鄢鄧二邑在襄州　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正義曰夷陵今硤州郭下縣　遂東至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是其地也　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爲南郡。白起遷爲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中。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庭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有絳州東北三十五里也　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絶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修武是也○正義曰案南陽屬韓秦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絶矣　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在太行東南子孟康曰古邢國也　野王降秦。上黨道絶。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絶。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索隱曰鄭國卽韓之都在河南秦伐野王是上黨歸韓之道絶也　韓必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

按太史公於平原君傳論其利令智昏者以此

茅坤曰王齕以下非白起本傳而附載本末者以秦陰使白起將兵遂有長平之勝故也

陽君未詳何人 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爲華陽君 正義曰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世家 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 徐廣曰屬潁川○索隱曰今其地闕西河別有藺縣也○正義曰按檢諸地記潁川無藺括地志云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緱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云綸氏屬潁川郡按既攻緱氏藺二邑合相近恐輪藺聲相似字隨音而轉作藺 拔之 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 齕音紇 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 徐廣曰在泫氏○索隱曰地理志泫氏今在上黨郡也○正義曰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二里也 以按據上黨民 索隱曰謂屯兵長平以據援上黨 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 索隱曰謂犯秦之斥候兵也

秦斥兵斬趙裨將茄 索隱曰音加裨將名 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 索隱曰鄣堡城尉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趙鄣故城一名都尉城今名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有故穀城此二城即二鄣也 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 徐廣曰一作乘 奪西壘壁 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即廉頗堅壁以待秦王齕奪趙西壘壁者 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 正義曰數音朔挑田鳥反 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閒曰 正義曰閒紀莧反 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閒之言因

> 按韓信破成安君兵法大畧相同

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正義曰詳音羊）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正義曰秦壁一名秦壘今古名秦長壘）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正義曰趙壁今名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即趙括築壁自敗處）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正義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

> 黃震曰按白起為秦將其斬殺之數多而載於史者凡百萬不以數載者不預焉長平之役秦民年十五以上皆詣之而死者過半以此類推秦民之死於兵者又不可以數計也後起不復為秦用而賜之死自秦而言雖

五以上悉詣長平，（索隱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迴兵復定其郡其餘城猶屬趙）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

殺之非其罪白公理而言一死何以盡其罪哉

茅坤曰此一說范雎忌白起之心不然不起矣

一里司馬梗定太原。正義曰太原趙地秦定取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亾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正義曰鄢在襄州夷道縣南九里郢在荆州江陵縣東六里漢中今褒州之地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亾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皋有邢丘○正義曰邢丘今懷州武陵縣東南二十里平皋縣城是也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

王鏊曰次武安君與應侯有隙如此

亾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亾音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正義曰因白起之攻割取韓趙之地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正義曰入劍反堪也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

鮑彪曰起之策秦楚三晉可謂明切然人臣無以有已故孔子不俟駕而行長平之敗屬耳趙何遽能益強以起之材智知已知彼而得算多不幸至于無功極矣何

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正義曰彊其兩反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正義曰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郎古陰密國密康公國也武安君病未能行。

破国辱軍之疚三請不行此自拙杜郵之劍也

董份曰白起非獨坑趙卒也始攻韓斬二十四万燒楚夷陵攻魏斬十三萬沉賈偃卒二萬于河攻陘斬五万盖所斬已四十四万矣而燒者不與焉至趙卒已降而坑之則尤益甚耳以起一人而前后所坑斬計且百万

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卻。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曰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古今之慘莫以加矣戰國之民其亦悲夫痛哉以起之慘虽夷族滅姓万萬不足贖何雷㸃哉而秦人憐之又何耶

按何晏之論甚當ㄟ

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爲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爲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袒患諸侯之捄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毋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彊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爲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許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爲害禍大於劇戰也○索隱曰捲音拳袒音獨莧反字亦作綻捄音救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索隱曰地理志頻陽縣屬左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正義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正義曰音預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荊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正義曰薊音計秦使翦子王賁擊荊。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荊也○索隱曰賁音奔起案荊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

楊維楨曰余嘗疑翦智將也必索六十萬是翦開力不開智也吁此翦之智也信輩不知也秦兵之强帶兵六十萬翦使王空其国以委我而後行是翦以重而馭王之輕也王之驕已殺矣而必疑焉故又舊請美田宅為子孫後計有以辟其疑此翦之所以為智而非信輩之所知也豈必六十萬而後可耶不然前日滅趙亦翦也何未聞如是其舉耶

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應前）徐廣曰勢一作新 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伏後案）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余。正義曰在預東北五十四里 蒙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索隱曰固始縣屬淮陽寢丘地名也 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索隱曰在汝南即應鄉。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括地志云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是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各自分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名錯亂 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弃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正義曰罷音皮悖音背 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

蘇軾曰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万人攻之盖空国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虚之秦覆秦知反掌也吾故曰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数也

凌約言曰此與蕭相國多買田宅以自汙同意始皇諸將惟王翦得善其終者以此

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蓄○索隱曰謂使者五度請也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徐廣曰怚一作麤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作摶又作剸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

按兵法云懈然後擊之

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騶案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正義曰徐州縣也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

張之象曰于傳末敘其後世之報而以或曰客曰問答發明之敘事兼議論亦一例也

黃震曰按王翦為始皇伐楚面請美田宅既行使使請美田者五輩後有勸蕭何田宅自汙者其計無乃出於此歟

康海曰王翦諸人之輔秦盡以德之參會古今之極変不可復以常事論也太史公訓翦不能輔秦建德而偷合取容嗚呼是何異責虎狼之不仁耶

皇二十六年。盡幷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 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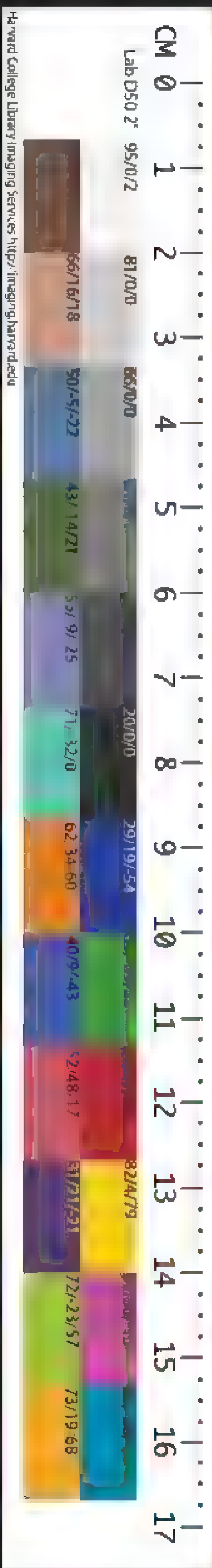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徐廣曰圽音沒 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遍爲秦將。拔齊破荊。趙征馬服。長平遂坑。楚陷李信。霸勒上卒。行貴離繼出。二代無名。

蘇子古史曰。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嘆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信。而困於游談之士。使起勉强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及覽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跡。乃知邯鄲法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爲之流涕也。趙亢國征

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
功克國竟爲漢宣明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雖
不能害克國而卒陷其子卬嗚呼循道而不阿
自古而難之歟○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
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
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爲相單語趙
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
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
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
糧食輓貨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
明時勢矣夫吳干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
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爲三質之石上
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
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劒之爲用無脊之
厚則鋒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無鈞䍐鐔蒙
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
萬二十萬之衆以爲鈞䍐鐔蒙須之便焉能以
三萬行于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
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拒之足矣
今取古萬國分爲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
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奈何以
三萬衆攻之田單喟然嘆息曰單未至也由此
觀之攻千里之國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
衆不可彼決機兩陳之間爲一日成敗之計乃
可以少
擊衆耳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索隱曰按序傳孟甞君第十四而此傳爲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真德秀曰孟荀傳旁及諸子而兼乎議論傳之變體也

楊愼曰孟子傳與伯夷傳書法畧相似先敘孟子而以騶衍形之則孔孟之不合於時者其道從可知矣又舉孔孟伯夷豈有意阿世苟合者則騶子之見尊禮于諸侯者其道又從可知矣其曰騶子倘有牛鼎之意乎語不露而意雋永最文字之妙者

此法惟韓子得之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甞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

錢世英

茅坤曰太史公傳諸子多草ㄅ以不得于諸子所自為之說故也

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鄒故也○正義曰軻字子輿爲齊卿鄒兖州縣）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曰王劭以人爲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並軻之門人也萬姓章名）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

按此以上孟子本傳以下附見

董份曰太史公歷叙縱横之徒及鄒衍之尊用反覆辨論而其微意專歸功於孟子孰謂其不知道哉

按三先乃三段

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並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

王維禎曰鄒衍言九州之外更有九州怪哉

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桓寬王充竝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熒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熒惑諸侯者也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也且將有裨將裨亦是小義也 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

董份曰言鄒衍之術其歸節儉仁义倫理本有準則特其始為濫耳濫耳言其說怪迂不經濫漫于耳故王公大人初欲從之而其實不易行也

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曰濫卽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也謂衍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爲後代之宗本故云濫耳 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劬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駭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異常聞而貴異術也 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索隱曰按字林云襒音疋結反韋昭音敷蔑反張揖三蒼訓詁云襒拂也謂側行而衣襒席爲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 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帚也謂爲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却行恐塵埃

董份曰此前叙衍見尊礼言其術能動列国諸侯與孔孟困阨不同然孔孟实不為此也故又引伯夷衛靈梁惠之事見孔孟雖困阨而不肯阿世苟容以取尊礼也其論甚正然又引奚尹之事為衍解釋言其迂怪之術雖一時以聳觀听而实欲行其仁義節儉之道譬之尹之負鼎奚之飯牛皆作先合而引之大道也前以抑衍

之及長者所以爲敬也 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 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鄒子書有主運篇 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曰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衍執詭怪熒惑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爲長太息哉 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大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 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索隱曰方枘是筍也圜鑿其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

後復解之此太史公極妙處注引呂氏涵牛之鼎本文有何着落

納圜鑿者吾知其齟齬而不入也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義干世主猶方枘圜鑿然也 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索隱曰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駢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口接田二人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 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邵寶曰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髡之無言其跡似之使其後所言者能出王道則髡亦何可訾哉雖然髡受賜而辭位終身不仕游士之中蓋亦莫之能逮矣

王鏊曰于髡知梁王之志是探訊左右知之故特以動王欲信其說耳不然髡豈射覆占隐人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此正承意觀色处）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應志在驅逐）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應志在音声）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曰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也有之謂我實有此二事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

方孝孺曰荀卿剽掠圣人之餘言使為近似中正之論肆然自居于孔子之道而不疑儼然儒者也及要其大旨則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為偽也妄為蔓衍不經之詞以蛆竊孟子之道其區區之心不過欲求異于人而不自知卒為斯道讒賊也

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 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為祭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之諱也 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徐廣曰炙轂一作亂謁 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炙膏過之有潤澤也○索隱曰劉氏云轂衍字也今按文稱炙轂過過則是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器名過與鍋字相近蓋即脂器也轂即車轂過為潤轂之物則轂非衍字明矣 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索隱曰襄王名法章湣王子莒人所立者 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而皆為其所尊故云三為祭酒 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正義曰蘭陵縣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 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

蘇軾曰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圣王之法于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

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復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劒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索隱曰龍卽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眞又下文云竝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正義曰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云卽爲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騶衍同時括地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劇子之言。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索隱曰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故趙有劇孟及劇辛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正義曰藝文云李子三十二篇李悝相魏文矦富國彊兵楚有尸子長盧。劉向別録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幷誅乃亡逃

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遷也以孟荀同傳已不倫矣而更以騶子淳于髡等出處実之何卑孟耶盖至楊雄始以孔孟並稱韓愈始以孟氏配焉何孟子之見知於世若是其晚耶

董份曰自如孟子總前自孟子至吁子也加一如字恐衍

入蜀自爲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索隱曰尸子名佼音絞長盧未詳。正義曰長盧九篇楚人阿之吁子焉。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曰吁音芋別録作芋子今呼亦如字。正義曰按東齊州也藝文志云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師古云音弭按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曰公輸爲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

同墨子解帶爲城者謂墨子所衛解身上革帶以爲城也以牒爲械者牒小木札也械者樓櫓等公輸般之攻械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也詘音屈謂般技已盡墨守有餘滑釐者墨子弟子之字也釐音狸

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也

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軻游齊魏其說不通退而著述稱吾道窮蘭陵事楚騶衍談空康莊雖列莫見收功

蘇子古史曰孟子生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强暴游說諸侯諄諄之言冀或信而諸侯習其鄙詐莫以爲然孟子之言非苟爲大也不深原其意詳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由孟子以來漢高帝光武唐太宗藝祖皇帝四君孟子之言豈偶然哉性有習習有美惡譬之火能熟能焚孟子謂之善火能熟者荀卿謂惡火能焚者荀之失遠矣

黄震曰太史公之傳孟子首舉不言利之對嘆息以先之然後爲之傳而傳自受業子思之外復無他語惟詳述一時富國强兵之流與騶衍迂怪不可究詰以取重當世之說形孟子之守道不變與仲尼菜色陳蔡者同科奇哉遷之文卓哉遷之識歟蓋傳申韓於老莊之後者所以譏老莊而傳淳于髡諸子於孟子之間者所以長孟荀也荀卿年五十始自趙學于齊三爲齊祭酒後爲楚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卿廢卒死於蘭陵葬焉嫉世之濁而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著書數萬言此亦能守道不變者故太史公進之與孟子等

淩約言曰太史公略叙孟子遊說不遇退而著書即開說當時餘子之紛紛然後結以荀卿之尊孔子明王道及其名傳獨以孟荀而餘子不與焉其布置之高旨意之深文詞之潔卓乎不可尚矣

柯維騏曰荀卿著書詆訾孟子子思又以堯舜爲僞人性爲惡此其學術弗醇不得與孟子並也太史公序傳雖舉並論然其傳中所敘推尊孟子與孔子同而斷其異於談說之阿世取榮者至敘荀卿乃以繼於談說之士之後且抑之曰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則孟荀優劣較然矣唐韓愈氏作進學解並稱二儒優入聖域非定論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四　終

茅坤曰讀孟嘗君傳能令人好士而俯躬

許相卿曰此傳錯用國策語至其摹寫孟嘗君养士而得養士之報則太史公手筆也

按此因記嬰與忌同將故并記忌事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索隱曰戰國策云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辯謂宣王曰王方爲太子時辯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按遷別事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爲將。

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索隱曰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改爲後元也 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曰東阿齊州縣也 盟而去。索隱曰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也 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絹 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正義曰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 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曰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也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索隱曰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舉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 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曰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月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 文

按二舉字恐無異義

王鏊曰此論似聞道者

唐順之曰文之游俠兆矣

王慎中曰觀文此論則其少時已有散財結賓客之志矣

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伏後遺所不知〕索隱曰爾雅云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仍孫之子爲雲又有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索隱曰短亦音豎豎褐謂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

按索隱說謬董份曰遺所不知何人即前謂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故此言遺之不能知之子孫耳

按公子亦称大子

按以上特次田文所得爲太子而封于薛之始

按太史公贊中聞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指此

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雖前不能知〕索隱曰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爲靖郭君。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索隱曰謚爲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是也陬音鄒亦音緅陬者城隅也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亾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過家〕業厚遇之。索隱曰舍業者捨弃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音赦謂爲之築舍立居業也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

王維禎曰輟食客亦鄙哉一飯以爲去留于田文麼毀何有

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至郎詳
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
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
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
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至按上
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秦昭根
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
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
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偶音遇謂以土木爲之偶類於人也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木偶人曰

蘇軾曰田文所賓礼者至于狗盜皆以客礼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幾不脫于秦當是之時雖有德礼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礼義之而難得者

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
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
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
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
秦。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
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
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
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按抵謂觸冒而求之也
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爲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
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

上當以之于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按此秦客之效

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正義曰藏在浪反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曰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言是孟嘗君封傳今以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正義曰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

董份曰不自得者言已遣之幾為秦害故不自安耳註誤

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所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云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慶爲西周謂薛公也君以

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二縣以北舊屬楚二國共沒以入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
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
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
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
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
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正義曰東國齊徐夷而秦
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
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
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

君順之曰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邪

按此養客之效

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
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
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
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索隱曰舍人官微記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謂收其國之租稅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
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
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
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
嘗君乃奔索隱曰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
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

到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正義曰周最周之公子）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曰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爲得之）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之而相秦亡將蘇代謂孟嘗令齊收最以自厚其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變（索隱曰變謂齊秦合則親弗呂禮用用則秦齊輕孟嘗也）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

按絕嗣無後字照應前五月之子之說

吳坤曰以下食客之事與前所叙不倫爲故別爲疏之

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亾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亾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爲孟嘗君皇覽曰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於薛城○索隱曰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正義曰括地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驩音歡復作煖音許袁反躡蹻而見之索隱曰蹻音腳字亦作蹻又作僑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曰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蒯音苦怪反茅之類可爲繩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緱音侯亦作緱謂把劍之處○索隱曰蒯草名音蒯緱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蒯繩纏之故云蒯緱彈其劍而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荅

于後

按叙馮驩事大变國策文自佚宕

按列士傳云孟嘗君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

貴溪曰按孟嘗君好客僅得一馮驩平原君好士僅得一毛遂而二君者其始皆不能知之尚何以好士為哉愚謂二君者不足以知二子而二子歸之者以貧無聊如祿士於亂世免死而已其後因事而顯殆非二子初心所期二君其亦幸而得此二子歟

按國策無以為家下云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驩不復歌史記以左右惡之為孟嘗君不悅似誤

按文之貸錢本為奉客計而驩曰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其為文種德增名多矣驩亦賢矣哉

唐順之曰驩事與覩子事相混

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朞年馮驩無所言冷語起後案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正義日奉符用反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隱曰與猶還也息猶利也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伎亦作技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馮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案前

按戰国策馮驩焚薛債券後朞年孟嘗君免相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以迎太史公不載似缺始末

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曰古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於薛也）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馮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

按馮驩一說秦齊而孟嘗君之黃金封邑踰于平時正與蘇代振廿茂之事同

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illegible]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

董份曰使人至境候秦使者未得馮驩之言欲驗其實也

羅洪先曰田文食客三千而卒以馮驩一人復其位養士誠不易哉

許相卿曰讀至此亦客終是虛声

則臨淄卽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

王維楨曰驩言近人情矣然非君子之交道也

按此段戰國策譚拾子語

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趣市者乎。索隱曰趣音娶趣向也又音趨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曰過光臥反朝音潮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因言市朝云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人平明側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忘者無也

張之象曰傳末復申此一段見孟嘗君所以遇客如故亦一例也

董份曰此贊其好客美其立題

凌約言曰此傳以田文好客立柱觀其初說父曰門下不見一賢者則養而食客數千不擇客之心已萌矣既而賢善遇之是以雞鳴狗盜之流卒賴其力以脫虎口之危而魏子之自剄宮門馮驩之復其封邑皆食客之効也雖不無背文而去者而文卒遇

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彊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煖如何承睫薛縣徒存

蘇子古史曰戰國以詐力相傾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因之要以割

之如故非其天性然乎太史謂其好客自喜而名不虛其以是夫

地諸侯孰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
于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乃借楚爲名與韓魏
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予韓魏僅乃
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夫兵直
爲壯曲爲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
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伯惜其聽蘇代之計臨
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
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于秦由此觀之
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
耳世豈有以大義而屈于不義者哉

陳仁子曰客之稱四海一君之世無是也
故在春秋時百里奚虞人也而客於秦苗
賁皇楚人也而客於晉欒盈之去晉而客
也爲晉之憂子胥之去楚而客也爲楚之
患大抵皆客也浸淫至戰國談天雕龍蜂
起泉湧猶空言爾儀秦以從橫爲劍佩其
禍生民何限哉而四公子之徒直以取數
之多爭爲雄長要其所得不過雞鳴狗盜
之輩爾夫何益于大故乎識使當時之客
如孟氏焉在梁曰仁義在齊又曰仁義孰

吾之正論以治天下則四公子之禮遇不
爲虛設其亦慶乎有補也而奈之何其不
然也是以史遷於田文也斷之曰自喜夫
固斥其爲一已之私好非天下之公好焉
耳然則客之爲禍他日浸浸不已非田文
之徒實啟其波而誰哉至若秦王之與以
囊括四海包舉宇宙之志非戰國爭立比
也而猶曰逐客不知是客也將何歸乎是
必如晉之范粲寢所乘車
足不履地乃可良用一慨

楊維楨曰秦聞田文賢而請于齊奴天下
之豪傑以居之爾文信甘心以往獨不聞
楚懷王之執乎位文以相其能容于國舅
魏將軍乎文客以千計公孫弘稱可以致
主伯王者五人未聞五人者爲文計何也
吾是以知文之客皆雞狗耳或曰文養雞
狗終賴雞狗以脫死雞狗何負于文哉吁
苟客有一人異于雞狗者則文何趣於脫
死三國伐秦兵臨函谷師出有名秦人爲
之震恐割地求解是舉也楚因可出齊國

可伯又信蘇代以罷兵客無一人異于雞犬者信矣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五　終

王廷陳曰喜賓客三字是一篇綱領後凡四節皆是喜賓客實跡

鄧實曰咲躄之必戮以成好士名此戰国之習也設有賢君當此事也奈何賢君之後宮不使見躄而咲也然意向之輕重在心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六

吳興淩稚隆輯校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正義曰勝式證反　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摠案 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徐廣曰屬清河○正義曰今貝州武城縣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散亦作跚○索隱曰上躄音壁散音先寒反亦作跚音同○正義曰躄跛也）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 後應

甚微而士之去就異焉可不慎哉

顧璘曰以一笑欲殺趙之美人此躄者亦非庸庸者矣

茅坤曰平原君好賓可記者甚衆獨夆斬美人一節此

割要領法

張之象曰前後稍稍二字相照應見

幸有罷癃之病。徐廣曰癃音隆癃病也○索隱曰罷音皮癃音呂宮反罷癃背疾言腰曲而背癃高也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反應上間賓士以姿語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

賓客去就之有本末

茅坤曰太史公摹寫好士[illegible]孟嘗[illegible]已設下士者於平原君曰無以滿二十人

鍾惺曰食客數千人求二十人而不足及十九人又不能有為當時之士可知已兩君徒相傾以取勝耳

居[illegible]之門一說客亦自薦藏

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鄲。正義曰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五十五年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

楊慎曰□門四先生字與□□沐浴珮玉行法同
洪邁曰其肯重沓熟復如駿馬下注千丈坡其文勢上如風行水上煥然有文若減去字眼不見淵當時反覆抵拒毛遂氣象

董份曰目笑者狀其笑能未發而輕之之意寓于目也

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曰鄭玄云穎環也脫音吐活反）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曰發一作廢鄭玄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卽廢弃之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

陸深曰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尚可想見

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 正義曰惡烏故反 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 痛切 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 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豭大夫已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 毛遂奉銅盤 索隱曰奉音捧若周禮則用珠盤也 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 索隱曰歃音所甲反 公等錄錄 音祿○索隱曰音六王劭云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 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 反稱前先生不能 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 索隱曰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謂爲天子所重也○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鐘 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 正義

王維楨曰李同之謀若此乃不在食客中然則平原所失獨乇遂耶

曰名談太史公諱改也 談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 正義曰言士方危苦之時易有恩德 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

按此至字正應上皆未至字是針線處

邵寶曰親戚不可計功乎無功而以親戚封之而有罪可議乎有功不可以道親戚也而封以功之有大小然罪有小大也罪有至於不可赦則功有至於不可不計以是權之斯得之矣

鮑彪曰平原失計

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徐廣曰河內城皐有李城○正義曰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從故溫城移縣於此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

于馮忌以挑秦禍幾長城圍之半矣致邯鄲之圍何功之足論哉然因人成事亦有桑榆之收不可以也虞卿之請帝王祿賞之峯公孫龍之辭明哲讓功之誼皆君子之善言也

按考要云孔子玄孫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龍甚辯析穿弗應平原君問之穿曰謂三耳實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

人計功也。徐廣曰一本足親戚 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曰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 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 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

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解見孟軻傳 及鄒衍過趙。索隱曰過音戈 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

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于辭公辭勝于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按此傳全襲國策而前後布置少異

按國策東甲作卷甲

茅坤曰虞卿可見者只合從趙齊以擯秦一事

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索隱曰抒音墅抒者舒也繳音糾謂繳繞紛亂爭言而竟後息不能無害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徐廣曰蹻草履也簦長柄笠音登笠有柄者謂之簦。索隱曰蹻音腳 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索隱曰趙之虞在河東太陽縣今之虞鄉縣是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徐廣曰復一作係 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后反求和曰媾。索隱曰按媾亦講講亦和也 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

按此段論不當媾秦

唐順之曰從橫之說妙盡于此

按此段論鄭朱媾秦不成

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

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

鮑彪曰趙嘗親秦而召之故秦來攻

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爲足下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之也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

按此段因趙郝以辨媾秦之不可

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一本有作又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獘而

董份曰論衡之害如此明切而其主愚而不悟何也

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曰按私謂私心也）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正義曰季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歜康子從父昆弟）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正義曰謂傅姆之類也）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

兩關法

按此段因樓緩以辨媾秦之不可

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曰此飾說也王昚勿予（徐廣曰昚音慎）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

鮑彪曰虞卿可謂見明者矣當趙以四十萬覆于長平之下凡在趙庭之臣孰不愧奪氣喪領講秦以紓須臾之寧卿往爲之延扈部頸折樓緩之口挫強秦之心反使秦人先趙而講於此亦足以見從者天下之勢七國辯士策必中計必

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亾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幷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

[illegible]失其正[illegible]與陳軫有爲賢矣哉

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曰前取秦攻今得賂是易道也易音亦

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亾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索隱曰過音戈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光卧反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

黄震曰秦攻長平虞卿勸趙附楚魏以和秦趙不聽故秦卒不和而趙大敗其後趙將割六城事秦虞卿使于齊以謀秦而秦反和趙夕魏欲與趙約從則卿亟勸成之卿無言不效允謀不忠大晏帰于結和者固以自重而使秦反聽此至當之說也與時東西翔關之士異矣卒趙相相而與其以魏之故去大梁以著書式秦然其必有其烈之見而豈真愚也哉

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矦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詳范雎傳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魏相與應矦有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卿弃相印乃與齊間行以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曰藝文志云十五篇

楊慎曰言在濁世為佳公子清世則否矣使其在言外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自是韓子作此于厚窮愁用此意

吳景旭曰可易為固自趙王而貪利矜寡其由平原君始耕之不臧也

按非窮愁不能著書太史公亦因以自見云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哉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戮義士增氣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蹻受賞料事乃困魏齊著書見意

蘇子古史曰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于爲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距燕有廉頗

趙者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
而不知其不爲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
于趙趙豹知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
于勝一言此皆賢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
之相危國拒强秦難矣哉然游說之士皆歷詆
諸侯以左右網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
說其言前後可考無反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
急捐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
說客也其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
長平後而卿爲魏齊棄相印走梁則前此矣意
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
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黃震曰按去讒而遠色固尊賢之道也平
原君以賓客稍引去乃斬笑躄者美人頭
雖曰人情所難亦已甚矣邯鄲之急得毛
遂以合楚之從得李同募死士以須楚魏
之救邯鄲之獲全固平原君力也然向使
不受上黨之嫁禍則趙必無長平之敗亦
必無邯鄲之圍平原之功于是不足贖誤
國之罪矣太史公謂使趙陷長平兵四十
餘萬邯鄲幾亡非歟而譏周乃稱長平
之陷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吁何惑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六終

按此傳不襲國策

茅坤曰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傳亦太史得意文

顧璘曰孟嘗平原春申皆以封邑系此獨曰公子者蓋尊之以国系也

按公子為人一段遡一篇綱領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七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為信陵君索隱曰地理志云無信陵或曰是鄉邑名是時范雎亾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

唐順之曰叙侯生事纍纍如貫珠

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正義曰爲于僞反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索隱曰音盈又曹植音羸瘦之羸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數十年。終不

救趙之端

去魏之端

楊慎曰叙公子礼侯生及奪晉鄙兵救趙事極有筆力

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索隱曰俾音浦計反倪音五計反鄒誕生俾音疋未反倪音五第反○正義曰不正視也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

按張釋之傳載王生語亦此意

賓客。索隱曰贊告也謂以侯生徧告賓客 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爲一作羞 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結 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伏後朱亥云小 朱亥故不復謝。私充所用 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

按平原讓魏公子之言以急人之困一語相折揭與魯仲連讓平原君語同

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 索隱曰魏將姓名 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 詳見魯仲連傳 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

按魏其欲救灌將軍語意倣此

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亾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

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索隱曰間音閑謂靜語也）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曰舊解資之三年謂齊衰也今按資者畜也謂欲為父復讎之資畜於心已得三年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

董份曰嚄唶即項羽喑噁叱咤狀其勇氣也

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嚄音烏百反唶音莊白反○索隱曰嚄唶謂多詞句也○正義曰聲類云嚄大笑唶大呼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康斿朱亥故不復謝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

按侯生存趙之計亦奇矣顧以老不能從而請自剄以送公子不亦過哉

董份曰国語叙越王伐吳所以遣恤軍士者亦此意但彼用數十百言此惟三句盡之而適切不遺所以難也

茅坤曰太史公詳處在信陵君所以得士略處在秦軍所以卻

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一句勞得簡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呂忱曰韊盛弩矢○索隱曰韊音蘭謂以盛矢如今之胡簏而

揚慎曰客說公子其慮甚長者而公子能聽之至使趙王不忍言獻城此是公子長處

楊維楨曰予獨取信陵之客一人焉

短也呂姓沈名作字林者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庭前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敘句搗上尽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此客即東竹唐雎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

公子有自功之色而客說公子曰願公子忘之予以上客歸其人而史不以名氏書惜哉

凌約言曰不可忘者以德報德也不可不忘者所施乎無施者矣四豪之客皆唐雎者其言之近理者歟

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總有本領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索隱負音佩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索隱曰鄗音霍趙邑名屬常山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酢。○索隱曰徐按別錄云也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

按文選載班固兩都賦云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語本于此

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索隱曰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

王維楨曰使平原君素礼此二人則邯鄲之危必有上計乃魏公子獨知之

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曰史失其名）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

唐順之曰信陵君諱書不載之本傳中在魏世家

董份曰客進兵書而總名于公子故世稱魏公子兵法索隱註與本文正相反

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索隱曰抑音憶謂以兵威之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索隱曰公子所得進兵法必稱其名以言其恕也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閒。僞

司馬光曰無忌去而魏弱還而魏強魏王猶以名疑之卒廢而魏以衰賢者之于國家何如哉

唐順之曰以魏亡係信陵假見信陵係國之存亡

董份曰贊語有感嘆于諸公子中蓋

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索隱曰魏王名假

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

有取于信陵也

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頗知朱亥盡禮侯嬴遂却晉鄙終辭趙城毛薛見重萬古希聲

蘇子古史曰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非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甚之譏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明目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劉敞曰孟嘗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士至三千人然孟嘗以讒廢唯馮生從車一乘入秦使孟嘗復重於齊平原與楚約從非毛遂幾不定信陵最賢矣得侯嬴乃能成功士亦安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此三人此三人者非特百十之雄也乃在三千之一也以彼之折節慕學貧賤無所遭平生得其用者三千之一耳而況乎不善養士士無所歸者乎其不困辱幸矣何功名之望哉

黃震曰按無忌用侯生朱亥之力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其後在趙用毛公薛公之諫趣駕歸魏以却彊秦之圍此四人者皆隱於屠沽博徒無忌猶能察而用之至國賓從威振天下雖非正道而能爲國家之重過平原孟嘗遠矣然毛公薛公之正論又非侯生朱亥之詐力比也安釐王受秦反間廢無忌不終十八歲而魏亡悲夫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七終

按此傳前敘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于吳後敘春申君以奸謀盜楚而身死棘門為天下笑模寫情事春申君殆兩截人太史公謂平原君利令智昏余於春申君亦云

按此揣摹春申君憂国之意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八

吳興淩稚隆輯校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索隱曰名橫考烈王完之父 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正義曰竟陵屬江夏郡也 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正義曰今陳州也 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

按淮南子云文王砥德修政天下二垂歸之 因諸侯王表云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後漢馬援傳云曰垂六尺 胆含蓋其義 同 余有丁曰國策作文王武王之身吳氏曰亦非誤也

敗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指秦楚兩虎相與鬬。而駑犬指韓魏受其獘。索隱曰謂兩虎鬬乃受獘於駑犬劉氏云受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致至則危。徐廣曰至或作安累碁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曰言極東西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索隱曰音腰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膂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曰秦使盛橋守事於韓韓亦如楚使召滑相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

按鮑彪曰橋秦人守待也

按鮑彪曰翔散也

董份曰嬰城言守也

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索隱曰信音申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桃。入邢。徐廣曰燕縣有桃城平皋有邢丘○正義曰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索隱曰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也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垣音圓以臨仁平丘。徐廣曰屬陳畱○索隱曰仁及平丘二縣名謂以兵臨此二縣則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也地理志平丘縣屬陳畱仁闕黃濟陽嬰城。徐廣曰蘇代云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正義曰故黃城在

董份曰詩云單及鬼方單延也又云俾爾單厚單大也盖言王之威延被諸國而大也

茅坤曰雖為辨說秦亦昇循論

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畟城未詳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濟○索隱曰地名近濮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正義曰劉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絕從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曰按單音丹單盡也言王之威盡行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正義曰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比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力臣之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

董份曰沒利者為利所沒溺易患者易視後日之患不預防也

楊慎曰三江稱三浦亦奇惜無拈出者

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索隱曰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云屬太原有梗陽鄉是也○正義曰榆次并州縣也注水經云榆次縣南同過水側有鑿臺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索隱曰干隧吳之敗處地名干水邊也隧道路也○正義曰干隧吳地名也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吳王夫差自剄處在蘇州西北四十里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索隱曰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自易其患於後後即榆次干隧之難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索隱曰從音足絕川反劉氏云從猶領也既勝齊人於艾陵，正義曰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也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戰國策曰三江之浦○正義曰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即從三公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乃開渠曰示浦入破吳

董份曰引二国以過信得敗正見韓魏之不可信而又不明指信字故讀者未易詳耳

按鮑彪云逸詩武足跡宅猶居也言地之居逖者雖有大足不涉之也

王於姑蘇敗于隧也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正義曰并州城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正義曰言大軍不遠跋涉攻伐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韓嬰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毚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傳口毚兔狡兔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索隱曰趯天歷反毚音讒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

董份曰慨切激蕩詞旨悲惋不容听者不入也

也。索隱曰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頗。○索隱曰摺音拉頤音夷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正義曰惡音烏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

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索隱曰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 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並故宋地] 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曰此時徐泗屬齊也] 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索隱曰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 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索隱曰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也一云校者報也言力能報秦] 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索隱曰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然禁字作楚者誤也]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徐廣曰遲一作遲○索隱曰遲音值值猶乃也令音力呈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秦之計失也] 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

按此書議論千翻百轉其要歸只在莫若善楚一句文字何等緊嚴

余有丁曰燕趙無齊楚二句謂四国不得相救也
凌約言曰春申君知秦遣白起上書阻之殊不明言其事但以善楚不善楚之利害發動其聽而秦卒自止亦善用說矣

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索隱曰注謂以兵裁之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正義曰右壤謂渭州之南北也王之地。一經兩海。索隱曰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正義曰廣言橫度中國東西也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

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

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三十六年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正義曰然四君封邑檢皆不獲惟平原有地又非趙境並蓋號謚而孟嘗是謚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

按爲楚相四年即前十五歲內事

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正義曰墟音虛闔閭今蘇州也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今圮毀也又大內北瀆四從五橫至今猶存又攻破楚門爲昌門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旣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索隱曰年表云八年取魯封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爲蘭陵令

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劒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六年）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有觀津人朱英。（正義曰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也）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

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正義曰黽隘之塞在申州黽音盲也）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鬬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正義曰濮滑州兼河北置東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

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

茅瓚曰朱英之言深矣然未聞道也春申之禍在前日事耳英不能以時匡之以大臣之義

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正義曰毋望謂不望而忽至也 又有毋望之禍。索隱

而以殺園自任雖多言亦何救于亂哉

日周易有無妄卦其義殊也今君處毋望之世。正義曰謂生必無常事毋望之主。正義曰謂喜怒不節也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正義曰謂吉凶忽爲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曰言園是春申之仇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爲王舅與此異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

干維楨曰李園奸謀竟以制春申之命可謂其人弱哉

董份曰傳後復結不韋事見一時事偶相同歎之也文

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亾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正義曰壽州城門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秦始皇九年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索隱曰按楚捍有毋弟猶猶有庶兄負芻及昌事与本傳合故及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

之妙正在此處

黃震曰說秦昭王不伐楚而出身脫楚太子于秦可謂智能之士矣一策不謹而卒死李園之手與嫪毐同惜夫有朱英之謀而不能用何必珠履其客為也

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徐廣曰旄音耄 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黃歇辨智權略秦楚太子獲歸身作宰輔珠炫趙客邑開吳土烈王寡胤李園獻女無妄成災朱英徒語

蘇子古史曰黃歇相楚王患王無子而以巳子盜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于民而獲罪于天天以不常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爲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概于中乎

楊維禎曰志天下之奇貨者必中天下之奇禍傳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卽吾所謂奇禍也楚之春申君秦之文信侯是也春申售娠姬于考烈王而生悍文信售娠姬于莊襄王而生政文信卒殺于政春申免于悍而殺于園此豈非天下之奇禍足為小人奇貪之戒哉或曰悍非歇之娠也園妹欺歇而歇又以其欺者欺考烈耳

余有丁曰春申之死智以利昏也使當園妹進說之時峻斥之則無此禍矣旣惑于邪謀而包藏禍心移人家國則亂賊而巳以亂召亂理固宜然故歇之旄不在于失朱英而在于惑園妹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八 終